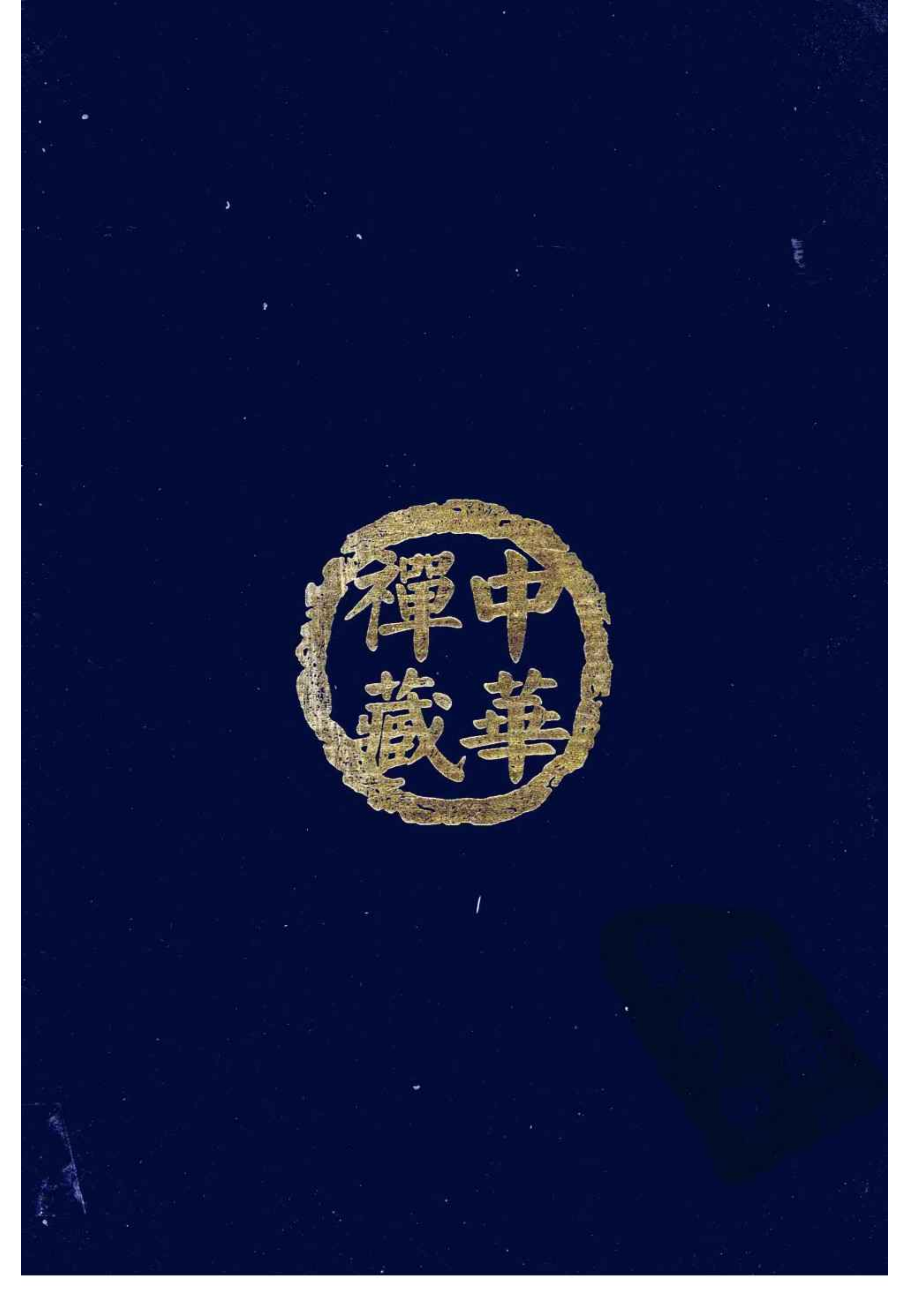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十七

（17）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五燈嚴統　解題

編譯組

全書二十五卷。清・費隱通容編。作者鑑於「五燈會元續略」偏重曹洞宗語錄的輯錄，爲强調「只有曹洞宗屬於青原系，其它宗派均屬南嶽系」的論點，乃編纂此書，以解明禪門五家法燈相承的系譜。

本書前二十卷的內容大致與「五燈會元」相同，第二十一卷至二十五卷則收錄「五燈會元」之後諸耆宿的列傳，截至南嶽下三十四世報恩通琇、青原下三十六世百文明雪等爲止。書中承認天王道悟之存在，將雲門、法眼二宗歸屬於南嶽下，以及認爲無明慧經、無異元來等嗣承未詳諸點，一直是禪宗史上爭議的問題。

卷末收有隱元隆琦的「重刊五燈嚴統跋併讚」，此外，另附有編者的「五燈嚴統解惑篇」。

目次

五燈嚴統序

治有治統雖典午奄有朔南僅足爲漢唐之閏位道有道統雖河汾擬經贊述詎敢奸洙泗之見知禪有禪統即宗分五派無非紹震旦之初燈然不面證一堂未許稱傳衣之法嗣乃有承虛接響偶以私淑因而揞易呂嬴甚者竊玉操戈漫拾唾餘幾至叛同暘墨況定慧妙合萬變自非合下領略何異執火覓燈而機用指非一端若第滑突應承只是摶沙作飯在吾儒菽粟倫常爲周行之路設有奇邪詭服不難竟斥爲異端在佛門鉗鎚密義稱法乳之恩必與別系正名纔堪親驗其的血費隱老和尙受記天童承先啓後恝乎其有深思焉此五燈嚴統之所由訂刻也余於傳燈諸書愧未夙習近承學拂微聆緒言益信西方東土諸大聖人了無二義因思宣聖之教極之至於無聲無臭可謂精微之至矣而究竟範圍之以中庸若不知此事之甚庸則索隱索微總之外道非中道也不中庸不可以爲精微也佛祖之教極之至於無量無邊可謂廣大之至矣而究竟範圍之以精嚴若不知此事之甚嚴則謗佛謗佛總之亂統非正統也不精嚴不可以爲廣大也自玆統出而訛僞訂訛析疑傳信皎如日星麗而江河行吾寧惟仰止其婆心尤服膺其定識十六字昌言共拜而亮工熙績不必盡列見知千百則公案同參而南嶽靑原未可越參坐位隱嚴矣哉

旹

順治壬辰長至前五日

明賜進士出身正治卿中奉大夫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事

經筵　日講

制勅撰文纂修　國史侍吳曹勳謹序

五燈嚴統序

嘗聞宗法之傳旁門岐路在所必嚴旁岐一出不惟冒借逆嗣成竊玉假雞之謬漸至以誹謗爲機鋒以料劈爲棒喝而正宗幾希絕矣不知宗法有源有委有支派嫡從自六祖曹溪後分南嶽靑原二派其派

也南嶽下臨濟潙仰法眼雲門暨青原下曹洞爲五宗其委也臨濟之有興化楊岐雲門之有智門雪竇曹洞之有投子芙蓉其支流也下此如圜悟虎丘天童長蘆雖嫡從有分其間臺鉢相承而子若孫而曾而玄下及數十代燈傳繼續如國之史族之譜帝王賢聖之統緒孰敢假一人一字以濫家乘名器乎從來住世善知識因緣大事或待參覺然誰爲開宗誰爲建幢誰爲傳衣繼拂未有不皎如星布指掌可辯者是宗法間有能不襲文字而三藏誌名諸山勒石以得其派故耳否則枝葉紛流宮墻異立是必依聲附譽乃克希拈花置鉢之初惜哉申韓楊墨之爲孔孟懼信然矣余嘗讀宗門正名錄其論雪庭之望宗雲門一案如利刃截竹猝見逢痕足爲天下後世承虛接響之戒故書以考訂宗派爲立說而三著師承篇申明大端其羽翼禪門功不在禹下若云無師自悟此更妄中之妄何必指狐林兎窟向盲啞置辯耶徑山費和尚具大手眼正五燈絕續之譌而集嚴統二十五卷如首序南嶽細析天皇凡一切拈香謬妄者俱屬彈斥不獨發學者之所未發而傳燈世譜嚴得江流嶽峙于上下千古間矣是願後之學者讀此書顧名思議知身所自出與身所自承明示笑投鍼仍還鷲嶺龍樹之舊可耳夫復何贅旹

順治八年辛卯秋八月內翰林秘書院纂修實錄編修加一級韋成賢薰沐頓首拜撰

五燈嚴統序

學自三教行而禪道至今日甚盛矣然禪統至今日漸淆矣費隱大禪師有般憂焉去秋未赴徑山時九月既望自福嚴抵禾招余同詣雲間館于小崑山房與士材李居士將舊本五燈推詳授受根究來絲抉從前之疑窟訂向後之信傳光明正大爲開闢來佛教流通一大準則至洞宗如淨以後非無續刊然而影承響接較儒家之魯魚亥豕竟評唱訓詁之差訛殊增浩嘆余三人矢公矢愼遡源析流採集五卷皆百禪師苦心遍索手錄成帙者比時深憂任事無人募貲之力余目擊旹艱慨焉擔荷束卷南還輸金購

黎鳩工寫劂旋到金粟與百師又加釐剔親爲較讐朝催暮逼至春初竣業而後喜可知也共前翻刻計二十五卷總顏曰五燈嚴統玆秋孟徑山老人寄士材序文至閱之朗朗揭日足令售贋鼎者緘口余不諳且不文竊於命名至意不能嘿嘿而處於此何也西竺五印禪脉也東旦五葉禪宗也一分爲五雖百千萬億會歸一元則正統當叢五殽于一則建幢立法漸至不可思議則閏統當稽況別戶分門慮不無短長賚鼓則合而分分而合之統當辨夫叢也稽也辨也皆嚴也嚴與刻相反而毋縱毋濫刻正所以成其嚴也余幼習儒曾選刻歷朝鑑燦明朝芳摹經書指略行世可不負儒長而從佛未登賢書之籍先闢密室之名亦爲選刻破邪八集今費老人與百禪師前引後接左挈右提事事相扶心心相印箇中既通消息功名等若浮雲遂棄公車猛圖佛乘所以玆編合掌承當跂足立就執鞭從事以心之所欽樹天下萬世之防敢曰有功於禪庶幾不負禪云

昔

順治辛卯孟秋朔旦武原徐昌治覲周父題於大叢堂中

五燈嚴統序

昔我薄伽梵之道統相承也西天四七東土二三支爲兩派分爲五宗宗派彰明師承的據曉然起信于當時確然足徵於後世是以獅吼滿天下而假竊者無聞焉慨自大法垂秋人心不古如纘略梓行未免有潦鵲之誤濫觴宗譜甚且機緣無據姓氏強攙亂千秋之統開萬禩之訛若決江河安所底止嗟夫統系淆濫慧命等于懸絲凡有血氣者咸懷亂雅之傷剡百癡禪師以道統爲已任能無蒿目深憂乎倘不力起而正之將胥後學于陰霾之域矣不獲已而有玆刻之舉徵考惟確筆削惟嚴親受記莂者方始登之楮墨承虛接響者辭不付之剞劂譬諸九天之上而日星皎如萬鏡之中而燈珠燦爾奏勳于祖庭者匪淺鮮也或者以多事相規則亦未知繼往開來乃慧脉是係閑邪顯正實道統攸關自無容嘿嘿耳蓋

軒轅之鏡懸而蚩尤失其威白澤之圖著而妖狐滅其影行使掠虛者懾識法者懼而百[illegible][illegible]之初心不巳慰耶計修討是編炎霜十更而定本始竣上自七佛下迨今茲凡二十有五卷庀材鳩工良非易事會覩周徐公香象神駒法林隆棟展閱一過擊節稱善遂滿金前導而一時檀那莫不聞風興起且合會遠茹巳傳多子塔前六十八傳之統奕葉昭明而假符竊命之侶浣滌淨盡嗣今而往在在梵旃檀之香處處開塗毒之鼓誠別傳一宗希有盛事也嘗聞神呵康樂僧糾奉御咸人非人等加護之功固知是刻告成幽明並賚未幾將歸之娑竭龍藏不其與浩劫偕永久哉

旹

順治庚寅仲冬朔旦雲間李中梓士材父識

五燈嚴統序

原夫拈華垂示微笑投機剎竿倒却乃受金襴教外別傳之道自此肇興以及西天四七東土二三莫不以芥覩針用機入轂道脈於是悠長且久者良繇蓋上啓下所從來之源允見師資道緣之契而綿遠豈代多不乏人不唯聯芳濟美抑且隆盛繁昌本際知日月燈之迭麗無復間隔其光明輝奕所以從上真眼尊宿猶千嶽萬峰摩肩輩出皆各有名言建立豈一時彼此圓照而成宗旨遂致前後以有五家並峙於世然而若子若孫一皆覿面提持當陽契悟乃展轉派衍長流無或昧其法系所謂正宗正脈行於天下者名固正而言亦順縱萬億世皆足徵其源流有據也奈何世久天長數之盈虧道之隱顯其人稍昧便訛悞相承魚魯無辯致令龍潭信德山鑒之下若干人咸謂出自青原思石頭遷之派殊不知龍潭信德山鑒之兒孫多而尤繁實出馬祖一天王悟的派親傳如五燈會元第七卷所辯詳析最明即人天眼目及佛祖通載二書亦如是記近閱宗門正名錄尤乃證如明鏡凡法門中明眼之人靡不共知其訛所差前輩都漠然不將較正以易其刻竟成千古一部疑書終無了日訛僞自此流下人法固當考正蓋此

亦自古禪宗法系所攸關也然從此飛訛傳悞之後又復有薦福古因觸發紙上陳言遂遙繼昔之雲門偃不止百有餘載認爲法嗣之師所謂不肯別尋師印乃爲已甚重而爲法甚輕日居月諸弊積彌深遺至今日復突出非人不明當機契悟之脈只狥自已交結之私濫膺代付查無識法之懼此固得罪法門難以枚擧不亦甚可嗟嘆乎猶有毫無干涉冒認向之何宗何人亦輙自遠紹乃稱王稱霸列皆久假不歸以躡前之薦福古之覆轍始則一二者爲之猶有人類生驚訛今也瀰漫遍地亂統莫稽如稻麻竹葦到處混淆致滿世間人皆不知覺恬不爲怪不意禪宗一事重如單絲繫鼎延到於今如此濁惡莫可揣其淵源於戲惜哉教外別傳直指之道將安審焉容也自機契密雲先師以來主盟此事已二十餘春覽此歷來訛僞幷見斯世混淆每捫膺痛心不能自安故始一知有宗門中事便發願欲一展筆經歷多載未酬夙志幸於辛卯秋承諸縉紳先生各具隻眼共相較正遂將天皇悟一枝並子若孫以屬青原思石頭遷之譜龍潭信德山鑒之下其子若孫仍歸馬祖一天王悟之派自此宗眼既明而派諜亦清又將薦福古之遙續列出於未詳法嗣之埒以及今時躡車覆轍如續略之書譖謬集訛肆出當世悉皆按裁唯取今昔正宗的派而當機契悟親承者彙輯成帙題曰五燈嚴統蓋亦不離一燈燃出五燈之意抑亦嚴加勘較從前相傳道統不涉紊亂而已聯舊續新共二十五卷然則禪門要典慧命在斯以待夫後之賢達了知單提直指之宗師承面稟必如是也昔

順治歲次癸巳春王日浙江杭州府餘杭縣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代孫通容費隱述

五燈嚴統凡例

一從上佛祖相傳靡不面稟親承必有源流表信厥後五宗蔚起千枝競秀而師承的據奕葉昭彰夫是之謂統也統屬道脉收關豈容纖毫假借自非

攷訂精嚴將使狐蹤彌布故夫續筆傳燈㝡非眇事必使當時見信後世足徵責在矢公矢愼名正辭嚴庶足以襟承虗接響之魄耳

一曹溪下二派首列南嶽次紀青原載在會元炳若日星近見續略所以續會元者反首青原而次南嶽豈私尊其所自之祖而顛倒其所續之書乎且西天震旦馬駒兩讖俱主南嶽而青原無聞焉即此亦可以定後先之序矣

一別傳一著不落文言唯是當機契證親承記莂者方譜傳燈若去聖時遙從其語句觸發者斷不容以私心遙續玄策云威音以後無師自悟盡屬天然外道故永嘉已徹猶參叩於曹溪覺範既悟必受印於眞淨良以師承之不可已也如薦福古去雲門百有餘載而妄稱其嗣寂音呵之近世雪嶠信傲其陋轍亦嗣雲門是以私意為師承而天下後世將焉據乎斯風一啓安所底止吾為此懼不得不起而閑之也故以兩家並列於未詳法嗣

一傳燈錄紀天皇道悟嗣石頭悞以龍潭崇信嗣之致謂雲門法眼二宗出自青原一時稽覈未詳千古遂成疑案今攷丘玄素撰碑謂天王道悟嗣馬祖而龍潭為之子又攷符載撰碑謂天皇道悟嗣石頭而慧眞接其派且唐有聞人歸登著南嶽讓碑及權德輿馬祖塔銘各載天王道悟之名佛國白續燈錄亦敘雪竇顯為馬祖九世孫佛祖通載所記亦同故大川著五燈會元而定其案曰以二碑參合應以天皇嗣石頭而慧眞嗣之而於馬祖法嗣下入天王道悟以崇信嗣之始為不差悞矣嗟乎久而論定具眼者自當了然茲刻據碑改正匪敢憑臆也

一是編之輯祇收實契眞傳而假符者不與焉近見五燈續略以普明用嗣興善廣殊不知興善未嘗得法於車溪而普明何緣得法於興善乎蓋因車溪逝世衲衣為古卓所藏而卓遂代付於興善居無何善故而衣亦不傳置諸施菴久矣嗣後普明持衣至金粟求密老人代付老人云與麼則吾宗掃地矣明復持歸乃請石雨代證嗚呼代付者果

屬作家何不當機面印既非具眼又不知安所取重耶直筆削去爲假竊者懲也

一曹洞宗派考諸世譜止於青原下十六世天童淨耳今閱五燈續略天童淨之後更載一十八世俱有機語不知從何而得及天童僧某直抵實壽面質乃文其詞曰是皆得之少室殿前碑也夫殿前碑所紀僅有名氏歲月絕無語錄等述祇是評唱之儔未明本分一著烏容濫冒祖燈耶然天童下至大覺姓氏猶存者以其十八世後有崛起之賢俾曹洞一宗絕而復續則此一十八世雖非宗眼相印實爲世系相承故削其機語以嚴佛法之防姑存其人以紀世系所自爾

一近代尊宿崛起洞宗如壽昌經雲門澄固是明眼作家第壽昌之嗣廩山雲門之嗣大覺似覺未妥廩山從事異教曾自壽昌親聞暨薙髮後未聞參悟也即大覺亦傳帕之儔耳二老傑出宗匠何曾得法于本師出世拈香僅假名色從上來源全無可據若有可據當時二老必爲拈出何當時無聞而今日始見耶茲刻於壽昌竟列之永詳法嗣於雲門仍列之大覺派下者其於宗眼固無機契而統裔遞沿猶存譜諜之意云爾至於兩家嫡骨兒孫唯面稟親承者方列于後

一壽昌法嗣僅者博山元來如元鏡元謐元賢等未承付囑諸方共聞茲刻也原以嚴覈統系塞近代濫觴之門何敢私順人情開後來攙竊之竇不輕載筆者蓋愼之也

一是書徵蒐業久彙輯有年會四方多故石匱壁函之秘未遑傾羅緘付篋笥以俟璧合珠聯茲以續略飛訛董狐絕響一回揭幅賈生之淚不禁潸然矣用是弗避譬愶嚴加斧正於以明法統之不可或淆而承虐之不可覬幸使天下後世知信史猶在今日其于慧命未必無小補云

附錄天皇道悟禪師碑文出佛祖通載第十五卷第四葉

荊州城東天皇道悟禪師協律郎符載撰碑其略云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

十五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參國一服勤五年大曆十一年隱於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參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荊南城東有天皇寺頃因火廢僧靈鑑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迎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愈加敬石頭之道殆盛于此師患背痛臨終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卽便告寂壽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世曰惠眞曰幽閑曰文賁實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也

附錄天王道悟禪師碑文（出佛祖通載第十五卷第五葉）

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天王道悟禪師入寂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郞平章事荊南節度使丘玄素撰碑云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子玉之後胤也年十五依長沙寺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三參石頭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眞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反荊州去郭不遠結草爲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曾未修削覩玆發怒令人擒師拋於水中旌旆纔歸乃見遍衙火發內外紅燄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烟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節使重申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壽八十二夏六十三嗣法一人曰崇信卽龍潭也（更考歷代帝皇佛祖稽古略第三卷第三十四葉亦如是載故不重錄）

附錄人天眼目所載覺夢堂重較五家宗派序

皇朝景德間吳僧道原集傳燈三十卷自曹溪下別爲兩派一曰南嶽讓讓出馬大師一曰青原思思出石頭遷自兩派下又分五宗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內有百丈海出黃檗運大溈佑二人運下出臨

濟玄。故號臨濟。宗佑下出大仰。寂故號潙仰。宗八十四人。又有天王悟。悟得龍潭信。信得德山鑒。鑒得雪峰存。存下出雲門。宗法眼。宗石頭遷出藥山儼天皇悟二人。悟下得慧眞。眞得幽閑。閑得文賁便絕。唯藥山得雲巖晟。晟得洞山价。价得曹山寂。是爲曹洞。宗今傳燈卻收雲門法眼兩宗。歸石頭下誤矣。緣同時道悟有兩人。一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者。渚宮人。崔子玉之後。嗣馬祖。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化。正議大夫丘玄素撰塔銘。文幾千言。其略云。馬祖祝曰。他日莫離舊處。故還渚宮。一曰江陵城東天皇寺道悟。婺州東陽人。姓張氏。嗣石頭。元和二年丁亥化。協律符載所撰碑。二碑所載生緣出處甚詳。但緣道原採集傳燈之日。非一一親往討尋。不過宛轉托人摭拾而得。其差誤可知也。自景德至今。天下四海以傳燈爲據。雖列剎據位立宗者。不能略加究辨。唯丞相無盡居士及呂夏卿二君子。每會議宗門中事。嘗曰。石頭得藥山。山得曹洞一宗。教理行果言說宛轉。且天王道悟下出個周金剛。呵風罵雨。雖佛祖不敢嬰其鋒。恐自天皇或有差誤。寂音尊者亦嘗疑之。云道悟似有兩人。無盡後於達觀潁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塔記。又討得丘玄素所作天王道悟塔記。賫以徧示諸方曰。吾嘗疑德山洞山同出石頭下。因甚垂手處死活不同。今以丘符二記證之。朗然明白。方知吾擇法驗人之不謬耳。寂音曰。圭峰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彙稟徑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略書梗概。以傳明達者。庶知五家之正派如是而已

附錄雪竇明覺大師語錄後塔銘節略

宋尚書員外郞呂夏卿撰雪竇明覺大師塔銘。足二千餘言。今節略內數言云。禪師諱重顯。字隱之。大寂九世之孫。智門之法嗣也。據此明序雪竇係馬祖九世之孫。則雲門一宗的出自南嶽派下。又與從上諸家所定宗派相合。允見兩枝明著。無復議矣

附錄宋覺範洪禪師辨宗派說（出林間錄上卷第十三葉）

荊州天王寺道悟禪師。如傳燈錄所載。則曰道悟得法於石頭。所居寺曰天皇。婺州東陽人。姓張氏。年十

四歲出家依明州大德披剃年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受具首謁徑山國一禪師服勤五年大歷中抵鍾陵謁馬大師經二夏乃造石頭元和丁亥四月示寂壽六十臘三十五及達觀禪師所集五家宗派則曰道悟嗣馬祖引唐丘玄素所撰碑文幾千言其略曰師號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卽子玉後胤也年十五於長沙寺禮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律德得尸羅謁石頭扣寂二年無所契悟乃入長安親忠國師三十四與侍者應眞南還謁馬大師大悟於言下祝曰他日莫離舊處故復還渚宮元和十三年戊戌歲四月初示疾十三日歸寂壽八十二臘六十三考其傳正如兩人然玄素所載曰有傳法一人崇信住澧州龍潭南嶽讓禪師碑唐聞人歸登撰列法孫數人於後有道悟名圭峰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稟徑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

附錄宋靈隱大川禪師按傳燈錄考辯兩家宗派說出五燈會元第七卷第二葉

按景德傳燈錄稱青原下出石頭遷遷下出天皇悟悟下出龍潭信信下出德山鑒鑒下出雪峰存存下出雲門偃玄沙備備再傳爲法眼益皆謂雲門法眼二宗來自青原石頭雖二家兒孫亦自謂青原石頭所自出不知其差悞所從來久矣道悟同時有二人一住荊南城西天王寺嗣馬祖一住荊南城東天皇寺嗣石頭其下出龍潭信者乃馬祖下天王道悟非石頭下天皇道悟也何以明之按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郎平章事荊南節度使丘玄素所撰天王道悟禪師碑云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子王之後胤也年十五依長沙寺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參石頭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眞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返荊門去郭不遠結草爲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申其端緖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曾未修削覩茲發怒令人擒師拋於水中旌旗纔歸

乃見徧衙火發。內外紅燄。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烟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節使重申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乃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抛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十三夏。嗣法一人。曰崇信。即龍潭也。城東天皇道悟禪師者。協律郎符載撰碑。乃與景德傳燈合。其碑云。道悟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參國一。留五年。大曆十一年。隱於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參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荊南城東有天皇廢寺。靈鑒請居之。元和二年丁亥四月十三日。以背痛入滅。年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人。曰慧眞。曰文賁。曰幽閑。今荊南城東有天皇巷存焉。唐聞人歸登撰南嶽讓禪師碑。列法孫數人。於後有天王道悟。名圭峰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法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撰馬祖塔銘。載弟子慧海智藏等十一人。道悟其一也。又呂夏卿張無盡著書。皆稱道悟嗣馬祖。宗門反以爲誤。然佛國白續燈錄敘雪竇顯爲大寂九世孫。祖源通要錄中收爲馬祖之嗣。達觀穎以丘玄素碑證之。疑信相半。蓋獨見丘玄素碑。而未見符載碑耳。今以二碑參合。則應以天皇道悟嗣石頭。以慧眞文賁幽閑嗣之。而於馬祖法嗣下。增入天王道悟。以龍潭崇信嗣之。始爲不差悞矣

附錄宗門正名錄攷證禪燈世譜宗派說　孝廉王谷著

自曹溪下出二派。一曰南嶽。一曰青原。南嶽出馬祖。青原出石頭。自二派下。又分五宗。馬祖出八十四人。內有百丈海。海出黃檗運。大溈佑二人。運下出臨濟玄。故號臨濟宗。佑出大仰寂。故號溈仰宗。八十四人內又有天王悟。悟得龍潭信。信得德山鑑。鑑得雪峰存。存下出雲門宗法眼宗。石頭出藥山儼天皇悟二

人悟下得慧眞眞得幽閑閑得文賁便絕惟藥山得雲巖晟晟得洞山价价得曹山寂是爲曹洞宗今傳燈錄以雲門法眼兩宗歸石頭下者緣同時道悟有兩人一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嗣馬祖丘玄素所撰之塔銘可據也一曰江陵城東天皇寺道悟嗣石頭符載所撰之碑可據也木陳忞公編禪燈世譜據二碑以改正爲然余觀佛祖歷代通載歷代帝王佛祖稽古略之二書亦據二碑以定之非始于忞公也司理黃公出攷定宗派一示于雪竇山中天童判之詳見直說中茲不復贅第黃公示中云密雲寄我雪峰廣錄一冊冊中無事展玩終篇及讀至雪峰玄沙荅閩王一段因緣內稱山僧自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秘密法門然後信傳燈之有據也天皇果爲馬祖之子則雪峰何不逕稱先德山馬祖以來反稱先德山石頭以來耶天童於此處未以深辯遽謂雪峰嗣德山而及於石頭者蓋雪峰三登投子九上洞山于洞山之法亦會染指而洞山之祖爲石頭因而及之之見得傳此法門不止于本宗本師耳一時泛論之

見原非敘述法派何得卽認爲石頭之裔耶且取信當從其最者又何可以石頭二字而耑抹諸家之文獻耶但此等援引剖分當在法派上辯明耑以事迹爲證據不知法派之分全繇於宗旨蓋五家門庭施設不同各有師承印其悟入據悟入處爲人提撕是爲宗旨所在雖流傳之久不相混濫也凡若此者姑不他引卽以雪峰論之峰在洞山作飯頭偶淘米次山問云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峰云沙米一齊去山云大衆喫箇什麼峰遂覆却盆山云覩子因緣不在此當往德山後雪峰果法嗣德山繇此觀之豈非洞山與德山宗旨不同故洞山指之參德山乎卽宗旨之不同便見法系之攸異又何疑焉余觀諸家議論猶在事迹證據中惟張無盡之言最爲深切與余所引雪峰因緣有互相發明者無盡與呂夏卿論宗門中事曰石頭得藥山山得曹洞一宗教理行果言說宛轉且天皇道悟下出個周金剛呵風罵雨雖佛祖不敢嬰其鋒恐自天皇或有差誤後得丘玄素符載二記賚以遍示諸方曰吾嘗疑德山洞山同出石頭下

因甚垂手處死活不同今以丘符二記證之朗然明白方知吾擇法驗人之不謬耳此則直從施設處勘出不同明宗旨以正法派一言而定千古之疑譬如世人子嗣有訛考覈宗譜固可辨明若一滴血則眞僞立剖無盡之言可謂滴血而得其眞者矣

附錄寂音尊者彈斥薦福古遙嗣雲門偃

林間錄云古塔主去雲門之世無慮百年而稱其嗣靑華嚴未始識太陽特以浮山遠公之語故嗣之不疑二老皆以傳言行之自若其於已甚重於法甚輕古之人於法重者永嘉黃檗是也永嘉因閱維摩悟佛心宗而往見六祖曰吾欲定宗旨也黃檗悟馬祖之意而嗣百丈故百丈嘆以爲不及也

僧寶傳曰古說法有三失其一判三玄三要爲玄沙所立三句其二罪巴陵之語不識活句其三分兩種自已不知聖人立言之難文字禪題古塔主論玄要云吾無以識其失將摝臨濟起而使痛叱之乃快也又題論兩種自已云古蕃吾法中罪人而自以能嗣雲門其自欺欺人之狀不窮而自露此三言者又足見自謂得悟立言杜撰師承之不可已而妄攀宗祖之不可爲也卽古塔主則名於傳燈自是修燈者無寂音之卓識故不能奮董狐之筆以濫入之爲後人借竊之口實然雖則名傳燈而終不免于種種之彈斥法門紀綱如此其肅後人當以爲鑑又豈可從而效之哉 此段正名錄檢出僧寶傳更多彈斥不具錄

較正五燈嚴統姓氏

張端字中杜學士山東人

劉肇國字阮僊學士湖廣人

劉子壯字克猷修撰湖廣人

范正脈字介子編修河南人

宋杞字小還檢討北直籍湖廣人

石申字仲生　北直籍湖廣人

范周字端人翰林江南吳縣人

韋克振字聲玉刺史湖廣黃岡人

韋成賢字念義左春坊湖廣黃岡人

曹勳字峩雪戊辰會元歷任禮部侍郞浙江嘉善

籍江南華亭人
莊元禎號茲虞戊辰進士官至陝西關西道右參政江南華亭人
楊廷鑑號氷如癸未狀元江南常州人
宋之繩號其武癸未榜眼江南栗陽人
吳偉業字駿公辛未會元榜眼歷任宮詹江南太倉人
陸慶衍子椒頌癸未進士江南華亭人
曹溶字秋岳太僕卿浙江平湖人
單恂號專氷庚辰進士江南華亭人
洗荃字貞甦壬辰探花編修江南華亭人
李愫字素心壬辰傳臚禮部精膳司主事江南華亭人
張安豫號森岳杭嘉湖分守道江南華亭人
張安苞號再菴知縣江南華亭人
周茂源號釜臣己丑進士刑部淸吏司郎中江南華亭人
王廣心字伊人己丑進士行人司行人江南華亭人
張安茂號蓼匪丁亥進士工部主事江南華亭人
朱紹鳳號儀聖己丑進士知縣江南華亭人
吳[illegible]號約叟　江南太倉人
吳克孝號魯崗嘉湖道江南太倉人
孫逢吉號念義封翁江南太倉人
胡周鼒號卣臣庚辰進士刑科左給事中江南太倉人
孫以敬號令修丁丑進士江南太倉人
王時敏號烟客太僕卿江南太倉人
王挺號周臣　江南太倉人
錢埴號令濤孝廉江南太倉人
周昌晉字衷玄代巡浙江鄞縣人
陳朝輔字平若代巡浙江鄞縣人
姚應翀字磊齋代巡浙江鄞縣人
史鼎字爾鉉縣令江南栗陽人
吳晉錫號梓授開府江南吳江人
龐霦號象六知縣江南吳江人

葉紹顒號季若按臺江南吳江人
金之鑛號念菴剌史江南吳江人
周燦號光甫按臺江南吳江人
吳有涯號茂申按臺江南吳江人
沈聖揆號戒凡學政江南吳江人
沈自南號留侯進士江南吳江人
周永言號安仁中書江南吳江人
周永肩號安石國學江南吳江人
蔡嘉明字君初光祿寺江南華亭人
朱萬禧字匏菴明經江南華亭人
李恪字臣共明經江南華亭人
張文嘉字仲嘉文學浙江錢塘人
彭賓字燕又孝廉江南華亭人
蔡聯璧字子穀文學浙江海寧人
陳章字惠文文學江南華亭人
董仁緒字爾潛文學浙江海昌人
陳譽起字機來文學江南青浦人

重訂五燈嚴統銜氏

徐昌治字覲周孝廉浙江海鹽人
李中梓字士材明經江南華亭人

詳定五燈嚴統名氏

釋通容字費隱現住徑山

輯續五燈嚴統名氏

釋行元字百癡現住金粟

攷閱五燈嚴統名氏

五燈會元目錄卷上

拘那含牟尼佛第二尊
迦葉佛第三尊
釋迦牟尼佛第四尊

西天祖師共二十七尊

摩訶迦葉尊者　阿難尊者
商那和修尊者　優波毱多尊者
提多迦尊者　彌遮迦尊者
婆須蜜尊者　佛陀難提尊者
伏馱密多尊者　脅尊者
富那夜奢尊者　馬鳴尊者
迦毗摩羅尊者　龍樹尊者
迦那提婆尊者　羅睺羅多尊者
僧伽難提尊者　伽耶舍多尊者
鳩摩羅多尊者　闍夜多尊者
婆修盤頭尊者　摩拏羅尊者
鶴勒那尊者　師子尊者
婆舍斯多尊者　不如密多尊者
般若多羅尊者

東土祖師

菩提達磨大師　慧可大祖禪師
僧璨鑑智禪師　道信大醫禪師
弘忍大滿禪師　慧能大鑒禪師

卷二

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牛頭山法融禪師

四祖下二世
融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巖禪師　鍾山曇璀禪師

四祖下三世
巖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方禪師不列章次

四祖下四世
方禪師法嗣
牛頭山法持禪師不列章次

四祖下五世
持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

四祖下六世

威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忠禪師　安國玄挺禪師

天柱崇慧禪師　鶴林玄素禪師

四祖下七世

忠禪師法嗣

佛窟惟則禪師

鶴林素禪師法嗣

徑山道欽禪師

四祖下八世

佛窟則禪師法嗣

天台雲居智禪師

徑山欽禪師法嗣

鳥窠道林禪師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北宗神秀禪師　嵩嶽慧安國師

蒙山道明禪師　資州智侁禪師（不列章次）

五祖下二世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巨方禪師　中條智封禪師

降魔藏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

嵩山普寂禪師（不列章次）

嵩嶽安國師法嗣

福先仁儉禪師　嵩嶽破竈墮和尚

嵩嶽元珪禪師

資州侁禪師法嗣

資州處寂禪師（不列章次）

五祖下三世

嵩山寂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

破竈墮和尚法嗣

嵩山峻極禪師

資州寂禪師法嗣

益州無相禪師（不列章次）

五祖下四世

卷四

南嶽下三世

卷六

青原下五世

石霜諸禪師法嗣

大光居誨禪師　九峯道虔禪師
湧泉景欣禪師　雲蓋志元禪師
谷山藏禪師　中雲蓋山禪師
南際僧一禪師　棲賢懷祐禪師
覆船洪薦禪師　德山存德禪師
吉州崇恩禪師　石霜山暉禪師
郢州芭蕉禪師　肥田慧覺禪師
鹿苑山暉禪師　寶蓋山約禪師
雲門海晏禪師　湖南文殊禪師
鳳翔石柱禪師　大通存壽禪師
南嶽玄泰禪師　潭州雲蓋禪師
龍湖普聞禪師　張拙秀才

夾山會禪師法嗣

洛浦元安禪師　逍遙懷忠禪師
蟠龍可文禪師　黃山月輪禪師
韶山寰普禪師　上藍令超禪師
郢州四禪禪師　太原海湖禪師
嘉州白水禪師　天蓋山幽禪師

清平遵禪師法嗣

三角令珪禪師

投子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　牛頭山微禪師
香山澄照禪師　陝府天福禪師
中梁山古禪師　襄州谷隱禪師
安州九嵕禪師　盤山一世禪師
九嵕敬慧禪師　觀音巖俊禪師
濠州思明禪師　鳳翔招福禪師

青原下六世

大光誨禪師法嗣

谷山有緣禪師　潭州龍興禪師
伏龍一世禪師　白雲善藏禪師
伏龍二世禪師　陝府龍峻禪師
伏龍三世禪師　潭州藤霞禪師（不列章次）

九峯虔禪師法嗣

新羅淸院禪師　泐潭神黨禪師
南源行修禪師　泐潭山明禪師
吉州禾山禪師　泐潭延茂禪師
同安常察禪師　泐潭匡悟禪師
禾山無殷禪師　泐潭山牟禪師
湧泉欣禪師法嗣
六通院紹禪師
雲蓋元禪師法師
雲蓋智罕禪師　新羅臥龍禪師
天台山燈禪師
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瑞巖禪師　新羅百巖禪師
新羅大嶺禪師
中雲蓋禪師法嗣
雲蓋山景禪師　禾山師陰禪師
柘溪從實禪師
洛浦安禪師法嗣
烏牙彥賓禪師　青峯傳楚禪師

永安善靜禪師　鄧州中度禪師
洞溪戒定禪師　京兆臥龍禪師
逍遙忠禪師法嗣
福清師巍禪師　白雲無休禪師
蟠龍文禪師法嗣
永安淨悟禪師　太平善道禪師
崇福院志禪師　陜府龍溪禪師
黃山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泉禪師
韶山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禪師　耀州密行禪師
濠州明禪師法嗣
鷲嶺善本禪師
青原下七世
潭州霞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禪師
雲蓋景禪師法嗣
南臺寺藏禪師　雲蓋證覺禪師

卷七

卷八

南嶽下七世

羅漢桂琛禪師　天龍明眞禪師
仙宗契符禪師　國泰院瑫禪師
自龍道希禪師　安國慧球禪師
南臺誠禪師　螺峯明法禪師
睡龍山和尚　雲峯至德禪師
大章契如庵主　蓮華神祿禪師
國淸師靜上座

長慶稜禪師法嗣

招慶道匡禪師　報恩寶資禪師
翠峯從欣禪師　鷲嶺明遠禪師
龍華彥球禪師　保安院連禪師
報慈光雲禪師　開先紹宗禪師
傾心法瑫禪師　水陸洪儼禪師
廣嚴咸澤禪師　報慈慧朗禪師
長慶常慧禪師　石佛院靜禪師
觀音清換禪師　東禪契訥禪師
長慶弘辯禪師　東禪可隆禪師
仙宗守玭禪師　永安懷烈禪師

閩山令含禪師　新羅龜山和尚
資國道殷禪師　祥光澄靜禪師
報慈從瓌禪師　龍華契盈禪師
太傅王延彬居士

保福展禪師法嗣

延壽慧輪禪師　保福可儔禪師
海會如新禪師　漳江慧廉禪師
報慈文欽禪師　萬安清運禪師
報恩道熙禪師　鳳凰從琛禪師
永隆彥瀛禪師　清泉守清禪師
報恩行崇禪師　潭州嶽麓和尚
德山德海禪師　後招慶和尚
梁山簡禪師　建山澄禪師
招慶省僜禪師　康山契穩禪師
西明院琛禪師

皷山晏國師法嗣

天竺子儀禪師　白雲智作禪師
皷山智嚴禪師　龍山智嵩禪師

報恩契從禪師　普照院瑜禪師
雙溪保初禪師　湧泉院究禪師
羅漢院義禪師

羅漢琛禪師法嗣

清涼文益禪師（語具別卷）　清溪洪進禪師
清涼休復禪師　龍濟紹修禪師
延慶傳殷禪師　南臺守安禪師
天龍院秀禪師

天龍機禪師法嗣

雪嶽令光禪師

仙宗符禪師法嗣

仙宗洞明禪師　福清行欽禪師

國泰瑫禪師法嗣

齊雲寶勝禪師

白龍希禪師法嗣

廣平玄旨禪師　白龍清慕禪師
靈峯志恩禪師　東禪玄覺禪師
報劬玄應禪師

招慶匡禪師法嗣

報恩宗顯禪師　龍光澄忔禪師
永興可休禪師　太平清海禪師
慈雲慧深禪師　興陽道欽禪師

報恩資禪師法嗣

福林院澄禪師

翠峯欣禪師法嗣

報恩守眞禪師

鷲嶺遠禪師法嗣

鷲嶺通禪師

龍華球禪師法嗣

仁王院俊禪師　酒仙遇賢禪師

延壽輪禪師法嗣

歸宗道詮禪師　龍興院裕禪師

保福儔禪師法嗣

隆壽無逸禪師

大龍洪禪師法嗣

大龍景如禪師　大龍楚勛禪師

般若友蟾禪師　智者全肯禪師
玉泉義隆禪師　龍冊曉榮禪師
功臣慶蕭禪師　稱心敬璡禪師
嚴峯師术禪師　華嚴慧達禪師
清泰道圓禪師　九曲慶祥禪師
開化行明禪師　開善義圓禪師
瑞鹿遇安禪師　龍華慧居禪師
齊雲遇臻禪師　瑞鹿本先禪師
興教洪壽禪師　永安道原禪師（進景德傳燈錄）

清凉欽禪師法嗣

雲居道齊禪師

靈隱聳禪師法嗣

功臣道慈禪師　羅漢願昭禪師
報恩師智禪師　瀫寧可先禪師
光孝道端禪師　保清遇寧禪師
支提辯隆禪師　瑞龍希圓禪師

歸宗柔禪師法嗣

羅漢行林禪師　天童山新禪師
功臣覺軻禪師　天童清簡禪師

百丈恒禪師法嗣

棲賢澄湜禪師　萬壽德興禪師
雲門永禪師

永明潛禪師法嗣

千光瓌省禪師　鎮境志澄禪師
崇福慶祥禪師

報恩明禪師法嗣

保明道誠禪師

報慈言導師法嗣

雲居義能禪師

崇壽稠禪師法嗣

雲臺令岑禪師　資國圓進山主
淨土惟素禪師（不列章次）

報恩安禪師法嗣

棲賢道堅禪師　歸宗慧誠禪師

長安規禪師法嗣

長安辯實禪師　雲蓋用清禪師

五燈嚴統目錄卷上

五燈嚴統目錄卷下

卷十一

臨濟宗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臨濟義玄禪師

南嶽下五世

臨濟玄禪師法嗣

興化存獎禪師　寶壽沼禪師

三聖慧然禪師　魏府大覺和尚

灌谿志閑禪師　涿州紙衣和尚

定州善崔禪師　鎮州萬壽和尚

幽州譚空和尚　襄州歷村和尚

滄州米倉和尚　智異山和尚

善權徹禪師　金沙和尚

齊聳禪師　雲山和尚

虎溪庵主　覆盆庵主

桐峯庵主　杉洋庵主

定上座　奯上座

南嶽下六世

興化獎禪師法嗣

南院慧顒禪師　守廓侍者

寶壽沼禪師法嗣

西院思明禪師　寶壽和尚

三聖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　淄州水陸和尚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　澄心旻德禪師

竹園山和尚　法華和尚

灌谿閑禪師法嗣

魯祖教禪師

紙衣和尚法嗣

鎮州談空和尚　磎上座

南嶽下七世

南院顒禪師法嗣

卷十四

青原下七世

廣德智端禪師　石門筠首座

青原下九世

谷隱儼禪師法嗣

谷隱契崇禪師

梁山觀禪師法嗣

大陽警玄禪師　梁山巖禪師

藥山和昱禪師　羅紋得珍山主

石門遠禪師法嗣

道吾契詮禪師　雲頂鑒禪師

廣濟方禪師　清居昇禪師

北禪感禪師法嗣

南禪聰禪師

青原下十世

大陽玄禪師法嗣

投子義青禪師　興陽清剖禪師

福嚴審承禪師　羅浮顯如禪師

白馬歸喜禪師　大陽慧禪師

雲門靈運禪師　雲頂海鵬禪師

乾明機聰禪師

梁山巖禪師法嗣

梁山善冀禪師

道吾詮禪師法嗣

天平契愚禪師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芙蓉道楷禪師　大洪報恩禪師

洞山雲禪師　福應文禪師

龍蟠曇廣禪師

青原下十二世

芙蓉楷禪師法嗣

丹霞子淳禪師　淨因法成禪師

寶峯惟照禪師　石門元易禪師

淨因自覺禪師　天寧禧誧禪師

天寧齊璉禪師　梅山巳禪師

普賢善秀禪師　鹿門法燈禪師

資聖南禪師　洞山微禪師

惠力悟禪師　　雪峯慧深首座

天封歸禪師法嗣

東林逈理禪師

天衣聰禪師法嗣

慧日法安禪師　　護國欽禪師

吉祥元實禪師　　投子道宣禪師

青原下十五世

天童珏禪師法嗣

雪竇智鑑禪師

淨慈暉禪師法嗣

華藏慧祚禪師不列章次

雪竇宗禪師法嗣

廣福道勤禪師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超化藻禪師

青原下十六世

雪竇鑑禪師法嗣

天童如淨禪師

華藏祚禪師法嗣

東谷光禪師不列章次

青原下十七世

天童淨禪師法嗣

雪菴從瑾禪師不列章次

鹿門覺禪師

東谷光禪師法嗣

直翁舉禪師不列章次

青原下十八世

鹿門覺禪師法嗣

青州一辨禪師

直翁舉禪師法嗣

天童岫禪師不列章次

青原下十九世

青州辨禪師法嗣

大明寶禪師不列章次

天童岫禪師法嗣

雪竇大證禪師不列章次

青原下二十世

大明寶禪師法嗣

王山體禪師 不列章次

青原下二十一世

王山體禪師法嗣

雪巖滿禪師 不列章次

青原下二十二世

雪巖滿禪師法嗣

報恩行秀禪師

青原下二十三世

報恩秀禪師法嗣

少室福裕禪師 不列章次　報恩從倫禪師

青原下二十四世

少室裕禪師法嗣

少室文泰禪師 不列章次

青原下二十五世

少室泰禪師法嗣

寶應福遇禪師 不列章次　靈巖潔禪師 不列章次

青原下二十六世

寶應遇禪師法嗣

少室文才禪師 不列章次

靈巖潔禪師法嗣

天界道成禪師 不列章次

青原下二十七世

少室才禪師法嗣

萬安子嚴禪師 不列章次

青原下二十八世

萬安嚴禪師法嗣

少室了改禪師 不列章次

青原下二十九世

少室改禪師法嗣

少室契斌禪師 不列章次

青原下三十世

少室斌禪師法嗣

定國可從禪師 不列章次

青原下三十一世

卷十六

南嶽下十世下

大同旺禪師　鐵佛因禪師
報本法存禪師　開聖棲禪師
衡山惟禮禪師　顯明善孜禪師
啓霞惠安禪師　雲門靈侃禪師
太平元坦禪師　佛日文祖禪師
望仙宗禪師　五峯用機禪師
佛足處祥禪師　明因慧贇禪師
西臺其辯禪師　侍郎楊傑居士

稱心倧禪師法嗣

慧日堯禪師

報本蘭禪師法嗣

中際可遵禪師　法明上座

稱心明禪師法嗣

上藍光寂禪師

廣因要禪師法嗣

妙峯如璨禪師

雲居元禪師法嗣

百丈淨悟禪師　善權慧泰禪師

崇福德基禪師　寶林懷吉禪師
資福宗誘禪師

智海逸禪師法嗣

黃檗志因禪師　大中德隆禪師
簽判劉經臣居士

南嶽下十二世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趙抃居士

慧林本禪師法嗣

法雲善本禪師　金山善寧禪師
資壽巖禪師　本覺守一禪師
投子修顒禪師　地藏守恩禪師
甘露仲宣禪師　瑞巖有居禪師
廣靈希祖禪師　淨因惟岳禪師
乾明慧覺禪師　長蘆崇信禪師
金山法慧禪師（自宣禪師至此不列章次）
靈曜習眞禪師　香山延泳禪師
道場慧印禪師　妙慧文義禪師

雲門道信禪師　天竺從諫講師
金山寧禪師法嗣
普濟子淳禪師　禾山用安禪師
本覺一禪師法嗣
越峯粹珪禪師　天台如庵主
西竺尼海禪師
投子顒禪師法嗣
資壽灌禪師　崇壽江禪師
香嚴智月禪師　丞相富弼居士
甘露宣禪師法嗣
妙湛尼文照禪師
瑞巖居禪師法嗣
萬年處幽禪師
廣靈祖禪師法嗣
仙巖懷義禪師
淨因岳禪師法嗣
鼓山體淳禪師
乾明覺禪師法嗣

長慶應圓禪師
長蘆信禪師法嗣
慧林懷深禪師　萬壽如瓊禪師
天衣如哲禪師　智者法銓禪師
徑山智訥禪師
金山慧禪師法嗣
報恩覺然禪師
法雲白禪師法嗣
智者紹先禪師　福聖仲易禪師
慧林慧海禪師　建隆原禪師
保寧英禪師法嗣
廣福惟尚禪師　雪竇法寧禪師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延昌熙詠禪師　開先宗禪師
甘露顒禪師法嗣
光孝元禪師
雪竇榮禪師法嗣
雪峯大智禪師

元豐滿禪師法嗣
雪峯宗演禪師　衛州王大夫
育王振禪師法嗣
岳林眞禪師
招提湛禪師法嗣
華亭觀音和尙
南嶽下十四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
淨慈象禪師　雪峯隆禪師
長蘆和禪師法嗣
甘露達珠禪師　靈隱惠淳禪師
雪竇明禪師（不列章次）
雪峯慧禪師法嗣
淨慈道昌禪師　徑山了一禪師
金山了心禪師
香嚴月禪師法嗣
香嚴如壁禪師
慧林深禪師法嗣

靈隱慧光禪師　國淸妙印禪師
國淸普紹禪師　九座慧邃禪師
圓覺曇禪師（不列章次）
報恩然禪師法嗣
資聖元祖禪師
慧林海禪師法嗣
萬杉壽堅禪師
開先宗禪師法嗣
黃檗惟初禪師　嶽麓海禪師
雪峯演禪師法嗣
西禪慧舜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嗜山寧禪師
淨慈昌禪師法嗣
五雲悟禪師
靈隱光禪師法嗣
中竺元妙禪師

圓覺曇禪師法嗣
靈巖圓日禪師
嶽麓海禪師法嗣
玉泉思達禪師
南嶽下十六世
中竺妙禪師法嗣
光孝深禪師
未詳法嗣
實性大師　茶陵郁山主
僧鑒法師　禪月貫休禪師
先淨照禪師　公期和尚
唐朝因禪師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
婺州雲幽重惲禪師　布衲如禪師
投子通禪師　法海立禪師
天寧明禪師　仁王欽禪師
金陵鐵索山主　樓子和尚
神照本如法師
臨安府上竺圓智證悟法師

薦福承古禪師　淨戒守密禪師
本嵩律師　亡名古宿二十八則
亡名宰官七則　亡名行者五則
亡名道婆五則　青州佛覺禪師
圓通善國師
燕京慶壽玄悟玉禪師　黃山文儒居士
高郵定禪師　普照寶禪師
杭州徑山雲菴慶禪師　竹林海禪師
燕京慶壽寺虛明教亨禪師
嘉州來禪師　玉溪圓通禪師
五臺鐵勒院子範慧洪大師
建寧府獎山慧空元模禪師
鄭州普照寺佛光道悟禪師
靈隱淳朋禪師
天台上雲峰無盡燈禪師　仙林雪庭禪師
少林無空悟頓禪師　金陵永寧古淵清禪師
伏牛明理禪師　達觀紫柏真可大師
雲棲蓮池袾宏大師　曹溪憨山德清大師

卷十七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一世

南嶽下十二世

黃檗勝禪師法嗣
昭覺純白禪師
祐聖客禪師法嗣
道林了一禪師 不列章次
開元琦禪師法嗣
薦福道英禪師
尊勝有朋講師
仰山偉禪師法嗣
龍王善隨禪師
黃檗永泰禪師
慧日明禪師
福嚴感禪師法嗣
育王法達禪師
雲蓋智禪師法嗣
道場法如禪師
寶壽家樂禪師
石佛慧明禪師
玄沙文禪師法嗣
廣慧達泉禪師
建隆慶禪師法嗣
泗州用元禪師

報本元禪師法嗣
永安元正禪師
隆慶閑禪師法嗣
安化聞一禪師
三祖宗禪師法嗣
光孝惟爽禪師
泐潭英禪師法嗣
法輪齊添禪師
慧明雲禪師
保寧璣禪師法嗣
育王淨曇禪師
眞如戒香禪師
五祖常禪師法嗣
壽聖楚清禪師
黃龍肅禪師法嗣
百丈維古禪師
月珠祖鑑禪師
石霜琳禪師法嗣
靜照庵什庵主
華光恭禪師法嗣
萬壽念禪師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叅政蘇轍居士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禾山慧方禪師　崇覺空禪師

上封祖秀禪師　九頂惠泉禪師

性空妙普庵主　鍾山道隆首座

楊州齊謐首座　空室智通道人

黃龍清禪師法嗣

上封本才禪師　黃龍德逢禪師

法輪應端禪師　長靈守卓禪師

博山子經禪師　百丈以棲禪師

光孝曇清禪師　光孝德週禪師

寺丞戴道純居士

泐潭清禪師法嗣

黃龍道震禪師　萬年法一禪師

雪峯慧空禪師　育王普崇禪師

青原信禪師法嗣

栗山權禪師　正法希明禪師

嶽山祖庵主

夾山純禪師法嗣

欽山普初禪師

泐潭乾禪師法嗣

勝因咸靜禪師　雪峯有需禪師

天童普交禪師　圓通道旻禪師

龍牙宗密禪師　東禪從密禪師

二靈知和庵主

開先珙禪師法嗣

慈氏瑞仙禪師　大溈海評禪師

圓通僊禪師法嗣

淨光了威禪師　明招文慧禪師

浮山法真禪師　祥符立禪師（自靈源禪師至此不列章次）

象田卿禪師法嗣

雪竇持禪師　石佛益禪師

褒親瑞禪師法嗣

壽寧道完禪師

兜率悅禪師法嗣
疎山了常禪師
丞相張商英居士
法雲杲禪師法嗣
洞山辯禪師
西蜀鑾禪師
泐潭準禪師法嗣
雲巖天游禪師
慧日雅禪師法嗣
九仙法清禪師
洞山言禪師法嗣
洞山擇言禪師
文殊能禪師法嗣
德山瓊禪師
智海清禪師法嗣
四祖仲宣禪師
大溈瑃禪師法嗣
中巖蘊能禪師

兜率慧照禪師
海慧儀禪師
三角智堯禪師
覺海法因庵主
乾峯圓慧禪師
雲頂宗印禪師

昭覺白禪師法嗣
信相宗顯禪師
道林一禪師法嗣
大溈智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胡安國居士
上封才禪師法嗣
普賢元素禪師
鼓山祖珍禪師
黃龍逢禪師法嗣
薦福擇崇禪師
長靈卓禪師法嗣
育王介諶禪師
道場居慧禪師
烏回艮範禪師
黃龍震禪師法嗣
德山慧初禪師

鼓山僧洵禪師
道場慧琳禪師
顯寧圓智禪師
本寂文觀禪師

萬年一禪師法嗣
報恩法常首座
嶽山祖庵主法嗣
延慶叔禪師
勝因靜禪師法嗣
萬壽普信禪師　慧日翼道禪師
光孝果愍禪師
雪峯需禪師法嗣
雪峯慧忠禪師
天童交禪師法嗣
蓬萊圓禪師
圓通旻禪師法嗣
圓通守慧禪師　黃龍覩禪師
左丞范沖居士　樞密吳居厚居士
諫議彭汝霖居士　中丞盧航居士
左司都貺居士
明招慧禪師法嗣
宣祕禮禪師

浮山眞禪師法嗣
靈巖徽禪師
祥符立禪師法嗣
報慈淳禪師
雲巖游禪師法嗣
徑山智策禪師
信相顯禪師法嗣
金繩文禪師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諶禪師法嗣
萬年曇賁禪師　天童了朴禪師
西巖宗回禪師　高麗坦然國師
龍華本禪師
道場琳禪師法嗣
東山吉禪師
道場慧禪師法嗣
靈隱道樞禪師
光孝愍禪師法嗣

光孝初首座
南嶽下十七世
萬年賁禪師法嗣
龍鳴賢禪師　大潙鑑禪師
卷十九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楊岐方會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　保寧仁勇禪師
石霜守孫禪師　比部孫居士
南嶽下十三世
白雲端禪師法嗣
五祖法演禪師　雲蓋智本禪師
琅邪永起禪師　保福殊禪師
崇勝珙禪師　提刑郭祥正居士
保寧勇禪師法嗣

壽聖智淵禪師　壽聖楚文禪師
寶積宗暎禪師　景福日餘禪師
上方日益禪師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昭覺克勤禪師　太平慧懃禪師
龍門清遠禪師　開福道寧禪師
大隨元靜禪師　無爲宗泰禪師
五祖表自禪師　龍華道初禪師
九頂清素禪師　天目齊禪師
元禮首座　普融藏主
法閦上座
雲蓋本禪師法嗣
承天自賢禪師
琅邪起禪師法嗣
金陵俞道婆
南嶽下十五世上
昭覺勤禪師法嗣

徑山宗杲禪師　虎丘紹隆禪師
育王端裕禪師　大溈法泰禪師
護國景元禪師　玄沙僧昭禪師
南峯雲辯禪師　靈隱慧遠禪師
洪福子文禪師　正法建禪師
華藏安民禪師　昭覺道元禪師
中竺中仁禪師　象耳袁覺禪師
華嚴祖覺禪師　靈巖文演禪師
明因曇玩禪師　虎丘元淨禪師
天寧梵思禪師　君山覺禪師
寶華顯禪師　東山覺禪師
天封覺禪師　道祖首座
宗振首座　樞密徐俯居士
郡王趙令衿居士　侍郎李彌遜居士
祖氏覺庵道人　令人明室道人
成都范縣君
太平懃禪師法嗣
文殊心道禪師　南華知昺禪師

龍牙智才禪師　蓬萊卿禪師
何山守珣禪師　泐潭擇明禪師
寶藏本禪師　祥符清海禪師
淨衆了璨禪師　谷山海禪師

卷二十

南嶽下十五世下

龍門遠禪師法嗣
龍翔士珪禪師　雲居善悟禪師
西禪文璉禪師　黃龍法忠禪師
烏巨道行禪師　白楊法順禪師
雲居法如禪師　歸宗正賢禪師
道場明辯禪師　方廣深禪師
世奇首座　淨居尼慧溫禪師
給事馮楫居士
開福道寧禪師法嗣
大溈善果禪師
大隨靜禪師法嗣
石頭自回禪師　護聖居靜禪師

國清行機禪師　焦山師體禪師
華藏智深禪師　參政錢端禮居士

靈隱遠禪師法嗣
東山齊已禪師　疎山如本禪師
覺阿上人　內翰曾開居士
知府葛郯居士

華藏民禪師法嗣
徑山寶印禪師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

文殊道禪師法嗣
楚安慧方禪師　文殊思業禪師

佛燈珣禪師法嗣
稠巖了贇禪師　待制潘良貴居士

泐潭明禪師法嗣
無爲守緣禪師

龍翔珪禪師法嗣
雲居德昇禪師　狼山慧温禪師

雲居悟禪師法嗣
雙林德用禪師　萬年道閑禪師
中際善能禪師　雲居自圓禪師

烏巨行禪師法嗣
薦福休禪師　龜峯慧光禪師
長蘆守仁禪師

白楊順禪師法嗣
青原如禪師

雲居如禪師法嗣
隱靜彥岑禪師　報恩成禪師

道場辯禪師法嗣
覺報清禪師　何山然首座

黃龍忠禪師法嗣
信相戒修禪師　慈化印肅禪師

西禪璉禪師法嗣
西禪希秀禪師

淨居尼温禪師法嗣
淨居尼法燈禪師

隱靜柔禪師法嗣
雙杉元禪師
南嶽下二十世
徑山範禪師法嗣
仰山祖欽禪師
環溪一禪師
淨慈妙倫禪師
天童西巖惠禪師
希叟曇禪師
靈隱薰禪師法嗣
淨慈愚極禪師
天童禮禪師法嗣
育王如珙禪師
華藏通禪師法嗣
徑山普度禪師
雪竇謙禪師法嗣
承天覺菴真禪師
道場嚴禪師法嗣
徑山智愚禪師

天童祖智禪師
無學元禪師不列章次
月坡明禪師
靈隱退耕寧禪師
中竺雪屋禪師
淨慈行鞏禪師
淨慈石帆衍禪師

金山聞禪師法嗣
徑山心月禪師
徑山沖禪師法嗣
淨慈簡翁禪師
南嶽下二十一世
仰山欽禪師法嗣
天目原妙禪師
道場及菴信禪師
鐵山瓊禪師
淨慈倫禪師法嗣
瑞巖方山寶禪師
無學元禪師法嗣
月庭忠禪師
育王珙禪師法嗣
業海竺元禪師
淨慈鞏禪師法嗣
靈隱德海禪師
徑山度禪師法嗣

北山隆禪師
靈雲持定禪師
匡山無極禪師
絕象鑒禪師
高峰日禪師不列章次
保寧古林禪師
天寧景曇禪師

徑山淨伏禪師

徑山愚禪師法嗣

朗極雲禪師　寶葉源禪師

徑山月禪師法嗣

南叟茂禪師

南嶽下二十二世

高峰妙禪師法嗣

天目明本禪師　天目了義禪師

天目祖雍禪師　白雲以假禪師

靈雲定禪師法嗣

般若世誠禪師

徑山陵禪師法嗣

徑山正源禪師　雲黃紹大禪師

覺隱本誠禪師

道場信禪師法嗣

福源淸珙禪師　聖羅石門剛禪師

匡山源禪師法嗣

海門惟則禪師

鐵山瓊禪師法嗣

香山無聞聰禪師

瑞巖寶禪師法嗣

華頂先覩禪師

高峰日禪師法嗣

兜率疎石國師

紫籜道禪師法嗣

徑山大宗禪師　瑞巖無慍禪師

天童了堂禪師

保寧茂禪師法嗣

本覺淸欲禪師　瑞雲寔菴茂禪師

靈隱海禪師法嗣

徑山月林禪師　育王慧照禪師

天寧曇禪師法嗣

三空居士

玉山珍禪師法嗣

蔣山曇芳忠禪師

徑山伏禪師法嗣

卷二十二

南嶽下十八世

南嶽下十九世

靈隱祖闇禪師
靈隱濟禪師法嗣
雪竇炳同禪師
薦福悰禪師法嗣
支提澄鑑禪師
華藏淨禪師法嗣
天童西江禪師
徑山珏禪師法嗣
天竺空巖禪師
黃龍開禪師法嗣
護國臭菴禪師
諸曁無見禪師
放牛余居士
孤峰秀禪師法嗣
鼓山正凝禪師
雙林一衲介禪師
容菴海禪師法嗣
慶壽中和禪師
南嶽下二十世
徑山端禪師法嗣

靈隱慧明禪師
天寧楚石禪師
天衣元瀞禪師
國清曇噩禪師
徑山智及禪師
萬壽至仁禪師
徑山祖銘禪師
靈隱法林禪師
徑山福報禪師
仰山熙禪師法嗣
龍翔大訢禪師
天竺正達禪師
保寧天倫禪師
育王祖英禪師
祥符念常禪師
靈隱闇禪師法嗣
東林宗廓禪師
鼓山凝禪師法嗣
蒙山異禪師
金牛眞禪師法嗣
太湖無用禪師
慶壽璋禪師法嗣
慶壽印簡禪師
南嶽下二十一世
萬壽仁禪師法嗣

徑山文琇禪師

徑山銘禪師法嗣

天寧力金禪師　徑山仁淑禪師

龍翔訢禪師法嗣

天界慧曇禪師　天界宗泐禪師

圓通崇裕禪師　靈隱輔良禪師

寶相懷渭禪師

竺田霖禪師法嗣

道場明德禪師

天池信禪師法嗣

大慈止巖禪師　天寶法樞禪師

無能教禪師法嗣

妙果水盛禪師

無用寬禪師法嗣

龍池永寧禪師　縉雲海眞禪師

南嶽下二十二世

雙林閻禪師法嗣

徑山宗淨禪師

天界曇禪師法嗣

靈谷淨戒禪師

大慈成禪師法嗣

烏石世愚禪師

天寶樞禪師法嗣

雪峰智順禪師

縉雲眞禪師法嗣

五臺寶金禪師

南嶽下二十三世

淨慈聯禪師法嗣

慈光立中禪師

烏石愚禪師法嗣

靈谷非幻禪師　山交太初禪師

卷二十三

南嶽下二十三世

中峰本禪師法嗣

伏龍元長禪師　獅子林惟則禪師

建長印原禪師　九峰壽首座

般若誠禪師法嗣

仰山正友禪師

智者義禪師法嗣

淨慈普仁禪師

平山林禪師法嗣

止菴德祥禪師

海門則禪師法嗣

弁山智安禪師

華頂覩禪師法嗣

福林智度禪師

別源源禪師法嗣

天童原亮禪師

天童一禪師法嗣

雲居普莊禪師

徑山悅禪師法嗣

靈隱來復禪師

靈隱明禪師法嗣

淨慈可授禪師

南嶽下二十四世

伏龍長禪師法嗣

鄧尉時蔚禪師　　松隱德然禪師

花山昌菴主

白蓮安禪師法嗣

正傳景隆禪師

福林度禪師法嗣

八峰俊禪師　　何密菴居士不列章次

南嶽下二十五世

鄧尉蔚禪師法嗣

鄧尉普持禪師　　九峰勝學禪師

果林首座

慈舟濟禪師法嗣

杉關本來禪師

繁昌俊禪師法嗣

東林悟禪師

何密菴居士法嗣

素菴田大士

南嶽下二十六世

鄧尉持禪師法嗣

東明慧旵禪師

壽昌來禪師法嗣

天界會中禪師

東林悟禪師法嗣

東山紹琦禪師　八峰潭禪師

太崗澄禪師　伏牛圓信禪師

西禪瑞禪師　浮山善堅禪師

南嶽下二十七世

東明旵禪師法嗣

東明普慈禪師

天界中禪師法嗣

君峰慧通禪師

天成琦禪師法嗣

大雲輿禪師　金山實禪師

湛淵濟禪師　濟川洪禪師

海雲深禪師　海珠意禪師

大心源禪師　豁堂裕禪師

隱山雲禪師　松潘中國師

三池慧禪師　天成韶禪師

翠微空禪師　香巖澄禪師

玉峰琳禪師　珪庵玠侍者

廣善源禪師法嗣

大慧覺華禪師

太崗澄禪師法嗣

毒峰本善禪師　東峰寧禪師

五臺淨澄禪師

西禪瑞禪師法嗣

棠城洪印禪師

古庭堅禪師法嗣

五臺淨倫禪師

南嶽下二十八世

東明慈禪師法嗣

實峰明瑄禪師

君峰通禪師法嗣

君峰濟祥上座
天寧宣禪師法嗣
徑山英禪師
東方裕禪師法嗣
碧峰顯禪師
夷峰寧禪師法嗣
天目進禪師
南嶽下二十九世
寶峰瑄禪師法嗣
天奇本瑞禪師
吉菴祚禪師法嗣
天寧道濟禪師
碧峰顯禪師法嗣
天池法聚禪師
金臺覺禪師法嗣
徑山慧林禪師
天目進禪師法嗣
野翁曉禪師

壽堂松禪師法嗣
斗峰淨琴禪師
南嶽下三十世
天奇瑞禪師法嗣
關子明聰禪師
淨菴素禪師法嗣
大覺圓禪師
天寧濟禪師法嗣
胥山法會禪師　精嚴方澤禪師
野翁曉禪師法嗣
敬畏如空禪師
石門海禪師法嗣
七尖宗隆禪師
斗峰琴禪師法嗣
斗峰道覺禪師
卷二十四
南嶽下三十一世
龍泉聰禪師法嗣

五燈嚴統目錄卷下終

五燈嚴統卷第一

七佛

古佛應世緜歷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近故譚賢劫有千如來暨于釋迦但紀七佛按長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各坐樹下於中成正覺又曼殊室利爲七佛祖師金華善慧大士登松山頂行道感七佛引前維摩接後今之撰述斷自七佛而下

毗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般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神足二一名騫茶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耀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毗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毗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千尊)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喻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拘留孫佛(見在賢劫第一尊)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毗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

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

迦葉佛（賢劫第三尊） 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 姓刹利。父淨飯天。母大清淨妙。位登補處。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人。亦名護明大士。度諸天衆。說補處行。於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曜經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華。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者。卽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卽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窻牖中叉手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心生歡喜。卽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于六年。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道。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卽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旣而於鹿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證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幷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卽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爲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幷說無常偈曰。諸行無

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巳寂滅爲樂時諸弟子卽以香薪競荼毗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衆卽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爇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爾時金棺從座而擧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卽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卽後漢永平十年戊辰歲也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曰請世尊說法世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巳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曰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世尊便下座世尊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及辭天界而下時四衆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

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云蓮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身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帀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涌出作禮世尊世尊勑罔明出罔明却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爲一義二義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

我入門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豬過乃問這箇是甚麼曰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世尊因有異學問諸法是常邪世尊不對又問諸法是無常邪亦不對異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曰汝之所問皆爲戲論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復藏珠入袖却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嘆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各彊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眞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佛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

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五通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爲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爲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曰我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弟子曰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曰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麤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

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世尊昔欲將諸聖衆往第六天說大集經勑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勑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世尊嘗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此是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世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世尊一日勑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世尊因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世尊成道後在逝多林中一樹下跏趺而坐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車經過林畔有二車牛不肯前進商人乃訝見之山神報言林中有聖人成道經逾四十九日未食汝當供養商人入林果見一人端然不動乃問曰爲是梵王邪帝釋邪山神邪河神邪世尊微笑舉袈裟角示之商人頂禮遂陳供養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世尊又敲一曰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世尊又別敲一問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世尊因黑氏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株來供養佛佛召仙人梵志應諾佛曰放下著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華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華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曰世尊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華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世尊因靈山會上

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心被害即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嘆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華於然燈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衆中有一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插曰建梵刹竟時諸天散華讚曰庶子有大智矣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屍曰屍在這裏人向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華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得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往白佛佛言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問你在地獄中安否曰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問你還求出否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曰佛旣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世尊因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卽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免世尊嘗在尼俱律樹下坐次因二商人問

世尊還見車過否曰不見商人曰還聞否曰不聞商人曰莫禪定否曰不禪定曰莫睡眠否曰不睡眠商人乃嘆曰善哉善哉世尊覺而不見遂獻白㲲兩段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梨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契悟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父飲澤母香志昔爲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金色有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爲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爲號也繇是志求出家冀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涅槃經云爾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爾時迦葉在耆闍崛山畢鉢羅窟覩勝光明即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涅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即至雙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出示雙足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荼毗金剛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畢鉢羅窟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乃白衆言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

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敏第一宜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迦葉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衆心而宣偈言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無月說是偈巳禮衆僧足升法座而宣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偈巳乃持僧伽梨衣入雞足山俟慈氏下生卽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者曰覓我者是汝我外道曰這箇是我我師我何在者曰汝問我覓尊者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自爲者曰我若不爲誰爲我爲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利帝父斛飯王實佛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爲之名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嘗所讚歎加以宿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命爲侍者尊者一日白佛言今日入城見一奇特事佛曰見何奇特事者曰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常佛曰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者曰未審見何奇特事佛曰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後阿闍世王白言仁者如來迦葉尊勝二師皆巳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覩尊者般涅槃時願垂告別尊者許之後自念言我身危脆猶如聚沫況復衰老豈堪久長阿闍世王與吾有約乃詣王宮告之曰吾欲入涅槃來辭耳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者曰俟王覺時當爲我說時阿闍世王夢中見一寶蓋七寶嚴飾千萬億衆圍繞瞻仰俄而風雨暴至吹折其柄珍寶瓔珞悉墮於地心甚驚異既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聞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卽至毗舍離城見尊者在恒河中流跏趺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偈曰稽首三界尊棄我而至此暫

憑悲願力且莫般涅槃時毗舍離王亦在河側說偈言尊者一何速而歸寂滅場願住須臾間而受於供養尊者見二國王咸來勸請乃說偈言二王善嚴住勿為苦悲戀涅槃當我淨而無諸有故尊者復念我若偏向一國諸國爭競無有是處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以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尊者足胡跪白言我於長老當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尊者默然受請即變殑伽河悉為金地為其仙眾說諸大法尊者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為諸仙人出家授具其仙眾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尊者知是法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尊者付法眼藏竟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忉利天一分奉娑竭羅龍宮一分奉毗舍離王一分奉阿闍世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乃厲王十二年癸巳歲也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多父林勝母嬌奢耶在胎六年而生梵語商諾迦此云自然服即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聖人降生則此草生於淨潔之地和修生時瑞草斯應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化導有情及止此林降二火龍歸順佛教龍因施其地以建梵宮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正法尋於吒利國得優波毱多以為給侍因問毱多曰汝年幾邪答曰我年十七者曰汝身十七性十七邪答曰師髮已白為髮白邪心白邪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尊者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為落髮授具乃告曰昔如來以無上法眼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言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說偈已即隱於罽賓國南象白

山中後於三昧中見弟子毱多有五百徒衆常多懈慢尊者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伏之而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尊者乃現十八變火光三昧用焚其身毱多收舍利葬於梵迦羅山五百比丘各持一幡迎導至彼建塔供養乃宣王二十三年乙未歲也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崛多又名鄔波毱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卽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密持瓔珞縻之于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爲華鬘耎言慰諭波旬曰汝與我瓔珞甚是珍妙吾有華鬘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卽變爲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盡已神力不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柰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卽能除斷乃爲說偈令其回向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受教已卽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尊者告曰汝自今去於如來正法更不作嬈害否波旬曰我誓回向佛道永斷不善尊者曰若然者汝可口自唱言皈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華鬘悉除乃歡喜踊躍作禮尊者而說偈曰稽首三昧尊十力聖弟子我今願回向勿令有劣弱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卽爲剃度授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付法已

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却復本座跏趺而逝提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師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即平王三十一年庚子歲也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梵語提多迦此云通眞量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沱四流後遇毱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尊者聞師說已歡喜踊躍而唱偈言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回爲眞法味能度諸有緣毱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提多迦聞師妙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邪願師慈悲令我解脫者即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者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荼山中起塔供養即莊王七年己丑歲也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也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嗣乃入城於闤闠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說偈答曰我從無量劫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密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

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即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祖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蜜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寘于上級即襄王十七年甲申歲也

七祖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即欽服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即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為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即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即定王十九年辛未歲也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初遇婆須蜜出家受教既而領徒行化至提伽國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為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授具戒復告之曰

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伏䭾承師付囑。以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爲第八。法化衆無量。悉獲阿羅漢。爾時佛陀難提。卽現神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衆興寶塔。葬其全身。卽景王十二年丙寅歲也

九祖伏䭾密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毗舍羅。旣受八祖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祖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爲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祖卽與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旣而祖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眞理本無名。因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僞。祖付法已。卽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衆以香油旃檀。闍維收舍利。建塔于那爛陀寺。卽敬王三十五年甲寅歲也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將誕時。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衆。旣覺遂生。後值九祖。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焉。初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卽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從何來。答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答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眞實義。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祖知其意。卽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來大法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祖付法已。卽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四衆各以衣祴盛舍利。隨處興塔而供養之。卽貞王二十二年己亥歲也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身。旣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柰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旣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旣不識佛。焉知

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稽首歸依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焉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柰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卽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卽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尊者付法已卽現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以閟全身卽安王十四年戊戌歲也

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柰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旣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涌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 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卽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岳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卽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邪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祖卽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迦毗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囑已卽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以眞體藏之龍龕卽顯王三十七年甲午歲也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

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于此否祖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皈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即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授具戒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即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爲即赧王四十一年壬辰歲也

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摩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即爲剃髮命諸聖授具其國先有外道五千餘衆作大幻術衆皆宗仰祖悉爲化之令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聽吾偈言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

證無瞋亦無喜付法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本座凝然禪寂迦那提婆與諸四衆共建寶塔以瘞焉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也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覩之即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龍樹即爲說法不起於座現月輪相唯聞其聲不見其形祖語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祖既得法後至迦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迺問其故祖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即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已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祖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即與剃髮執侍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祖乃執長旛入彼衆中彼問祖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然得佛彼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祖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祖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乃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祖說偈已入奮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而供養之即前漢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毗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

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身定邪心定邪提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提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義不然提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提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讚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祖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即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祖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跡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竊疑焉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眞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即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祖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祖付法已安坐歸寂四衆建塔當前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歲也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

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于中父旣失子卽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祖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卽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邪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邪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卽捨令出家祖攜至本處授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卽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祖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擧卽就樹下起塔當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卽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授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祖付法已踊身虛空現十八種神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起塔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爲自在天人（欲界第六天）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欲界第二天）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于梵天（色界）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即於座上以指爪剺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起塔當新室十四年壬午歲也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沖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唯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偏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偏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偏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讚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偏行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偏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與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

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邪。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祖付法已。不起於座。奄然歸寂。闍維收舍利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姓毗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於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云。回禮法身大士。光蓋罔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試其眞僞。賢衆即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鵲子 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產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毗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祖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祖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祖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虔請復坐。跏趺而逝。荼毗得舍利建塔。當後漢殤帝十二年丁巳歲也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歸向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

現一小塔欲取供養眾莫能舉王即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三眾欲問所疑時祖亦赴此會是三眾皆莫能辨祖即為王廣說塔之所因（塔阿育王造者此不繁錄）今之出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往化得度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邪祖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眾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為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土傳佛心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力何如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玄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祖知已即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後鶴勒那問祖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度以一年為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祖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旃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為眾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眾祖曰汝第四劫中嘗為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眾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為鶴眾相隨鶴勒那問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眾聞偈飛鳴而去祖跏趺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寶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勒那梵語鶴即華言以常感羣鶴戀慕故名耳）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無子故禱于七佛金幢即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覩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祖為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

緇素服拜祖王問曰此何人也祖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為說法故來禮拜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總有多少祖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王聞忻然時祖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上足龍子早夭有兄師子博通强記事婆羅門厥師既逝弟復云亡乃歸依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即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祖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祖復現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場而建塔焉即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歲也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祖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悱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祖開悟心地朗然祖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

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為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嚫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祖即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祖說偈已以僧伽黎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為釋子形象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即罪歸佛子妖既自作禍亦旋踵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搆害一至于斯即命破毀伽藍袪除釋衆又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恡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仙人者深明因果即為光首廣宣宿因解其疑網（事具聖冑集及寶林傳）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當魏齊王二十年己卯歲也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授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為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義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為義彼曰無心為義祖曰汝既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彼曰為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于時祖忽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即辭王南邁達于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名德勝凶暴而色力充盛一名不如密多和柔而長嬰

疾苦祖乃爲陳因果王即頓釋所疑又有呪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藥于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家祖即與授具後六十載德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于祖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邪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眞嗣既明乃赦密多密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密多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密多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羣有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眞性無道亦無理不如密多聞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祖現于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創浮圖而祕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天德王之次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覩白氣貫于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祖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即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祖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祖曰將度衆生王曰以何法度祖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於祖頂上祖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祖祖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眞乘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

而禮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故人謂之瓔珞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行何急卽答曰汝行何緩或曰何姓乃曰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瓔珞童子稽首於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童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卽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祖付法已卽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卽還本座跏趺而逝化火自焚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既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王子第二王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既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祖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尊者付法已

即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祖因東印度國王請祖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爲甚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祖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速行衰於日下祖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逢跨水復逢羊獨自棲棲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問曰此後更有何事者曰從是已去一百五十年而有小難聽吾讖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爲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後如何者曰却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讖曰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皆預讖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冑集祖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甚盛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

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邪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卽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卽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卽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卽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卽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彎然匿跡至無相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答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祖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尙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祖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尙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祖辯析卽悟本心禮謝於祖懺悔往謬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祖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卽非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氷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卽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

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即自慚伏至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祖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衆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衆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衆後値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於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者妄構其說至於國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祖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即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祖遙知衆意即彈指應之六衆聞云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速行以副慈命即至祖所禮拜問訊祖曰一葉翳空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祖曰汝雖辯慧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大作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祖不起于座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理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祖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大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

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正怒而問曰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夕忘倦迄于九旬時宗勝既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為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能禦難生何如死言訖即自投崖俄有神人以手捧承置于巖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為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於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為近至

尊故稟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疎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偈欣然即於巖間宴坐時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提曰我所出家即娑羅寺烏沙婆三藏為受業師其出世師者即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祖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敕近臣特加迎請祖即隨使而至為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泣謝于祖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王告祖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祖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即至矣王即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愧王意貧道誓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眾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祖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祖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祖語祖遂辭王曰當善修德

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遣使告祖曰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救祖即至慰問時宗勝再承王召即別巖間波羅提亦來問疾謂祖曰當何施為令王免苦祖即令太子為王宥罪施恩崇奉三寶復為懺悔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後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即回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惟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王即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祖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舊板年甲差誤今依梁僧寶唱續法記宋嵩禪師正宗記前後改云）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于洛陽當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祖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可曰諸

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舊載祖曰吾有楞伽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眾生開示悟入按人天眼目達觀頴反覆辨論以正其訛最為明確今遵依是說故爾刪去）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為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為二祖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祖祇遮其非不為說無念心體可忽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言已乃與徒眾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衒之早慕佛乘問祖曰西天五印師承為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為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祖知懇到即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衒之

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祖曰吾卽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衒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否祖曰吾以傳佛祕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衒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祖不獲已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衒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于懷禮辭而去祖之所讖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義是非蜂起祖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卽魏莊帝永安元年戊申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祖于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唯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爲信道者竊在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祖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謚圓覺大師塔曰空觀年號依紀年通譜

通論曰傳燈謂魏孝明帝欽祖異迹三屆詔命祖竟不下少林及祖示寂宋雲自西域還遇祖于葱嶺孝莊帝有旨令啓壙如南史普通八年卽大通元年也孝明以是歲四月癸丑殂祖以十月至梁蓋祖未至魏時孝明已去世矣其子卽位未幾爲爾朱榮所弒乃立孝莊帝由是魏國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殂又五年分割爲東西魏然則吾祖在少林時正値其亂及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其國至於分割久矣烏有孝莊令啓壙之說乎按唐史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航海而來既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此乃實錄也

二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令無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娠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卽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肆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三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祖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翌日覺頭痛

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祖遂以見神事白于師。師視其頂骨。卽如五峯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祖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傳衣事迹。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卽爲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幷信衣密付於吾。吾今授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祖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師旣預知。願垂示誨。祖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于汝。汝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祖付囑已。卽往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衆皈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又於筦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勝其憤。興謗于邑宰翟仲侃。翟惑其邪說。加祖以非法。祖怡然委順。識眞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歲。卽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塟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甚麼得償債去。沙曰。大德不識本來空。月曰。如何是本來空。沙曰。業障是。曰。如何是業障。沙曰。本來空是。月無語。沙以偈示之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

三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

既受度傳法。隱於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祖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還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祖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即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鑑智禪師。覺寂之塔。師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眞。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愼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眞。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

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眞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祖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卽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邪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卽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曰莫是和尙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後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卽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迄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諡大醫禪師慈雲之塔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來吾尙可遲汝廼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卽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

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抛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房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師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於碓以杖三擊之盧卽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跪受衣法

啓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巳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巳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五祖自後不復上堂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邪祖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潛知彼得即共奔逐五祖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于黃梅之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六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採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問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祖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即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祖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曰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祖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祖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祖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於黃梅汝當往彼參決祖辭去直造黃梅之東山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祖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剎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明日邀祖入室徵風幡之義祖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曰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祖更無所隱直敘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

之禮請授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乃指座下盧居士曰卽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其戒壇卽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祖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欲歸舊隱卽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祖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幷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于世後返曹溪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淸淨心

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祖語有詔謝師并賜磨衲袈裟絹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勅改古寶林為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 勅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為法泉寺祖新州舊居為國恩寺一日祖謂眾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四眾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

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嘗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臥輪非名即住處也）祖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來謁曰善捏塑祖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祖眞可高七尺曲盡其妙祖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辯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檝時大眾哀慕乞師且住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祖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祖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

裏須殞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卽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曰香烟引處卽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時韶州刺史韋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眴布也緝木綿華心織成後人以碧絹爲裹）中宗賜磨衲寶鉢以辯塑眞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月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卽加刑乃躬至曹溪問祖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

寃親平等況彼欲求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爾後甚有名賢贊述檀施珍異文繁不錄）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勅刺史楊瑊曰朕夢感禪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鎭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偸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皇朝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祖之塔廟鞠爲煨燼而眞身爲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太宗皇帝卽位留心禪宗頗增壯麗焉

五燈嚴統卷第一

五燈嚴統卷第二

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眞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華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遶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眞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强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偏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祖付法

訖遂返雙峯終老師自爾法席大盛唐永徽中徒衆乏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講罷歸山博陵王問師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發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眞問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境若以心曳心還爲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疑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跡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氷處處皆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曰恰恰用心時若爲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譚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眞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悞谷響既有聲鏡像能回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亡前覺及後覺幷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知境亡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幷境有三遲問曰住定俱不轉將爲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虛妄心爲正受纏爲之淨業障心塵萬分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途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劍斫問曰賴覺知萬法

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心外。問曰。隨隨無揀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揀卽眞擇。得闇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功行。何論智障難。至佛方爲病。問曰。折中消息間。實亦難安帖。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眞僞。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爲。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帖無處安。用行何能決。問曰。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常用。用心會眞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便多。言亂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旣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會眞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艮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已。永劫住幽識。抱相都不知。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爲。問曰。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縠難。師曰。看心有羅縠。幻心何待看。況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曰。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卽達於眞際。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爲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愍羣生。託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毀譽心不驚。野老顯分答。法相媿來儀。蒙發羣生藥。還如色性爲。顯慶元年。邑宰蕭元善請住建初。師辭不獲免。遂命入室上首智巖。付囑法印。令以次傳授。將下山。謂衆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庵前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自凋落。明年正月二十三日。不疾而逝。窆于雞籠山。

四祖下二世旁出

金陵牛頭山融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巖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挂一濾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後一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氣清朗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暴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因謂師曰郎將狂邪何爲住此師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師後謁融禪師發明大事融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眞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之於汝師稟命爲第二世後以正法付方禪師師住白馬棲玄兩寺又遷石頭城於儀鳳二年正月十日示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歇遺言水葬焉

金陵鍾山曇璀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顧氏初謁融禪師融目而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庵瓦缶以終老焉唐天授三年二月六日恬然入定七日而滅

四祖下三世四世旁出不列章次

四祖下五世旁出

金陵牛頭山持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謁法持禪師傳授正法自爾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有慧忠者目爲法器師嘗有偈示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忠答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忠答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卽汎般若船師知其了悟乃付以院事隨緣化導終于延祚寺

四祖下六世旁出

金陵牛頭山威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忠禪師者潤州人也姓王氏年二十三受業於莊嚴寺聞威禪師出世乃往謁之威纔見曰山主來也師感悟微旨遂給侍左右後辭詣諸方巡禮威於具戒院見凌霄藤遇夏萎悴人欲伐之因謂之曰勿剪慧忠還時此藤更生及師回果如其言即以山門付囑訖出居延祚寺師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為守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衆請入城居莊嚴舊寺師欲於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羣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師謂鵲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羣鵲乃遷巢他樹初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夜役遂不日而就繇是四方學徒雲集得法者有三十四人各住一方轉化多衆師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眞實菩提道場大曆三年石室前挂鐺樹挂衣藤忽盛夏枯死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之聲詰旦怡然坐化時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于巖壑五年春荼毗獲舍利不可勝計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初參威禪師侍立次有講華嚴僧問眞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師遽召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眞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或問南宗自何而立曰心宗非南北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唐乾元初往舒州天柱山創寺永泰元年賜額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主簿山高難見日玉鏡峯前易曉人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闍黎會麼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為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

去也師曰灊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暉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壅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甚麼曰爲甚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爲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可成問如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蝶戀庭華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門中事請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眞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問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問如何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步千峯頂優游九曲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銜華綠蘂間大曆十四年歸寂塔于山之北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者延陵人也姓馬氏晚參威禪師遂悟性宗後居鶴林寺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見訝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有僧扣門師問是甚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爲甚麼不著師曰無汝棲泊處

四祖下七世旁出

金陵牛頭山忠禪師法嗣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者京兆人也姓長孫氏初謁忠禪師大悟玄旨乃曰天地無物也物我無物也雖無物也而未嘗無物也如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爲死生哉至人以是能獨照能爲萬物主吾知之矣遂南遊天台隱於瀑布之西巖元和中慕道者日至有弟子可素遂築室廬漸成法席佛窟之稱自師始也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師曰中的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其勉之閲二日跏趺而寂後三年塔全身于本山唐韓文公撰碑今存國淸寺

鶴林素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年二十八遇素禪師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眞法寳也師感悟因求爲弟子素躬與落髮乃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師遂南邁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問樵者樵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僧問如何

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即向汝說馬祖令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回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溪崔趙公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公於是有省唐大曆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同忠國師在內庭坐次見帝駕來師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國師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於貞元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謚大覺禪師

四祖下八世旁出

佛窟則禪師法嗣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翛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佛佛即性故曰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既無所見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為有即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名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為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即有能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

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且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卽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徑山國一欽禪師法嗣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九歲出家二十一於荊州果願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禮示以眞妄頌俾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禮久而無言師三禮而退屬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靈隱寺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於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爲鵲巢和尙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爲法出家和尙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閒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尙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領悟玄旨元和中白居易侍郎出守茲郡因入山謁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曰弟子位鎭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有云師名圓修者恐是謚號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北安神秀禪師者耶舍三藏誌云艮地生玄旨通尊媚亦尊比肩三九族足下一毛分開封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眞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祖默識之深加器重祖旣示滅秀遂住江陵當陽山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於內道場供養特加欽禮命於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卽位尤加禮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禮師有偈示衆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

外求捨父逃走神龍二年於東都天宮寺入滅謚大通禪師羽儀法物送殯於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皆至塋所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各爲碑誄門人普寂義福等並爲朝野所重

嵩嶽慧安國師（耶舍三藏誌云九女出人倫八女絕婚姻朽牀添大脚心祖衆中尊）荊州枝江人也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師師曰本無名遂遁于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衆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大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不奉詔於是偏歷名迹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湊有坦然懷讓二僧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於言下知歸讓乃即謁曹溪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神龍二年中宗賜紫袈裟度弟子二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摩衲辭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隋開皇二年壬寅生唐景龍三年己酉滅時稱老安國師）門人遵旨舁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紫留於宮中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也國亡落於民間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少於永昌寺出家慕道頗切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率同志數十人躡迹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盧見師奔至即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蹰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

悟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卽是某甲師也盧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盧曰逢袁可止遇蒙卽居師禮謝遽回至嶺下謂衆人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爲然師旣回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六祖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盡遣過嶺南參禮六祖

五祖下二世旁出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於明福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室侍對應機無爽尋至上黨寒嶺居焉數歲之間衆盈千數後於五臺山闡化二十餘年示寂塔于本山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姓吳氏初習唯識論滯于名相爲知識所詰乃發憤罷講遊方見秀禪師疑心頓釋乃辭去居于蒲津安峯不下山十年木食澗飲州牧衞文昇建安國院居之緇素歸依憧憧不絕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師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初不能諭拱揖而退少選開曉釋然自得師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得其道者不可勝紀滅後門人於州城北建塔焉

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父爲亳掾師七歲出家時屬野多妖鬼魅惑於人師孤形制伏曾無少畏故得降魔名焉卽依廣福院明讚禪師落髮後遇北宗盛化便誓摳衣秀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秀懸記之曰汝與少皡之墟有緣師尋入泰山數稔學者雲集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言訖而逝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聞氏幼探經籍年將五十因遇高僧誘諭遂誓出家禮本部明月山慧文爲師師耻乎年長求法淹遲勵志遊方無所不至後歸東洛遇秀禪師言下知微乃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唐寶曆元年示疾而終

嵩嶽安國師法嗣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鄽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並敷演眞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設拜師前師曰是甚麼人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彊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甚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爲伊侍僧無言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義豐禪師舉似安國師安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構伊語脉豐問曰未審甚麼人構得他語脉安曰不知者時號爲破竈墮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卽唯汝非我不禮卽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卽同如來有僧從牛頭處來師問曰來自何人法會僧近前叉手遶師一匝而

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師上肩叉手而立師曰果然果然僧却問曰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曰恁麼則順正歸元去也師曰歸元何順曰若非和尚幾錯招愆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見後道將來僧却遶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禮叉僧侍立久師乃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乃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曰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永淳二年受具戒隸閑居寺習毗尼無懈後謁安國師頓悟玄旨遂卜廬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峩冠袴褶（徙頻切）而至從者極多輕少舒徐稱謁大師師覩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邪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邪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即爲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婬乎曰我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信此則雖

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顚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其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邪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邪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卽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間錯幢幡環珮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掣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寘吾骸于彼言訖若委蛻焉

五祖下三世旁出

嵩山寂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人也姓周氏受業於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得法於嵩山普寂禪師卽入太一山中學者盈室唐文宗好嗜蛤蜊沿海官吏先時遞進

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奏太一山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強記乞詔問之帝即頒詔師至帝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爲常邪非常邪信邪非信邪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留師於內道場累辭歸山詔令住聖壽寺至武宗即位師忽入終南山隱居人問其故師曰吾避仇矣終後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而建塔焉

破竈墮和尚法嗣

嵩山峻極禪師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後破竈墮聞擧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忘妄

五祖下四世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垂誨雖廣演言教而唯以無念爲宗唐相國杜鴻漸出撫坤維聞師名思一瞻禮遣使到山延請時節度使崔寧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弟子聞今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師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師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師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然公又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師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庭樹

鵶鳴公問師聞否師曰聞鵶去已又問師聞否師曰聞公曰鵶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衆曰佛世難値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衆稽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䟽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䟽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爲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眞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德皆讚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眞理不可思議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念即無縛無念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眞心眞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沈不浮無爲無相活鱍鱍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衆作禮稱讚踊躍而去師後居保唐寺而終

六祖大鑒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西域崛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於六祖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見一僧結庵靜坐師問曰孤坐奚爲曰觀靜師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師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師曰汝出誰門邪曰秀禪師師曰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其僧卻問師所師者何人師曰我師

六祖汝何不速往曹溪決其眞要其僧卽往參六祖六祖垂誨與師符合僧卽悟入師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卽心卽佛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卽心名慧卽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淸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脩是正師信受以偈贊曰卽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脩離諸物

吉州志誠禪師者本州太和人也初參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谿質疑他日回當爲吾說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爲示衆師曰嘗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臥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爲立功過師曰未審和尙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卽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卽誓依歸乃呈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眞如法還不淨

匾擔山曉了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忽雷澄禪師撰塔碑盛行于世其略曰師住匾擔山號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兮曹谿明師寂滅兮法舟傾師譚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了義乘匾擔山色垂茲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進具之後禮拜六祖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

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邪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卽生亡功福無比祖又曰汝名甚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徧吾當爲汝解說師卽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卽佛知見也汝愼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旣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葢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

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邪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讐家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你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

也師既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谿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爲念經僧也師從此領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徧而不會三身四智禮拜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轉識爲智者敎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眞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汙染名

江西志徹禪師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禪師爲第六祖而忌大鑑傳衣爲天下所聞然祖預知其事卽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劒不邪邪劒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卽願出家祖遂與金曰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晩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卽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

性是常和尙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尙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尙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刧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敎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信州智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禮大通和尙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和尙伏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爲法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淸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尙示誨令無凝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見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初參六祖問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尙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卽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卽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卽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尙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卽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爲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爲眞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眞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彊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如少分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永嘉眞覺禪師諱玄覺本郡戴氏子丱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到振錫繞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

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大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師翌日下山乃回溫州學者輻湊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爲永嘉集並行于世　慕道志儀第一夫欲作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戒憍奢意第二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淨修三業第三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麤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奢摩他頌第四已檢責身口令麤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種料揀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毗婆舍那頌第五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毗婆舍那頌也優畢叉頌第六偏修於定定久則沈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叉頌等於定慧令不沈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三乘漸次第七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事理不二第八三乘悟理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眞用祛倒見也勸友人書第九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發願文第十勸友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也　優畢叉頌略曰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誡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眞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

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第五誡其疎怠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無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即是是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跰之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邪第九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詞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方移移言則言理無差改觀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理無差之理即宗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引耳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環中矣先天二年十月

十七日安坐示滅塔于西山之陽諡無相大師塔曰淨光

溫州淨居尼玄機唐景雲中得度常習定於大日山石窟中一日忽念曰法性湛然本無去住厭喧趍寂豈爲達邪乃往參雪峯峯問甚處來曰大日山來峯曰日出也未師曰若出則鎔却雪峯峯曰汝名甚麼師曰玄機峯曰日織多少師曰寸絲不挂遂禮拜退纔行三五步峯召曰袈裟角拖地也師回首峯曰大好寸絲不挂（世傳玄機乃永嘉大師女弟嘗同遊方以景雲歲日考之是矣第所見雪峯非眞覺存也永嘉既到曹谿必嶺下雪峯也未詳法嗣故附於此）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緇于曹谿之室受記隸司空山無相寺唐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採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略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隱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邪問道邪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光庭作禮信受既回闕庭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即勅光庭詔師到京勅住白蓮亭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較量宗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劫不能見道遠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

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逡巡迴席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志明禪師問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解會與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明杜口而退師有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為觀自在眞禪師問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二曰佛度衆生為有心故道不度人為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

山僧即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總是假名一假之中如何分二曰佛之與道總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為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即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即悟本空彊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法空禪師問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彊修道本無作大德彊作道本無事彊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強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却一眞性却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安禪師問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為眞師曰為有妄故將眞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眞亦何曾有故知眞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

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眞眞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慚伏不知所措師有偈曰推眞眞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達性禪師問禪師至妙至微眞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有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歸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師有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無分別路上元二年歸寂諡大曉禪師

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遊方時屆于河朔有隍禪師者曾謁黃梅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眞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為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說遂造于曹谿請決疑翳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師後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參五祖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乃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惰容後遇策禪師激勵遂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決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

北檀越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堕禪師今日得道也後回河北開化四衆

南陽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道行聞于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敕中使孫朝進賫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　僧問仰山曰大耳三藏第三度爲甚麼不見國師山曰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　又有僧問玄沙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　玄覺云前兩度見後來爲甚麼不見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州云在三藏鼻孔上　僧後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爲甚麼不見沙云只爲太近

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沙云却是侍者會　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　玄覺徵問僧甚麼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識玄沙　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眼云且去別時來　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爲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　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　南泉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眞來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聻南泉便休　長慶稜云大似不知　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尚　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　麻谷到參繞禪床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谷又振錫師叱曰這野狐精出去上堂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中蟲夫爲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能堪僧問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爲得證法身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邪師

曰斷煩惱者卽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禪看靜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問禪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問卽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邪又曰我今答汝窮劫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上堂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而人自鬧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曰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曰南方知識祇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龍換骨本爾眞性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半生半滅曰南方知識卽如是未審和尚此間說何法師曰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曰和尚何得將泡幻之身同於法體師曰你爲甚麼入於邪道曰甚麼處是某甲入於邪道處師曰不見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南陽張濆行者問承和尚說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聞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濆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有僧到參禮師問蘊何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甚麼曰如是師曰是甚麼僧無對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卽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甚麼師見僧來以手作圓相相中書日字僧無對師問本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肅宗問師在曹谿得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挂著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帝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帝又問師都不視帝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帝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

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已後莫受人謾師與紫璘供奉論議師陞座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竟奉曰是甚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座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奉無對奉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麼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眞却知此事乞詔問之大曆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右脇長往塔于黨子谷謚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眞問前語眞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眞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法眼云古人授記人終不錯如今立知解爲宗即荷澤也）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年中却歸曹谿閱大藏經於內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祖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眞似騎驢更覓驢祖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即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祖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

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即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爲正祖曰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祖曰說卽先佛而後法聽卽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頓旨沈廢於荊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敎)乃著顯宗記盛行於世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師於上元元年奄然而化塔于龍門

六祖下二世旁出

南陽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應眞禪師爲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作麼生師曰向阿誰說卽得國師曰我問你師曰甚麼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作麼異日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甚麼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師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爲甚麼不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百丈海和尚在泐潭山牽車次師曰車在這裏牛在甚麼處丈斫額師乃拭目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摑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諱日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荷澤會禪師法嗣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幷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澤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卽已有光非外來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邪異邪澤曰光卽寶

實卽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爲復抗行爲有回互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爲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卽無有聲色可得澤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與聖平等如幻抗行回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於唐元和二年圓寂

六祖下三世四世旁出不列章次

六祖下五世旁出

遂州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者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家本豪盛髫齔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年將赴貢學偶造圓和尙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剃當年進具一日隨衆僧齋于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因謁荊南忠禪師（南明）忠曰傳教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奉國神照）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

◆迷疑述

襄漢因病僧付華嚴疏卽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賾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玆絕筆罄竭于懷暨講終思見疏主時屬門人泰恭斷臂酬恩師先齎書上疏主遙敘師資往復慶慰尋泰恭痊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惟日新其德而認筌執衆之患永亡矣北遊淸涼山回住鄠縣草堂寺未幾復入終南圭峯蘭若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唯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奧受教爲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迷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爲一藏（或云一百卷）以貽後代其都序略云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

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人但目眞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眞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眞合塵卽名散亂背塵合眞乃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卽非眞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眞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云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是大衆諸佛子之根本也）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者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眞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眞性卽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淸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淸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卽成聖疾證菩提失卽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亡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經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每

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鍮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慮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休爲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周禮曰函人爲甲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蓋所習之術使然也今學者但隨宗徒彼此相非耳）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我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鎔缾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擧者皆順（荀子云如振裘領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周易略例云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都序據圓教以印諸宗雖百家亦無所不統）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眞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回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回照疑曀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答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爲一道（三十年前或說小乘或說空教或說相教或說性教聞者各隨機證悟不相通知也四十年後坐靈鷲而會三乘詣拘尸而顯一性前後之軌則也）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祕藏智者了

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涅槃圓教和會諸法唯揀別魔說及外道邪宗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師又著圓覺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原人等論皆裴休爲之序引盛行于世蕭俛相公呈已見解請禪師注釋荷澤云見淸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爲慧眼若當眞知相應之時萬化寂滅善惡不思空有不念萬法俱從思想緣念而生皆是虛空故云化也既一念不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滅也此時更無所見照體獨立夢智亡階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散亂與三昧此岸與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說若知心無念見性無生則定亂眞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不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理絕相累即絕相爲妙用住相爲執情於八萬法門一一皆爾一法有爲一相一法空爲一用故云見淸淨體則一時起用矣望於此後示及俛狀答史山人十問一問如何是道何以修之爲復必須修成爲復不假功用答無礙是道覺妄是修道雖本圓妄起爲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作便同世間法虛僞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答造作是結業名虛僞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眞實出世三問其所修者爲頓爲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答眞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爲當悟心即了爲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答識氷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而即眞資法力而修習氷消則水流潤方呈漑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名成道答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則教化衆生莊嚴而即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六問諸經皆說度脫衆生且衆生即非衆生何故更勞度脫答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爲勞既自云即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即說佛滅度常即不滅滅即非常豈不相違答離一切相即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

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耶。答既云如化。化卽是空。空卽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爲眞。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祇爲度脫衆生。衆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六祖。每代祇傳一人。既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普。答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祇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槩論當代爲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唯爾數也。十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耶修心耶。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爲學道。若安心一定。則何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如次

第爲說。答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華。悟自心爲佛心。見本性爲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卽是修行。無住而知。卽爲法味。住著於法。斯爲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爲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著。何論處所。又山南溫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卽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眞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

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化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謹對釋曰馬鳴菩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述者雖但約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若能至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初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是變易自在也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爲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意會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師會昌元年正月六日於興福院誡門人令舁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言訖坐滅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峯荼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暨宣宗再闡眞教追諡定慧禪師塔曰青蓮

西天東土應化聖賢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偏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呈起示衆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文殊問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爲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爲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殊曰死以何爲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爲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爲死義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

理為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菩薩問曰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秖說這箇法秖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

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門閉瞻仰讚嘆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閣門即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幷一善財而立其前善財因無著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即是財曰汝發一念心清淨即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清淨為甚麼不見財曰是真見文殊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華讚嘆者曰空中雨華讚嘆復是何人云何讚嘆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嘆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尊者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華者乃問此華從天得邪從地得邪從人得邪釋曰弗也者曰從何得邪釋乃擧手者曰如是如是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我當問之纔近便問大姊往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恁麼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

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異提曰此義深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舍利弗問彌勒彌勒云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舍利弗問天女曰何以不轉女身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

利弗令如天女女自化身如舍利弗乃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云何轉面而變爲女身

殃崛摩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爲憍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爲花冠巳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門在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之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刃投佛出家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今在何處者曰且待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者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曰會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邪某甲祇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于地曰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祇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衆

微空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來微來微空中無一微

寶誌禪師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修禪觀宋太始二年髮而徒跣著錦袍往來皖山劒水之下以翦尺拂子拄杖頭負之而行天鑑二年梁武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問其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帝嘗詔畫工張僧繇寫師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師遂以指務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師以杖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旃檀也即以屬供奉官俞紹令雕師像頃刻而成神采如生師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曰見師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邪（汾陽曰不枉西來）師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法眼曰京都鄴都浩浩不是菩提大道）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傳宣慈家本名翕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漉魚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嵩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籃籠盛去日常營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嘉二年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共語爲我補處也其山頂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按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麼帝曰不會聖師曰

大士講經竟又一日講經次帝至大衆皆起唯士端坐不動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帝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邪士以手指靸履帝曰是俗邪士以手指衲衣大士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眞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愼剎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有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四相偈曰生曰老曰病曰死識託浮泡起生從愛慾來昔時曾長大今日復嬰孩星眼隨人轉朱唇向乳開爲憐迷覺性還却受輪回覽鏡容顏改登階氣力衰咄哉今已老趨拜復還斷身似臨崖樹心如念水龜尚猶耽有漏不肯學無爲忽染沉痾疾因成臥病身妻兒愁不語朋友厭相親楚痛抽千脈呻吟徹四隣不知前路險猶尚恣貪嗔精魄隨生路遊魂入死關祇聞千萬去不見一人還寶馬空嘶立庭華永絕攀早求無上道應免四方山

南嶽慧思禪師武津李氏子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

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甚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化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眞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眞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顗荆州華容陳氏子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泗州僧伽大聖或問師何姓師曰姓何曰何國人師曰何國人

天台山豐干禪師因寒山問古鏡未磨時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道看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甚麼寒山拾得俱作禮而退師欲遊五臺問寒山拾得曰汝共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不是我同流山曰你去遊五臺作甚麼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是文殊麼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代曰文殊文殊）

天台山寒山子因衆僧炙茄次將茄串向一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串曰是甚麼僧曰這風顚漢山向傍僧曰你道這僧費却我多少鹽醋因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山見牛跡問州曰上座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漢爲甚麼却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甚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

天台山拾得子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甚麼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掃帚掃地而去寒山搥胸曰蒼天蒼天拾得曰作甚麼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出國淸寺半月念戒衆集拾

得拈手曰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得曰大德且住無嗔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尙自稱契此形裁腲(烏罪切)腇(奴罪切)蹙額皤腹出語無定寢臥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并破席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鄽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醯醢魚葅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一日有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其背僧回首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尙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曰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尙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福曰爲祗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尙在這裏作甚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和尙別曰歸去來) 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祗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眞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眞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祗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何不强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淸高稱道情攜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又有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子細思量柰我何寬却肚腸須忍辱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己須依分縱遇寃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得六波羅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遍十方入時觀自在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亦不低無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來者難得樣智慧解安排千中無一匠四門四果生十方盡供養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淸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又有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靑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復現于他州亦

負布袋而行四衆競圖其像
法華志言大士壽春許氏子弱冠遊東都繼得度於七俱胝院留講肆久之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未幾宿命遂通獨語笑口吻囁嚅日常不輟世傳誦法華因以名之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眞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靑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攄曉風又曰請法華燒香師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國子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底徐曰某甲未會師曰三般人會不得僧問世有佛不師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邪聖邪遂擧手曰我不在此住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逝
扣冰澡先古佛建寧新豐務氏子母夢比丘風神炯然荷錫求宿人指謂曰是辟支佛已而孕生於武宗會昌四年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年十三求出家父母許之依烏山興福寺行全爲師咸通乙酉落髮受具初以講說爲衆所歸棄謁雪峯手擕鳧茈一包醬一器獻之峯曰包中是何物師曰鳧茈峯曰何處得來師曰泥中得峯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峯曰還更有麼曰轉有轉深又問器中何物曰醬峯曰何處得來曰自合得峯曰還熟也未曰不較多峯異之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後自鵞湖歸溫嶺結庵（今爲永豐寺）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爲扣冰古佛後住靈曜上堂四衆雲臻教老僧說箇甚麼便下座有僧燒炭積成火龕曰請師入此修行曰眞玉不隨流水化琉璃爭奪衆星明曰莫秖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作郎曰畢竟如何曰梅華臘月開天成戊子應閩主之召延居內堂欽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酥油茶毗之祥耀滿山獲舍利五色塔於瑞巖正寢謚曰妙應法威慈濟禪師
千歲寶掌和尙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

神受賓左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堦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徙居祝融峯之華嚴黃梅之雙峯廬山之東林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旨開悟武帝高其道臘延入內庭未幾如吳有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往鄮峯登太白穿鳫蕩盤礴於翠峯七十二庵回赤城憩雲門法華諸暨漁浦赤符大巖等處返飛來棲止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遊之句時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寶巖與朗禪師友善每遞問遺白犬馳往朗亦以青猿爲使令故題朗壁曰白犬銜書至青猿洗鉢回師所經處後皆成寶坊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其徒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尙無異即澡浴易衣趺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住心地生復來此頌時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冀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即持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顯慶丁巳攷之實一千七十二年抵此土歲歷四百餘僧史皆失載開元中慧雲門人宗一者嘗勒石識之

五燈嚴統卷第二

五燈嚴統卷第三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於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於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瞻見奏聞高宗皇帝帝乃問是何祥瑞太史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傳勑金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其家家有三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恩讓父乃

安名懷讓年十歲時唯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邁勸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指詣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汚染即不得祖曰祇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即馬祖也）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甎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甎豈得成鏡邪師曰磨甎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所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愼辭哉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別云阿那箇是大德鑄成底像）

曰祇如像成後為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讓
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
為衆說法否衆曰已為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
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
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
曰馬師曰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
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諡大慧禪師最
勝輪之塔

南嶽讓禪師法嗣第一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也姓馬氏本邑羅漢
寺出家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
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唐
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山中遇讓和尚同參六人唯
師密受心印（讓之一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于二師劉軻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為無知矣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尚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馬駒踢殺天下人厥後江西嗣法布於天下時號馬祖）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至南康
龔公山大曆中隸名於鍾陵開元寺時連帥路嗣恭
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座下一日
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
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
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顚倒
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
為宗無門為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
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
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
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
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
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
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
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
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僧問和尚為甚麼說
即心即佛師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
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
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
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龐居士問

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覰士曰一等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覰士禮拜師歸方丈居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又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曰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曰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丈豎起拂子師曰祇這箇爲當別有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曰我早不合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耽源行脚回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拜了立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揑目師曰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即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峯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

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忠國師聞別云何不問老僧)有講僧來問曰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曰座主傳持何法主曰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曰莫是師子兒否主曰不敢師作噓噓聲主曰此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不出不入是甚麼法主無對(百丈代云見麼)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主回首師曰是甚麼主亦無對師曰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回既而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跏趺入滅元和中謚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姓王氏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二大士爲角立焉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爲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次日馬祖陞堂衆纔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爲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師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音將震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既處之未朞月參玄之賓四方麏至溈山黃檗當其首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溈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云此是顯大機大用溈云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云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溈云如是如是）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埋却溈山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溈山併却咽喉脣吻作麼生道山曰却請和尚

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尙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尙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曰某甲去師曰汝作麽生傳語峯曰待見西堂卽道師曰見後道甚麽峯曰却來說似和尙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尙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律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麽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

更有赤鬚胡（潙山舉問仰山仰曰黃檗常用此機潙曰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曰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潙曰如是如是）時潙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典座作麽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大麤生座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上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曰某甲師曰汝識某甲否曰分明箇師乃舉起拂子曰汝還見麽曰見師乃不語普請钁地次忽有一僧聞鼓鳴舉起钁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麽道理便恁麽曰適來肚饑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如同魔說時如何師曰固守動靜三世佛冤此外別求卽同魔說因僧問西堂有問有答卽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堂曰怕爛却那師聞舉乃曰從來疑這箇老兄曰請和尙道師曰一合相不可得師謂衆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無對雲巖問和尙每日區區爲阿誰

師曰有一人要癡曰因甚麼不教伊自作師曰他無家活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為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為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為無為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為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為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問對一切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師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顛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為無為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逈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為世間諸法之所滯礙無親無愛苦樂平懷麤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於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著無求復同於有求若著無為復同於有為故經云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為一切有為因果所縛不被有漏所拘他時還以無因縛為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

礙慧解一切縛亦云應病與藥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得一切處解脫曰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不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處亦不欣天堂畏地獄縛脫無礙卽身心及一切處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淨便以爲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門無漏解脫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莫待耳聾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裏慞惶一無所據不知去處到恁麼時節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名聞利養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俱時現前盡敷嚴好舍宅舟船車轝光明顯赫皆從自心貪愛所見一切惡境皆變成殊勝之境但隨貪愛重處業識所引隨著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分師曰如今得卽得或對五欲八風情無取舍慳嫉貪愛我所情盡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

緣而照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夫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巳但是一切言教祇明如今鑒覺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諸境是金剛慧卽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會得縱然誦得十二韋陀典祇成增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但離一切聲色亦不住於離亦不住於知解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是三乘教皆治貪瞋等病祇如今念念若有貪瞋等病先須治之不用求覓義句知解知解屬貪貪變成病祇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離於離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旣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祇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縛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後有福智若要福智臨時作得撮土成金撮金爲土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爲微塵攝四大海水入一毛孔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伏惟珍重

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曰是甚麼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師兒時隨母入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此是何物母曰是佛師曰形容似人無異我後亦當作焉師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具不獲而亦妄飡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寰宇矣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幼慕空宗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詣嵩嶽受具足戒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爲衆僧行粥次馬祖問桶裏是甚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祖便休自餘同參之流無敢詰問貞元十一年憩錫于池陽自建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亘嚮師道風遂與監軍同請下山伸弟子之禮大振玄綱自此學徒不下數百言滿諸方目爲郢匠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得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上堂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問僧曰夜來好風曰夜來好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次問一僧曰夜來好風曰是甚麼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是甚麼松師曰一得一失師有書與茱萸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僧達書了便問萸如何是寬廓非外萸曰問一答百也無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內萸曰覩對

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沙瞪目視之僧又進後語沙乃閉目示之僧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僧又進後語州以手作拭口勢後僧舉似師師曰此三人不謬爲吾弟子南泉山下有一庵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見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與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又從東過西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次日師與沙彌攜茶一瓶盞三隻到庵擲向地上乃曰昨日底昨日底主曰昨日底是甚麼師於沙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來賺我來拂袖便回上堂道箇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去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甚處州禮拜而出師因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

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爲甚麼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玄覺云甚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雲居錫云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師有時曰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却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黃檗與師爲首座一日捧鉢向師位上坐師入堂見乃問曰長老甚麼年中行道檗曰威音王已前師曰猶是王老師兒孫在下去檗便過第二位坐師便休師一日問黃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此是甚麼人居處檗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乃叉手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師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麼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見僧斫木次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

僧堂見僧在衣鉢下坐。師曰。賺殺人。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因東西兩堂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卽救取猫兒。道不得卽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卽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山插火箸叉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一僧洗鉢次。師乃奪却鉢。其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瓦子打之。其僧回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曰。和尚適來擲瓦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霜擧手云。還恁麼無。）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與和尚縫一領布衫。）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卽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禮國師。（玄覺云。只如南泉恁麼道。是肯語。是不肯語。雲居錫云。比來去禮拜國師。南泉爲甚麼却相喚回。且道古人意作麼生。）師在山上作務。僧問。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拈起鎌子曰。我這茆鎌子三十錢買得。曰。不問茆鎌子。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曰。我使得正快。有一座主辭師。師問。甚麼處去。對曰。山下去。師曰。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曰。爭敢謗和尚。師乃噴嚏曰。多少。主便出去。（雲居膺云。非師本意。先曹山云。賴也。石霜云。不爲人斟酌。長慶云。請領話。雲居錫云。座主當時出去。是會不會。）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曰。若有人道得卽開。或有祗對。多未愜師意。趙州曰。蒼天。師便開門。師翫月次。僧問。幾時得似這箇去。師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卽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陸亘大夫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師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異日謂師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曰。寸絲不挂。師曰。猶是堦下漢。師又曰。不見道。有

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上堂次，陸大夫曰：請和尚爲衆說法。師曰：教老僧作麼生說？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道他欠少甚麼？曰：爲甚麼有六道四生？師曰：老僧不教他。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指骰子曰：恁麼不恁麼，正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又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曰：已後莫錯打人去。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師喚院主，主應諾。師曰：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時優塡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往彼彫佛像，祇雕得三十一相，爲甚麼梵音相不得？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賺殺人。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對曰：拽磨。師曰：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那無語。（保福代云：比來拽磨，如今却不成。法眼代云：恁麼即不拽也。）一日有大德問師曰：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曰：大德且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祇如大德喫

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飯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臥，師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師拈起毬子問僧：那箇何似這箇？對曰：不似。師曰：甚麼處見那箇，便道不似？曰：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中物。師曰：許你具一隻眼。陸大夫向師道：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又問：天王居何地位？師曰：若是天王，即非地位。曰：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師曰：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天王身而爲說法。陸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曰：以智慧治民。師曰：恁麼則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師入宣州，陸大夫出迎接，指城門曰：人人盡喚作雍門，未審和尚喚作甚麼門？師曰：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曰：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曰：王老師罪過。陸

又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祇如國家又用大夫作甚麼師洗衣次僧問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拈起衣曰爭奈這箇何（玄覺云且道是一箇是兩箇）師問僧臣欽空劫中還有佛否對曰有師曰是阿誰對曰臣欽師曰居何國土欽無語問祖祖相傳合傳何事師曰一二三四五問如何是古人底師曰待有即道曰和尚爲甚麼妄語師曰我不妄語盧行者却妄語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何不問王老師曰問了也師曰還曾與汝爲境麼問靑蓮不隨風火散時是甚麼師曰無風火不隨是甚麼僧無對師問不思善不思惡思總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曰無容止可露（洞山云還曾將示人麼）師問座主你與我講經得麼曰某甲與和尚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曰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曰某甲不會師曰汝道空中一片雲爲復釘釘住爲復藤纜著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曰斫竹布梯空中取曰空中如何布梯師曰汝擬作麼生取僧辭問曰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麼生未審如何祇對師曰但向道近日解相撲曰作麼生師曰一拍雙泯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父母已生了鼻孔在甚麼處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草來師乃示疾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

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時神光照室後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使佛日迴照者豈非汝乎長依本郡雲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於龔公山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深器之乃令入室密示正法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送至本處復來詰問師曰古佛過去久矣有講僧來參師問座主蘊何事業對曰講華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師豎起拂子曰這箇是第幾種法界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保福聞云若禮拜即喫和尚棒禾山代云某甲不煩和尚莫怪法眼代拊掌三下）僧問大梅如何

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乃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云鹽官是作家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旣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投子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卽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 師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甚麼人打得衆無對有人擧似南泉泉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 有法空禪師到請問經中諸義師一一答了却曰自禪師到來貧道總未得作主人法空曰請和尚便作主人師曰今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却來法空下去至明旦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法空至師顧沙彌曰咄這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屈得箇守堂家人來法空無語法昕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曰法昕師曰我不識汝昕無語師後不疾宴坐示滅謚悟空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祇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祇爲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卽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趂下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問曰從來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曰這一片地大好卓庵泉曰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翻茶銚便起泉曰師兄喫茶了普願未喫茶師曰作這箇語話滴水也難銷僧問此事久遠又如何用心師曰牛皮鞔露柱露柱啾啾叫凡耳聽不聞諸聖呵呵笑師因官人來乃拈起帽子兩帶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師入園取菜次乃畫圓相圍却一株語衆曰輙不得動著這箇衆不敢動少頃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趂衆僧曰這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底師問新到甚麼處來曰鳳翔來師曰還將得那箇來否曰將得來師曰在甚麼處僧以手從頂擎捧呈之師卽擧手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語師曰這

野狐兒師劃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鉏
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師曰你麤
我麤曰如何是麤師竪起鉏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
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置你甚
處見我斬蛇僧無對雲巖來參師作挽弓勢巖良久
作拔劍勢師曰來太遲生上堂吾今欲說禪諸子總
近前大衆近前師曰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問如
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曰諸人還聞否曰聞師曰一
隊漢向這裏覓甚麼以棒趂出大笑歸方丈僧辭師
問甚麼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
禪我這裏祇有一味禪曰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僧
曰會也會也師曰道道僧擬開口師又打僧後到黃
檗舉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
著箇箇屙漉漉地祇有歸宗較些子江州刺史李渤
問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
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
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
而已李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箇甚麼邊事師舉
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箇措大拳頭也不
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
流布師以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兩目俱赤
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滅謚至眞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
師於荊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
是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眞舊隱縛茆燕處唐
貞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
尙在此多少時師曰祇見四山靑又黃又問出山路
向甚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
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
僧去招之師答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
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
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
茅舍入深居大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尙見馬大
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
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
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

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卽心卽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僧問禾山大梅恁麼道意作麼生禾山云眞師子兒）龐居士聞之欲驗師實特去相訪纔相見士便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士無語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蒲花柳絮竹針麻線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卽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卽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新羅僧參師問發足甚處曰欲通來處恐遭怪責師曰不可無來處也曰新羅師曰爭怪得汝僧作禮師曰是與不是知與不知祇是新羅國裏人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聞鼯鼠聲乃曰卽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永明壽禪師讚曰師初得道卽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眞化不移何妨出沒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旣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衆生來去為衆生去淸淨眞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毗陵人也姓宣氏初謁馬祖遂得披剃受具後遠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卽住不

契郎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棲止焉（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長慶云險玄覺云那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爲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途玄覺云爲復薦得自巳爲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巳爲甚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爲甚麼悟去且道洞山意作麼生莫亂說子細好）唐貞元初住白沙道場復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曰無人識得伊曰還可雕琢也無師曰汝試下手看問此箇門中始終事如何師曰汝道目前底成來得多少時也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此問無汝問底曰和尚豈無接人處師曰待汝求接我即接曰便請和尚接師曰汝少欠箇甚麼問如何得無心去師曰傾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豈采伊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衆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眞報吾恩儻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甚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洞山云作家）言畢奄然順化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豬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又一日出門見人舁喪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師忽身心踴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道師便咄僧曰學人未領旨師曰去上堂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上堂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絕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上堂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上堂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眞空無迹眞

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眞否衆將所寫眞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師乃奄化諡凝寂大師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曰急師曰急箇甚麼祖曰看水師使扇次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尚爲甚麼却搖扇師曰你祇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處不周曰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師却搖扇僧作禮師曰無用處師僧著得一千箇有甚麼益問僧甚處來僧不審師又問甚處來僧珍重師下牀擒住曰這箇師僧問著便作佛法祇對曰大似無眼師放手曰放汝命通汝氣僧作禮師欲扭住僧拂袖便行師曰休將三歲竹擬比萬年松師同南泉二三人去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脚師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曰總被螃蟹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師又問婆住在甚處婆曰祇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携盞三隻至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相顧間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霜曰主人擎拳帶累闍黎拖泥涉水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參大寂學徒既衆僧堂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爲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云見性其柰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法眼別云是相公眼）公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公曰爲甚麼向佛頭上放糞師曰是伊爲甚麼不向鷂子頭上放仰山參師問汝

是甚處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即隱白月即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溈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仰禮拜了却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師纔見乃曰已相見了也仰曰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歸舉似溈山溈曰寂子是甚麼心行仰曰若不恁麼爭識得他後復有人問師曰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否師曰待將物裹石頭煖即得彼無語藥山代云石頭煖也唐長慶癸卯歲歸寂謚傳明大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虔化廖氏子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有相者覩其殊表謂之曰骨氣非凡當爲法王之輔佐也師遂參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爲入室皆承印記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甚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祇這箇更別有師却從西過東邊立國師曰這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也尋又送

〻百等四字應作細書

書上徑山語在國一章屬連帥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回郡得大寂付授衲袈裟令學者親近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曰汝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師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海兄去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曰子何不看經師曰經豈異邪祖曰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爲人祖曰子末年必興於世師便禮拜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衆請開堂李尚書嘗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翺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師普請次曰因果歷然爭柰何爭柰何時有僧出以手托地師曰作甚麼曰相救相救師曰大衆這箇師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師曰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

怕爛却那。(後有僧舉問長慶。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制空禪師

謂師曰日出太早生。師曰正是時。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邪。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憲宗謚大宣教禪師。穆宗重謚大覺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暉禪師。泉州謝氏子。上堂。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為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不虧實相。僧問心法雙亡指歸何所。師曰郢人無汙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即無返句。(後僧舉問洞山。山云。道即甚道。罕遇作家)

百丈和尚令僧來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拈師一隻靸鞋。以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為是真如心。妄想心。非真非妄心。為是三乘教外別立心。師曰汝見目前虛空麼。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尚作麼生。師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即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有僧來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是是。(長慶代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其僧又到南泉。亦遶南泉三匝。振錫而立。泉曰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僧曰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麼道不是。泉曰章敬即是是。汝不是。(長慶代云。和尚是甚麼心行。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這僧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小師行脚回。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年邪。曰離和尚左右將及八年。師曰辦得箇甚麼。小師於地畫一圓相。師曰祇這箇。更別有。小師乃畫破圓相。便禮拜。師曰不是不是。僧問四大五蘊身中阿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無佛性。唐元和十三年示滅。謚大覺禪師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子。依越州大雲寺智

和尚受業。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箇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姓朱者。相推來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尚）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不勞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辯無礙。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譚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法眼云。是即沒交涉）僧良久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邪。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僧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甚却迷。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却不識如來。僧禮拜曰。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却。曰。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曰。禪師如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曰。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者無對。師曰。達即徧境是。不悟永乖疏。律師法明謂師

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是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明曰何得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會名言明作色曰何處是錯處師曰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明曰請禪師指出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明雖省過而心猶憤然（梵語具云薩婆曷剌他悉陀中國翻云一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略梵語也）又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趂塊師子齩人經律論是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顔明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鼓音王經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眞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爲大智眞如若無變易三藏眞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眞如即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眞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眞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眞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間還有法過於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不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也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爲邪云何爲正師曰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源律師問和尙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有無生祖師曰當生即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

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光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眞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莫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眞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莫忘機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魔。曰。若如是。畢竟無所有也。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光踊躍禮謝而去

問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窻。問師。爲復窻就日。日就窻。師曰。長老房中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麽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麽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麽。和尚作麽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曰。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法眼別云。但作驢鳴)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

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麼宗曰似箇猫兒宗却問師師曰似箇狗子又問南泉泉曰我見是箇大蟲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聻師曰無生泉曰無生猶是末泉行數步師召曰長老泉回頭曰作麼師曰莫道是末普請擇蕨次南泉拈起一莖曰這箇大好供養師曰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泉曰雖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玄覺云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 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舉世無相似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法堂後坐禪馬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見是祖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椀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僧問曹山古人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是甚麼病山曰攢簇不得底病曰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曰人人盡有曰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正覓起處不得曰一切衆生為甚麼不病山曰一切衆生若病即非衆生曰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有曰既有為甚麼不病山曰為伊惺惺 僧問如何修行師曰好箇阿師莫客作曰畢竟如何師曰安置即不堪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曰涅槃後有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師曰不洗面曰學人不會師曰無面得洗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為務惡見沙門因逐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擲下弓箭投祖出家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載三平章 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堂曰捉得師曰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曰汝不解捉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堂作忍痛聲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脫去師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衆參次師曰適來底甚麼處去也

有僧曰在師曰在甚麼處僧彈指一聲問如何免得生死師曰用免作甚麼曰如何免得師曰這底不生死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承聞師兄畫得先師眞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胷開示之亮便禮拜師曰莫禮莫禮亮曰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曰汝禮先師眞那亮曰因甚麼教莫禮師曰何曾錯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卽向汝道洞山參方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麼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曰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山曰幾合放過山辭師曰多學佛法廣作利益山曰多學佛法卽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曰一物莫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可道你是也

忻州酈村自滿禪師上堂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何也雖然如此這箇事大有人罔措在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曰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曰將謂老僧落伊古今曰如何卽是師曰魚騰碧漢階級難飛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僧禮拜師曰苦哉屈哉誰人似我上堂涂却日明夜暗更說甚麼卽得珍重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曰喧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每見僧來拍口作和和聲仰山謝戒師亦拍口作和和聲仰從西過東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從東過西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當中而立然後謝戒師曰甚麼處得此三昧仰曰於曹谿印子上脫來師曰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甚麼人仰曰接一宿覺仰曰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於馬大師處得此三昧仰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窻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卽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

子眼睛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這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佛性義在甚麼處。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甚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客。師曰。南來燕。曰。學人不會。師曰。養羽候秋風。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曰。秋雨草離披。南泉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師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汾州無業禪師。商州上洛杜氏子。母李氏。聞空中言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滿室。甫及丱歲。行必直視。坐即跏趺。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五行俱下。諷誦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襄州幽律師。習四分律疏。纔終便能敷演。每為眾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瞻禮。祖覩其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汾州正鬧 自得旨後。詣曹溪禮祖塔。及廬嶽天台。徧尋聖迹。後住開元精舍。學者致問。多答之曰。莫妄想。唐憲宗屢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齎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荼毗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璨若珠玉。弟子等貯以金缾。塟于石塔。當長慶三年。謚大達國師。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得六根滅去師曰輪劍擲空無傷於物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曰恁麼則學人禮謝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衢州須江徐氏子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這一點尚不柰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邪衆皆杜口師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眞宗益加欽重有一僧乞置塔李翺尚書問曰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僧無對僧却問師師曰他得大闡提元和十三年歸寂謚慧覺禪師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吳興李氏子初依國一禪師受具後參馬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忠國師國師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即恁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鐮師後居伏牛山上堂曰即心即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示滅於隨州開元寺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衢州信安祝氏子年十三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毗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唐貞元六年始行化於吳越間八年至鄱陽山神求受八戒十三年止嵩山少林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大好山曰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曰汝祇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

曰有曰和尙還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尙因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衆生曰既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闕下侍郎白居易嘗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邪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眞修眞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僧問道在何處師曰秖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尙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陞堂說法訖就化諡大徹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尉氏人也出家於龔公山密受心要出住隨州土門一日謁州牧王常侍辭退將出門牧召曰和尙師回顧牧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後住武昌大寂寺一日大衆晚參師見人人上來師前道不審廼謂衆曰大衆適來聲向甚麼處去也有一僧竪起指頭師曰珍重其僧至來朝上參師乃轉身面壁而臥佯作呻吟聲曰老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甚麼藥物與老僧些小僧以手拍淨缾曰這箇淨缾甚麼處得來師曰這箇是老僧底大德底在甚麼處曰亦是和尙底亦是某甲底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牀師便打（長慶代云悄然）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頭

上有寶冠者不是。曰如何即是。師曰頭上無寶冠。洞山來參。禮拜起侍立。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曰秖恁麼秖恁麼。所以如此。山曰大有人不肯。師曰作麼取汝口辯。山便禮拜。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處。曰無口。師曰將甚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代云他不飢喫甚麼飯

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玄覺云為復唱和語。不肯語。保福問長慶秖如魯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退已讓於人。萬中無一箇。羅山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為伊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為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玄覺云。且道玄沙五火抄打伊著不著

常州芙蓉山太毓禪師。金陵范氏子。因行食到龐居士前。士擬接。師乃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士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曰非關他事。士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士曰不消一句。士又問馬大師著實為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曰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士曰秖此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士撫掌而出。寶曆中歸青雲入滅。謚大寶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廬江何氏子。隨父守官泉南。因而出家。詣建陽謁馬祖。祖尋遷龔公山。師亦隨之。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遊洛。回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秀異。因詢鄉人。曰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先師之言懸記耳。遂剪茅構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去。師曰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曰如何出離。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剎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剎鬼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藥山聞曰噫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公聞乃謁見藥山。山問曰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曰不敢。乃曰承聞有語相救。今日特來。山曰有疑但問。公曰如何是佛。山召于頔。公應諾。山曰是甚麼。公於此有省

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參百丈回。師曰汝其來矣。此

山有主也於是囑付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

五臺山隱峯禪師邵武軍鄧氏子（時稱鄧隱峯）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覩奧復來往石頭雖兩番不捷（語見馬祖章）而後於馬祖言下相契師問石頭如何得合道去頭曰我亦不合道師曰畢竟如何頭曰汝被這箇得多少時邪石頭剗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頭飛剗子向師前剗一株草師曰和尚秖剗得這箇不剗得那箇頭提起剗子師接得便作剗草勢頭曰汝秖剗得那箇不解剗得這箇師無對（洞山云還有堆阜麼）師一日推車次馬祖展脚在路上坐師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師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置斧師到南泉覩衆僧參次泉指淨瓶曰銅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瓶向泉面前瀉泉便休師後到溈山便入堂於上板頭解放衣鉢溈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相看師見來便作臥勢溈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溈山問侍者師叔在否曰已去溈曰去時有甚麼語曰無語溈曰莫道無語其聲如雷師冬居衡嶽夏止淸涼唐元和中荐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軍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鬬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曰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師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舁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師有妹爲尼時亦在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僨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建塔

潭州石霜（亦作龍）大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日雞鳴曰學人不會師曰中秋犬吠上堂大衆出來出來老漢有箇法要百年後不累汝衆曰便請和尚說師曰不消一堆火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本郡沈氏子年七歲父攜入白

重院視之如家因而捨愛至十八剃度受具於靈巖寺後參大寂了達祖乘即還本院之北樵采路絕師一日策杖披榛而行遇六眸巨龜斯須而失乃庵此峯因號龜洋一日有虎逐鹿入庵師以杖格虎遂存鹿命洎將示化乃述偈曰八十年來辨西東如今不要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性相同無來無去兼無住了却本來自性空偈畢儼然告寂瘞于正堂垂二十載爲山泉淹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閩王聞之遣使舁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還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熏傾城瞻禮本道奏謚眞寂大師塔曰靈覺後弟子慧忠葬于塔左今龜洋二眞身存焉忠得法於草庵義和向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受心印於大寂後謁石頭瑩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盛師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僧擧似曹山山云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西園奇恠俱胝一指頭禪蓋爲承當處不諦當僧却問曹山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山云是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山云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山叱云這奴兒婢子）師養一犬常夜經行時其犬銜師衣師即歸方丈又常於門側伏守忽一夜頻吠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廚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燄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强慈苟無緣寃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羣盜至犬亦銜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袁州楊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羣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銷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絕兆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禪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呈起數珠月罔措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某甲參見石頭來曰見石頭得何意旨師指庭前鹿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渠儂得自由唐元和十五年歸寂荼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便下座（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黃檗云不是南泉駁他要圓前話）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即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山無對。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尚見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祇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汀州水塘和尚。問歸宗甚麼人。宗曰陳州人。師曰年多少。宗曰二十二。師曰闍黎未生時老僧去來。宗曰和尚幾時生。師竪起拂子。宗曰這箇豈有生邪。師曰會得即無生。曰未會在。師無語

濠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某甲終不敢無慚愧。師曰汝却信得及。問本分事如何體悉。師曰汝何不問。曰請師答話。師曰汝却問得好。僧大笑而出。師曰祇有這僧靈利。有僧從外來。師便喝。僧曰好箇來由。師曰猶要棒在。僧珍重便出。師曰得能自在

溫州佛嶴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拄杖卓地曰。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便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賊也賊也。問如何是異類。師敲椀曰。花奴花奴喫飯來

烏臼和尚。玄紹二上座參。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祇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柰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箇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古寺和尚。丹霞來參。經宿。明旦粥熟。行者祇盛一鉢

與師又盛一椀自喫殊不顧丹霞霞亦自盛粥喫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曰淨地上不要點污人家男女霞曰幾不問過這老漢

石臼和尚初參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臼來祖曰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本谿和尚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士曰為我與師同參方敢借問師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士曰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翁年老士曰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見龐居士來乃豎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豎起拳師曰正是丹霞機士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瘂龐公患聾士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爾又一日問士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語士曰便請舉來師曰元來借言語士曰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士曰

作家作家

亮座主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出將下堦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禮謝而退乃隱于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曰善財拄杖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年賣炭漢不知秤畔星

米嶺和尚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師將示滅遺偈曰祖祖不思議不許常住世大眾審思惟畢竟祇這是言訖而寂

齊峯和尚龐居士來師曰俗人頻頻入僧院討箇甚麼士回顧兩邊曰誰恁麼道師乃咄之士曰在這裏師曰莫是當陽道麼士曰背後底聻師回首曰看看

士曰草賊大敗士却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曰甚麼處去來士曰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師曰是多少士曰一二三師曰四五六士曰何不道七師曰纔道七便有八士曰住得也師曰一任添取士喝便出去師隨後亦喝

大陽和尙因伊禪師相見乃問伊禪近日有一般知識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這箇爲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曰擬向這裏致一問不知可否師曰答汝已了莫道可否曰還識得目前也未師曰若是目前作麼生識曰要且遭人檢點師曰誰曰某甲師便喝伊退步而立師曰汝秖解瞻前不解顧後曰雪上更加霜師曰彼此無便宜

幽州紅螺山和尙有頌示門人曰紅螺山子近邊夷度得之流半是奚共語問讎都不會可憐秖解那斯祁

百靈和尙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嶽得力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曰舉向甚麼人士以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士曰善爲道路師更不回首

鎭州金牛和尙每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舁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 僧問長慶古人撫掌喫飯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僧問大光未審慶讚箇甚麼光作舞僧禮拜光云這野狐精東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意作麼生還會麼秖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人意別爲他分析今問上座每日持鉢掌盂時迎來送去時爲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處麼若未會行脚眼在甚麼處

洛京黑澗和尙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截耳臥街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乃換手槌胸

利山和尙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頭不出口曰爲甚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問不歷僧祇獲法身請師直指師曰子承父業曰如何領會師曰貶剝不施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去也師曰大衆且置作麼生是法身僧無對師曰汝問我與汝道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空華陽燄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見如何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秖爲如此

韶州乳源和尙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衆中莫

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是甚麼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僧舉似長慶慶云不妨不妨資福代云為和尚不惜身命）仰山作沙彌時念經聲高師咄曰這沙彌念經恰似哭曰慧寂祇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顧視仰曰若恁麼與哭何異師便休

松山和尚同龐居士喫茶士舉槖子曰人人盡有分為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為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士曰阿兄為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士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為甚麼不揖客師曰誰士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會取未舉槖子時

則川和尚蜀人也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記得見石頭時道理否士曰猶得阿師重舉在師曰情知久參事慢士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士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師曰不是勝我祇欠汝箇幞頭士拈下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師摘茶次士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師洎答公話士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內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潭州秀溪和尚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曰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即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真事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江西椑樹和尚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吾曰蓋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何吾曰莫亂道師向火次吾問作麼師

曰和合吾曰恁麼卽當頭脫去也師曰隔濶來多少時邪吾便拂袖而去吾一日從外歸師問甚麼處去來吾曰親近來師曰用簸這兩片皮作麼吾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吾曰祇爲有所以借

京兆草堂和尚自罷參大寂至海昌和尚處昌問甚麼處來師曰道場來昌曰這裏是甚麼處師曰賊不打貧人家僧問未有一法時此身在甚麼處師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

洞安和尚有僧辭師曰甚麼處去曰本無所去師曰善爲闍黎曰不敢師曰到諸方分明舉似僧侍立次師問今日是幾曰不知師曰我却記得曰今日是幾師曰今日昏晦

京兆興平和尚洞山來禮拜師曰莫禮老朽山曰禮非老朽師曰非老朽者不受禮山曰他亦不止洞山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卽汝心是山曰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師曰若恁麼卽問取木人去山曰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曰汝試道看山曰不是某甲山辭師曰甚麼處去山曰沿流無定止師曰法身沿流報身沿流山曰總不作此解師乃撫掌（保福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覓得幾人）

逍遙和尚鹿西和尚問念念攀緣心心永寂師曰昨晚也有人恁麼道西曰道箇甚麼師曰不知西曰請和尚說師以拂子驀口打西拂袖便出師召衆曰頂門上著眼

福谿和尚僧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曰師意如何師曰山僧耳背僧再問師曰猶較些子問如何是自己師曰你問甚麼曰豈無方便師曰你適來問甚麼曰得恁麼顚倒師曰今日合喫山僧手裏棒問緣散歸空空歸何所師乃召僧僧應諾師曰空在何處曰却請和尚道師曰波斯喫胡椒

洪州水潦和尚初參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曰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乃當胸蹋倒師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禮謝而退住後每告衆曰自從一喫馬祖蹋直至如今笑不休有僧作一圓相以手撮向師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却指

其僧便禮拜師打曰這虛頭漢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拊掌呵呵大笑凡接機大約如此

浮盃和尚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著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瘂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為甚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竪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覩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亦云隱山)問僧甚麼處來曰老宿處來師曰老宿有何言句曰說則千句萬句不說則一字也無師曰恁麼則蠅子放卵僧禮拜師便打洞山與密師伯經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邪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鬭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

來往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因茲燒庵入深山不見後人號爲隱山和尚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眞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幷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瘂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旣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祇如居士意作麼生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眞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幷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醻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卽此五蘊有眞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因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

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卽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頔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緇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卽毗耶淨名矣有詩偈三百餘篇傳於世

五燈嚴統卷第三

五燈嚴統卷第四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沖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參百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泉問。甚麼處去。曰。擇菜去。泉曰。將甚麼擇。師竪起刀。泉曰。祇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泉曰。大家擇菜去。泉一日曰。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師曰。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大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聻。師戴笠便行。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師便掌。彌曰。大麤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裴相國鎭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公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曰。尋羚羊聲來。師曰。羚羊

無聲到汝尋曰尋羺羊跡來師曰羺羊無跡到汝尋曰尋羺羊蹤來師曰羺羊無蹤到汝尋曰與麼則死羺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日尋羺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僧元來祇是義學沙門便打趁出師一日捏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僧問放一線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不消一捏時如何師曰普裴相國一日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裴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黃檗門風盛于江表矣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衆不散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三兩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關棙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筭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卽便會若不會卽散去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涘唐大中年終於本山諡斷際禪師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號懶安郡之陳氏子受業於黃檗山習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玄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往洪井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即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參祐禪師創居溈山師躬耕助道及祐歸寂衆請接踵住持上堂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趁陽燄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溈山三十來年喫溈山飯屙溈山屎不學溈山禪祇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纔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趁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任持便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珍重僧問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曰一切施爲是法身用曰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地水火風受想行識曰這箇是五蘊師曰這箇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曰此陰未謝那箇是大德曰不會師曰若會此陰便明彼陰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汝用得但用僧乃脫膊遶師三匝師曰向上事何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曰這野狐精出去有僧上法堂顧視東西不見師乃曰好箇法堂祇是無人師從門裏出曰作麼僧無對雪峯因入山採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與師師曰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僧問佛在何處師曰不離心又問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曰法無所得設有所得得本無得問黃巢軍來和尚向甚麼處迴

避師曰五蘊山中曰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師大化閩堪唐中和三年歸黃檗示寂塔于楞伽山謚圓智禪師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盧氏子頂骨圓聳其聲如鏡少丁母憂廬于墓所服闋思報罔極乃於并州童子寺出家嵩嶽登戒習諸律學後參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結茅于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蒼天蒼天泉曰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會即便會莫忉忉泉拂袖而出後住大慈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曰般若以何為體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何為體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江西去師曰我勞汝一段事得否曰和尚有甚麼事師曰將取老僧去得麼曰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去師便休僧後舉似洞山山曰闍黎爭合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山曰得（法眼別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甚麼言句曰有時示衆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山曰我不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山曰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甚麼路洛浦云行說俱到即本分事無行說俱不到即本分事在）後屬武宗廢教師短褐隱居大中歲重削染大揚宗旨咸通三年不疾而逝僖宗謚性空大師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旨後聞天台勝槩聖賢間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躅乃結茅薙草宴寂林下日居月諸為四衆所知創平田禪院居之上堂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便下座僧參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闍黎造次僧大笑師曰這箇師僧今日大敗也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濟問嫂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濟心語曰

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未濟曰已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甚處濟曰江西黃檗師曰情知你見作家來濟曰特來禮拜和尙師曰已相見了也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既是賓主之禮禮拜著有偈示衆曰大道虛曠常一眞心善惡莫思神清物表隨緣飲啄更復何爲終于本院遺塔存焉

瑞州五峯常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曰險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塞僧辭師曰甚麼處去曰臺山去師竪一指曰若見文殊了却來這裏與汝相見僧無語師問僧甚麼處來曰莊上來師曰汝還見牛麼曰見師曰見左角見右角僧無語師代曰見無左右（仰山別云還辨左右麼）又僧辭師曰汝諸方去莫謗老僧在這裏曰某甲不道和尙在這裏師曰汝道老僧在甚麼處僧竪起一指師曰早是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卽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尙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這死屍著（沙彌卽仰山山後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山復問潙山潙召慧寂山應諾潙曰出也仰山住後常擧前語謂衆曰我在耽源處得名潙山處得地）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却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一日在牕下看經蜂子投牕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窻也大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尙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乃登座擧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浴聲鐘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

莫別思惟衆皆側聆師儼然順寂塔存本山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寡言時
人謂之不語通因禮佛次有禪者問座主禮底是甚
麼師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這箇是何物師無對至
夜具威儀禮問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
曰座主幾夏邪師曰十夏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師
轉茫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爲乃命同參馬祖
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頓釋疑情有人問師
是禪師否師曰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召其人其人
應諾師指棕櫚樹子其人無對師一日召仰山將牀
子來山將到師曰却送本處着山從之師召慧寂山
應諾師曰牀子那邊是甚麼物山曰枕子師曰枕子
這邊是甚麼物山曰無物師復召慧寂山應諾師曰
是甚麼山無對師曰去
江州龍雲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昨
夜欄中失却牛
京兆衛國院道禪師新到參師問何方來曰河南來
師曰黃河清也未僧無對（溈山代云小小狐兒要過但過用疑作甚麼）師
不安不見客有人來謁乃曰久聆和尚道德忽承法
體違和略請和尚相見師將鉢鐼盛鉢楮令侍者擎
出呈之其人無對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序品
第一（歸宗柔別云禮拜了去）
洪州東山慧禪師遊山見一巖僧問此巖還有主也
無師曰有曰是甚麼人師曰三家村裏覓甚麼曰如
何是巖中主師曰汝還氣急麼小師行脚回師問汝
離吾在外多少時邪曰十年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
道將來曰對和尚不敢謾語師喝曰這打野榸漢師
同大于南用到茶堂有僧近前不審用曰我既不納
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曰不得平白地
恁麼問伊用曰大于亦無語邪于把定其僧曰是你
恁麼累我亦然便打一摑用大笑曰朗月與青天大
于侍者到師問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
麼生者曰不妨和尚借問師曰即今即得去後作麼
生者曰誰敢問著某甲師曰大于還得麼者曰猶要
別人點檢在師曰輔弼宗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

淸田和尙與瑫上座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瑫亦敲三下。師曰。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座敲有何道理。瑫曰。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尙敲作麼生。師擧起盞子。瑫曰。善知識眼應須恁麼。茶罷。瑫却問。和尙適來擧起盞子意作麼生。師曰。不可更別有也。

百丈山涅槃和尙。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我與汝說大義。衆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乃展兩手。衆罔措。洪覺範林間錄云。百丈第二代法正禪師。大智之高弟。其先嘗誦涅槃經。不言姓名。時呼爲涅槃和尙。住成法席。師功最多。使衆開田方說大義者。乃師也。黃檗古靈諸大士。皆推尊之。唐文人黃武翊撰其碑甚詳。柳公權書妙絕今古。而傳燈所載。百丈惟政禪師。又係於馬祖法嗣之列。誤矣。及觀正宗記。則有惟政法正。然百丈第代可數。明較但皆見其名。不能辨。而俱存也。今當以柳碑爲正。

南泉願禪師法嗣

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童稚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祇見臥如來。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尙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卽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强是非邪。師於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仍返南泉。一日問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窗。泉曰。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師曰。異卽不問。如何是類。泉以兩手拓地。師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裏叫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箇甚麼。師曰。悔不更與兩踏。南泉上堂。師出問。明頭合。暗頭合。泉便下座歸方丈。師曰。這老和尙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尙無語好。自是上座不會。師便打一掌曰。此掌合是堂頭老漢喫。師到黃檗。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檗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到寶壽。壽見來。於禪牀上背坐。師展坐具禮拜。壽下禪牀。師便出。又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

師曰看箭吾曰過也師曰中又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師將遊五臺有大德作偈留曰無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曰作麼生是正眼德無對（法眼代云請上座領某甲情同安顯代云是上座眼）師自此道化被於北地衆請住觀音院上堂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曰與一切人煩惱曰如何免得師曰用免作麼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掃地師曰塵從外來曰既是清淨伽藍爲甚麼有塵師曰又一點也師與官人遊園次兔見乃驚走遂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兔見爲甚麼走師曰老僧好殺問覺華未發時如何辨眞實師曰開也曰是眞是實師曰眞是實實是眞曰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老僧有分闍黎有分曰某甲不招納時如何師佯不聞僧無語師曰去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曰也不作凡亦不作聖曰畢竟作甚麼師曰落地去也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竪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楊花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鎮州出大蘿蔔頭大衆晚參師曰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曰比來拋甎引玉却引得箇墼子（保壽云射虎不眞徒勞沒羽長慶問覺上座云那僧纔出禮拜爲甚麼便收伊爲墼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甚麼覺云也向伊恁麼道玄覺云甚麼處却成墼子去叢林中道纔出來便成墼子祇如每日出入行住坐臥不可總成墼子且道這僧出來具眼不具眼）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眞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千人

萬人叢是覓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祇是箇主人公這箇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卽失却也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看）師因老宿問近離甚處曰滑州宿曰幾程到這裏師曰一䟦到宿曰好箇捷疾鬼師曰萬福大王宿曰參堂去師應喏喏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搯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閩中去師曰彼中兵馬隘你須回避始得曰向甚麼處回避師曰恰好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山僧不問婦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山僧無丈人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玄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甚麼處是勘破婆子處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接曰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師曰接曰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師因出路逢一婆婆問和尚住甚麼處師曰趙州東院西婆無語師歸問衆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曰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曰和尚爲甚恁麼道師曰爲汝總識字（法燈別云已知去處）問如何是囊中寶師曰合取口（法燈別云莫說似人）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利了却下禪牀轉一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擧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轉半藏（玄覺云甚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婆子具甚麼眼便與麼道）因僧侍次遂指火問曰這箇是火你不得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僧無對復筴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爲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來其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有何言句僧擧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

師指示子下禪牀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不會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也有新到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一條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同安顯別云老僧這裏不曾見恁麼人僧無對法眼代云呵呵同安顯代云也不短僧寫師眞呈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眞僧無對玄覺代云留取供養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言句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等諸人向甚處屙師曰闍黎若回寄箇鍬子去師謂衆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爲甚道不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即得禮拜了退別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某甲秖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問如何是道師曰墻外底曰不問這箇師曰你問那箇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呈漆器上堂兄弟若從南方來者即與下載若從北方來者即與上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即失道近下人問道即得道師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箇巡鋪文遠便去路傍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摑遠曰公驗分明過師與文遠論義曰鬬劣不鬬勝勝者輸果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我是驢胃師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蟲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果子來新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南方來師曰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這裏作甚麼曰佛法豈有南北邪師曰

餽汝從雪峯雲居來祇是箇擔板漢（崇壽稠云和尚是據客置主人）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僧指傍僧曰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問久響趙州石橋到來祇見略彴師曰汝祇見略彴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曰如何是略彴師曰箇箇度人後有如前問師如前答又僧問如何是石橋師曰過來過來（雲居錫云趙州爲當扶石橋扶略彴）師聞沙彌喝參向侍者曰教伊去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師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這裏若會得便見趙州）問僧甚麼處來曰從南來師曰還知有趙州關否曰須知有不涉關者師曰這販私鹽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曰莫祇這箇便是否師曰老僧未有語在問菜

頭今日喫生菜喫熟菜頭拈起菜呈之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師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筍去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師一日於雪中臥曰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邊臥師便起去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曰老僧半句也無曰豈無和尚在師曰老僧不是一句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爲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祇管看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空劫曰無一物是師曰這箇始稱得修行喚甚麼作空劫僧無語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汝玄來多少時邪曰玄之久矣師曰闍黎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夜生兜率晝降閻浮於其中間摩尼珠爲甚麼不現師曰道甚麼

其僧再問師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問院主甚麼處來主曰送生來師曰鵶爲甚麼飛去主曰怕某甲師曰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主却問鵶爲甚麼飛去師曰院主無殺心師拓起鉢曰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卽撲破別僧曰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尙師乃撲破師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雪峯去師曰雪峯忽若問和尙有何言句汝作麼生祇對曰某甲道不得請和尙道師曰冬卽言寒夏卽道熱又曰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僧又曰道不得師曰但道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祇對峯曰也須是趙州始得（玄沙聞曰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趙州敗闕若檢得出是上座眼）問如何是出家師曰不履高名不求苟得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曰這裏不著客作漢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敲牀脚僧曰祇這莫便是否師曰是卽脫取去問如何是毗盧圓相師曰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曰豈不爲人師曰願汝常見毗盧圓相官人問和尙還入地獄否師曰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識爲甚麼入地獄師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眞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曰和尙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甚麼却下禪牀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師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竪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竪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問僧一日看多少經曰或七八或十卷師曰闍黎不會看經曰和尙一日看多少師曰老僧一日祇看一字文遠侍者在佛殿禮拜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作甚麼者曰禮佛師曰用禮作甚麼者曰禮佛也是好事師曰好事不如無上堂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問如何是趙州

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三箇婆子排班拜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一箇野雀兒從東飛過西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大宜小宜曰大疑師曰大宜東北角小宜僧堂後問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幾時成佛師曰待虛空落地時曰虛空幾時落地師曰待栢樹子成佛時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便起立僧曰如何是法身主師便坐僧禮拜師曰且道坐者是立者是師謂衆曰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無人喚你作瘂漢已後佛也不柰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師魚鼓頌曰四大由來造化功有聲全貴裏頭空莫嫌不與凡夫說祇爲宮商調不同師因趙王問師尊年有幾箇齒在師曰祇有一箇王曰爭喫得物師曰雖然一箇下下齩著師寄拂子與王曰若問何處得來但說老僧平生用不盡者師之玄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伏矣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壽一百二十歲謚眞際大師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初住鹿苑爲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回出不得僧曰未審出箇甚麼不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師曰妙高山色青又青問

教中道而常處此菩提座如何是座師曰老僧正坐大德正立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沒却汝問諸佛師是誰師曰從無始劫來承誰覆蔭曰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曰魯祖開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說問學人不據地時如何師曰汝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曰却據地時如何師曰拖出死屍著問如何是異類師曰尺短寸長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不可更拗直作曲邪曰請和尚向上說師曰闍黎眼睛耳聾作麼遊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蕖師遣僧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有客來謁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卽今抵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

尊得麼曰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得閑題取一篇好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學人不會此意如何師曰要騎卽騎要下卽下皓月供奉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爲甚麼未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於諸聖何爲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月又問教中說幻意是有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恁麼則幻意是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恁麼則幻

意是不有不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如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尙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曰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曰華嚴云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眞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學緣信教門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眞是則名爲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月又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動與不動是何境界曰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祇如和尙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灼然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幷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眞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師示偈曰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爲衆色悟時刹境是眞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明達此號知音月又問如何是陀羅尼師指禪牀右邊曰這箇師僧却誦得曰別還有人誦得否師又指禪牀左邊曰這箇師僧亦誦得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師曰大德豈不知道眞誦無響眞聽無聞曰恁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曰如何是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眞聞師示偈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會三元一體達四本同眞堂堂法界性無佛亦無人僧問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爲甚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曰貍奴白牯爲甚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僧問和尙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學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丱角童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要眠即眠要坐即坐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熱即取涼寒即向火問向上一路請師道師曰一口針三尺線曰如何領會師曰益州布楊州絹問動是

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師指露柱曰何不問大士師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箇祇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胷與一踏山曰𠀤直下似箇大蟲（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自此諸方稱爲岑大蟲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麼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甚麼三聖令秀上座問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僧問如何是文殊師曰牆壁瓦礫是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聲語言是曰如何是普賢師曰衆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衆生色身是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返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觀音從心返源名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眞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曰聽老僧偈礙處非牆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又曰佛性堂堂顯現住性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如佛面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爲大圓鏡智師示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妄想作麼曰其如動何師曰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已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已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華嚴座主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曰如和尚所說有

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淸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眞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瑠璃爲法界體。以眞金像爲無漏智體。能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眞金像。問如何是上上人行處。師曰。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問善財爲甚麼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曰。你從無量劫來還遊得遍否。曰如何是普賢身。師曰。含元殿裏更覓長安。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曰恁麼則學人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身處。曰如何是著身處。師曰。大海水深又深。曰學人不會。師曰。魚龍出入任升沉。問有人問和尚。即隨因緣答。無人問和尚時如何。師曰。困則睡。健則起。曰教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夏天赤骨力。冬寒須得被。問亡僧遷化甚麼處去也。師示偈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眞寂滅。誰在復誰行。師讚南泉眞曰。堂堂南泉。三世之源。金剛常住。十方無邊。生佛無盡。現已却還。久依南泉。有投機偈曰。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慚愧好兒孫。泉答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勸學偈曰。萬丈竿頭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遊。禪師願達南泉去。滿目靑山萬萬秋。臨濟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師因有偈曰。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誠祈松竹偈曰。千年竹。萬年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爲報四方玄學者。動手無非觸祖公。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上堂擎起一橛竹曰。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橛麼。時有靈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橛。師擲下竹便下座。趙州到。雲居居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曰甚麼處住得。居曰。山前有箇古寺基。州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州曰。向甚處住。師曰。老老大大住處也不知。州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撲。（雲居錫云茲麼[?]）

(處是趙州被驢撲處)衆僧侍立次師曰祇恁麼白立無箇說處一場氣悶僧擬問師便打曰為衆竭力便入方丈有行者參師曰會去看趙州麼曰和尚敢道否師曰非但茱萸一切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師曰這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後來為汝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人也姓周氏幽州開元寺出家依年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于衢州之馬蹄山結茅宴居唐開元二年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師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參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與勝光和尚鉏園次驀按钁回視光曰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便問如何是事被師攔胷踏倒從此有省尼到參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師一夜於僧堂前叫曰有賊衆皆驚動有一僧在堂內出師把住曰維那捉得也捉得也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即是祇是汝不肯承當有偈示衆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氣力麤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廣明中無疾歸寂塔于本山

荊南白馬曇照禪師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參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師曰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曰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應諾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上堂兄弟彼此未了有甚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卻今時莫愛他向上人無事兄弟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地盡莫停留纖毫直似虛空方有少分以虛空無鎖閉無壁落無形段無心眼時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

曰老僧不曾見古人曰今時血脉不斷處如何似羨師曰有甚麽仰羨處問某甲不問閑事請和尚答話師曰更從我覓甚麽曰不爲閑事師曰汝教我道乃曰兄弟佛是塵法是塵終日馳求有甚麽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他籠罩著始是學處也問某甲曾辭一老宿宿曰去則親覓朋附善友某今辭和尚未審有何指示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禮拜一任禮拜不得認奴作郎上堂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乃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上堂語是謗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座上堂問正因爲甚麽無事師曰我不曾停留乃曰假饒重重剝得淨盡無停留權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那邊事無有是處

池州靈鷲閑禪師上堂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是與蛇畫足時有僧問與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闍黎試道看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麽明水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曰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曰無縫塔前多雨水僧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曰是常曰還有過常者無師曰有曰請師唱起師曰玄珠自朗耀何須壁外光問今日供養西川無染大師未審還來否師曰本自無所至今豈隨風轉曰恁麽則供養何用師曰功力有爲不換義相涉

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曰爲甚麽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頹曰學人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問六識俱生時如何師曰異曰爲甚麽如此師曰同

日子和尚因亞谿來參師作起勢谿曰這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祗對谿欲進語師便喝谿曰大陣當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谿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竟參雪峯峯問甚麽處來曰浙中來峯曰今夏甚麽處曰西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峯曰何不且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峯曰有甚麽事僧舉前話峯曰汝

作麽生不肯伊曰是境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峯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見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峯曰祇如舉起拂子汝作麽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甚麽處蹲坐僧無語

宣州刺史陸亘大夫問南泉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麽生出得泉召大夫陸應諾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即禮謝暨南泉圓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 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

池州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蘗為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麽道爭消得某甲䞋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䞋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衆為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甘常接待往來有僧問曰行者接待不易甘曰譬如餧驢餧馬僧休去有住庵僧緣化什物甘曰有一問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甚麽字曰心字又問妻甚麽字妻曰心字甘曰某甲山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甘亦無施又問一僧甚麽處來曰溈山來甘曰曾有僧問溈山如何是西來意溈山舉起拂子上座作麽生會溈山意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曰且歸溈山去好 保福聞之乃仰手覆手

鹽官安國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曰會麽曰不會師便打師每見僧來參禮多以拄杖打趁或曰遲一刻或曰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為甚麽足迹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吾曰去你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處悟旨焉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錢氏子依本州開元寺大

德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益經後往鹽官決擇疑滯唐咸通三年住徑山有小師洪諲以講論自矜（證即法濟）大（師）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筭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諲茫然遂禮辭遊方至溈山方悟玄旨乃嗣溈山師咸通七年示滅謚無上大師

歸宗常禪師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云若無後語有甚麼歸宗也）師辭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為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為師聆此言頓忘前解歸寂謚弘照大師

漢南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曰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禮拜師又打趁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汝會也無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瘂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識取僧問如何是大茅境師曰不露鋒曰為甚麼不露鋒師曰無當者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初住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眾駭之明日上堂眾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師便辭去宗門送與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使不回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大梅常禪師法嗣

新羅國迦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待汝裏頭來即與汝道問如何是大梅的旨師曰酪本一時拋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大眾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取珍重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即今在甚麼處

佛光滿禪師法嗣

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語見興善章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和尚有問答語句見鳥窠章嘗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狥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醻對後來亦鮮有代答者復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為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為賓客分司東都罄已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為文動關教化無不讚美佛乘見于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

五洩默禪師法嗣

福州龜山正元禪師宣州蔡氏子嘗述偈示徒一曰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戀筏未曾度者要須船二曰尋師認得本心源兩岸俱玄一不全是佛不須更覓佛祇因如此便忘緣咸通十年終于本山謚性空大師

蘇溪和尚僧問如何是定光佛師曰鴨吞螺師曰還許學人轉身也無師曰眼睛突出

盤山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眞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附其背有回顧者即展手曰乞我一錢非時遇食亦喫嘗暮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抹草料著師曰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為人開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不是師嘗於闤闠間

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麼處。師曰。汝從甚麼處來。吾無語。師掣手便去。臨濟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正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師忽入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出去。唐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麻谷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鉏頭去鉏草。師到鉏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次日復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纔稱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東寺會禪師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這裏作麼。曰。良价無柰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价應諾。師曰。是甚麼。价無語。師曰。好箇佛殿。是無光燄。

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問仰山。汝名甚麼。山曰。慧寂。師曰。那箇是慧。那箇是寂。山曰。祇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山曰。前後且置。和尚見箇甚麼。師曰。喫茶去。

章敬暉禪師法嗣

京兆大薦福寺弘辨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

之名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為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為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者立秀為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云何為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云何為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帝曰何為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為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為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為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

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為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為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為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為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為頓見何為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師是日辯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仍勅修天下祖塔

各令守護

福州龜山智具禪師揚州柳氏子初謁章敬敬問何所而至師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敬雖默然師亦自悟住後上堂動容瞬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乃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後值武宗沙汰有偈示衆曰勅命如雷下翠微風前垂淚脫禪衣雲中有寺不容住塵裏無家何處歸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除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居士身忍傳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秖令休道亦何悲暨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緇咸通六年終于本山謚歸寂禪師

金州操禪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坐師位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後若來即受救在米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僧問鏡清古人道前日遭賊意旨如何清云秖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睦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但曰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有對者莫契其旨仰山到參師曰去汝無佛性山叉手近前三步應喏師笑曰子甚麼處得此三昧來山曰我從耽源處得名溈山處得地師曰莫是溈山的子麼山曰世諦即不無佛法即不敢山却問和尚從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山歎曰不可思議來者難爲湊泊

河中府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以偈示之曰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識箇中意黃葉止啼錢

溈山祐禪師法嗣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參溈山山曰大德作甚麼來師曰介冑全具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甚麼師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尚屏却左右溈山以手揖曰喏喏師後參永泰方諭其旨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

有對者（法眼代云乞命法燈代但引頸示之玄覺代云老兒家放下父子得也）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擬入懷裏師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參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為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華嚴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禪師上堂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不墜誰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有人問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偈曰猛熾燄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差互杲日無言運照齊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睦州陳尊宿諱道明江南陳氏之後也生時紅光滿室祥雲蓋空旬日方散目有重瞳面列七星形相奇特與衆奪倫因往開元寺禮佛見僧如故知歸白父母願求出家父母聽許為僧後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旨於黃檗後為四衆請住觀音院常百餘衆經數十載學者叩激隨問遽答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由是諸方歸慕咸以尊宿稱後歸開元（今改兜率）居房織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巢寇入境師標大草屨於城門巢欲棄之竭力不能舉歎曰睦州有大聖人舍城而去遂免擾攘一日晚參謂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曰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

棒曰某甲過在甚麼處師曰枷上更著杻師尋常見衲僧來卽閉門或見講僧乃召曰座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或曰這裏有桶與我取水一日在廊階上立僧問陳尊宿房在何處師脫草屨驀頭打僧便走師召大德僧回首師指曰却從那邊去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入師喚尙書使應諾師曰從信門入使又見畫壁問曰二尊者對譚何事師摑露柱曰三身中那箇不說法座主參師問莫是講唯識論否曰不敢師曰朝去西天暮歸唐土會麼曰不會師曰吽吽五戒不持師問一長老了卽毛端呑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曰問阿誰師曰問長老曰何不領話師曰汝不領話我不領話問座主講甚麼經曰講涅槃經師曰問一段義得麼曰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曰是甚麼義曰經中無此義師曰脫空謾語漢五百力士揭石義却道無師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擧拳曰金剛尙乃如是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要道有甚麼難曰請師道師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

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問如何是曹谿的的意師曰老僧愛瞋不愛喜曰爲甚麼如是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說詩問僧甚處來曰瀏陽師曰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甚麼曰徧地無行路師曰老宿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拈拄杖打曰這念言語漢師問一長老若有兄弟來將何祇對曰待他來師曰何不道曰和尙欠少甚麼師曰請不煩葛藤僧參師曰汝豈不是行脚僧曰是師曰禮佛也未曰禮那土堆作麼師曰自領出去問某甲講兼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曰灼然實語當懺悔曰乞師指示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卽緘口無言汝旣問老僧不可緘口去也曰請師便道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曰義墮也曰甚麼處是學人義墮處師曰三十棒教誰喫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趂出了也曰和尙恐某甲不實邪師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上堂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

衆衆回首乃云是甚麼有甚共語處又黃檗和尙亦然後召大衆衆回首乃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掠虛漢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上堂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揑聚師乃斂手而坐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滴雨來曰道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鋒前陣涅槃句後收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待和尙有住處即說師曰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問僧甚處來僧瞪目視之師曰驢前馬後漢曰請師鑒師曰驢前馬後漢道將一句來僧無對師看經次陳操尙書問和尙看甚麼經師曰金剛經書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師舉起

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泡幻影看經次僧問和尙看甚麼經師曰涅槃經茶毗品最在後問僧今夏在甚處曰徑山曰這喫夜飯漢曰尊宿叢林何言喫夜飯師以棒趂出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纔入方丈宿便喝師側掌曰兩重公案宿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這野狐精便退問僧近離甚處曰江西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無對與講僧喫茶次師曰我救汝不得也曰某甲不曉乞師垂示師拈油餅曰這箇是甚麼曰色法師曰這入鑊湯漢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問曰這箇喚作甚麼曰朝天帽師曰恁麼則老僧不卸也復問所習何業曰唯識師曰作麼生說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曰這箇是甚麼曰是色法師曰簾前賜紫對御譚經何得不持五戒德無對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你不解問曰和尙作麼生師曰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問教意請師提綱師曰但問將來與你道曰請和尙道師曰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師曰伏惟尙饗焦山借

斧頭次師呼童子取斧來童取斧至曰未有繩墨且斫麤師便喝又問童曰作麼生是你斫頭童遂作斫勢師曰斫你老爺頭不得師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曰治易師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甚麼才曰不知其道師曰作麼生是道才無對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甚饆饠䭔子快下將來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上大人丘乙巳問如何是禪師曰猛火著油煎僧參師曰汝是新到否曰是師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會師曰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曰來來我實問你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對問寺門前金剛拓即乾坤大地不拓即絲髮不逢時如何師曰吽吽我不曾見此師却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麼生曰諾師曰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曰來我共你葛藤拓即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水深多少曰不曾量度師曰洞庭湖又作麼生曰祇為今時師曰祇這葛藤尚不會便打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曰我不恁麼道曰師作麼生

道師曰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向大唐國裏等候看華嚴經次僧問看甚麼經師曰大光明雲青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却指面前曰那邊是甚麼雲曰南邊是黑雲師曰今日須有雨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聲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上來講讚無限勝因蝦蟇踍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問僧近離甚處曰河北師曰彼中有趙州和尚你曾到否曰某甲近離彼中師曰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喫茶話師乃呵呵大笑曰慚愧却問趙州意作麼生曰祇是一期方便師曰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師却問沙彌你作麼生會彌便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尚打你作甚麼彌曰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新到參方禮拜師叱曰闍黎因何偷常住果子喫曰學人纔到和尚為甚麼道偷果子師曰贓物見在問僧近離甚處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甚麼處是妄語師曰這裏不著沙彌師臨終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寂郡人以香薪焚之舍利如雨乃收靈骨塑像于寺壽九十八

臘七十六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福州張氏子初參芙蓉蓉見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禮辭遂參黃檗檗問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卽今豈是有邪檗曰有無且置卽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住後上堂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缾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闍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教誰體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邪曰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機無倦而常寂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文德六年五月遷化塔于院之西隅大順二年宣州孫儒寇錢塘發塔覩師全身儼然爪髮俱長拜謝而去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時稱老觀）尋常扃戶人罕見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開門峯驀胸搊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峯曰也祇要識老兄剗草次問僧汝何處去曰西院禮拜安和尚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師指蛇曰欲識西院老野狐精祇這便是師問西院此一片地堪著甚麼物院曰好著箇無相佛師曰好片地被兄放不淨汚了也引麵次僧參師引麵示之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曰當時便去也師曰是卽是祇得一橛（玄覺云甚麼處是少一橛）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禮謝師曰住住你見甚麼便禮拜曰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曰老僧近日舌上生瘡僧到敲門行者開門便出去僧入禮拜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出去者是甚麼人僧擬近前師便推出閉却門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卽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箇話頭祇欠進語何不問爲甚麼不道曹却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卽瘂却我口若言我道卽謇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山山深肯之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氏子上堂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時號骨剉和尚）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爲宗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頗雲風卷太虛廓淸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

相國裴休居士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嶺南黃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運至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運曰請相公垂問公擧前話運朗聲曰裴休公應諾運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眞善知識也示人剋的若是何故汨沒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蘗山薦興祖道有暇卽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卽請入州中公旣通徹祖意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蘗之門也至遷鎭宣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請居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爲裴之所重未若歸心於黃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蘗語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鎭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師著禪源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皆爲之序公篤志內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世

長慶安禪師法嗣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梓州王氏子妙齡夙悟決志尋師於慧義寺出家圓具後南遊初見藥山道吾雲巖洞山次至嶺外大溈會下數載食不至充臥不求暖淸苦錬行操履不羣溈深器之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溈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溈口溈歎曰子眞得其髓從此名傳四海爾後還蜀寄錫天彭堋口山龍懷寺於路旁煎茶普施三年因往後山見一古院號大隨羣峯矗秀澗水淸泠中有一樹圍四丈

餘南開一門中空無礙不假斤斧自然一菴時目爲木禪菴師乃居之十餘載影不出山聲聞于外四方玄學千里趨風蜀主欽尙遣使屢徵師皆辭以老病署神照大師上堂此性本來清淨具足萬德但以染淨二緣而有差別故諸聖悟之一向淨用而成覺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沒溺輪回其體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遂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師已歿僧再至投子子亦遷化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肚上不貼榜問僧甚處去曰西山住菴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便來得麼曰不然師曰汝住菴未得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鉢盂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箇衆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問如何是諸佛法要師舉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麈尾拂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是我自己曰爲甚麼却是和尙自己師曰是汝自己問如何是大隨一面事師曰東西南北問佛法徧在一切處教學人向甚麼處駐足師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問父子至親歧路各別時如何師曰爲有父子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高五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鶻崙甎問和尙百年後法付何人師曰露柱火爐曰還受也無師曰火爐露柱行者領衆參師問參得底人喚東作甚麼曰不可喚作東師咄曰臭驢漢不喚作東喚作甚麼者無語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曰未審此理如何師曰簸箕有脣米跳不出問僧講甚麼教法曰百法論師拈杖曰從何而起曰從緣而起師曰苦哉苦哉問僧甚處去曰峨嵋禮普賢去師舉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衆僧參次師以口作患風勢曰還有人醫得吾口麼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摑口令正乃曰如許多時鼓這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即端坐而逝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人也。廣主劉氏。奕世欽重。署知聖大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曰。郎當屋舍沒人修。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童子莫傜兒。曰。乞師指示。師曰。汝從虔州來。問。是甚麼得恁麼難會。師曰。火官頭上風車子。有尼送瓷鉢與師。師拓起。問曰。這箇出在甚麼。曰。出在定州。(法燈別云。不違此間)師乃撲破。尼無對。(保福代云。欺敵者亡)問。和尚年多少。師曰。今日生。來朝死。又問。和尚生緣甚麼處。師曰。日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年化被嶺表。頗有異迹。廣主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師已先知。怡然坐化。主怒知事曰。和尚何時得疾。對曰。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呈大王。主開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師旨。遂寢兵。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即雲門也)龕塔婁儀。廣主具辦。謚靈樹禪師。眞身塔焉。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溈山。因見桃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溈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溈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衆疑此語。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住後上堂。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華落華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曾添減。唯根帶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伸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沈迷三界。流轉生死。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任去來。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曰。如何得覲天子。師曰。盲鶴下淸池。魚從脚底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曰。學人不會。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雪峯有偈送雙峯。末句云。雷罷不停聲。師別云。雷震不聞聲。峯聞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峯後問曰。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天上鳥。峯曰。意作麼生。師曰。高可射兮深可釣。僧問。諸方悉皆雜食。未審和尙如何。師曰。獨有閩中異。雄雄鎭海涯。問。久戰沙場

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曰罷却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無邊剎枯樹無華爭奈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眞常流注曰如何是眞常流注師曰似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色未審作何色師曰白色曰恁麼則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誑秦主問僧甚處去曰雪峯去師曰我有一信寄雪峯得麼曰便請師脫隻履拋向面前僧便去至雪峯峯問甚處來曰靈雲來峯曰靈雲安否曰有一信相寄峯曰在那裏僧脫隻履拋向峯面前峯休去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嘗參洞山山問闍黎生緣何處師曰和尚若實問某甲卽是閩中人也曰汝父名甚麼師曰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住後上堂諸上座幸有眞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合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但一時卸却從前虛妄攀緣塵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日合識得些子好惡閩帥問壽山年多少師曰與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

饒州嶤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嚴寒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落地卽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官斷案相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慶曰不負先聖作麼生師曰不露慶曰恁麼則請師領話師曰甚麼處去來慶曰祇守甚麼處去來

泉州國歡崇福院文矩慧日禪師福州黃氏子生而有異及長爲縣獄卒每每棄役往神光觀和尚及西院安禪師所吏不能禁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綵爲挂子復至神光光曰我非汝師汝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靑竹杖入西院法堂院遙見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

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閩王禮重創院以居之厥後頗多靈跡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浮江和尚雪峯領衆到問即今有二百人寄此過夏得麼師將拄杖畫一畫著不得即道峯休去

潞州淥水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華藥欄麼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陳氏子參大潙得旨後造雪峯請益法無異味嘗遊五臺山覩文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文殊爲額開寶中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院覩地藏菩薩像問僧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却問師既是地藏爲甚麼遭賊師曰今日捉下也李禮謝之

趙州諗禪師法嗣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諱善信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面前江裏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牀子過來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華纔綻遍滿娑婆祖印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甚麼衣服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困即歇去師問相國宋齊丘曰還會道麼宋曰若是道也著不得師曰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聻宋無對師領衆出見露柱乃合掌曰不審世尊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師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豈無方便師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師到崇壽法眼問近離甚處師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有庭前栢樹子話是否師曰無眼曰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言無師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張居士問爭奈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在俗士問

某甲平生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為甚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雨滋三草秀春風不裹頭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祥雲競起巖洞不斷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臺盤椅子火爐牕牖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銅頭鐵額鳥觜鹿身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問珍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花師曰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曰敲冰求火論劫不逢問十二分教是止啼之義離却止啼請師一句師曰孤峯頂上雙角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是馬面阿旁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不隔毫氂時人遠嚮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為甚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臥師將歸寂有偈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眉毛作麼生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師曰有瞽瞶者為吾討來僧辭師問甚處去曰府下開元寺去師曰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去得否曰便請師曰想汝也不奈何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著在曰為甚麼如是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白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杖趁出師有時驀喚侍者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共伊商量

長沙岑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邢州李氏子參長沙沙問何處人師曰邢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尚還曾住此否沙然之乃容入室住後僧問如何是密室

師曰不通風信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諸聖求覩不見僧作禮師曰千聖不能思萬聖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無比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僧良久師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瞥然而起卽是傷他而況言句乎天祐二年七月示寂塔於寺西南隅

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因侍者請浴師曰既不洗塵亦不洗體汝作麼生者曰和尚先去某甲將皂角來師呵呵大笑有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去師曰有甚麼辨白處僧再回師曰辨得也曰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曰蒼天蒼天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出去一日見侍者拓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處去者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曰除此外別道箇甚麼師曰我祇問汝本分事者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爲吾侍者

子湖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要道卽道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龍華照和尚來師把住曰作麼生照曰莫錯師乃放手照曰久嚮勝光師默然照乃辭師門送曰自此一別甚麼處相見照呵呵而去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山僧開箇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僧問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汝眼裡著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擬出去師下禪牀擒住曰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拓開曰禍不單行

日容遠和尚因奯上座參師拊掌三下曰猛虎當軒誰是敵者奯曰俊鷂沖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奯曰且休未要斷這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奯無語師曰死却這漢也

關南常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忽然省悟。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之門。法味彌著。住後凡上堂。戴蓮華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神識神不識神。神從空裏來。却往空裏去。便下座。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曰。喏。有時執木劒。橫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劒甚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甚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轉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劒橫肩上作舞曰。須恁麼始得。趙州訪師。師乃著豹皮裩。執吉獠棒。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纔見州。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祇待。問灌溪作麼生。溪曰。無位。師曰。莫同虛空麼。溪曰。這屠兒。師曰。有生可殺。卽不倦。

漳州羅漢和尚。初參關南。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南打師一拳。師遂有省。乃為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氈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氈上那伽起。袒膊當胸打一拳。駭散疑團獦狚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脝。更不東西去持鉢。又述偈曰。宇內為閒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因灌谿閑和尚到曰。若相當卽住。不然卽推倒禪牀。便入堂內。師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為佛法來。谿曰。為佛法來。師乃升座。谿上參。師問。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師曰。何不蓋却。溪無對（末山代云。爭得到這裏）。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載。僧到參。師曰。太繿縷生。曰。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師曰。既是師子兒。為甚麼被文殊騎。僧無對。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世界傾壞。曰。世界為甚麼傾壞。師曰。寧無我身。

杭州天龍和尚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時。有尼名實際來。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庵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逾旬。果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竪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師唯擧一指。無別提唱。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竪指祇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竪指。師一日潛袖刀子。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竪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擧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長慶代衆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祇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甚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鹵莽。祇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拊掌。是他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無。若悟。爲甚麼道承當處鹵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甚麼處。

南嶽下五世

睦州陳尊宿法嗣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齋次。拈起餬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曰。尚書適來喫箇甚麼。公曰。敲鐘謝響。又齋僧次。躬自行餅。一僧展手擬接。公却縮手。僧無語。公曰。果然果然。問僧。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曰。合取狗口。公自摑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恁麼則乞上座口喫飯得麼。又齋僧自行食次。乃曰。上座施食。僧曰。三德六味。公曰。錯。僧無對。又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擧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又與禪者頌曰。禪者有玄機。機玄是復非。欲了機前旨。咸於句下違。

光孝覺禪師法嗣

昇州長慶道巘禪師。廬州人也。初侍光孝。便領悟微

言卽於湖南大光山剃度既化緣彌盛出住長慶上堂彌勒朝入伽藍暮成正覺說偈曰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看他恁麼道也太殺惺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己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爲初心耳僧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闍黎履踐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三月三日學人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座咸平二年示寂

五燈嚴統卷第四

五燈嚴統卷第五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本州安城劉氏子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師唯默然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卽留鎭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既得法歸住青原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卽石頭和尙)問曰和尙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誡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尙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參禮師曰子

何方來遷曰曹谿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谿作甚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谿甚麼時至此間師曰我却知汝早晩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甚麼處來曰曹谿師乃擧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便休（玄沙曰大小石頭被南嶽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遷便回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箇鈯斧子秪今便請師垂一足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荷澤神會來參師問甚處來曰曹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眞金與人麼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玄沙云果然雲居錫云秖如玄沙道果然是眞金是瓦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師既付法石頭唐開元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陞堂告衆跏趺而逝僖宗諡弘濟禪師歸眞之塔

青原思禪師法嗣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初懷娠不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釃酒習以爲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得度未具戒屬祖圓寂稟遺命謁青原乃攝衣從之（緣會語句青原章敘之）一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荐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已者其唯聖人乎師乃拊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

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上堂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已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

◆日字疑剩

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爲甚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曰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從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 却回舉似馬祖祖曰汝見橛柴大小曰沒量大祖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祖曰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顛問古人云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甚麼師却問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顛曰無這箇師曰若恁麼汝即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甎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貞元六年順寂塔于東嶺

德宗諡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朝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侍奉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眞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頭曰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後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華頭然之後居澧州藥山海衆雲會師與道吾說茗谿上世爲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爲甚麼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石霜別云書卷不曾展)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祇是枉披袈裟曰某甲祇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眷屬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巖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他提上挈下巖曰恁麼則與和尚

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卽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甚麼師曰汝還有口麼頭無對道吾雲巖侍立次師指按上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謟曲曰不謟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師久不陞堂院主白曰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著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爲大衆說話爲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問雲巖作甚麼巖曰擔屎師曰那箇聻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

師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汝卻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糧方子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齩破一粒米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喚作甚麼問僧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洞庭湖水滿也未曰未師曰許多時雨水爲甚麼未滿僧無語(道吾云滿也雲巖云湛湛地洞山云甚麼劫中曾增減來雲門云祇在這裏)師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師以拄杖敲禪牀三下僧曰某甲粗知去處師拋下拄杖僧無語師召侍者點茶與這僧踏州縣困師問龐居士一乘中還著得這箇事麼士曰某甲祇管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麼師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士曰拈一放一未爲好手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士珍重便出師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曰好箇一乘問宗今日失卻也師曰是是上堂祖師祇教保護若貪嗔癡起來切須防禁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卻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

看不得絕言語我今為你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師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問甚麼物作聲師抽刀驀口作斫勢洞山舉示衆云看他藥山橫身為這箇事今時人欲明向上事須體此意始得遵布衲浴佛師曰這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長慶云邪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衆中喚作浴佛語亦曰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闍黎決疑至晚上堂衆集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甚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住曰大衆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玄覺曰且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甚麼處是決疑若不與決疑又道待上堂時與汝決疑師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總不識汝飯頭罔測發憤而去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師令供養主抄化甘行者問甚處來曰藥山來甘曰來作麼曰教化甘曰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甚麼病甘便捨銀兩錠意山中有人此物却回無人即休主便歸納疏師問曰子歸何速主曰問佛法相當得銀兩錠師令舉其語主舉已師曰速送還他子著賊了也主便送還甘曰由來有人遂添銀施之同安顯云早知行者恁麼問終不道藥山來問僧見說汝解算是否曰不敢師曰汝試算老僧看僧無對雲巖舉問洞山汝作麼生山曰請和尚生月師書佛字問道吾是甚麼字吾曰佛字師曰多口阿師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為汝道一句亦不難祇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大衆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你道有僧曰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尚不道師曰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入衆雲巖舉似洞山山曰這僧却會祇是不肯禮拜問僧甚處來曰南泉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恁麼則成一頭水牯牛去也曰雖在彼中且不曾上他食堂師曰口欲東南風那曰和尚莫錯自有拈匙把筯人在問達磨未來時此土還有祖師意否師曰有曰既有祖師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為有所以來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為甚麼却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長慶云眼有何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群如何射

得麈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朗州刺史李翺問師何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某甲適來問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主曰恁麼則姓韓也師聞乃曰得恁麼不識好惡若是夏時對他便是姓熱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李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太和八年十一月六日臨順世叫曰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柱撑之師舉手曰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塔于院東隅唐文宗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禪者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祖師以手拓幞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鍬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師乃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師曰若蹉倒即不來也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爲友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後謁忠國師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覷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打侍者二十棒遣出

師聞曰不謬爲南陽國師明日再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曰不用不用師退後國師曰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曰不是不是師遶國師一帀便出國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斂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話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嬭又一日訪龐居士至門首相見師乃問居士在否士曰饑不擇食師曰龐老在否士曰蒼天蒼天便入宅去師曰蒼天蒼天便回師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師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師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祇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士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師與龐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以手指曰便與麼也還辨不出師曰灼然是辨不出士乃戽水潑師二掬師曰莫與麼莫與麼士曰須與麼須與麼師却戽水潑士三掬師曰正與麼時堪作甚麼士曰無外物師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誰是落便宜者元和三年於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麪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曰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齊靜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三年間玄學者至盈三百衆建成大院上堂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祇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譚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

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參於山下見師便問丹霞山向甚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處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眞師子兒一撥便轉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分爲甚麼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不福云道某甲瞎得麼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湯沐浴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門人建塔謚智通禪師塔曰妙覺

潭州大川禪師（亦曰大湖）江陵僧參師問幾時發足江陵僧提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繞禪牀一帀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曰苦殺人洎合錯判諸方師曰甚得禪宗道理（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法道即得我這裏不然曰未審此間作麼生霞曰猶較大州三步在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者多洞山云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潮州靈山大顚寶通禪師初參石頭頭問那箇是汝心師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師却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頭問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蹋僧師曰是參禪僧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瞬目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却揚眉瞬目外鑒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了也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眞物頭曰眞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師住後學者四集上堂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祇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你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即汝眞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泠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

不其中也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箇問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原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趂出院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僧問苦海波深以何爲船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即得度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瘂者依前瘂一日將痒和子廊下行逢一僧問訊次師以痒和子驀口打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大顚老野狐不曾孤負人

潭州長髭曠禪師曹谿禮祖塔回參石頭頭問甚麼處來曰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秖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垂下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玄覺云且道長髭具眼秖對不具眼秖對若具眼爲甚麼請道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法燈代云和尚可謂眼昏）僧參遶禪牀一帀卓然而立師曰若是石頭法席一點也用不著僧又遶禪牀一帀師曰却是恁麼時不易道箇來處僧便出去師乃喚僧不顧師曰這漢猶少教詔在僧却回曰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師還許麼師曰逢之不逢逢必有事僧乃退身三步師却遶禪牀一帀僧曰不唯宗眼分明亦乃師承有據師乃打三棒問僧甚處來曰九華山控石庵師曰庵主是甚麼人曰馬祖下尊宿師曰名甚麼曰不委他法號師曰他不委你不委曰尊宿眼在甚處師曰若是庵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曰賴遇和尚放過某甲師曰百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麗居士到師陞座衆集定士出曰各請自檢好却於禪牀右立時有僧問不觸主人翁請師答話師曰識龐公麼曰不識士便搊住曰苦哉苦哉僧無對士便拓開師少間却問適來這僧還喫棒否士曰待伊甘始得

師曰居士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士曰恁麼說話某甲即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師曰不好箇甚麼士曰阿師祇見錐頭尖不見鑿頭利李行婆來師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婆曰有甚諱處師曰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婆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婆曰和尙無過婆豈有過師曰無過的人作麼生婆乃豎拳曰與麼總成顛倒師曰實無諱處師見僧乃擒住曰師子兒野干屬僧以手作撥眉勢師曰雖然如此猶欠哮吼在僧擒住師曰偏愛行此一機師與一摑僧拍手三下師曰若見同風汝甘與麼否曰終不由別人師作撥眉勢僧曰猶欠哮吼在師曰想料不由別人師見僧問訊次師曰步步是汝證明處汝還知麼曰某甲不知師曰汝若知我堪作甚麼僧禮拜師曰我不堪汝却好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剃二十五詣抗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參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個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贓誣於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罄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後卜荊州當陽紫陵山學徒駕肩接迹都人士女響風而至時從業寺上首以狀聞於連師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矣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疑

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卽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師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卽便告寂壽六十臘月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於郡東

京兆府尸利禪師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卽得石頭曰汝還曾失麼師乃契會厥旨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谿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爲甚麼却無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省悟住後有僧來參師召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小朗）

汾州石樓禪師上堂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指師曰石樓無耳朶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曰和尚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麼曰苦哉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卽禍生師曰作麼生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尋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躂丘乃過一珠終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莫測

水空和尚一日廊下見一僧乃問時中事作麼生僧良久師曰祇恁便得麼曰頭上安頭師打曰去去已後惑亂人家男女在

澧州大同濟禪師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師便拽轉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曰是卽是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剝令侍者請米來却拽

轉禪牀便坐。師乃遶禪牀一匝。便歸方丈。米却拽倒禪牀。領衆便出。師訪龐居士。士曰。憶在母胎時有一則語。擧似阿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師曰。猶是隔生也。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師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士曰。如師見解。可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曰。不但隔一生兩生。師曰。粥飯底僧一任檢責。士鳴指三下。師一日見龐居士來。便掩却門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纔出。被士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且置。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曰。祇此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士曰。弄巧成拙。僧問。此箇法門。如何繼紹。師曰。冬寒夏熱。人自委知。曰。恁麼則蒙分付去也。師曰。頑囂少智。動犢多癡。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事別。子丑寅卯吾今說。若會唯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決。

青原下三世

藥山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依槃和尙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山上烏兒頭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師離藥山見南泉。泉問。闍黎名甚麼。師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卽頭角生。三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師又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為甚不祇對和尙。師曰。你不妨靈利。巖不薦。却問南泉。適來智頭陀為甚不祇對和尙。某甲不會。乞師垂示。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師知雲巖不薦。乃曰。此人因緣不在此。却同回藥山。山問。汝回何速。巖曰。祇為因緣不契。山曰。有何因緣。巖擧前話。山曰。子作麼生會他這箇時節。便回。巖無對。山乃大笑。巖便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巖

曰。某甲特爲此事歸來。山曰。且去。巖便出。師在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齩得指頭血出。師却下來問巖。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巖曰。和尚不與某甲說。師便低頭。（僧問雲居。切忌道著。意作麼生。居云。此語最毒。云如何是最毒底語。居云。一棒打殺龍蛇）雲巖臨遷化遣書辭師。師覽書了。謂洞山密師伯曰。雲巖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麼道。還知有也未。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甚麼處是伊不會處）藥山上堂曰。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曰。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也。師一日提笠出。雲巖指笠曰。用這箇作甚麼。師曰。有用處。巖曰。忽遇黑風猛雨來時如何。師曰。蓋覆著。巖曰。他還受蓋覆麼。師曰。然雖如是且無滲漏。溈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爲座。巖曰。以無爲爲座。巖却問溈山。山曰。以諸法空爲座。又問師。作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臥也聽伊臥。有一人不坐不臥。速道速道。山休去。溈山問師。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山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速道速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雲巖問。師弟家風近日如何。師曰。教師兄指點堪作甚麼。巖曰。無這箇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澁在。僧問。如何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萬人喚不回頭方有少分相應。曰。忽然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却問僧。除却星與燄。那箇是火。曰。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麼。師曰。見。曰。見從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臥。別請一問。有施主施裩。藥山提起示衆曰。法身還具四大也無。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裩。師曰。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山曰。與汝一腰裩。師指佛桑花問僧曰。這箇何似那箇。曰。直得寒毛卓竪。師曰。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底。師曰。十里大王。雲巖不安。師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雲巖補鞋次。師問。作甚麼。巖曰。將敗壞補敗壞。師曰。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師聞僧念維摩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師問曰。甚麼處去。

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禾山山曰給侍者方諳）師到五峰峰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峯曰為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逢因設先師齋僧問未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汝諸人用設齋作甚麼石霜問和尚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甚麼處去也師喚侍者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唐太和九年九月示疾有苦僧眾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眾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眾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闍維得靈骨數片建塔道吾後雷遷于石霜山之陽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少出家於石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眾立定以拄杖一時趂散復召大眾眾回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一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甚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溈山溈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僧問從上諸聖甚麼處去師良久曰作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好埋却問太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曰一機之絹是一段是兩段（洞山代云如人接樹）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師問石霜甚麼處來曰溈山來師曰在彼中得多少

時曰粗經冬夏師曰恁麼即成山長也曰雖在彼中却不知師曰他家亦非知非識石霜無對（道吾聞云得恁麼無佛法身心）住後上堂示衆曰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山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問僧甚處來曰添香來師曰還見佛否曰見師曰甚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竪起掃帚曰是第幾月吾便行（玄沙聞云正是第二月）問僧甚處來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未語話時却點頭師作草鞋次洞山近前曰乞師眼睛得麼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山曰非眼師便喝出尼僧禮拜師問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洞山代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僧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却從佛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祇是左之右之院主遊石室回師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為祇恁麼便回主無對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師曰汝更去作甚麼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會昌元年辛酉十月二十六日示疾命澡身竟喚主事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夜歸寂荼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于石塔謚無住大師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羣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為同道交洎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疏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攜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

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竪橈子曰會麼官人曰不會師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師有偈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鉤頭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三十年來海上遊水淸魚現不吞鉤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有一魚兮偉莫裁混融包納信奇哉能變化吐風雷下線何曾釣得來別人祇看採芙蓉香氣長粘遶指風兩岸映一船紅何曾解染得虛空問我生涯祇是船子孫各自賭機緣不由地不由天除却簑衣無可傳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為說破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卽不住住卽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淸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迹沒蹤迹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竪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洞山參師問來作甚麼山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這兩片皮作麼山無

對曹山云子親得一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猫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露柱去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藥山看經次師曰和尚休猱人好山置經曰日頭早晚也師曰正當午山曰猶有文彩在師曰某甲無亦無山曰汝太煞聰明師曰某甲秖恁麼和尚作麼生山曰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二上座甚處來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豈不出入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

澧州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唇齒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箇跛脚沙彌却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山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衆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鬧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法眼別云見誰說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秖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師一日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庵接待往來茶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師住菴後一日歸來値雨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得處否師曰不順世藥山齋時自打鼓師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槌曰是第幾和師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舀一杓飯便出

鼎州李翺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守忻愜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是行脚眼始得）守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守莫測玄旨山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守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宿曰法身凝寂無去無來（法眼別云汝作甚麼來 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丹霞然禪師法嗣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麼師退身三步霞曰錯師進前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霞曰得即得孤他諸佛師由是領旨住後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磨有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投子頓悟玄旨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埰根子曰時至根苗自生師因供養羅漢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為甚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養亦一任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飯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僧參師乃展手示之僧近前却退後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呵大笑師曰少間與闍黎舉哀僧打筋斗而出師曰蒼天蒼天僧參人事畢師曰與麼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某甲結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手師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撫掌三下僧拂袖便出師曰烏不前兎不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祇有闍黎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米倉和尚新到參遶師三匝敲禪牀曰不見主人公終不下參衆師曰甚麼處情識去來曰果然不在師便打一拄杖僧曰幾落情識師曰村草步頭逢著一

箇有甚麼話處曰且參衆去

丹霞山義安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上座曰恁麼即無異去也師曰誰向汝道

本童禪師因僧寫師眞呈師曰此若是我更呈阿誰曰豈可分外也師曰若不分外汝却收取僧擬收師打曰正是分外強爲曰若恁麼即須呈於師也師曰收取收取

大川禪師法嗣

仙天禪師新羅僧參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住云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僧無語師便推出曰問伊一句便道兩句僧參展坐具師曰這裏會得孤負平生去也曰不向這裡會得又作麼生師曰不向這裏會更向那裏會便打出僧參纔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瘂却即閑苦死覓箇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披雲和尚來纔入方文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爲物雲曰祇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曰祇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噓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擒耳而出師曰死却這漢平生也洛浦和尚參師問甚處來浦曰南溪師曰還將南溪消息來麼曰消即消已息即未息師曰最苦是未息浦曰且道未息箇甚麼師曰一回見面千載忘名浦拂袖便出師曰弄死蝿手有甚麼限僧參擬禮拜師曰野狐兒見甚麼了便禮拜曰老禿奴見甚麼了便恁麼問師曰苦哉苦哉仙天今日忘前失後曰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曰爭不如此曰誰甘師呵呵大笑曰遠之遠矣僧四顧便出

福州普光禪師僧侍立次師以手開胸曰還委老僧事麼曰猶有這箇在師却掩胸曰不妨太顯曰有甚麼避處師曰的是無避處曰即今作麼生師便打

大顚通禪師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楊氏子初參石鞏鞏常張弓架箭接機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擘開胸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彈弓弦三下師乃禮

拜聖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祇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參大顛舉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爲甚麼向弓弦上辨平無對顛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師問大顛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作禮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師住三平上堂曰今時人出來盡學馳求造作將當自已眼目有甚麼相當阿汝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有本分事何不體取作麼心憤憤口悱悱有甚麼利益分明向汝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宜汝切不得錯用心僧問宗門中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曰學人還躡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甚麼處曰龜毛兔角豈是有邪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上堂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些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問侍者姓甚麼者曰與和尚同姓師曰你道三平姓甚麼者曰問頭何在師曰幾時問汝者曰問姓者誰師曰念汝初機放汝三十棒師有偈曰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陞座次有道士出眾從東過西一僧從西過東師曰適來道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在士便出禮曰謝師接引師便打僧出作禮曰乞師指示師亦打復謂眾曰此兩件公案作麼生斷還有人斷得麼如是三問眾無對師曰既無人斷得老僧爲斷去乃擲下拄杖歸方丈

馬頰山本空禪師上堂祇這施爲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眾前不要牽爺恃娘曰大眾欣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眾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

孤負平生行脚眼問去却即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即今蒙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即迷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秖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本生禪師拈拄杖示衆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處時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師曰也知闍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曰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曰掩鼻偷香空招罪犯

長髭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師受戒後乃參石頭一日隨頭遊山次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樹子免礙我師曰不將刀來頭乃抽刀倒與師師曰何不過那頭來頭曰你用那頭作甚麼師即大悟便歸長髭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祇是不通號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髭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髭曰太忉忉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髭喝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髭曰爭得不遇於人師尋値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見僧便豎起杖子曰三世諸佛盡由這箇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乃曰我若見即令放下拄杖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語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乃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入碓坊碓米杏曰行者接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開心椀子盛將來無蓋盤子合取去說甚麼難消杏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道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總

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為最哆哆和和時喻
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況喻取之
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師一夕與仰山翫月山
問這箇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
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仰山辭師送出門乃召曰闍黎山應
諾師曰莫一向去却回這邊來僧問曾到五臺否師
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文殊向行者道甚
麼師曰文殊道你生身父母在深草裏

青原下四世

道吾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洪井西
山紹鑾禪師落髮詣洛下學毗尼教雖知聽制終為
漸宗回抵溈山為米頭一日篩米次溈曰施主物莫
拋散師曰不拋撒溈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
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溈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
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
粒從甚麼處生溈呵呵大笑歸方丈溈至晚上堂曰
大衆米裡有蟲諸人好看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
菩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
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
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為患誰能為我
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師後
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
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
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
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
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
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因玆囊
錐始露果熟香飄衆命住持上堂汝等諸人自有本
分事不用馳求無你是非處無你啾唧處一代時教
整理時人脚手凡有其由皆落今時直至法身非身
此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則差不分
則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賴汝不會若會即打破汝頭問如何是和尚本分事

歸曰石頭還汗出麼問到這裏爲甚麼却道不得師曰脚底著口問眞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奈眞身何師曰瑠璃缾子口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師在方丈內僧在牕外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徧界不曾藏僧擧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東禪齊云祇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他爲甚麼道死急若不會雪峰作麼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他云徧界不曾藏也須曾學來始得會亂說即不可）裴相公來師拈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官人手中爲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留下笏示衆初機未覯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疎山仁參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黃金堪作甚麼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箇解會亦未許渠在僧辭師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即船遇陸即陸師曰我道半途稍難僧無對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師曰是

曰祇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衆曰不驚衆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徧界不曾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齩齒示之僧不會後問九峯曰先師齩齒意旨如何峯曰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蓋蓋曰我與先師有甚麼冤讎問僧近離甚處曰審道師於面前畫一畫曰汝刺脚與麼來還審得這箇麼曰審不得師曰汝衲衣與麼厚爲甚却審這箇不得曰某甲衲衣雖厚爭奈審這箇不得師曰與麼則七佛出世也救你不得曰說甚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師曰太懵懂生曰爭奈濟師曰參堂去僧曰喏喏問童子不坐白雲牀時如何師曰不打水魚自驚洞山問向前一箇童子甚了事如今向甚處去也師曰火焰上泊不得却歸清涼世界去也問佛性如虛空是否師曰臥時即有坐時即無問忘收一足時如何師曰不共汝同盤問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裡太煞鬧有人不肯過江西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落花隨水去曰意旨如何師曰脩竹引風來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冬天則有夏

天則無師頌洞山五位王子誕生曰天然貴胤本非
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朝無雜種分宮六宅不
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量同欲識誕生
王子父鶴冲霄漢出銀籠朝生曰苦學論情世莫羣
出來凡事已超倫詩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海
雲萬卷積功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生
知得金榜何勞顯至勳末生曰久棲巖壑用功夫草
榻柴扉守志孤十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夏衣縑無
澄凝含笑三秋思淸苦高名上哲圖業就高科酬志
極比來臣相不當途化生曰傍分帝位爲傳持萬里
山河布政威紅影日輪凝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高
低豈廢尊卑奉五袴蘇途遠近知妙印手持煙塞靜
當陽那肯露纖機內生曰九重密處復何宣挂弊由
來顯妙傳祇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自分權紫羅
帳合君臣隔黃閤簾垂禁制全爲汝方隅宮屬戀遂
將黃葉止啼錢師居石霜山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
不臥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也唐僖宗聞師道
譽賜紫衣師牢辭不受光啓四年示疾告寂塟于院
之西北隅諡普會大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爲侍者因過茶與吾吾
提起盞曰是邪是正師叉手近前自視吾吾曰邪則
總邪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恁麼道吾曰汝作麼生
師奪盞子提起曰是邪是正吾曰汝不虛爲吾侍者
師便禮拜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撫棺曰生邪
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甚麼不道吾
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
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師便
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
辭隱于村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
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
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
先師既歿唯石霜是嫡嗣必爲證明乃造石霜霜見
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來師曰祇在村院寄足霜曰
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前曰却請和尚
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述
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鍬

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甚麼力源持鍬肩上便出（太原孚上座代云先師靈骨猶在）師後住漸源一日在紙帳內坐有僧來撥開帳曰不審師以目視之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七佛已前事爲甚麼不會僧舉似石霜霜曰如人解射箭不虛發一日寶蓋和尚來訪師便捲起簾子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下却簾便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蓋擒住侍者與一掌者曰不用打某甲有堂頭和尚在蓋曰爲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師師曰猶隔津在

滁清禪師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曰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正是道吾機因甚麼不會僧禮拜師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問如何是無相師曰山青水綠僧參師以目視之僧曰是箇機關於某甲分上用不著師彈指三下僧遶禪牀一匝依位立師曰參堂去僧始出師便喝僧却以目視之師曰灼然用不著僧禮拜

雲巖晟禪師法嗣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吽吽濟曰瘂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這畜生師便休示滅後茶毗收五色舍利建塔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泉問作甚麼師曰打羅曰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師與洞山渡水山曰莫錯下脚師曰錯即過不得也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山鉏茶園山擲下钁頭曰我今日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裴大夫問僧供養佛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巖曰這僧未出家在曰和尚又如何巖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又作麼生師曰合取鉢盂巖肯之問一地不見二地時如何師曰汝莫錯否汝是何地問生死事乞師一言師曰汝何時死去來曰某甲不會請師說師曰不

會須死一場始得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兎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曰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說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師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師曰把針洞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似洞曰二十年同行作這箇語話豈有與麼工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洞曰如大地火發底道理師問洞山智識所通莫不遊踐徑截處乞師一言洞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師因斯頓覺下語非常後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師喚价闍黎洞乃放下橋木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一匝而坐僧擬進語師與一蹋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蹋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問如何是祖師禪師曰泥牛步步出人前問處處該不得時如何師曰夜半石人無影像縱橫不辨往來源

船子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幼歲出家依年受戒聽習經論該練三學出住潤州鶴林因道吾勸發往見船子由是師資道契徵朕不留（語見船子章）恭稟遺命遁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多依咸通庚寅海衆卜于夾山遂成院宇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若或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祗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祗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具正眼永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頌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爲甚麼却言無師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曰既是無饑人某甲爲甚麼不悟師曰祗爲悟迷却闍黎復示偈曰明明無

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脚兩舒睡。無僞亦無眞。問十二分教。及祖意。和尚爲甚麼不許人問。師曰。是老僧坐具。曰和尚以何法示人。師曰。虛空無挂針之路。子虛徒撚線之功。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金粟之苗裔。舍利之眞身。罔象之玄談。是野狐之窟宅。上堂不知天曉。悟不由師。龍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但意不寄私緣。舌不親玄旨。正好知音。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去。賺殺闍黎。困魚止濼。鈍鳥棲蘆。雲水非闍黎。闍黎非雲水。老僧於雲水而得自在。闍黎又作麼生。西川座主。罷講徧參。到襄州華嚴和尚處。問曰。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嚴曰。如車二輪。如鳥二翼。主曰。將爲禪門別有長處。元來無。遂歸蜀。後聞師道播諸方。令小師持此語問。師曰。離砂無鏤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意。主聞舉遂禮曰。元來禪門中別有長處。上堂。閑中生解。意下丹青。目前即美。久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不相到。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嘉祥一路。智者知疏。瑞草無根。賢者不貴。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曰不會。師曰。淸淸之水。遊魚自迷。問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烏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黯黑。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風吹荷葉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堂。舉了乃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問兩鏡相照時如何。師曰。蚌呈無價寶。龍吐腹中珠。問如何是寂默中事。師曰。寢殿無人。師喫茶了。自烹一椀。過與侍者。者擬接。師乃縮手曰。是甚麼。者無對。座主問。若是教意某甲即不疑。祇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祇解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上無根樹。山含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虛空無影像。足下野雲生。師在潙山作典座。潙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潙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問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問如何是相似句。師曰。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風吹柳絮

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青山元不動澗水鎮長流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上堂金烏玉兔交互爭輝坐却日頭天下黯黑上脣與下脣從來不相識明明向君道莫令眼顧著何也日月未足爲明天地未足爲大空中不運斤巧匠不遺蹤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師尋常老僧道目睹瞿曇猶如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草鞋寧可赤脚不著最好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此問無賓主曰尋常與甚麼人對談師曰文殊與吾擕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上堂我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僧至曰老僧二十年說無義語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裡便請便請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在坑中始得其僧歸堂束裝潛去上堂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虎頭上座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曾到石霜麼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曰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曰和尚也須急著眼始得師曰作麼生是毬子曰跳不出師曰作麼生是毬杖曰沒手足師曰且去老僧未與闍黎相見明日陞座師曰昨日新到在麼頭出應諾師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頭曰今日雖問要且不是師曰片月難明非關天地頭曰莫豪沸便作掀禪牀勢師曰且緩緩斸著上座甚麼處頭竪起拳曰目前還著得這箇麼師曰作家作家頭又作掀禪牀勢師曰大衆看這一員戰將若是門庭布列山僧不如他若據入理之談也較山僧一級地上堂眼不挂戶意不停玄直得靈草不生猶是五天之位珠光月魄不是出頭時此間無老僧五路頭無闍黎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華落碧巖前（法眼云我二十年祇作境話會）師問僧甚麼處來曰洞山來師曰洞山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教學人三路學師曰何者三路曰玄路鳥道展手師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曰軌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師再闡玄樞迨于一紀唐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

盡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卽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塔于本山謚傳明大師

翠微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安樂院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初參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卽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出住大通上堂學初見翠微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自此化導次遷清平上堂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叢林徧參尊宿且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秖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値色身安健不値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夫體取佛意好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麪作三箇蒸餅問如何是禪師曰猢猻上樹尾連顚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笊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自餘逗機方便辟狗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六年終于本山謚法喜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劉氏子幼歲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頓悟宗旨（語見翠微章）由是放意周遊後旋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而居一日趙州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布施我州先歸庵中坐師後攜一缾油歸州曰久嚮投子及乎到來秖見箇賣油翁師曰汝秖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缾曰油油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上堂汝諸人來這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圖口裏有可

道我老兒氣力稍劣脣舌遲鈍亦無閑言語與汝汝若問我便隨汝答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埰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緊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自生見解擔帶將來自作自受我這裏無可與汝也無表無裏說似諸人有疑便問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這裏埰根便下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目淨脩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髑髏裏有師子吼問一法普潤一切羣生如何是一法師曰雨下也問一塵含法界時如何師曰早是數塵也問金鎖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問學人擬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不曾爛壞巨榮禪客參次師曰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脣齒何用要見老僧榮曰到這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師曰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榮乃遶禪牀一匝而去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問一切聲是佛聲是不師

曰是曰和尚莫屎沸盌鳴聲師便打問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不師曰是曰喚和尚作頭驢得麼師便打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牀立師指庵前一片石謂雪峰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峰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曰不快漆桶師與雪峰遊龍眠有兩路峰問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峰曰東去西去師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師曰不是性燥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峰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師將钁頭拋向峰面前峰曰恁麼則當處掘去也師曰不快漆桶峯辭師送出門召曰道者峯回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二途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涉二途者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問依稀似半月彷彿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師曰道甚麼曰想師祇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類中來時如何師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問祖祖相傳傳箇甚麼師曰老僧不解妄語問如何是出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孃師曰無所生問如

何是火焰裏身師曰有甚麼掩處曰如何是炭庫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漆問的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未審將何辨識師曰引不著問院中有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也無師曰一百年前五十年後看取問僧久嚮疎山薑頭莫便是否僧無對（法眼代云和尚重問日久）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爲棟梁材曰恁麼則卞和無出身處也師曰擔帶即竛竮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問那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拂子叉手問佛法二字如何辯得清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汝適來問箇甚麼問一等是水爲甚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法眼別云大似相違）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彌勒覓箇受記處不得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作色曰這箇師僧好發業殺人問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了角女子白頭絲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

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眞箇謾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牀立問學人一問即和尚答忽若千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鷄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這老胡有甚麼罪過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罔眺其後問鑄像未成身在甚麼處師曰莫造作曰爭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甚麼處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師曰徧十方曰無目爲甚麼徧十方師曰還更著得目也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諱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箇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衆生在甚麼處師曰見老僧嗔便道嗔見老僧喜便道喜問僧甚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法眼代云和尚識祖師）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曰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問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爲何事師曰尹司空請老僧開堂問如何是

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痛。菜頭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頭明日伺得無人又來。師曰。近前來。頭近前。師曰。輒不得擧似於人。問併却咽喉脣吻。請師道。師曰。汝祇要我道不得。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偏天偏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莫惡口。問和尚未見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柰何。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相孤負。曰。恁麼得從師得也。師曰。得箇甚麼。曰。恁麼則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師。亦乃孤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已推人。問金鷄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這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之王。為甚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于室。縱以無畏之辯。隨問遽答。啐啄同時。微言頗多。今錄少分而已。中和中。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問師曰。住此何為。師乃隨宜說法。渠魁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去。乾化四年四月六日。示微疾。大衆請醫。師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而寂。謚慈濟大師

安吉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聞。曰。恁麼則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跡。起坐絕人知。曰。如何即是。師曰。三爐力盡無煙燄。萬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目有重瞳。手垂過膝。自翠微受訣。止于此山。薙草卓庵。學徒四至。廣闡法化。遂成叢社焉

建州白雲約禪師。僧問。不坐偏空堂。不居無學位。此人合向甚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韶國師參師。問甚麼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

曰還逢見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詔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孝義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禪師因平田參師欲起身田乃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以手掩耳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師曰有甚麼死急田曰若非此箇師不免諸方點檢師不對

棗山光仁禪師上堂衆集師於座前謂衆曰不負平生行脚眼目致箇問來還有麼衆無對師曰若無即陞座去也便登座僧出禮拜師曰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翌日有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牀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甚麼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五燈嚴統卷第五

五燈嚴統卷第六

青原下五世

石霜諸禪師法嗣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初造石霜長坐不臥麻衣草履亡身爲法霜遂令主性空塔院一日霜知緣熟試其所得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一人不求進霜曰憑何師曰他且不爲名霜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他亦不道今日是如是酬問往復無滯盤桓二十餘祀衆請出世僧問祇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不是祖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爲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時教阿誰敘上堂一代時教祇是整理時人手脚直饒剝盡到底也祇成得箇了事人不可將當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標不起倒這裏合作麼生更若切切恐成負累珍重

瑞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人也嘗爲石霜侍者洎霜

歸寂衆請首座繼住持師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
可座曰先師有甚麽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
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
白練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座曰這箇
祇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爾
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
師意遂焚香香煙未斷座已脫去師撫座背曰坐脫
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住後僧問無間中人
行甚麽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甚麽行師曰無
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
者曰不共甚麽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乃曰諸兄弟
還識得命麽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
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
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
旗相似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
兄弟約甚麽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
不假耳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辯白看所以道聲前拋
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大地都來是汝當人箇體

向甚麽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
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洞山道擬將心意學玄
宗大似西行却向東珍重問承古有言向外紹則臣
位向內紹則王種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外紹師曰
若不知事極頭祇得了事喚作外紹是爲臣種曰如
何是內紹師曰知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爲內紹曰如
何是王種師曰須見無承當底人無擔荷底人始得
圓一色體一色了所以借爲誕生是爲王種曰恁麽
則內紹亦須得轉師曰灼然有承當擔荷爭得不轉
汝道內紹便是人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紹底道理
麽所以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位了始稱
作人王種曰未審外紹還轉也無師曰外紹全未知
有且教渠知有曰如何是知有師曰天明不覺曉闇
如何是外紹師曰不借別人家裏事曰如何是內紹
師曰推爺向裏頭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師曰臣在
門裏王不出門曰恁麽則不出門者不落二邊師曰
渠也不獨坐世界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所以道
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闇

誕生還更知聞也無師曰更知聞阿誰曰恁麼則莫便是否師曰若是古人為甚麼道誕生王有父曰既有父為甚麼不知聞師曰同時不識祖問古人云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師曰古人不護語曰如何是來底兒孫師曰猶守珍御在曰如何是父師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與問諸聖間出祇是箇傳語底人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祇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為甚麼喚作傳語底人師曰為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底人僧禮拜而退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徧閫內不周曰流光與閫內相去多少師曰綠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問祖祖相傳復傳何事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慳師曰無物與

人曰如何是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非諸佛曰既非諸佛為甚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為甚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曰是甚麼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境未忘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奈全身入帝鄉問古人道因眞立妄從妄顯眞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眞心師曰不雜食是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為甚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為甚麼邈誌公眞不得師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甚麼人證旨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沉古路身沒乃方知此

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即燒香供養本爺娘師後住泐潭而終諡大覺禪師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泉州人也自石霜開示而止湧泉一日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邪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忽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師驟牛而去彊德憩於樹下煎茶師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麼處彊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鑒好上堂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回去在為何如此蓋為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尚不會薦取渾崙底但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上堂拍盲不見佛開眼遇途人借問途中事渠無丈六身不從五天來漢地不曾踏不是張家生誰云李家子三人拄一杖臥一牀似伊不似伊拈來搭肩上為他十八兒論不奈伊何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居曰祇為闍黎功力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為甚麼不奈何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便禮拜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乞為舉霜不肯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頓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黃面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然燈未出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為甚麼吞却師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僧師曰參尋訪道潭州道正表聞馬王乞師論義王請師上殿相見茶罷師就王乞劍師握劍

問道正曰你本教中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道得不斬道不得即斬道正茫然便禮拜懺悔師謂王曰還識此人否王曰識師曰是誰王曰道正師曰不是其道若正合對得臣僧此祗是箇無主孤魂因玆道士更不紛紜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法尙應捨何況非法如何是法尙應捨師曰空裏撒醍醐曰如何是非法師曰嵩山道士詐明頭問逼迫出來時如何師曰還曾撈著汝麼

潭州中雲蓋禪師僧問和尙開堂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黎也須側身始得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即屈著汝曰教學人作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曰還曾薫著汝也無問同類即不問如何是異類師曰要頭斫將去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師終于長慶謚本淨大師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五老峰前事師曰萬古千秋曰恁麼則成絕嗣去也師曰賺躇欲與誰問自遠趨風請師激發師曰他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雪上更加霜上堂若會此箇事無有下口處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井底寒蟾天中明月

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便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曰本來有許多面目師曰適來見甚麼僧無語問如何是師子師曰善哮吼僧擬掌曰好手好手師曰靑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作家僧拂袖便出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問如何是主妙師曰未聞已前道吾問久嚮和尙會禪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低聲師與一掌吾曰蒼天蒼天師把住曰得恁麼無禮吾却與一掌師

曰老僧罪過吾拂袖便行師呵呵大笑曰早知如是不見如是僧參師便作起勢僧便出師曰闍黎且來人事僧回作抽坐具勢師却歸方丈僧曰蒼天蒼天師曰龍頭蛇尾僧近前叉手立師曰敗將投王不存性命問抱璞投師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頭不出口師將示寂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臥出氣一聲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喫師乃面壁而臥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舌示之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言訖而寂謚紹隆大師

鼎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更請問問如何是和尚仙陀婆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少林雖有月葱嶺不穿雲問如何是類師曰奈何橋畔嘶聲切劒樹林中去復來

石霜暉禪師僧問世尊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爲甚麼不度師曰爲伊不是五俱輪

郢州芭蕉禪師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巳彼人冷眼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祇恐闍黎不問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董家稚子聲聲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枯木[illegible]龍露爪牙

潭州肥田慧覺伏禪師僧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髻中珠未解石女斂雙眉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靈龜呈卦兆失却自家身問此地名甚麼師曰肥田曰宜種甚麼師便打師有偈曰修多好句枉工夫返本還源是大愚祖佛不從修證得縱行玄略也崎嶇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敲火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曰恁麼則緇素不分也師曰甚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挂其中事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空中有路不曾

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如鐵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一爐香師曰歷代無人齅曰齅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爲甚麼不見拯迷師曰闍黎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禪師僧問僧繇爲甚麼邈誌公眞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邈不得曰誌公爲甚麼邈不得師曰彩繪不將來曰和尚還邈得也無師曰我亦邈不得曰和尚爲甚麼邈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邈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色牛

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秖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秖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秖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事彰山曰秖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初講經論後於石霜之室忘筌往後僧問如何是和尚得力處師曰不居無理位豈坐白牛車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諡眞寂禪師

南嶽玄泰禪師沉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始見德山陞于堂矣後謁石霜遂入室爲掌翰二十年與貫休齊己爲友後居蘭若曰金剛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伐燒畬爲害滋甚乃作畬山謠曰畬山兒畬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帽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青煙飛猿猱路絕巖崖出芝朮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罷仍再鉏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嶽域尙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遠邇傳播達

於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將示滅乃召一僧令備薪蒸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箇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端坐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建塔於迎雲亭側

潭州雲蓋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月中藏玉兎曰出後如何師曰日裏背金烏問不可以情測時如何師曰無舌童兒機智盡風穴參師問石角穿雲路攜笻意若何穴曰紅霞籠玉象擁嶂照川源師曰相隨來也穴曰和尚也須低聲師曰且坐喫茶

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也幼不茹葷長無經世意僖宗鍾愛之然百計陶寫終不能回中和初僖宗幸蜀師斷髮逸遊人無知者造石霜問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宗旨盛大豈妄為之邪霜曰是實事邪師曰師意如何霜曰待案山點頭即向汝道師於言下頓省辭去至邵武城外見山鬱然深秀遂撥草至煙起處有一苦行居焉苦行見師至乃曰上人當興此長揖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日有一老人拜謁師問住在何處至此何求老人曰住在此山然非人龍也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垂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可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坐傍有一小蛇延緣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作師危坐不傾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有頃老人拜而泣曰自非大士慈悲為血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斯恩即穴巖下為泉曰此泉為他日多衆之設今號龍湖邦人聞其事施財施力相與建寺衲子雲趨師闡化三十餘年臨示寂聲鍾集衆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尋常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斂目時齊聽取安然而逝塔於本山謚圓覺禪師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夾山會禪師法嗣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丱年出家具戒通經論問道臨濟後為侍者濟嘗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侍立次有座主參濟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主曰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主回問師汝豈不是適來喝老僧者師曰是濟便打師後辭濟濟問甚麼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箇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虀甕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山山乃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鷄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興化代云但知作佛莫愁衆生）一日問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山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山曰龍銜海珠遊魚不顧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師曰不然山曰何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如是即吾宗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澧陽遇故人因話武陵事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祇在闤闠中曰何不向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闤闠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闤闠中要且人不識故人罔測又問佛佛相應祖祖相傳彼此不垂曲時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曰合譚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曰有人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會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目擊師尋之澧陽洛浦山卜築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奔湊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

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
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
喪身之兆。鳳棲金網。趍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
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
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疎。僧問瞥然
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又問。恁
麼來不立。恁麼去不泯時如何。師曰。鬻薪樵子貴。衣
錦道人輕。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
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
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問日未出時如何。
師曰。水竭滄溟龍尚隱。雲騰碧漢鳳猶飛。問如何是
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曰若也不耘
莫被草埋却也無。師曰。肌骨異蒭蕘。稊稗終難隱。問
不傷物命者如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謾彷徨。問
不譚今古時如何。師曰。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曰
爭奈空殼何。師曰。見盡無機所。邪正不可立。曰恁麼
則無棲泊處也。師曰。玄象始於未形。虗勞煩於飾彩。
問龍機不吐。霧滋登事如何。師曰。道本無名。不有明

暗曰。不挂明暗底事。又作麼生。師曰。言中易舉。意外
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座時如何。師曰。汝還
火爐重多少。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師子窟中
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問一時舉來時如何。師曰
獻璞不知機。徒勞招刖足。問僧近離甚處。曰荊南。師
曰。有一人與麼去。還逢麼。曰不逢。師曰。爲甚不逢。曰
若逢即頭粉碎。師曰。闍黎三寸甚密。雲門於江西見
其僧。乃問還有此語否。曰是。門曰。洛浦倒退三千里。
問行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
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師曰。鷺倚雪巢猶可辯。烏
投漆立事難分。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逢人常問路。
足下鎖長迷。曰如何是賓主雙舉。師曰。枯樹無橫枝。
鳥來難措足。問終日塵勞時如何。師曰。寶貴混沙中
識者天然異。曰恁麼則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
唳誤作鶯啼。問圓伊三點。人皆會洛浦家風。事若何。
師曰。雷霆一震。布鼓聲銷。問正當亭午時如何。師曰。
亭午猶虧半。烏沈始得圓。要會箇中意。牛頭尾上觀。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

寒僧撰進語師曰祇聞風擊響知是幾千竿上堂孫
臏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僧曰請和尚卜師曰汝家
豁死僧無對法眼代拊掌三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拂子
擊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
蝦蟇不擧頭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覆孤峰峰
不白雨滋石笋笋須生問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是否
師曰惜取眉毛好曰如何免得斯咎師曰泥龜任你
千年終不解隨雲鶴曰直是孫臏也遭貶剝師曰不
穿鼻孔底牛有甚巢處僧便作牛吼師曰這畜生僧
便喝師曰掩尾露牙終非好手問萬丈懸崖撒手去
如何免得喪於身時如何師曰須彌繫藕絲曰是何
境界師曰刹竿頭上仰蓮心曰恁麼則湛湛澄澄去
也師曰須彌頂上再翻身曰恁麼則兢兢切切去也
師曰空隨媒鴿走虛喪網羅身曰如何得不隨去師
曰罌鵝餅項小擬透望天飛問露不垂羣木時如何
師曰有虎鵶須噪無人鳥不驚問撥亂乾坤底人來
師還接否師竪拂子僧曰恁麼則得遇明君去也師
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問佛魔不到

處如何辨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
是救離生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大
從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因風激曰漚滅歸水時
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如何離得生死去
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玷問如何是道師曰存機猶
滯迹去杌却通途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
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
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壽別云
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獄
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時如何師曰靈鶴翥
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學世人
難信問諸聖恁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
是婆羅門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輝
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則顯晦殊途事非一槩師曰但
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人擬學歸鄉時如何師曰
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
殘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乃有偈曰決志歸鄉
去乘船渡五湖擧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鄉

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侍者謂師曰肇法師制得四論甚奇怪師曰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者無對法燈代云和尚甚麼處是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肇公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麼又云肇公有多少言語問如何是生機一路師曰截空有響擊木無聲師兩山開法語播諸方光化元年八月誡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構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玄深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厲懇切衆以為常略不相徵至冬示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問曰闍黎今日祇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拈著伊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話問師師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便告寂

撫州逍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即五日齋前或即五日齋後問劍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買索問洪鑪猛燄烹鍛何物師曰烹佛烹祖曰佛祖作麼生烹師曰業在其中曰喚作甚麼業師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何是不說底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坐佛牀斫佛朴問祖與佛阿那箇最親師曰真金不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則不肯去也師曰汝實我賤問懸劍萬年松時如何師曰非言可及曰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道話曰言外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海水不勞

杓子咎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熟自然香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眞佛子曰學人爲甚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師

袁州蟠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沿古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唐許氏子初謁三峯機緣靡契尋聞來山盛化乃往叩之山問名甚麼師曰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尙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山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麼處人師曰閩中人山曰還識老僧麼師曰和尙還識學人麼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識和尙也未委廬陵米作麼價山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來請住黃山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荊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心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鳴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曰黃峰獨脫物外秀年來月往冷颼颼問不辨中言如何指撥師曰劍去遠矣爾方刻舟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臥東西得自由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覺戶不掩對月莫迷問如何是青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師曰龍叫清潭波瀾自肅師於同光三年示寂塔於院之西北隅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問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煙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退後看僧參師問莫是多口白頭因麼因曰不敢師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甚麼處屙曰向韶山口裏屙師曰有韶山口卽得無韶山口

向甚麼處局因無語師便打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鴉那靑靑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卽是闍黎有甚麼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處師曰倜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則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般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卽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師召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劍上來老僧挃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遵曰爲甚不鑒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僧問如何是一如相師曰鶯飛霄漢白山遠色深靑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終後謚無畏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瑞州上藍山唱夾山之道學侶俱會後於洪井創禪苑還以上藍爲名化道益盛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祇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鋒前如何辨的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舌頭尋問如何是無舌人唱歌師曰韻震靑霄宮商不犯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問善財見文殊後爲甚却往南方師曰學滿入室知乃通方曰爲甚麼彌勒却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唐大順正月初告衆曰吾本約住此十年今化事旣畢當卽行矣齋畢聲鐘端坐長往謚元眞禪師

鄆州四禪禪師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王宮絕消息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榮枯各不同

太原海湖禪師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祇如憍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尿牀鬼問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獬豸稀問如何是無問而自答師曰松韻琴聲響

嘉州白水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來棲月中香桂鳳凰歸問如何是此經師曰拋梭石女遼空響海底泥牛夜吼頻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海滂沲不犯涓滴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問對境不動時如何師曰遠方雖有令不是太平年

清平遵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參清平平問來作麼師曰來禮拜平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平咄曰這鈍根阿師師乃禮拜平以手斫師頸一下從此領旨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投子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接示何人師曰如月赴千溪曰恁麼則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麼道問父不投為甚麼却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裡事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為甚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師遊山覓蟬蛻侍者問曰殼在這裏蟬向甚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聲侍者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上堂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餘莫能知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畬粟飯野菜澹黃虀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驪龍頷下珠如何識得

家中實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禪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身未審衲僧有難向甚麼處藏身師曰水精甕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太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沈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僧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甕裏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巵

襄州谷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鴉顟浮生不棄

安州九峻山禪師僧問遠聞九峻及乎到來祇見一峻師曰闍黎祇見一峻不見九峻曰如何是九峻師曰水急浪花麤

幽州盤山禪師二世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來多少時邪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問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女兒此理如何師曰闍黎直如石女兒去

九峻敬慧禪師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者邢臺廉氏子初參祖席徧歷衡廬岷蜀嘗經鳳林深谷欻覩珍寶發現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鉏園觸黃金若瓦礫待吾菅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謁投子子問昨夜宿何處師曰不動道場子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邪子曰元來宿不著處投子默許之尋住觀音衆常數百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時每登方丈必施禮及即位特賜紫衣署淨戒大師示寂垂誡門人訖怡顏合掌而逝

濠州思明禪師在衆時僧問如何是上座沙彌童行師曰諸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屎裏蛆兒頭出頭沒

鳳翔府招福禪師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爲甚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闍黎爭得怪

青原下六世

大光誨禪師法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illegible][illegible]之子如何得師[illegible][illegible]曰會人路不通曰恁麼則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鉢盂落地拈不起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轡斷石人撫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禪師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問得坐披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為甚麼不端嚴師曰不從修證得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問文不加點時如何師曰無目童兒不出戶問賓主未分時如何師曰雙陸盤中不喝彩曰分後如何師曰骰子未曾拋

潭州伏龍山禪師第一世僧問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雪內牡丹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痒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谿問赤脚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萬類千差曰如何是法法不滅師曰縱橫滿目

伏龍山禪師第二世僧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汝道興國門樓高多少問子不譚父德時如何師曰闍黎且低聲

陝府龍峻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師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無師曰不知曰為甚麼不知師曰不識善惡說甚麼向上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不見道犴狢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帶容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伏龍山和尚第三世僧問行盡千山路直機事若何師曰鳥道不曾棲問既是師為甚却無位次師曰古今排不出三際豈能安曰恁麼則某甲隨手去也師曰春風吹柳絮往復幾時休問如何是眞際師曰曠劫無異不存階級

九峰虔禪師法嗣

新羅國清院禪師僧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恁麼則不在爭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

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泐潭神鑒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辨主。師曰。正遇實峰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虗空駕鐵船。岳頂浪滔天

袁州南源行修慧觀禪師（亦曰光睦）僧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幾處峰巒猿鳥叫。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麼則淺也。師曰。也是兩頭搖。問有口談不得。無心未見伊時如何。師曰。古洞有龍吟不出。巖前木馬喊無形

泐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方丈。師曰。道得即去。時牟和尚對曰。大衆請師乃上法堂。僧問。非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不違古人意作麼生。師曰。也合消得汝三拜。僧問。確擣磨磨不得。忘却此意如何。師曰。虎口裏活雀兒。問定慧不生時如何。師曰。鐵牛草上臥。昏昏不舉頭。問如何是道者。師曰。毛毿毿地。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佛殿前逢尊者。問如何是和尚終日事。師曰。缽盂裏無折筋。曰如何是沙門日用事。師曰。轟轟不借萬人機

吉州禾山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子。問文殊以何爲師。師曰。鳳箏有韻。眞堪聽。聽得由來曲不成

泐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土木瓦礫是。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前花盡發。室內不知春。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失却斑貓兒。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到長安。問如何是和尚正主。師曰。畫鼓連槌響。耳畔不聞聲

洪州鳳棲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爲甚麼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盤飣自有旁人施。問如何是鳳棲境。師曰。千峯連岳秀。萬嶂不知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鐵狗吠石牛。幻人看月色。問如何是披毛戴角底人。師曰。蓑衣箬笠賣黃金。幾箇相逢不解喚。問學人未曉時機。乞師指示。師曰。參差松竹煙籠薄。重疊峰巒月上遲。僧

擬進語師曰劒甲未施賊身已露僧曰何也師曰精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擬禪牀而出師曰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澁苦問返本還源時如何師曰蟭螟雖脫殼不免抱寒枝問如何是猛利底人師曰石牛步步吼深潭紙馬聲聲火中叫新到持錫遶師三匝振錫一下曰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三下僧曰同安今日嚇得忘前失後師曰闍黎發足何處僧珍重便出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僧回首曰遠聞不如近見師曰貪他一杯酒失却滿船魚問如何是大沒慚愧底人師曰老僧見作這業次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火裏蘆花秀逢春恰似秋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羊遇石虎相看早晚休座主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審和尚說何法示人師曰我說一乘法曰如何是一乘法師曰幾般雲色出峯頂一樣泉聲落檻前曰不問這箇如何是一乘法師曰你不妨

靈利翫月次謂僧曰奇哉奇哉星明月朗足可觀瞻豈異道乎僧曰如何是道師曰汝試道看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師曰負笈攻文不閑弓矢問僧近離何處曰江西師曰江西法道何似此間曰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則禍生也師曰老僧適來造次曰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此啼黃葉師曰傷鼈恕龜殺活由我問僧甚處來曰五臺師曰還見文殊麼僧展兩手師曰展手頗多文殊誰覩曰氣急殺人師曰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問遠趨丈室乞師一言師曰孫臏門下徒話鑽龜曰名不浪得師曰喫茶去僧便珍重師曰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師看經次有僧來問訊師曰古佛今佛皆無別理曰和尚如何師打一掌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這風顛漢曰今古皆然師曰擬欲降龍却逢死虎曰同安甚生光彩師曰守株停舶非汝而誰曰和尚瀟師曰胡羊往楚抱屈而歸師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麼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師曰橫抱嬰孩擬彰皇簡師聞鵲聲謂衆曰喜鵲鳴寒檜

心印是渠傳僧出問曰何別師曰衆中有人在曰同
安門下道絕人荒師曰胡人飲乳返怪良醫曰休休
師曰老鶴入枯池不見魚蹤跡
洪州泐潭匡悟禪師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恰
好消息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從下過問幽關
未度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
深問香煙馥郁大張法筵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
莫錯舉似人曰恁麼則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
問六葉芬芳師傳何葉師曰六葉不相續花開果不
成曰豈無今日事師曰若是今日卽有日今日事如
何師曰葉葉連枝秀花開處處芳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福州吳氏子七歲從雪峰出家
依年受具謁九峰峰問汝遠遠而來暉暉音褒隨衆見
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曰重昏廓
闢盲者自盲峰乃許入室後住禾山學徒濟濟諸方
降欵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
曰山在甚麼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
重之命居楊州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而棲止焉

時上藍亦虛其室命師來往闡化號澄源禪師僧問
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於汝不惜鬭仰山插
鍬意旨如何師曰汝問我曰玄沙踏倒鍬又作麼生
師曰我問汝曰未辯其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
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且與闍黎道一
半曰爲甚麼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
師盡法師曰推倒禾山也問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
隣過此二者謂之眞過如何是眞過師曰禾山解打
鼓曰如何是眞諦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卽心卽佛則
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
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問萬法齊興時如何師曰
禾山解打鼓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世界崩陷曰爲
甚如此師曰寧無我身問尊者攢眉擊目視育王時
如何師曰卽今也恁麼曰學人如何領會師曰莫非
摩利支山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
底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復曰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
汝爭解打得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問巳
在紅爐請師烹鍊師曰趯下成器曰恁麼則烹鍊去

也師曰池州和尚問四壁打禾中間剗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甚麼處不赴曰恁麼則同於衆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建隆元年二月示微疾三月二日辭衆乃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卽今識取珍重言訖而寂諡法性禪師

洪州泐潭牟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正是著力處上堂僧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師曰珍重便下座

涌泉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一日涌泉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燒畬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鐵蛇鑽不入住後僧問不出咽喉脣吻事如何師曰待汝一钁斸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有一毒蛇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闍黎千聖亦近不得人問承聞南方有一劍話如何是一劍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師曰我道不當鋒有甚麼頭其人禮謝而去問父母未生時那人何處立師曰卦兆未興孫臏失算問如何是大千頂師曰不與衆峰齊師休夏入天台山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雲蓋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罕禪師僧問如何是須彌頂上浪滔天師曰文殊正作鬧曰如何是正位中事師曰不向機前展大悲問如何是那邊人師曰鋒前不露影句後覓無蹤

新羅國臥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裏不垂手曰爲甚麼不垂手師曰不尊貴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猢猻喫毛蟲問如何是潭中意師曰絲綸垂不到磻溪謾放鉤曰如何是潭外事師曰日裏金烏叫蟾中玉兎驚

彭州天台燈禪師僧問古佛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中央甲第高歲歲出靈苗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師曰不照燭問如何是佛師曰紅蓮座上不覩天冠

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國瑞巖禪師僧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師曰恐你守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

日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宮中不列位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處處無標的不展萬人機

新羅國百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爲家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曰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新羅國大嶺禪師僧問古人道祇到潼關便卽休會了便休未會便休師曰祇爲迷途中活計曰離却迷途還得其中活計也無師曰體卽得當卽不得曰旣是體得爲甚麼當不得師曰體是甚麼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何師曰不作尊貴問如何是一切處淸淨師曰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旃檀片片皆香問如何是用中無礙師曰一片白雲繚亂飛

中雲蓋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證覺景禪師僧問國土晏淸功歸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展賀曰轉功無位時如何師曰主家事宛然曰如何是閫外底事師曰畫鼓聲終後將軍不點頭

吉州禾山師陰禪師僧問王子未來登誰人當治化師曰閫外不行邊塞令將軍自致太平年曰恁麼則治化之功猶不當師曰亦有當曰如何是當師曰十方國土盡屬於王問久久尋源爲甚麼不見師曰爲步數太多曰恁麼則不覓去也師曰還同避溺而投火問如何是佛師曰承當者不是好手

幽州柘溪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箇中無紫皁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師問僧作甚麼來曰親近來師曰任你白雲朝嶽項爭奈青山不展眉

洛浦安禪師法嗣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草自前分問疋馬單鎗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猶較秦王百步在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鵰隨箭落李廣不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蝃蝀飲雲根時如何師曰金輪天子下閻浮鐵縵頭上金花異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當今不坐靈明殿畫鼓休停八佾音

鳳翔府青峯傳楚禪師涇州人也一日洛浦問曰院

主去甚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師曰樹
上總是浦曰得即得汝向後住箇雪窟定矣後訪白
水水曰見說洛浦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水曰止
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
不著活漢水曰此是洛浦底你底作麼生師曰非但
洛浦夾山亦不奈何水曰夾山為甚麼不奈何師曰
不見道生機一路住後僧問佛魔未現向甚麼處應
師曰諸上座聽祇對問大事已明為甚麼也如喪考
妣師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問如何
是一色師曰全無一滴水浪激似銀山問如何是臨
機一句師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穿過髑髏
不知痛痒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
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京兆府永安院善靜禪師郡之王氏子母夢金像覺
而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羣言年二十七忽厭浮幻
潛詣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唐天復中南謁洛浦
浦器之容其入室乃典園務力營衆事一日有僧辭
浦浦曰四面是山闍黎向甚麼處去僧無對浦曰限

汝十日下語得中即從汝去其僧經行冥搜偶入園
中師問曰上座既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
請代語師曰竹密豈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
僧喜踊師囑之曰不得道是某甲語僧遂白浦曰誰
語曰某甲語浦曰非汝語僧具言園頭見教浦至晚
上堂謂衆曰莫輕園頭他日座下有五百人在後住
永安衆餘五百果符洛浦之記僧問知有道不得時
如何師曰知有箇甚麼曰不可無去也師曰恁麼則
合道得曰道即不無爭奈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
寒花發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木馬背斜陽入
草無蹤跡問如何是一色師曰易分雪裏粉難辯墨
中煤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不出海水月
不吞光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鷺
鷥竝頭踏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
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問如何得生如來家師曰
披衣望曉論劫不明曰明後如何師曰一句不可得
曰如何是不坐如來座師曰抱頭石女歸來晚祇園

會禮沒戰由師往遊䕫道避昭宗蒙塵之亂以漢開運丙午冬鳴犍槌集僧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

護淨悟禪師

鄧州中度禪師僧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寰中主師曰金鷄常報曉時人自不聞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曰甚麼物不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眞常塵不染海納百川流曰請和尙離聲色外答師曰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戒定禪師初問洛浦月樹無枝長覆蔭請師直指妙玄微浦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漾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領旨住後僧問蛇師爲甚麼被蛇呑師曰幾度扣門招不出將身直入裏頭看有官人問旣是淸淨伽藍爲甚打魚鼓師曰直須打出靑霄外免見龍門點額人

京兆府臥龍禪師僧問杲日符天際珠光照舊都浦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劒揮時豈該明暗

逍遙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淸院師巍通玄禪師僧問枝分夾嶺的紹逍遙寶座旣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遙迥物外物外還不生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爲的曰恁麼則一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圖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京兆府白雲無休禪師僧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曰歸依佛法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蟠龍文禪師法嗣

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曰萬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迴殊雪嶺安巢節有異許由挂一瓢問六門不通如何達信師曰闍黎外邊與誰相識問猊籠頭卸角馱來時如何師曰換骨洗腸投紫塞廌門切忌更銜蘆問從上諸聖將何示人師曰有異雛龍行化節迥超棲鳳越揚塵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御珍裝猶尙棄誰能歷劫傍他門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海底泥牛吼雲中木馬嘶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黃帝不

曾遊赤水神珠罔象也虛然問雪覆蘆華時如何師曰雖則西凝呈瑞色太陽暉後却迷人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語同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拄杖孔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湨湨蕩蕩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畐塞虛空曰畐塞虛空即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便打凡有新到未許參禮先令運土三擔而示偈曰南山路側東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師肉髻螺紋金陵李氏嚮其道譽迎請供養待以師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勞斤斧曰為甚麼不勞斤斧師曰木平法眼禪師有偈贈曰木平山裏人貌古言復少相看陌路同論心秋月皎壞衲線非蠶助歌聲有鳥城闕今日來一漚嘗已曉滅後門人建塔謚眞寂禪師

紫陵志禪師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未審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雪深宜近火身煖覺春遲問貧子獻珠時如何師曰甚麼處得來問如何是道師曰回車有分

陝府龍溪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幾多時師乃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不免老僧下箇橛作麼生免得去眾無對師曰下去

黃山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或作潼）泉山禪師參黃山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蟄戶不開龍無龍句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曰擺手出漳江山復問卞和到處荊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山深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曰請師挑剔師曰擂鼓轉船頭棹穿波裏月

韶山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禪師僧問如何是祝融峰前事師曰巖前

瑞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耀州密行禪師僧問密室之言請師垂示師曰南方水濶北地風多曰不會乞師再指師曰鳥棲林麓易人出是非難

思明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浴次僧問和尚是離垢人爲甚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鷲嶺峯上青草參天鹿野苑中狐兎交橫

青原下七世

藤霞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禪師上堂夫學般若菩薩不擢得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爲甚麼萬機挑不出師曰他緣岸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葉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曾震曰爲甚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娑婆未曾哮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國國無人知

雲蓋景禪師法嗣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隔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菓接待往來賓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璺落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曰久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四海不曾通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何是九世剎那分師曰繁興不布彩師如何是宗門中的的意師曰萬里胡僧不入波瀾

烏牙賓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昨夜三更拜南郊問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曰黯黑石牛兒超然不出戶問如何是那邊事師曰黑漆牧童不展手銀籠鶴畔野雲飛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

來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間分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青峯楚禪師法嗣

西川靈龕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出處非干佛春來草自靑問磋磋地時如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京兆府紫閣山端巳禪師僧問四相俱盡立甚麼爲眞師曰你甚麼處去來問渭水正東流時如何師曰從來無間斷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即得不違於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問有耳不臨淸水洗無心誰爲白雲幽時如何師曰無木挂千金曰挂後如何師曰杳杳人難辯問如何是塵中師師曰荊棘林中隨處到旃檀林裡任縱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月隱澄潭金輝正午

幽州傳法禪師僧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華開金線秀古洞白雲深問別人爲甚麼徒弟多師爲甚麼無徒弟師曰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霄飛超三界外絲毛也解道煎茶問如何是自在底人師曰劒樹霜林去便行曰如何是不自在底人師曰釋迦在闍黎後

青峰山淸勉禪師僧問久醞蒲萄酒今日爲誰開師曰飲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壽池無一滴四海自滔滔

宋世玉音

宋太宗皇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曰是甚麼經僧曰仁王經帝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却在卿手裏僧無對 雪竇代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人對曰塔主帝曰朕之塔爲甚麼卿作主僧無對 雪竇代曰合國咸知 一日因僧朝見帝問甚處來對曰廬山臥雲庵帝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爲甚到此僧無對 雪竇代云難逃至化 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處相見來奏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卿以何爲驗僧無對

（雪竇代曰賓道得得而來）京寺回祿藏經悉爲煨燼僧欲乞宣賜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爲甚却燒僧無對（雪竇代云陛下不忘付囑）帝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街無對（雪竇代云實謂今古罕聞）智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在那一界中寂無對（保寧勇代曰陛下何處不稱尊）一日朝罷帝擎鉢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爲甚麼却在朕手裏隨無對

徽宗皇帝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奏本部路傍有大古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被體指爪遶身帝降旨令肩輿入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遂問何代僧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遊峨嵋入定於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師晉人也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此欲歸何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帝製三偈令繪像頒行偈曰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藏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議樹中不是負趍人有情身不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問盧能

孝宗皇帝宣問靈隱佛照光禪師曰釋迦佛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請師明說對曰將謂陛下忘却

五燈嚴統卷第六

五燈嚴燈卷第七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荊州天王道悟禪師渚宮人姓崔氏子玉之後胤也年十五依長沙寺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參石頭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眞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返荊門去郭不遠結草爲廬後因節使顧問左

右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曾未修削覩玆發怒令人擒師拋於水中旌旆纔歸乃見徧衙火發內外烘焰莫可近之惟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煙焰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節使重伸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僧龍潭問曰從上相承底事如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這個眼目幾人具得師曰淺草易爲長蘆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十三夏嗣法一人曰崇信卽龍潭也 宋大川云以丘玄素符載二碑參合應以天王道悟嗣馬祖龍潭崇信嗣之始爲不差悞矣 按指月錄云天王道悟嗣馬祖龍潭崇信嗣之丘玄素撰唐聞人歸登有南嶽碑圭峰答裴國宗趣狀權德輿馬祖塔銘皆以天王爲馬祖嗣佛國白達觀穎呂夏卿張無盡皆有著辯以證傳燈之悞 按正名錄云諸家證據由在事跡證據中惟張無盡之言最爲深切無盡云石頭得藥山山得曹洞教理行果言說辯轉天皇道悟下出周金剛呵風罵雨雖佛祖不敢嬰其鋒恐皇字差悞後得丘玄素符載二碑備示諸方曰吾嘗疑德山洞山同出石頭下因甚垂手處死活不同今以丘符二碑證之朗然明白方知吾擇法驗人之不謬耳此則直從施設處勘出一言而定千古之疑譬如世人子嗣有訛考驗宗譜固可辨明若一滴血則眞僞立剖無盡之言可謂滴血而得其眞者矣按三刻所載考據的確討論精詳千載疑案一時氷釋矣

南嶽下三世

天王道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和尚蒙祖記莂後居天王寺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王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王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王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王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王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王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王曰任性逍遙隨

緣數載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
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玩者得曰安著何處
師曰有處即道來有尼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
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甚
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翱刺史問
如何是眞如般若師曰我無眞如般若李曰幸遇和
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南嶽下四世

龍潭信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丱歲出家依年受
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
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
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
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
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
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
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
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
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
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
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
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
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
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
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
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
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
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
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
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溈山
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
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盻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
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
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
溈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

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上堂若也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氂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小參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玄覺云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祇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僧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師曰喚來一時生按著龍牙問學人仗鏌鎁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近前曰因（法眼別云汝向甚麼處下手）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山曰德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屙問如何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雪峰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峰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保福問招慶祇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福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闍黎莫不識痛痒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闍黎是甚麼心行明招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巖頭云德山老人尋常祇據一條白棒佛來亦打祖來亦打爭奈較些子東禪齊云祇如臨濟道我從前疑著這漢

是肯底語不肯底語爲當別有道理試斷看上堂問即有過不問猶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爲甚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甚麼師令侍者喚義存即雪峯也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甚麼存無對上堂我先祖見處即不然這裏無祖無佛達磨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聖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祇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打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擘開眼曰猫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師見僧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騎僧項曰這畜生甚處去來雪峰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乃打趁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心也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哪阿哪師復告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即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謚見性禪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新到參師問其中事即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曰某甲在途中時便知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年行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曰苦瓜那堪待客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恁麼則闍黎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峯不合問仁者曰問又何妨師曰這裏不曾有人亂說道理出去巖頭僧來參師竪起拂子曰落在此機底人未具眼在僧擬近前師曰恰落在此機僧回擧似巖頭頭曰我當時若見奪却拂子看他作麼生師聞乃曰我竪起拂子從伊奪總不將物時又作麼生巖頭聞得又曰無星秤子有甚辨處

南嶽下五世

德山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奯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誼公落

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游禪苑與雪峰欽山爲友自杭州大慈山邐迤造于臨濟屬濟歸寂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擧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奯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擧似洞山山曰若不是奯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峰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峰擧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山果三年後示滅一日與雪峰欽山聚話峰驀指一椀水欽曰水清月現峰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椀而去師與雪峰同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受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師住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卽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師後庵于洞庭臥龍山徒侶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毳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上堂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覩三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擧師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

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嚴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嚴無語夾山下一僧到石霜纔跨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闍黎僧曰恁麼則珍重又到師處如前道不審師噓一噓僧曰恁麼則珍重方回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擧似夾山山上堂曰前日到嚴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擧似前話其僧擧了山曰大衆還會麼衆無對山曰若無人道得山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嚴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劒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麼山擧手指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卽不問祇如洞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禮拜僧問利劒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僧擬再問師咄曰這鈍漢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今事如何師曰任爛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劒麼曰收得師引頸近前曰囫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峰峰問甚處來曰嚴頭來峰曰嚴頭有何言句僧擧前話峰便打三十棒趂出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峰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峰打拄杖三下僧後擧前語問師師與三摑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解喫鐵棒麼德山一日謂師曰我這裏有兩僧入山住庵多時汝去看他怎生師遂將一斧去見兩人在庵內坐師乃拈起斧曰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顧師擲下斧曰作家作家歸擧似德山山曰汝道他如何師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門下未夢見在僧參於左邊作一圓相又於右邊作一圓相又於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成被師以手一撥僧無語師便喝出僧欲跨門師却喚回問汝是洪州觀音來否曰是師曰祇如適來左邊一圓相作麼生曰是

有句師曰右邊圓相濟曰是無句師曰中心圓相作麼生曰是不有不無句師曰祇如吾與麼又作麼生曰如刀畫水師便打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甚麼巖再問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的意師曰謝指示曰請和尚答話師曰珍重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曰坐却著曰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即向汝道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喝曰是誰起滅問輪中不得轉時如何師曰澁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拶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吽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古帆未掛時如何師曰小魚吞大魚又僧如前問師曰後園驢喫草遍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驢聲師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謚清嚴禪師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家世奉佛師生惡葷茹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常照大師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戒久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回閩中雪峰創院徒侶翕然懿宗錫號眞覺禪師仍賜紫袈裟初與巖頭至澧州鼇山鎭阻雪頭每日祇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箇漢行脚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頭喝曰噇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胸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擧色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擧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渠今正是我

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喫箇甚麼師遂覆却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洞山一日問師作甚麼來師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師曰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休去(汾陽代云某甲早困也) 師辭洞山山曰子甚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從甚麼路出師曰從飛猿嶺出山曰今回向甚麼路去師曰從飛猿嶺去山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曰不識山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他無面目山曰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住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師曰我空手去空手歸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闍黎行脚爲甚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爲甚麼不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師問座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麼生是本文主無對(五雲代云更分三段著) 問如何是佛師曰寐語作甚麼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仰即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義墮也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承古有言師便作臥勢良久起曰問甚麼僧再舉師曰虛生浪死漢問箭頭露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曰盡眼沒標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栖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棲無對師遂踏倒栖當下汗流問

僧甚處來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道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是曰如何是覿面相呈師曰蒼天蒼天師謂衆曰此箇水牯牛年多少衆皆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九也僧曰和尚爲甚麼作水牯牛去師曰有甚麼罪過問僧甚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卽道師便打後擧問鏡淸這僧過在甚麼處淸曰問得徑山徹困師曰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徹困淸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一日謂長慶曰吾見溈山問仰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慶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卽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慶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慶曰何異於錯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這箇卽遙去也師便打出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卽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驀口打僧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雲擧拂子曰出世後如何雲亦擧拂子其僧却回師曰返太速乎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契乃回師曰汝問甚麼事僧擧前話師曰汝問我爲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擧起拂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後僧擧問玄沙沙云汝欲會麼我與汝說箇喩如人賣一片園東西南北一時結契了也中心樹子猶屬我在崇壽稠云爲當打伊解處別有道理）師擧六祖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乃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不覺齩齒師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喫二十拄杖師行脚時參烏石觀和尚纔敲門石問誰師曰鳳凰兒石曰來作麼師曰來啗老觀石便開門搊住曰道道師擬議石拓開閉却門師住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麼處摸索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甚麼處商量曰甚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便打全坦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師喚

至坦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潙山來師曰潙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潙山據坐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潙山古佛汝速去懺悔（玄沙云山頭老漢蹉過潙山也）閩王問曰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師展兩手（雲門云一舉四十九）僧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爲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出去（長慶舉似王延彬太傅了乃曰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王曰和尚是甚麼心行曰幾放過）師問長慶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慶便出去（鷲湖別云諾）問僧甚處來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云險）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一日有兩僧來師以手拓庵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庵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鼇山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飢同參某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峰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庵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這是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門曰雪峰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曰有曰作麼生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藉不少）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即知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汙人好師曰我即不塗汙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曰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師休去有一僧在山下卓庵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舀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庵主語否主曰是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即與剃却師領徒南遊時黃檗預知師至搘策前迎抵蘇溪邂逅師問近

離何處槃曰辟支巖師曰巖中還有主麼槃以竹策敲師轎師乃出轎相見槃曰曾郎萬福師遽展丈夫拜槃作女人拜師曰莫是女人麼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策畫地右繞師轎三匝師曰某甲三界內人你三界外人你前去某甲後來槃回師隨至止囊山憩數日槃供事隨行從衆一無所缺上堂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諸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曰且作麼生是這田地師曰看沙曰是即是某甲不與麼師曰你作麼生沙曰祇是人人底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時一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玄沙謂師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作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一日陞座衆集定師輥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師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牕櫺中拋入師便開門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師因閩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柬問既是一般顏色爲甚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却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海未渡爲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事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甚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問僧甚處來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曰青天白日三五步召曰上座僧回首師曰途中善爲問拈槌竪拂不當宗乘未審和尚如何師竪起拂子僧乃抱頭出去師不顧（法眼代云大衆看此一員戰將）問三乘十二分教爲凡

夫開演不為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曰此一眾盡是學佛法僧官人曰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清代曰比來拋甎引玉（法眼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賤目）上堂舉拂子曰這箇為中下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這箇為中下師便打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入方丈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和尚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僧曰是師乃打普請次路逢一獼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師曰瑕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閩帥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拓地曰輕打我輕打我（僧問疎山云雪峰道輕打我意作麼生山云頭上插瓜虀垂尾腳跟齊）問吞盡毗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來還平善否上堂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麼處捫摸（僧問保福祇如雪峰有甚麼言教便似羚羊挂角時福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師之法席常不減千五百眾梁開平戊辰三月示疾閩帥命醫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

洪州感潭資國禪師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苦痛蒼天曰死卻爺死卻孃師打了趂出師凡接機皆如此

天台瑞龍慧恭禪師福州羅氏子謁德山山問會麼曰作麼山曰請相見曰識麼山大笑遂許入室洎山順世乃開法焉

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為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將一椀水與師師接得便喫卻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又將一椀水與師師又接喫卻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何不成褫取不會底師曰不會又成褫箇甚麼山曰子大似箇鐵橛住後雪峰訪師茶話次峰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我峰曰和尚離師太早時面前偶有一椀水峰曰將水來師便度與峰接得便潑卻（雲門云莫壓良為賤）

襄州高亭簡禪師參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南嶽下六世

巖頭奯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之許氏子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頭每與語徵讎無忒後謁夾山山問甚處來曰臥龍來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灸瘡瘢上更著艾燋曰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師乃問山與麼即易不與麼即難與麼與麼即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道山曰老僧謾闍黎去也師喝曰這老和尚而今是甚時節便出去（後有僧舉似巖頭頭云苦哉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師尋居丹丘瑞巖坐磐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後有僧參玄沙沙問近離甚處云瑞巖沙云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前話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乃云何不且在彼住云已遷化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師統衆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師曰猶不杻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鏡清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曰恁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為甚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甚麼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為甚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媼作禮師曰汝速歸救取數千物命媼回舍見兒婦拾田螺歸媼遂放之水濱師之異迹頗多茲不繁錄逝後塔于本山謚空照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孤店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仲季也不會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吽曰轉後如何師曰是甚麼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長溪陳氏子出家於龜山年滿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霜曰直須盡卻師不契乃參巖頭亦如前問頭曰從他去

住。管他作麼。師於是服膺。閩帥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禪師。開堂陞座。方斂衣便曰珍重。時衆不散。良久。師又曰。未識底近前來。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哉。僧擬伸問。師乃喝出。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道甚麼。問當鋒事如何辨明。師舉如意。僧曰。乞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問九女不攜。誰是哀提者。師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甚麼處去也。僧來參。師問名甚麼。曰明教。師曰。還會教也未。曰隨分。師豎起拳曰。靈山會上。喚這箇作甚麼。曰拳。教師笑曰。若恁麼喚作拳。教復展兩足曰。這箇是甚麼。教無語。師曰莫喚作脚教麼。師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把拄杖向面前一攛。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雙駒。(後僧舉似疎山。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僧辭保福。福問甚處去。曰。禮拜羅山。福曰。汝向羅山道。保福秋間上府朝覲大王。置四十箇問頭問和尚。忽若一句不相當。莫言不道。僧舉似師。師呵呵大笑曰。陳老師自入福建道洪塘橋下一寨。未曾見有箇毛頭星現。汝與我向從

展道。陳老師無許多問頭。祇有一口劒。一劒下須有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若不明便須成末。僧回舉似福。福曰。我當時也祇是謔伊。至秋朝覲。師特爲辦茶筵。請福。福不赴。却向僧曰。我中間曾有謔語。恐和尚問著。僧歸舉似師。師曰。汝向他道。猛虎終不食伏肉。僧又去。福遂來。無軫上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闕。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爲甚麼撥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趂出。軫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洎錯怪大師。僧舉寒山詩問。白鶴銜苦桃時如何。師曰。貞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息時如何。師曰。送客郵亭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欹枕覷獼猴。曰將此充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劒髑髏前。問如何是百草頭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問如何是道。師曰。時著壁。問前是萬丈洪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自在。問三界誰爲主。師曰。還解喫飯麼。臨

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廼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新到參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僧曰是師曰額上珠爲何不現僧無對僧辭師門送復召上座僧回首師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甚麼心師行大笑而已師披衲衣次說偈曰迦葉上行衣披來須捷機纔分招的箭密露不藏龜

福州聖壽嚴禪師補衲次僧參師提起示之曰山僧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兩條分莫教露鍼線速道速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作甚麼來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陳氏子受業於龜山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夜夜有猿啼問如何是學人自已本分事師曰拋却眞金拾瓦礫作麼

雪峰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閩之謝氏子幼好垂釣汎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舟投芙蓉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受具布衲芒屨食纔接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日峰問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峰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搆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峰曰備頭陀再來人也雪峰上堂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衆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峰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在住後上堂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沈建立乖眞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沈之鄉動靜雙泯卽落空亡動靜雙收顢頇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

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藉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然無邊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爍乾坤迥然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故曰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眞不同修證祇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即爲魔王眷屬句前後句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即迷旨二乘膽顫十地魂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見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眞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終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這裏分別則不然也不是隈門傍戶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蹤迹眞如凡聖地獄人天祇是療狂子之方虛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沉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這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焰爐不藏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靜揚眉是眞解脫道不彊爲意度建立乖眞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指意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重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甚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揑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目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

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爲沙門相即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墨汁相似自救尙不得爭解爲得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似聚頭亂說雜話趂讀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祇如從上宗乘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祇如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寱語沙門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蓋爲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大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祇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恬靜恁麼修行盡出他輪回際不得依前被輪回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搆去更不教汝加功煉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便下座

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沒頭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耐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尅骨究實不妨易得搆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祇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人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嗔道和尙不爲我答話恁麼學事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尙稱善知識問著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說

昭昭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眞實爲甚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爲甚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這箇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根由麼我向汝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有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兎角仁者眞實在甚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祕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還見南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祇如日體還有許多般心行麼還有不周遍處麼欲識金剛體亦須如是看祇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因何却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去忽然無常殺鬼到來眼目譸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殼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祇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這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執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呵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甚麼到恁麼地祇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肚裏牽犂拽耙銜鐵負鞍碓擣磨磨水火裏燒煑去大不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這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不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師因參

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信汝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曰請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卻得某甲爲甚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時趂下卻回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侍者曰喜得和尚再復人身僧侍立次師以杖指面前地上白點曰還見麼曰見如是三問僧亦如是答師曰你也見我也見爲甚麼道不會師嘗訪三斗庵主纔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師曰人人盡有庵主爲甚麼無主曰且坐喫茶師曰庵主元來有在侍雪峰次有二僧從階下過峰曰此二人堪爲種草師曰某甲不與麼峰曰汝作麼生師曰便好與三十棒因雪峰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峰曰作麼生師曰不許攙奪行市雲門曰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南際到雪峰峰令訪師師問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歸宗柔別拊掌三下〕師曰山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雪峰普請畬田次見一蛇以杖挑起召衆曰看看以刀芟爲兩段師以杖拋於背後更不顧視衆愕然峰曰俊哉侍雪峰遊山次峰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箇無縫塔師曰高多少峯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七尺八尺雪峰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爐曰火爐闊多少峯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腳跟未點地在師初住普應院遷止玄沙天下叢林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待以師禮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上堂良久曰我爲汝得徹困也還會麼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瞌睡作麼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癢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道萬里行腳到這裏不消箇瞌睡寐語便屈卻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理論師曰少人聽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麼

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唇吻祇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祇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能搆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甚麼處安措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祇如靈山會上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得當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溪豎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伸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甚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師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箇來蹤觸處周智者撩著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又曰玄沙遊逕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問四威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豎拂還當宗乘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吹一吹閩王送師上船師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這裏) 師問文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歸宗柔代云和尚用作甚麼) 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塔曰三種病人即今在甚麼處又一僧曰非唯謾他衆亦自

謾。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祇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爲甚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商量。大家要知 有僧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挃之。僧退後。門曰。汝不是患盲麼。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麼。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瘂麼。僧於是有省。長慶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慶曰。放憨作麼。師曰。雪峰山橡子拾食來。這裏雀兒放糞。師因僧禮拜。師曰。因我得禮汝。普請斫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天龍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 師問長生。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生曰。放皎然過。有箇道處。師曰。放汝過。作麼生道。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悉。生曰。徒勞側耳。師曰。情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崇壽稠別長生云。喚甚麼作如來。 問古人皆以瞬視接人。未審和尚以何接人。師曰。我不以瞬視接人。曰學人爲甚道不得。師曰。罨塞汝口。爭解道得。法眼云。古人恁麼道。甚奇特。且問上座。口是甚麼。

問凡有言句。盡落𥜥襩。不落𥜥襩。請和尚商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量。問承古有言。舉足下足。無非道場。如何是道場。師曰。沒却你。曰爲甚麼得恁麼難見。師曰。祇爲太近。法眼曰。也無可得近。直下是上座。 師在雪峰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問光曰。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法眼代云。和尚終不恁麼。法燈代云。請和尚下船。玄覺代云。貧兒思舊債。 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峰。峰開緘見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峰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師。師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曰和尚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師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爲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箇法麼。同安顯別云。也知和尚不造次。 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僧便休。師來日却問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玄覺云。一般恁麼道。爲甚麼却成鬼窟去。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這一縫

大小韋監軍來謁。乃曰。曹山和尚甚奇怪。師曰。撫州取曹山幾里。韋指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幾里。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則上座不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曰。監軍却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慚愧。（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此僧具慚愧。若檢得出。許上座有行脚眼。）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西天有聲明三藏至。閩帥請師辨驗。師以鐵火筯敲銅爐。問。是甚麼聲。藏曰。銅鐵聲。（法眼別云。請大師為大王。法燈別云。聽和尚問。）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藏無對。（法眼代云。大師久受大王供養。法燈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笑。）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曰。如夢如幻。（法眼別敲物示之。）師與地藏在方丈說話。夜深。侍者閉却門。師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藏曰。喚甚麼作門。（法燈別云。和尚莫欲歇去。）師以拄杖問長生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聞性遍周沙界。雪峯打鼓。這裏為甚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何法津梁。師曰。以眼為津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好。師舉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乃曰。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玄覺云。祇如此二尊宿語。還有親疏也無。）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師曰。祇這是日用而不知。普請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一僧曰。既承師力。何用普請。師叱之曰。不普請爭得柴歸。師問明真大師。善財參彌勒。彌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甚麼處。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別云。喚甚麼作佛。）大普玄通到禮覲。師曰。你在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曰。玄通祇是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真情是難。師曰。甚麼處是難處。曰。為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却門。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師曰。從這裏入。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

理法眼云未昇梯時日幾度登樓 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守曰恁麼卽某甲罪過同安顯別云祖師來也師曰佛法不是恁麼鏡淸云不爲打水有僧問不爲打水意作麼生淸云靑山碾爲塵敢保沒閑人 梁開平戊辰示寂閩帥爲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稟性淳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苑後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峰玄沙二十年間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峰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峰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峰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師問峰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峰良久師設禮而退峰乃微笑師入方丈參峰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酬問未嘗爽於玄旨師在西院問詵上座曰這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爲甚麼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詵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爲當祇這箇別更有曰上座見箇甚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保福辭歸雪峰謂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甚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師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峰山頂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卽是可惜許僧問鼓山祇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髑髏徧野 師來往雪峰二十九載天祐三年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恐有人不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一日王太傅入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太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太師不在否法眼別云大傅識太師 閩帥請居長慶號超覺太師上堂良久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也

祇今有甚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擔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這裏。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總滿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得行脚事麼。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就人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作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代云。便請和尚相伴)問。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擧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座。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

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草裏漢。曰。挂角後如何。師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問。如是何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因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甚麼。上堂。我若純擧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道。盡法無民。僧問。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却。上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曰。總似今日老胡絕望。(玄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安國瑫和尚得師號。師去作賀。國出接。師曰。師號來邪。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明眞。師乃展手。國曰。甚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問。僧甚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劈脊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合放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拈出。擧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僧又問保福。福云。此是誰語。云。丹霞語。福云。去。莫妨我打睡)師入僧堂。擧起疏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衆無對。(法眼

代云縱受得到別處亦不敢呈人 師到羅山見製龜子以杖敲龜曰太煞預備山曰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山乃吽吽

上堂大衆集定師乃拽出一僧曰大衆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甚麼長處便教大衆禮拜衆無對僧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法眼別云請和尚舉 師曰汝作麼生舉曰某甲截舌有分

保福遷化僧問保福拋却殼漏子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殼漏子裏法眼別云那箇是保福殼漏子 閩帥夫人崔氏奉道自稱練師 遣使送衣物至曰練師令就大師請回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回信須臾使却來師前唱喏便回師明日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師曰却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帥問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別云這一轉語大王自道取 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帥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後唐長興三年歸寂王氏建塔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陳氏子年十五禮雪峰為受業師遊吳楚間後歸執侍峰一日忽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峰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嘗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一日慶謂師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慶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甚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 因舉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犂水過膝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船子歸宗柔別云和尚祇解問人 雪峰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即且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

梁貞明四年漳州刺史王公創保福禪苑迎請居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陞座師乃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請

乾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問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眞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則羣生有賴也。師曰。莫塗汙人好。又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莫覆却船子。僧問泯默之時。將何爲則。師曰。落在甚麼處。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出去。上堂。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問。未審搆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曰。適來且置。闍黎還搆得麼。曰若搆不得。未免大衆怪笑。師曰。作家作家。曰是甚麼心行。師曰。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師見僧以杖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爲甚麼不痛。僧無對。(玄覺代云。貪行拄杖。)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眞。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祇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祇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甚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甚麼處。僧曰。爲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箇甚麼。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爲甚麼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曰。因甚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麤心。僧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抛向門前著。僧抛了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曰。我見築著磕著。所以道汝麤心。師問羅山。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獼猴入道場。山却問明招。忽有人問你。又作麼生。招曰。箭穿紅日影。師問羅山。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生。

山召師師應諾山曰雙明亦雙暗師禮謝三日後却問前日蒙和尚垂慈祇爲看不破山曰盡情向汝道了也師曰和尚是把火行山曰若與麼據汝疑處問將來師曰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曰同生亦同死師又禮謝而退別有僧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曰彼此合取狗口曰和尚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問羅山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曰如牛無角曰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曰如虎戴角師見僧喫飯乃拓鉢曰家常僧曰和尚是甚麼心行有尼到參師問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聞長生卓庵乃往相訪茶話次生曰曾有僧問祖師西來意某甲學拂子示之不知得不得師曰某甲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歎此事如虎戴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文不直一等是恁麼事因甚麼毀讚不同生曰適來出自偶爾（老宿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毛好太原孚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師問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閩帥遣使送朱記到

師上堂提起印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爲師便打僧曰恁麼則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持印歸方丈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法眼別云謾語）僧無對師舉洞山眞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汝試邈掠看曰若不點兒幾成邈掠師曰汝是點兒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曰來言不豐僧數錢次師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因甚到恁麼地問僧甚處來曰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右（法眼別云如和尚見）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師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適纔僧問甚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禮拜汝師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

短多少師却蹲身作短勢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師令侍者屈隆壽長老云但獨自來莫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太煞恩愛壽無對師代曰更謝和尚上足傳示閩帥奏命服一日示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法燈別云和尚解忌口麼）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祇是時至也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師曰道道曰恁麼則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而寂

福州鼓山神晏興聖國師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題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眞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曰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扣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峰峰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峰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峰審其懸解撫而印之後閩帥常詢法要創鼓山禪苑請揚宗旨上堂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要且不識南泉即今莫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才請退乃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出興蓋爲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談句後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合作麼生時有僧出禮拜師曰高聲問曰學人咨和尚師喝曰出去曰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聲曰似未聞那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鹹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曰鈍置殺人曰如何紹得師曰

犴狢無風徒勞展掌曰如何即是師曰錯曰學人便承當時如何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法燈別云莫費力）問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法燈別云汝擬亂走）問千山萬山那箇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法燈別云千山萬山）師與招慶相遇次慶曰家常師曰太無厭生慶曰且款款師却曰家常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悋生慶曰穩便將取去上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曰傷風即得僧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乃側掌吽吽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師便打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瞎作麼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眞實人體師曰即今是甚麼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上堂欲知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劍師曰拽出這死屍著僧應喏便歸僧堂結束而去師至晚聞得乃曰好與拄杖（東禪齊云這僧若不肯鼓山有甚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云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試商量看）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道僧

曰請師便打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力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師曰有甚麼過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師與閩帥瞻仰佛像帥問是甚麼佛師曰請大王鑒帥曰鑒即不是佛師曰是甚麼帥無對（長慶代云久承大師在衆何得造次）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驀口打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汝還恥麼師復曰今爲諸仁者刺頭入他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諸人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然是箇漢未通箇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驀口摑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摑鼓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見一人快利通得箇消息如今還有人通得也未若通得亦不昧諸兄弟若無不如散去珍重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

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杭州龍華寺靈照眞覺禪師高麗人也萍遊閩越陞雪峰之堂冥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衆務閩中謂之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曰那一片甚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淡自持初住婺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顧衆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章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曰沙彌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蹋曲子也不會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前之未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次遷越州鏡清上堂今日盡令去也時有僧出曰請師盡令師乃吽吽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口問請師彫琢師曰八成曰爲甚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清生修理麼問僧甚處來曰五峰來師曰來作甚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豈無方便師曰鳥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甚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三上堂諸方以毗盧法身爲極則鏡清這裏即不然須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僧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甚麼處曰失口即不可師曰也是寒山送拾得僧禮拜師曰住住闍黎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回師驀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道甚麼曰道甚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甚麼即俊鷹俊鷂趂不及師曰闍黎別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麼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爲甚麼似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晉天福丁

未示寂塔于杭之大慈山

明州翠巖令參永明禪師安吉州人也僧問不借三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貶剝去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汙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凡有言句盡是點汙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笑汝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學人上來請師一點師曰不點曰爲甚麼不點師曰恐汝落凡聖曰乞師至理師曰侍者點茶來問古人拈鎚竪拂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問僧繇爲甚寫誌公眞不得師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不帶凡聖當機何示師曰莫向人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盡皆不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學人不會師曰出家行脚禮拜也不會師後遷龍册而終焉

越州鏡淸寺道怤順德禪師永嘉陳氏子六歲不葷茹親黨强啖以枯魚隨即嘔噦遂求出家于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抵閩謁雪峰峰問甚處人曰溫州人峰曰恁麼則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祇如一宿覺是甚麼處人峰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祇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峰曰兼不立文字語句師曰祇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峰良久師禮謝峰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峰曰祇恁麼爲別有商量師曰和尚恁麼即得峰曰於汝作麼生師曰孤負殺人雪峰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麼堂堂密密峰起立曰道甚麼師退步而立雪峰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師曰道怤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峰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峰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時謂之小怤布衲嘗請次雪峰畢潙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麼事峯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如道怤鉏地去師再參雪峰峰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峰曰甚麼處逢見達磨師曰更在甚麼處峰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

麼粘泥好峰便休師後遍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麼時到師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師初住越州鏡清唱雪峰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辯學宏贍優擊難之退謂人曰怤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涯也新到參師拈起拂子僧曰久嚮鏡清猶有這箇在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問僧近離甚處曰三峰師曰夏在甚處曰五峰師曰放你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爲汝出一叢林入一叢林師一日於僧堂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師住菴時有行者至徐徐近繩牀取拂子提起問某甲喚這箇作拂子庵主喚作甚麼師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却拂子曰著甚死急問僧外面是甚麼聲曰蛇齩蝦蟇聲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師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

◆補入語字

雲曰浙中米作麼價師曰若不是道怤泊作米價會却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煞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紅日照青山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風吹雪不寒問僧趙州喫茶話汝作麼生會僧便出去師曰邯鄲學唐步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師曰是甚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拜退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褫伊麼師曰無曰莫是不成褫伊麼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曰既是當斷爲甚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搜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曾請鉏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钁作打勢頭便走師召曰來來頭回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頭後到保福舉前話語未了福以手掩其口頭却回舉似師師曰饒伊恁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玉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阿誰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次

僧問和尙看甚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鬭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少年也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擧拳。師曰我輸汝也。問辨不得提不起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鏡淸今日失利。師見僧學書。迺問學甚麼書。曰請和尙鑒。師曰一點未分三分著地。曰今日又似遇人又似不遇人。師曰鏡淸今日失利。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耳。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脚在。曰某甲祇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鴈驚起後池秋錢王命居天龍寺。後創龍冊寺延請居焉。上堂。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各自驗看。實箇親切。旣恁麼。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疎。祇爲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槩。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且覓取箇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噓噓曰要棒喫卽道。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事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尙何不領話。師便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僧問一等明機雙扣。爲甚麼却遭違貶。師曰打水魚頭痛。驚林鳥散忙。問十二時中以何爲驗。師曰得力卽向我道。僧曰諸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師曰速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却。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靑嶂。明月那教下碧天。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淸今日失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尙答不到處。學人卽不問。師乃搊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尙若打學人。學人也打和尙。師曰得對相耕去。問承師有言。諸方若不是走人。便是籠人罩人。未審和尙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當門齒落。上堂。衆集定。師拋下拄杖曰。大衆動著也二十棒。不動著也二十棒。時有僧出拈得頭上戴出去。

師曰鏡淸今日失利問僧門外甚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顚倒迷己逐物曰和尙作麼生師曰洎不迷己曰洎不迷己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筯插向爐中曰如何是別相師又將火筯插向一邊（法眼別云。問不當理）有僧引一童子到曰此童子常愛問人佛法請和尙驗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啜了過盞橐與童子子近前接師却縮手曰還道得麼子曰問將來（法眼別云。和尙更喫茶否）僧曰此童子見解如何師曰也秖是一兩生持戒僧晉天福初示滅塔于龍冊山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即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有甚麼繫縛汝曰爭奈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一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脚手也無師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問黑雲陡暗誰當雨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水無間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爭得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甚麼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師子是甚麼家具曰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甚麼處問如何是目前佛師曰快禮拜臨遷化上堂山僧十二年來舉揚宗敎諸人怪我甚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福州安國院弘瑫明眞禪師泉州陳氏子參雪峰峰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峰曰甚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尙道峰曰道甚麼曰甚麼處去來一日雪峰見師忽搊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曰和尙怪弘瑫不得峰拓開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師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猗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秖爲喚這箇作拳頭出世閩山後閩帥命居安國大闡玄風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

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躅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乞師指示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桔槔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留口喫飯著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磻谿絕垂鈎之人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窺衆樂履冰何得步參差問學人擬問宗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便喝出問目前生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底人為甚麼道不得師曰汝爺名甚麼問如何是活人劍師曰不敢瞎却汝曰如何是殺人刀師曰祇這箇是問不犯鋒鋩如何知音師曰驢年去問苦澁處乞師一言師曰可煞沈吟曰為甚麼如此師曰也須相悉好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得曰為甚麼消不得師曰是甚麼心行曰甚麼人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師舉稜和尚住招慶時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這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為何不居正位稜曰為汝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稜曰用汝眼作麼師舉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箇道理汝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則大衆一時散去得也師自代曰恁麼卽大衆一時禮拜

泉州睡龍山道溥弘教禪師福唐鄭氏子初住五峰上堂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唐薛氏子參雪峰峰曰近前來師方近前作禮峰與一蹋師忽契悟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住後上堂我在雪峰遭他一蹋直至如今

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衆夜參後下堂師召大衆衆回首師曰看月衆乃看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搯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甚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猫兒去問僧甚處來曰華光師便推出閉却門僧無對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咄曰出去問僧作麼生是覿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恁麼道還當麼曰故爲即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蹋過作麼雪峰院主有書來招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回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即再入嶺僧問如何是雪峰見解師曰我也驚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本郡人也僧問驪龍頷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搯掌瞬視問方便以前事如何師便推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齩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枷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接師曰鈍漢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久依雪峰一日與僧斫樹次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峰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甚麼道斫却師擲下斧曰傳峯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峰如何是第一句峰良久僧舉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峰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蒼天普請次雪峰問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這箇是甚麼人語峰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峰向禪床上普請次雪峰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峰便蹋倒歸謂師曰我今日蹋這僧快師曰和尚却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峰便休去雪峰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有道處峰曰放汝過作麼生道曰皎然亦放和尚過峰曰放汝二十棒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忿然作色舉拳呵曰今日打這師僧去也曰如何是煩

惱不須除。師以手拏頭曰。這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甚麼。閩帥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闍黎一人忙。問。虛空講經。以何為宗。師曰。闍黎不是聽眾。出去。問。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闍黎不奈何。曰。為甚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人得見君子。問。在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腳跟下探取甚麼。曰。即今見問。師曰。看闍黎變身不得。問。雪峰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甚麼。曰。如何即是。師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為知。問。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在。問。如何是源頭事。師曰。途中覓甚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麼。曰。恁麼莫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即今底。師曰。何更即今。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師一日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

杭州西興化度院師郁悟真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剎那分。曰。如何含得法界。師曰。法界在甚麼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喘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師指示入路。師曰。汝恠化度甚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烏獸俱迷。曰。見後如何。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

漳州隆壽紹卿興法禪師。泉州陳氏子。因侍雪峰山行。覩芋葉動。峰指動葉示之。師曰。紹卿甚生怕怖。峰曰。是汝屋裏底。怕怖甚麼。師於此有省。尋居龍谿。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子。問。纔不畜一粒。如何濟得萬人飢。師曰。

俠客面前如奪劍看君不是點兒郞問耳目不到處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卽聞也師曰眞箇聾漢

福州還宗院行瑫仁慧禪師泉州王氏子上堂我與釋迦同參汝道參甚麼人時有僧出禮拜擬伸問師曰錯便下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直下事乞師方便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蓮華永福院從弇超證禪師僧問儒門以五常爲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爲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教中道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這裏作甚麼曰恁麼則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負汝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上堂長慶道盡法無民永福卽不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民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餘卽不問聊徑處乞師垂慈師曰不快禮三拜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佇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卽得問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師一日上堂於座邊立謂衆曰二尊不竝化便歸方丈

襄州雲蓋雙泉院歸本禪師京兆府人也初謁雪峰禮拜次峰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眉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曾煩禹力湍流事不知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搊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指纖長特異於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不覺成丘山

洛京南院和尚僧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有儒者博覽古今時呼爲張百會謁師師問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尙不會甚麼處得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曰開著問如何是和尚親切爲人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舉衣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僧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

吹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實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

杭州龍井通禪師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爲甚麼畫不成師曰出群不帶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峰誓充飯頭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峰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回浙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峰所誌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將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一斤有餘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若是名言妙句諸方總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將一問來若有即不孤負於人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爲甚麼人和師曰甚麼處去來

越州越山師鼐鑒眞禪師初參雪峰而染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蔥嶺帶將來歸呈雪峰峰然之住後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你問阿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示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乃跏趺而逝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黎失却半年糧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蟇曲鱔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馬猫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辨

明師展一足示之

衢州南臺仁禪師僧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闍黎即今在甚麼處

泉州東禪和尙初開堂僧問人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卽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奈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末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甚處去來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杭州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峰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峰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案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這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卽不問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尙僧問承聞和尙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這死漢問如何是天眞佛師乃拊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壽昌院守訥妙空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新到參師問近離甚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從上宗乘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得麼問省要處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尙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閻王請齋問師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慙非月裏兎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甚麼師曰莫寐語問久處暗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恁麼卽優曇華拆曲爲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卽

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衆前寐語問摩騰入漢卽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卽理出三乘華開五葉師曰說甚麼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憩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憩鶴師以兩手鬪云鵓鳩鳩（風穴云鵓鳩一聲喧宇宙拏鵝莫謂報知時）問駿馬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甚麼處去

潭州潙山棲禪師僧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尋橋師曰賺却多少人問不假忉忉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因資福來謁師下禪牀相接福問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止濼曰恁麼則眞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登州普通山普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睡不著師問護國長老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伸一問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國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是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僧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垂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撑大陽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

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竪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秖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師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為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為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揑。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名聞宇內。甞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曾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峰。峰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而邁。初至雪峰廨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峰聞乃集眾。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峰曰。知是般事便休。峰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峰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峰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眾僧晚參。峰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秖有這老和尚。較些子。峰便起去。峰甞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峰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峰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契。更不他遊。而掌浴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峰。峰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雪峰曰。已勘破了。峰曰。作麼生勘。沙舉前話。峰曰。汝著賊也。鼓山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

徵前話師搖扇不對山罔測乃毆師一拳鼓山赴大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峰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趂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峰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峰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保福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曰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師不出世諸方目為太原孚上座後歸維揚陳尚書留在宅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日講一遍大涅槃經報答尚書書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南嶽般若惟勁寶聞禪師福州人也師雪峰而友玄沙深入玄奧一日問鑑上座聞汝註楞嚴是否鑑曰不敢師曰二文殊作麼生註曰請師鑑師乃揚袂而去師嘗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宗門繼踵之源流者又別著南嶽高僧傳皆行于世

感潭資國禪師法嗣

安州白兆志圓顯教禪師僧問諸佛心印甚麼人傳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甚麼人傳得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苦問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失問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問如何是畢鉢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曰釋迦牟尼佛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作麼

五燈嚴統卷第七

音釋

讀 古困切　狢 余玉切　譸 竹尤切　嘔 烏汝切　噦 乙劣切

五燈嚴統卷第八

南嶽下七世

瑞巖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初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則暗冥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閑人

溫州瑞峰院神祿禪師。福州人也。久爲瑞巖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蕭然獨處意沉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唯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朋彥上座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朋彥。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

玄泉彥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山誨機超慧禪師。清河張氏子。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解救糍麼。師曰解。頭曰且救糍去。後到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皂角。曰會麼。師曰不會。泉放下皂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麼道理。師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糍麼。救糍也祇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住後僧問不問祖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得十五年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琉璃鉢盂無底。問如何是君王劒。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爲衆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法否。師曰慚愧佛。問毛呑巨海。芥納須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問急切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對坐盤中弓落盞。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坐盤中弓落盞。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師將順世。僧問百年後鉢囊子甚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甚麼人得。師曰待海鷰雷聲。卽向汝道。言訖而寂

洛京栢谷和尚。僧問普滋法雨時如何。師曰有道傳天位。不汲鳳凰池。問九旬禁足。三月事如何。師曰不

墜蠟人機

懷州玄泉二世和尚。僧問。辭窮理盡時如何。師曰。不入理豈同盡。問。妙有玄珠如何取得。師曰。不似摩尼絕影豔。碧眼胡人豈能見。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寸不能齊。鼓韻瘂人解唱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紅日不垂影。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會。師曰。鶴透羣峰何伸向背。問。雪峰一曲千人唱。月裏挑燈誰最明。師曰。無音和不齊。明暗豈能收

羅山閑禪師法嗣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一隅。激揚玄旨。諸老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嘗到招慶。指壁畫問僧。那箇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會昌沙汰時向甚麼處去來。僧無對。師令僧問演侍者。演曰。汝甚麼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有甚麼用處。僧禮拜請別語。師曰。甚麼處去也。次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漢。清上座舉仰山插鍬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插鍬處。師召清。清應諾。師曰。還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上座下語。祇要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又到雙巖。巖請喫茶次。曰。某甲致一問。若道得便捨院與闍黎住。若道不得。即不捨院。遂舉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拈向這邊著。祇如和尚決定喚甚麼作此經。巖無對。師又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則以無為法為極則。憑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巖亦無語。師曰。噫。雪峰道底。師訪保寧於中路相遇。便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鼻頭曰。這箇礙塞我不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寧曰。和尚有來多少時。師曰。噫。泊賺我踏破一緉草鞋。便回國泰。代曰。非但某甲。諸佛亦不奈何。師曰。因甚麼以己方人。師在婺州智者寺。

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嗔曰上座不識觸淨爲甚麼不受淨水師跳下牀提起淨瓶曰這箇是觸是淨事無語師乃撲破自爾道聲遐播衆請居明招山開法四來禪者盈於堂室上堂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尋言逐句其數河沙舉古舉今滅胡種族向上一路啐啄猶乖儒士相逢握鞭回首沙門所見誠實苦哉抛却眞金隨隊撮土報諸稚子莫漫波波解得他玄猶兼瓦礫不如一擲騰過太虛祇者靈鋒阿誰敢近任君來箭方稱丈夫擬欲吞聲不消一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俊鷂趁不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萬里正紛紛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嶮曰向去事如何師曰劄問如何是透法身外一句子師曰北斗後翻身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抛向金剛地上著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葛巾紗帽已拈向這邊著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覷得著是好手問放鶴出籠和煙去時如何師曰爭奈頭上一點何問無煙之火是甚麼人向得師曰不惜眉毛底曰和尚還向得麼師曰汝道我有多少莖眉毛在新到參纔上法堂師舉拂子却擲下其僧珍重便下去師曰作家作家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忽遇正恁麼時又作麼生僧無對一日天寒上堂衆纔集師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至立定師又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師問國泰古人道俱胝祇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泰竪起一指師曰不因今日爭識得瓜洲客師有師叔在廨院不安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伊不得還有人救得麼師回信曰頂門上中此金剛箭透過那邊去也會下有僧去住庵一年後却來禮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撥開胸曰汝道我有幾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甚麼時離庵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語師乃喝出問承師有言我住明招頂興傳古佛心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却眼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還氣急麼問學人拏雲攫浪上來請師展鉢師曰

拶破汝頂曰也須仙陀去師便打趂出師有頌示衆曰明招一拍和人稀此是眞宗上妙機石火瞥然何處去朝生之子合應知臨遷化上堂告衆囑付訖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擡起一足曰足下看取中夜問侍者昔日靈山會上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遂展足曰吾今放多少者曰昔日世尊今宵和尚師以手撥眉曰莫孤負麼乃說偈曰驀刀叢裏逞全威汝等諸人善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岐誰解湊吾機偈畢端坐而逝塔院存焉

洪州大寧院隱微覺寂禪師豫章新淦楊氏子誕夕有光明貫室年七歲依本邑石頭院道堅禪師出家受具歷參宗匠至羅山山導以師子在窟出窟之要因而省悟後回江表會龍泉宰李孟俊請居十善道場闡揚宗旨上堂還有騰空底麼出來衆無出者師說偈曰騰空正是時應須眨上眉從茲出倫去莫待白頭兒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者如何師曰喪問資福和尚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草鞋破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曰卽今作麼生曰如何迺信師曰九江路絕問初心後學如何是學師曰頭戴天曰畢竟如何師曰脚踏地問如何是法王劒師曰露曰還殺人也無師曰作麼問如何是龍泉劒師曰不出匣曰便請出匣師曰星辰失位問國界安寧爲甚麼珠不現師曰落在甚麼處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自由自在曰見後如何師曰自由自在問如何是佛法中事師曰了

韶州羅山紹孜禪師上堂有數僧爭出問話師曰但一齊出來問待老僧一齊與汝答僧便問學人一齊問請師一齊答師曰得問學人乍入叢林祖師的的意請師直指師曰好

西川定慧禪師初參羅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却近前問卽今事作麼生山揖曰喫茶去師擬議山曰秋氣稍熱去師出至法堂歎曰我在西蜀峨嵋山脚下拾得一隻蓬蒿箭擬撥亂天下

今日打羅山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參衆山來日上堂師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山便喝師無語山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摳衣久承印記後謁台州勝光光坐次師直入身邊叉手而立光問甚處來師曰猶待答話在便出光拈得拂子趂至僧堂前見師乃提起拂子曰闍黎喚這箇作甚麼師曰敢死喘氣光低頭歸方丈

建州白雲令弇禪師上堂遣往先生門誰云對喪主珍重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木鏡照素容曰驗後如何師曰不爭多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既處當仁請師一唱師曰要唱也不難曰便請師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虔州天竺義澄常眞禪師在羅山數載後因山示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山乃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卽禮謝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

吉州清平惟曠眞寂禪師上堂不動神情便有輸贏之意還有麼出來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不是作家便歸方丈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要頭將取去問如何是活人劍師曰會麼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毛頭排宇宙

婺州金柱山義昭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開門作活計曰忽遇賊來又作麼生師曰然新到參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勢僧擬欲近前師曰賺殺人因事有偈曰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懵底那能解回互

潭州谷山和尚僧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便起去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你向甚麼處覓曰挂角後如何師曰走

湖南道吾從盛禪師初住龍回僧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問如何是龍回家風師曰縱橫射直閃窮子投師乞師拯濟師曰莫是屈著汝麼曰爭奈窮何師曰大有人見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上堂良久曰若是宗師門下客必不怪於羅山珍重僧問承古有言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谿路卽不問如何是羅山路

師展兩手僧曰恁麼則一路得通諸路亦然師曰甚麼諸路僧近前叉手師曰靈鶴煙霄外鈍鳥不離窠問教中道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如何是萬象俱寂師曰有甚麼曰如何是萬象齊生師曰繩牀倚子

灌州靈巖和尚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前異師頌石鞏接三平曰解擘當胸箭因何祇半人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吉州匡山和尚示徒頌曰匡山路匡山路巖崖嶮峻人難措遊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祖白牛頌曰我有古壇眞白牛父子藏來經幾秋出門直往孤峰頂回來暫跨虎溪頭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上堂覿面分付不待文宣對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如何是宗風不墜底句師曰老僧不忍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illegible]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沒却汝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別曰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瞌睡漢

玄沙備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爲童兒時日一素食出言有異既冠親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毗尼一日爲衆升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已非眞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智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峰參訊勤恪然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一言啓發廓爾無惑沙問三界唯心汝作麼生會師指椅子曰和尚喚這箇作甚麼曰椅子師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喚作甚麼師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沙每因誘迪學者流出諸三昧皆命師爲助發師雖處衆韜晦然聲譽甚遠時漳牧王公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開法因插田次見僧乃問從甚處來曰南州師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如我這裏栽田博飯喫

曰爭奈三界何師曰喚甚麼作三界問僧甚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知識有何言句示徒曰彼中道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師曰我道須彌在汝眼裏一日同中塔侍玄沙沙打中塔一棒曰就名就體中塔不對沙乃問師作麼生會師曰這僧著一棒不知來處僧報曰保福已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法眼云古人意旨如何眼云蒼天蒼天後遷羅漢大闡玄要上堂宗門玄妙爲當祇恁麼也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將來看若無去不可將兩箇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兩箇字謂宗乘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甚麼作平實把甚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子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箇甚麼揀箇甚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蟇老鵶叫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揀擇去若那裏有箇意度模樣祇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卽今聲色摐摐地爲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卽汝靈性金剛祕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聲貫破汝耳色穿破汝眼因緣卽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爾不可容也若不相及又甚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間又道是圓常平實甚麼人恁麼道未是黃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乖些子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宗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點胸若論殺盜婬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箇謗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莫將爲等閑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汝道便成兩句也問不會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誰是不會者曰適來道了也師曰莫自屈麼保福僧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師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甚麼不塞你耳聞箇甚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聞了

忽然省去。更不他遊。上座如今還會麼。若不會。每日見箇甚麼。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師曰。汝實不會那。曰。學人實不會。師曰。看取下頭註脚。問。如何是沙門正命食。師曰。喫得麼。曰。欲喫此食作何方便。師曰。塞却你口。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不向你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是我家風。問。如何是法王身。師曰。汝今是甚麼身。曰。恁麼卽無身也。師曰。苦痛深。上堂纔坐。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撲。問。一佛出世。普爲羣生。和尚今日爲箇甚麼。師曰。甚麼處遇一佛。曰。恁麼卽學人罪過。師曰。謹退。問。如何是諸聖玄旨。師曰。四楞塌地。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由汝。問。如何是十方眼。師曰。眨上眉毛著。請保福齋。令人傳語曰。請和尚慈悲降重。福曰。慈悲爲阿誰。師曰。和尚恁麼道。渾是不慈悲。翫月次。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師見僧。舉拂子曰。還會麼。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竪拂子便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竪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掃地。竪起掃帚。爲甚麼不讚歎。問。承教有言。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如何是非相。師曰。燈籠子。問。如何是出家。師曰。喚甚麼作家。問僧。甚處來。曰。秦州。師曰。將得甚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爲甚麼對衆謾語。其僧無對。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曰。鸚鵡出在隴西。師曰。也不較多。問僧。甚處來。曰。報恩。師曰。何不且在彼中。曰。僧家不定。師曰。既是僧家。爲甚麼不定。僧無對。玄覺代云。謝和尚顧問 王大傅上雪峰施衆僧衣。時從弇上座不在。師弟代上名受衣。弇歸。弟曰。某甲爲師兄上名了。弇曰。汝道我名甚麼。弟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曰。甚麼處是貪處。又代云。兩度上名。雲居錫云。甚麼處是弇上座兩度上名處 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曰。好一朵牡丹花。長慶曰。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朵花。玄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祗如羅漢恁麼道。落在甚麼處 問僧。汝在招慶有甚麼異聞底事。試舉看。曰。不敢錯舉。師曰。眞實底事作麼生舉。曰。和尚因甚麼如此。師曰。汝話墮也。衆僧晚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

日一度上堂。王太傅二時相助。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是你本來心。問師居寶座說法度人。未審度甚麼人。師曰。汝也居寶座度甚麼人。問鏡裏看形見不難。如何是鏡。師曰。還見形麼。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末。師曰。總有也。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地曰。汝道這箇還痛否。曰和尚問阿誰。師曰。問汝。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天成三年秋復屆閩城舊止。遍遊近城梵宇已。乃示寂。荼毗收舍利建塔於院之西隅。謚眞應禪師

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眞禪師。台州人也。得法玄沙。復回浙中。錢武肅王請出世開法。上堂。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石。若言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是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麼道還會麼。若更不會。聽取一頌。盲聾瘖瘂是仙陀。滿眼時人不奈何。祇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僧問。如何是璇璣不動。師曰。青山數重。曰如何是寂爾無垠。師曰。白雲一帶。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兎角生也。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龜毛落也。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譽香目擊。問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分光景。何消指玉樓

福州僊宗院契符淸法禪師。開堂日。僧問。師登寶座合談何事。師曰。剔開耳孔著。曰古人為甚麼却道非耳目之所到。師曰。金櫻樹上不生梨。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擧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問飛岫巖邊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惛惛爭奈何。曰優曇華拆人皆覩。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闍黎若問宗乘意。不如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閩中諸佛境界。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輕。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問諸聖收光歸源後如何。師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曰未審今時人如何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婺州國泰院瑫禪師。上堂。不離當處。咸是妙明眞心。所以玄沙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爭似國泰有末頭一句。僧問。如何是國泰末頭一句。師曰。闍

黎問太遲生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毗盧師曰某甲與老兄是弟子問達磨來時即不問如何是未來時事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鏡

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本郡人也上堂不要舉足是誰威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且喜沒交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從甚處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早禮三拜問不責上來請師直道師曰得問如何是正眞道師曰騎驢覓驢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曰即今如何師曰非但耳聾亦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夢見箇甚麼問學人擬伸一問請師裁師曰不裁曰為甚麼不裁師曰須知好手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少遇聽者問不涉脣鋒乞師指示師曰不涉脣鋒問將來曰恁麼即羣生有賴師曰莫閑言語問請和尚生機答話師曰把紙筆來錄將去問如何是思大口師曰出來向你道曰學人即今見出師曰曾賺幾人來

福州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亦曰中塔泉州莆田人也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沙曰用汝箇月作麼師從此悟入梁開平二年玄沙將示滅閩帥王氏遣子至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沙曰球子得王默記遺旨乃問鼓山臥龍法席孰當其任鼓山擧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亦默之至開堂日官僚與僧侶俱會法筵王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於是衆人指出師王氏便請陞座師良久曰莫嫌寂寞莫道不堪未詳涯際作麼生論量所以尋常用其音響聊撥一兩下助他發機若論來十方世界覓一人為伴侶不可得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山起風從何澗生師曰盡力施為不離中塔上堂我此間粥飯因緣為兄弟擧唱終是不當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為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

彼無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問學人近入叢林。不明已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屈人。還知麼。若約當人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入叢林及遊法諸佛。不曾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問不謬正宗。請師眞實。師曰。汝替我道。曰或有不辨者作麼生。師曰待不辨者來。問諸佛還有師否。師曰有。曰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一切人識不得。上堂良久。有僧出禮拜。師曰莫教髑髏拶損。僧參問曰。去却僕從。便請相見。師曰眨上眉毛看。曰不與麼時如何。師曰山北去也。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問。師便喝出。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曰料汝承當不得。曰重多少。師曰這般底論劫不奈何。師問了院主。祇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眞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

衡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甚麼處得此消息。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已問潭清月現。是何境界。師曰不干你事。曰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月不可得。問離地四指。爲甚麼却有魚鼓。師曰有聖量在。曰此量爲甚麼人施。師曰不爲聖人

福州螺峰沖奧明法禪師。上堂。人人具足。人人成現。爭怪得山僧。珍重。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答俱備。曰恁麼則眞如法界無自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聖莫測。問如何是螺峰一句。師曰苦。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惆悵松蘿境界危

泉州睡龍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以杖趂之。僧乃走。師曰住住。向後遇作家。舉看。上堂。舉拄杖曰。三十年住山。得他氣力。時有僧問。和尚得他甚麼氣力。師曰過谿過嶺。東拄西拄。招慶云。我不恁麼道。僧問。和尚作麼生道。慶以杖下地拄行

天台山雲峰光緒至德禪師。上堂。但以衆生日用而不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淮濟一切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

衆生不覺不知若要易會上座日用亦復不知時有僧問日裏僧馱像夜裏像馱僧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闍黎豈不是從茶堂裏來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本郡人也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頴悟幽旨玄沙記曰子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於小界山到大朽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凡經游僧至隨叩而應無定開示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則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㖿㖿問西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曰未審此是甚麼義師曰這箇是張家打僧擬進語師以錫擿之僧問雲臺欽和尚如何是眞言欽曰南無佛陀耶師別云作麼作麼淸豁沖煦二長老嚮師名未嘗會遇一日同訪之値師採粟豁問道者如庵主在何所師曰從甚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甚麼得到這裏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師揖曰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詣庵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覩豺虎奔至庵前自然馴遶豁因有詩曰行不等閑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二公尋於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卒

福州蓮華山永興神祿禪師閩王請開堂日未陞座先於座前立曰大王大衆聽已有眞正舉揚也此一會總是得聞豈有不聞者若有不聞彼此相識去也方乃登座僧問大王請師出世未委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徹古傳今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毛頭顯沙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國淸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示衆曰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躡前語問曰祇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嘗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閑安坐心念紛飛卻將

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葢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葢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師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為二靜上座竝終於本山

長慶稜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稜和尚始居招慶師乃入室參侍遂作桶頭常與衆僧語話一日慶見乃曰爾每日口嘮嘮底作麼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慶曰與麼則磨弓錯箭去也師曰專待尉遲來慶曰尉遲來後如何師曰教伊筋骨遍地眼睛突出慶便出去洎慶被召師繼踵住持上堂聲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殊乖道體為甚麼如此大衆且道從來合作麼生又曰招慶與諸人一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衆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二十拄杖僧禮拜師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曰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此是盲龜之意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蚊子上鐵牛問如何是在匣劒師良久僧罔措師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其僧禮拜起師又曰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問文殊劒下不承當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人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汝話墮也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較中更較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顛八倒問學人根思遲回乞師曲運慈悲開一線道師曰這箇是老婆心曰悲華剖拆以領尊慈從上宗乘事如何師曰恁麼須得汝親問始得問僧甚處去來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僧無語師曰汝若道不得問我我與

汝道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師曰賺殺人師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僧無對（歸宗柔代云留與人增價）因地動僧問還有不動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從東來却歸西去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否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著問如何是招慶深深處師曰和汝沒却問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還共汝知聞麼上堂大衆擁法座而立師曰這裏無物諸人苦恁麼相促相拶作麼擬心早沒交涉更上門上戶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拋與諸人好麼乃曰還接得也無衆無對師曰勞而無功便墮座復曰汝諸人得恁麼鈍看他古人一兩箇得恁麼快纔見便負將去也較些子若有此箇人非但四事供養便以琉璃爲地白銀爲壁亦未爲貴帝釋引前梵王隨後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亦未爲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婺州報恩院寶資曉悟禪師僧問學人初心請師示箇入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獨掌不浪鳴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闍黎入衆日淺問古人拈椎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報恩截舌有分僧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屈著作麼問如何是文殊劍師曰不知曰秖如一劍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曰山僧秖管二時齋粥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背後是甚麼立地曰學人不會乞師再示師提拄杖曰汝不會合喫多少拄杖問如何是具大慚愧底人師曰開口取合不得曰此人行履如何師曰逢茶即茶逢飯即飯問如何是金剛一隻箭師曰道甚麼僧再問師曰過新羅國去也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真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曰恁麼則非次也師曰你話墮也又曰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延平屬劍州曰恁麼則喪身失命去也師曰錢塘江裏潮

處州翠峰從欣禪師上堂曰更不展席也珍重便歸方丈却問侍者還會麼曰不會師曰將謂汝到百丈來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慶問汝名甚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

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僧曰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諭旨住後向火次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卓火其僧於此有省

杭州龍華寺彥球實相得一禪師開堂日謂衆曰今日既陞法座又爭解諱得秖如不諱底事此衆還有人與作證明麼若有即出來相共作箇牓樣僧問此座為從天降下為從地涌出師曰是甚麼曰此座高廣如何陞得師曰今日幾被汝安頓著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同我者擊其大節曰灼然俊哉師曰去搬水漿茶堂裏用去師復曰從前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今日郡尊及諸官僚特垂相請不勝荷愧山僧更有末後一句子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立曰還有人買麼若有人買即出來若無人買即賤貨自收去也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雪上更加霜

杭州保安連禪師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曰問有甚麼難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豫章鐵柱堅曰學人不會師曰漳江親到來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冠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死虎足人看問一問一答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不驚人之句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擧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禪師上堂瘥病之藥不假驢駝若據如今各自歸堂去珍重問僧近離甚處曰臥龍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為甚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問承聞超覺有鎖口訣如何示人師曰賴我拄杖不在手曰恁麼則深領尊慈也師曰待我肯汝即得問閩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大王日應千差是甚麼心王曰甚麼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大師謾別人即得問大衆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曰恁麼則不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甚麼處會曰若有處所即孤負和尚去也師曰秖恐不辨精麁問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此意如何師曰有甚麼疑訛問古人

面壁意旨如何。師便打。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待商量。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江南李主巡幸洪井。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問如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拾枯柴煑布水。國主益加欽重。後終於本山。靈塔存焉。

杭州傾心寺法瑫宗一禪師上堂。良久曰。大衆不待一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這裏與諸人為怪笑。若酬不得。諸人與這裏為怪笑。珍重。僧問如何朴實免見虛頭。師曰。汝問若當。衆人盡鑒。曰有恁麼來皆不丈夫。祇如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頭致一問來。曰甚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問佛法去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曰為甚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問甚麼。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門。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許。曰恁麼則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閑辭。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長年一衲衣。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曰。又是發人業。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請去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册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座捧香鑪巡行大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僧問摩却百非兼四句。請師盡力與提綱。師曰。落在甚麼處。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去也。師曰。莫將惡水潑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福問汝名甚麼。師曰。咸澤。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誰是枯涸者。福曰。我是。師曰。和尚莫謾人好。福曰。却是汝謾我。師後承長慶印記。住廣嚴道場（今法安院）。僧問如何是覿面相呈事。師下禪牀曰。伏惟尊體起居萬福。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城中青史樓。雲外高峰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清。高峰月白。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雲。三間茆屋。曰學

竟如何師曰既無維那兼少典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師子石前靈水響鷄籠山上白猿啼

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上堂從上諸聖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遞相告報是汝諸人還會麼若不會大不容易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麼曰恁麼則學人不疑也師曰爭奈一翳在目問三世諸佛盡是傳語人未審傳甚麼人語師曰聽曰未審是甚麼語師曰你不是鍾期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不可更撒沙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僧問王侯請命法嗣怡山鎖口之言請師不謬師曰得曰恁麼則深領尊慈師曰莫鈍置人好問不犯宗風不傷物義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問談續雪峰印傳超覺不違於物不負於人不在當頭即今何道師曰違負即道曰恁麼則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識好惡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上堂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離添過猶有負愆諸人且作麼生體悉僧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面目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曰恁麼則不得見去也師曰灼然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福州枕峰觀音院清換禪師上堂諸禪德若要論禪說道舉唱宗風秖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上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毗沙門王始終不求外寶既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處分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曰如何體得師曰虛谷尋聲更求本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未曾暫失全體現前恁麼道亦是分外既恁麼道不得向兄弟前合作麼生道莫是無道處不受道麼莫錯會好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道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何不禮謝問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福州長慶院弘辯妙果禪師上堂於座前側立曰大衆各歸堂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未會山僧讒諸人去也遂陞座僧問海衆雲臻請師開方便門示眞實相師曰這箇是方便門曰恁麼則大衆側聆去也師

曰空劖聆作麼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正是道。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分明向汝道。上堂。大好省要。自不仙陀。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

問如何是普賢第一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福州仙宗院守玭禪師。久不上堂。大衆入方丈參。師曰。今夜與大衆同請假。未審還給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即先言者負。珍重。僧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師曰。消不得。曰為甚麼消不得。師曰。為汝常在。曰。祇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曰。驢年。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向無賓主處問將來

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顧視左右曰。患聾作麼。便歸方丈。上堂。良久曰。幸自可憐生。又被汚却也。上堂。大衆。正是著力處。切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一句。請師為學人道。師曰。向後莫錯舉似人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上堂。還恩恩滿。賽願願圓。便歸方丈。僧問。既到妙峰頂。誰人為伴侶。師曰。到。曰甚麼人為伴侶。師曰。喫茶去。問明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指示且置。作麼生是你明明底事。曰學人不會。再乞師指。師曰。八棒十三

新羅國龜山和尚。有人舉。裴相國啓建法會。問僧看甚麼經。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為甚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吉州資國院道殷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雪。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須山。師曰。千山萬山。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問不落有無。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

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安路上。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松老五雲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下平章事。宮闈較幾重

杭州報慈院從瓌禪師。福州陳氏子。僧問。承古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曰如何是心中鬧。師曰。那畔雀兒聲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禪師。僧問。如何是龍華

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問如何是三世諸佛道場師曰莫別瞻禮曰恁麼則亘古亘今師曰是甚麼年中

太傅王延彬居士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盂問殿主這箇是甚麼鉢主曰藥師鉢公曰祇聞有降龍鉢主曰待有龍即降公曰忽遇拏雲𩗗浪來時作麼生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話墮也（玄沙曰盡你神力走向甚麼處去保福曰歸依佛法僧百丈恒作覆鉢勢雲門曰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長慶謂太傅曰雪峰竪拂子示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痛與一頓公曰是甚麼心行慶曰洎合放過公到招慶煎茶朗上座與明招把銚忽翻茶銚公問茶爐下是甚麼朗曰捧爐神公曰既是捧爐神爲甚麼翻却茶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𣙫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曰非人得其便

保福展禪師法嗣

漳州延壽寺慧輪禪師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不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青黃赤白曰大好一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一箇半箇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甁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驀也曰還用也無師曰莫鬼語

舒州海會院如新禪師上堂良久曰禮繁即亂便下座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轉見孤獨曰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不得雪也聽他問如何是迦葉頓領底事師曰汝若領得我即不恪曰恁麼則不煩於師去也師曰又須著棒爭得不煩問牛頭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關棙子如何是向上關棙師曰賴遇娘生臂短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要道何難曰便請師道師曰將謂靈利又不仙陀

洪年漳江慧廉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曲爲今時四衆攀瞻請師接引師曰甚麼處屈汝曰恁麼則垂慈方便路直下不孤人也師曰也須收取好問如何是漳江境師曰地藏皺眉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普賢斂袂問如何是漳江水師曰苦問如何是漳江第一句

師曰到別處不得錯舉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境師曰雨來雲霧暗晴乾日月明問如何是妙覺明心師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看水看山實暢情

泉州萬安院清運資化禪師僧問諸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未審如何師曰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不異諸聖去也師曰莫亂道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曰苔羹倉米飯曰忽遇上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飯後三巡茶問如何是萬安境師曰一塔松蘿望海青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上泉州王太尉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為人也無師曰若道為人即屈著和尚若道不為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尉曰待鐵牛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惜口喫飯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尉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住後僧問明言妙句即不問請師真實道將來師曰不阻來意

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風相似即無阻矣汝不是其人曰忽遇其人時又如何師曰不可預搔待癢問學人根思遲迴方便門中乞師傍瞥師曰傍瞥曰深領師旨安敢言乎師曰太多也上堂有僧出禮拜起退身立師曰我不如汝僧應諾師曰無人處放下著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曰暗算流年事可知問如何是鳳凰境師曰雪夜觀明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作人醜差曰為人何在師曰莫屈著汝麼

福州永隆院明慧瀛禪師上堂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似則似是即不是珍重問無為無事人為甚麼却是金鎖難師曰為斷麤纖貴重難留曰為甚麼道無為無事人逍遙實快樂師曰為鬧亂且要斷送僧參師曰不要得許多般數速道速道僧無對上堂曰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便下座僧問如何是進向得本源師曰依而行之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福州人也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曰如何是祖師曰答問和尚見古人得箇甚麼

便住此山。師曰。情知汝不肯。曰爭知某甲不肯。師曰。鑒貌辨色。問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莫過於此。問古人面壁為何事。師曰。屈。曰。恁麼則省心力去也。師曰。何處有恁麼人。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碓搗磨磨。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莫屈著曹谿麼。曰。恁麼則羣生有賴。師曰。也是老鼠喫鹽。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喫茶去。問丹霞燒木佛意作麼生。師曰。時寒燒火向火。曰。翠微迎羅漢意作麼生。師曰。別是一家春

潭州嶽麓山和尚上堂。良久曰。昔日毗盧。今朝嶽麓。珍重。僧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猿啼鳥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五音六律。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日能熱。月能涼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僧問。靈山一會。何人得聞。師曰。闍黎得聞。曰。未審靈山說箇甚麼。師曰。即闍黎會。問如何是該天括地句。師曰。十界搖動。問從上宗乘。以何為驗。師曰。從上且置。即今作麼生。曰。大眾總見。師曰。話墮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擘

泉州後招慶和尚。僧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缾一鉢。到處是生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怱怱。晨雞暮鐘

鼎州梁山簡禪師。問僧。甚處來。曰。藥山來。師曰。還將得藥來否。曰。和尚住山也不錯。師便休

洪州建山澄禪師。僧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可惜許。曰。如何是人王劍。師曰。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問一代時教。接引今時。未審祖宗如何示人。師曰。一代時教。已有人問了也。曰。和尚如何示人。師曰。惆悵庭前紅莧樹。年年生葉不生花。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也無。師曰。作麼生。曰。恁麼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牕前猶點舊年燈。曰。如何是舊年燈。師曰。臘月三十日

泉州招慶院省僜淨修禪師。初參保福。福一日入大殿。覩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曰。和

尙也是橫身福曰一橛我自收取師曰和尙非唯橫身福然之後住招慶開堂陞座良久乃曰大衆向後到處遇道伴作麼生舉似他若有人舉得試對衆舉看若舉得免孤負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這箇人麼況是曹谿門下子孫合作麼生理論合作麼生提唱僧問如何得不傷於已不負於人師曰莫屈著汝這問麼曰恁麼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又屈著我作麼問當鋒一句請師道師曰嗄僧再問師曰瞌睡漢問僧近離甚處曰報恩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尙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問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乃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不用掠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不用少許工夫但向博地凡夫位中承當取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依而行之緣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自然合古合今脫生離死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爲

法方號沙門如今諸官大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王事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說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恁麼語話祇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還相悉麼若有人相悉山僧今日雪得去也久立大衆珍重示坐禪方便頌曰四威儀內坐爲先澄濾身心漸坦然瞥爾有緣隨濁界當須莫續是天年修持祇學從功路至理寧論在那邊一切時中常管帶因緣相湊豁通玄示執坐禪者曰大道分明絕點塵何須長坐始相親遇緣儻解無非是憒憒那能有故新散誕肯齊支遁侶逍遙曷與慧休隣或遊泉石或闤闠可謂煙霞物外人

福州康山契穩法寶禪師初開堂僧問威音王佛已後次第相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方師曰象骨舉手龍谿點頭問圓明湛寂非師意學人因底却無明師曰辨得也未曰恁麼則識性無根去也師曰隔靴搔痒

泉州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竹

箸瓦碗。曰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祇待。師曰黃虀倉米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看

皷山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子儀心印水月禪師。溫州樂清陳氏子。初遊方謁皷山。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答話。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山曰汝何費力。師於此有省。後回浙中。錢忠懿王命開法於羅漢光福二道場。上堂久立大衆更待甚麼。不辭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迷歸路。時寒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僧乃問祇如與聖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祇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曰文殊因何讚。師曰同案領過。曰維摩又如何。師曰頭上三尺巾。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洋海裏一星火。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即圍爐向猛火。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即竹林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毗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曰恁麼則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僧罔措。師便喝。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攜履已歸西國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皷山有掣皷奪旗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敗將不忍誅。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汝三奠。問世尊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真歸無所歸。曰未審必定何之。師曰朱實殞勁風。繁英落素秋。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識吾歸處。東西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卷吟中箔。濃煎睡後茶

建州白雲智作真寂禪師。永真朱氏子。容若梵僧。禮皷山披剃。一日皷山上堂召大衆。衆皆回眸。山披襟示之。衆罔措。唯師朗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參次。山召曰近前來。師近前。山曰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身而立。山莞然奇之。住後上堂。還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來麼。待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

裏蓮生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泥牛入海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具眼麼曰恁麼則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猢猻入布袋問如何是延平津師曰萬古水溶溶曰如何是延平劒師曰速須退步曰未審津與劒是同是異師曰可惜許次遷奉先僧問如何是奉先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莫無禮問如何是奉先家風師曰即今在甚麼處曰恁麼則大衆有賴也師曰干汝甚麼事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不是奉先道不得

鼓山智嚴了覺禪師上堂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悞珍重僧問石門之句即不問請師方便示來機師曰問取露柱問國王出世三邊靜法王出世有何恩師曰還會麼曰幸遇明朝輒伸呈獻師曰吐却著曰若不禮拜幾成無孔鐵鎚師曰何異無孔鐵鎚

福州龍山智嵩妙虗禪師上堂幸自分明須作這箇節目作麼到這裏便成節目便成增語便成塵玷未有如許多事時作麼生僧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輿人天輻輳於禪庭至理若爲於開示師曰亦不敢孤負大衆曰恁麼則人天不謬殷勤請頓使凡心作佛心師曰仁者作麼生曰退身禮拜隨衆上下師曰我識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僧問燈傳鼓嶠道化溫陵不跨石門請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胸撞出曰恁麼則今日親聞師子吼他時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這裏塗汙人問白浪滔天境何人住太虗師曰靜夜思堯鼓回頭聞舜琴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上堂若舉宗乘即院寂徑荒若留委問更待箇甚麼還有人委悉麼出來驗看若無人委悉且莫掠虗好便下座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曰如何是法王師曰一句令當行曰二王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甚麼

福州鼓山智岳了宗禪師本郡人也初遊方至鄂州黃龍問久嚮黃龍及乎到來秖見赤斑蛇龍曰汝秖見赤斑蛇且不識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則被他吞却去也龍曰謝闍黎供養師便禮

拜住後上堂我若全舉宗乘汝向甚麼處領會所以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不勞久立珍重問虛空還解作用也無師拈起拄杖曰這箇師僧好打僧無語

襄州定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無人不驚曰學人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闍黎還具慚愧麼僧便喝師休去

福州皷山清諤宗曉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時寒不出手

金陵淨德院沖煦慧悟禪師福州和氏子僧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師曰我不知大道

金陵報恩院清護崇因妙行禪師福州長樂陳氏子六歲禮皷山披削於國師言下發明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花亂墜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草鞋木履開寶三年示寂茶毗收舍利三百餘粒幷靈骨歸於建州鷄足山臥雲院建塔

龍華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曰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嶽微微細雨灑簾前曰未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闍黎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僧問全身佩劒時如何師曰落曰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炙地問如何是六通境師曰深目江山一任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來曰離此二途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水千徒與萬徒問擁毳玄徒請師指示師曰紅爐不墜鴈門關曰如何是紅爐不墜鴈門關師曰青霄豈悋衆人攀曰還有不知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牓上無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萬家明月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山河大地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僧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過在這邊曰還有昇進處也無師曰冰消瓦解

杭州功臣院道閑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

俗人東畔立僧衆在西邊問如何是學人自巳師曰如汝與我曰恁麼則無二去也師曰十萬八千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上堂我若全機汝向甚麼處摸索葢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慚愧還委得麼如今與諸仁者作箇入底門路乃敲繩牀兩下曰還見麼還聞麼若見便見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顚倒無有出期珍重佛塔被雷霹有問祖佛塔廟爲甚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曰既是通天作用爲甚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處見有佛曰爭柰狠籍何師曰見甚麼

台州白雲廼禪師僧問荊山有玉非爲寶囊裏眞金賜一言師曰我家本貧曰慈悲何在師曰空懃道者名

翠巖參禪師法嗣

杭州龍冊寺子興明悟禪師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否師曰誰是衆生曰若恁麼則總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來曰如何是正位師曰汝是衆生問如何是無價珍師曰卞和空抱璞曰忽遇楚王還進也無師曰凡聖相繼續問古人拈布毛意作麼生師曰闍黎舉不全曰如何舉得全師乃拈起袈裟

溫州雲山佛嶴院知默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嶴家風師曰送客不離三步內邀賓祇在草堂前上堂山僧如今看見諸上座恁麼行脚喫辛喫苦盤山涉澗終不爲觀看州縣參尋名山勝跡莫非爲此一大事如今且要諸人於本分參問中通箇消息來雲山敢與證明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刹亦與證明還有麼若無不如散去便下座

鏡淸怤禪師法嗣

越州淸化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疑惑去師曰好曰恁麼則得遇於師去也師曰珍重僧來禮拜師曰子亦善問吾亦善答曰恁麼則大衆久立師曰抑逼大衆作甚麼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劒師曰錢塘江裏好渡船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可煞新鮮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因有俗士謂之鐵脚忽騎馬至僧問師既是鐵脚爲甚麼却騎馬師曰腰帶不因遮

腹痛幞頭豈是禦天寒官人問師和尚恁麼後生爲甚麼却爲尊宿師曰千歲祇言朱頂鶴朝生便是鳳凰兒上堂此箇事得恁麼難道時有僧出曰請師道師曰睦州溪苔錦軍石耳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谿畔披砂徒自困家中有寶速須還曰恁麼即始終不從人得去也師曰饒君便有擎山力未免肩頭有擔胝

福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人也參鏡清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清曰大家要知師曰如斯則衆眼難瞞去也清曰理能縛豹師因此發悟立旨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峰前月鏡湖波裡明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師曰一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如何是直示一句師曰是甚麼師乃曰還會麼會去即今便了不會塵沙算劫祇據諸賢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匝天偏地森羅萬象自己家風佛與衆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爲性地眞常不勞修證珍重

衢州烏巨山儀晏開明禪師吳興許氏子於唐乾符三年將誕之夕異香滿室紅光如晝光啓中隨父鎮信安强爲娶師不願遂遊歷諸方機契鏡清歸省父母乃於郭南剏別舍以遂師志舍旁陳司徒廟有凜禪師像師往瞻禮失師所之後郡守展祀祠下見師入定于廟後叢竹間蟻蠹其衣敗葉沒脛或者云是許鎮將之子也自此三昧或出或入子湖訥禪師未知師所造淺深問曰子所住定蓋小乘定耳時方啜茶師呈起橐曰是大是小訥駭然尋謁栝蒼唐山德嚴禪師嚴問汝何姓曰姓許嚴曰誰許汝曰不別嚴默識之遂與剃染嘗令摘桃浹旬不歸往尋見師攀桃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開運中遊江郎巖覩石龕謂弟子慧興曰予入定此中汝當壘石塞門勿以吾爲念興如所戒明年興意師長往啓龕視師素髮被肩胸臆尚暖徐自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郎愼公鎮信安馥師之道命義學僧守榮詰其定相師不與之辯榮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像而尊事皆獲舍利榮因媿服禮像謝愆亦獲舍利歎曰此後

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忠懿王感師見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如夢所見隨雨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及述偈讚實器供具千計端拱初太宗皇帝聞師定力詔本州加禮津發赴闕師力辭僧再至諭旨特令肩輿入對便殿命坐賜茗咨問禪定奏對簡盡深契上旨丐歸復詔入對得請還山送車塞途淳化元年示寂壽一百十五臘五十七闍維白光屬天舍利五色邦人以骨塑像至今州郡雨暘禱之如響斯答

報恩岳禪師法嗣

潭州妙濟院師浩傳心禪師僧問擬即第二頭不擬即第三首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問古人斷臂當爲何事師曰我寧可斷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我好心問如何是香山劍師曰異曰還露也無師曰不忍見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師曰切不得錯擧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兩口一無舌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曰到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阿難亦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陀問如何是香山寶師曰碧眼胡人不敢定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僧擧聖僧塑像被虎齩問師既是聖僧爲甚麼被大蟲齩師曰疑殺天下人問如何是無慚愧底人師曰闍黎合喫棒

安國瑫禪師法嗣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開堂日僧問西峽一派不異馬頭白鹿千峰何似鷄足師曰大衆驗看問如何是白鹿家風師曰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便知時去也師曰知時底人合到甚麼田地曰不可更口喃喃也師曰放過即不可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爲甚麼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甚麼處不震裂曰作何音響師曰聾者不聞問手指天地唯我獨尊爲甚麼却被傍觀者責師曰謂言胡鬚赤曰祇如傍觀者有甚麼長處師曰路見不平所以按劍師乃曰若有分付處羅山即不具眼若無

分付處卽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日對文殊且問如今會也無久立珍重

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僧問禪宮大敞法侶雲臻向上一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上堂禪之與道拈向一邊著佛之與祖是甚麼破草鞋恁麼告報莫屈著諸人麼若道屈著卽且須行脚若道不屈著也須合取口始得珍重上堂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人不過珍重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今日打禾明日搬柴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爐對繩牀曰見後如何師曰門扇對露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卽答家風曰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問諸餘卽不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還得省要也未復曰純陀獻供珍重

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上堂衆集以扇子拋向地上曰愚人謂金是土智者作麼生後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作麼生曰請和尚明鑑師曰千年桃核問如何是伽藍師曰長溪莆田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新羅白水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南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齋前廚蒸南國飯午後爐煎北苑茶問法身還受苦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曰恁麼則受苦去也師曰有甚麼罪過

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上堂大衆雲集師從座起作舞謂衆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生不會問本自圓成爲甚麼却分明晦師曰汝自撿責看

福州林陽瑞峰院志端禪師本州人也初參安國見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國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曰適來見那僧問話志端有箇省處國曰汝見甚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箇是甚麼國然之師禮謝住後上堂舉拂子曰曹溪用不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得乾坤陷落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趁不及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旱去年曰如何是道師曰冬田半折耗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與一踏僧作接勢師便與一摑僧無語師曰賺殺人問如何

是迴絕人煙處佛法師曰巔山峭峙碧芬芳曰恁麼則一眞之理華野不殊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箸一文一雙有僧夜參師曰阿誰曰某甲師曰泉州砂糖舶上檳榔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你若會卽廓淸五蘊吞盡十方開寶元年八月遺偈曰來年二月二別汝暫相棄燒灰散四林免占檀那地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瞻禮師尙無恙參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牧率諸官同至山詰伺經宵二日齋罷上堂辭衆時圓應長老出問雲愁露慘大衆嗚呼請師一言未在告別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曰恁麼則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師長嘘一聲下座歸方丈安坐至亥時問衆曰世尊滅度是何時節衆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吾今日前時前言訖長往

福州仙宗院明禪師上堂曰幸有如是門風何不烜赫地紹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若出三界卽壞三界若在三界卽礙三界不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不出三界恁麼徹去堪爲佛法種子人天有賴時有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福州安國院祥禪師上堂良久失聲曰大是無端雖然如此事不得已於中若有未覯者更開方便還會麼時有僧問不涉方便乞師垂慈師曰汝問我答卽是方便問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是月師提起拂子僧曰古人爲甚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甚麼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淮軍散後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衆眼難謾

睡龍溥禪師法嗣

漳州保福院淸豁禪師福州人也少而聰敏禮鼓山國師落髮稟具後謁大章山如庵主（語具如庵主章）後參睡龍龍問曰豁闍黎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淸豁嘗訪大章得箇信處龍於是上堂集衆召曰豁闍黎出來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出衆乃拈香曰香已拈了悟卽不悟龍大悅而許之上堂山僧今與諸人作箇和頭和者默然不和者說良久曰和與

不和切在如今山僧帶些子事珍重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甚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爲甚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曰忽然捉敗時如何師曰內外絕消息曰捉敗後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恁麼則勞而無功也師曰功即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爲甚麼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人泣漢人悲師忽捨衆欲入山待滅乃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苧谿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即往賁湖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言訖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長往門人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蟻之所侵食遂就闍維散於林野

金輪觀禪師法嗣

南嶽金輪和尚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白兆圓禪師法嗣

鼎州大龍山智洪弘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便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前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懊惱三春月不及九秋光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面南看北斗

安州白兆竺乾院懷楚禪師僧問如何是句句須行玄路師曰沿路直到湖南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嗣龍潭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冤讐一句元在這裏曰未審在甚麼方所師曰這鈍漢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王氏子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祥雲起寶壽峰前震法雷臨終遺偈曰吾年八十八滿頭垂白髮顒顒鎮

雙峰明明千江月黃梅揚祖教白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斷絕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僧問教法甚多宗歸一貫和尙爲甚麼說得許多周由者也師曰爲你周由者也曰請和尙即古即今師以手敲繩牀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眞詮即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耳裏鼻裏曰秪此便是否師曰是甚麼僧便喝師亦喝僧近離甚處曰下寨師曰還逢著賊麼曰今日捉下師曰放汝三十棒

蘄州三角山眞鑑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忽然行正令便見下堂堦

郢州太陽山行冲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盡藏師良久僧無語師曰近前來僧纔近前師曰去

南嶽下八世

黃龍機禪師法嗣

洛京紫蓋善沼禪師僧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抱鎌刮骨熏天地炮烈棺中求託生問纔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賴得覺疾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師曰針去線不回曰如何是帔師曰橫鋪四世界竪蓋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羹要飯與飯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師曰問汝金翅鳥還得飽也無

棗樹和尙第二世住問僧發足甚處曰閩中師曰俊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僧作禮師曰我與麼道落在甚麼處僧無語師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僧參師乃問未到這裏時在甚處安身立命僧叉手近前師亦叉手近前相竝而立僧曰某甲未到此時和尙與誰竝立師指背後曰莫是伊麼僧無對師曰不獨自謾兼謾老僧僧作禮師曰正是自謾僧鉏地次見師來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曰見師不問訊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僧其僧臨學似首座曰和尙近日可畏座曰作麼生僧舉前語座曰和尙近日可謂爲人切師聞乃打首座七棒座曰某甲恁麼道未有過在亂打作麼師曰枉喫我多少鹽醬又打七

捧僧辭師乃問若到諸方有人問你老僧此間法道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卽道師曰何處有無口底佛曰祇這也還難師竪拂子曰還見麼曰何處有無眼底佛師曰祇這也還難僧遶禪牀一匝而出師曰善能祇對僧便喝師曰老僧不識子曰用識作麼師敲禪牀三下

興元府玄都山澄禪師僧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西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鷄樓上一下鼓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

嘉州黑水和尚初參黃龍便問雪覆蘆花時如何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龍便打師於此有省卽便禮拜

鄂州黃龍智顒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卽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則諸佛無異去也師曰延平劒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底人

眉州昌福達禪師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問時師意如何師曰謝師兄指示問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師兄這問大好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謾得卽得問國有寶刀誰人得見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臥時如何師曰異中還有異妄計不浮沉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翅天日落把土成金

呂巖眞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龍擊鼓陞堂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煑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劒脅之劒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煑山川卽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後

謁潭州智度覺禪師有曰余遊韶郴東下湘江今見覺公觀其禪學精明性源淳潔促膝靜坐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達生死岸破煩惱殼方今佛衣寂寂兮無傳禪理懸懸兮幾絕扶而興者其在吾師乎聊作一絕奉記達者推心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眞請師開說西來意七祖如今未有人

明招謙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開堂陞座乃曰烈士鋒前還有俊鷹俊鷂麼放一箇出來看良久曰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鼓劍輪開誰是大雄師子種滿身鋒刃但出來時有僧出師曰好著精彩僧擬伸問師曰甚麼處去也僧乃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鋒鋩難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曰撈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還奈何麼問十二時中如何即是師曰金剛頂上看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汝又証誨人天作麼

婺州普照瑜禪師上堂三十年後大有人向這裏亡鋒結舌去在良久曰還會麼灼然若不是眞師子兒爭識得上來之機時有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衆獸徒然曰出窟後如何師曰孤絕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當衝者喪曰向去事如何師曰決在臨鋒僧禮拜師有頌曰決在臨鋒處天然師子機嚬呻出三界非祖莫能知

婺州雙溪保初禪師上堂未透徹不須呈十方世界廓然明孤峰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他北斗星僧問九夏靈峰劍請師不露鋒師曰未拍金鎖前何不問曰千般徒設用難出髑髏前師曰背後礙殺人

處州涌泉究禪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禪客麼有則放出一箇來僧纔出師曰還知喪命處麼曰學人咨和尚師曰甚麼處去也曰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㪺地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蓋天蓋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一切人辨不得曰向去事如何師曰俊鷂亦迷蹤

衢州羅漢義禪師上堂衆集僧纔出師曰不是好底

僧禮拜起問龍泉寶劍請師揮師曰甚麼處去也曰恁麼則龍谿南面盡鋒鋩師曰收取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麼曰猶落古今師曰莫錯

羅漢琛禪師法嗣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地藏上堂二僧出禮拜藏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座又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為人修憤然上方丈請益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為生死之所流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祇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即禮謝住後僧問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麼生師曰汝但舉似諸方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古人有甚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漪上座出衆擬問次師曰這沒毛驢漪渙然省悟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王氏子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為滯筏將趣凝寂復患墮空既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參尋宗匠依地藏經年不契直得成病入涅槃堂一夜藏去看乃問復上座安樂麼師曰某甲為和尚因緣背藏指燈籠曰見麼師曰見藏曰祇這箇也不背師於言下有省後修山主問訊地藏乃曰某甲百劫千生曾與和尚違背來此者又值和尚不安藏遂豎起拄杖曰祇這箇也不背師忽然契悟後繼法眼住崇壽江南國主創清涼道場延請居之上堂古聖纔生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便有這箇方便奇特祇如諸上座初生下時有甚麼奇特試舉看若道無即對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麼生通得箇消息還會麼上座幸然有奇特事因甚麼不知去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施此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此土還有麼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僧禮拜師曰莫錯曾問如何是一塵

入正受。師曰。色卽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卽色。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兩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麽百鳥銜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爲甚麽不銜華。師曰。見四祖。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處問人來。問古人得箇甚麽。卽便休歇去。師曰。汝得箇甚麽。卽不休歇去。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師曰。問取髑髏後人。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甚麽處得這箇問頭。問忠座主。識甚麽經。曰法華經。師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明。大德講甚麽人證明。忠無對(法燈代云。謝和尚證明)。天福八年十月朔日。遺僧命法眼禪師至。囑付訖。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主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大衆普集。師端坐警衆曰。無棄光影。語絕告寂。時國主聞鐘登高臺。遙禮深加哀慕。仍致祭。茶毗收舍利建塔。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初與法眼同參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眼忽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眼曰。說甚麽撥不撥。師懵然不知。却回地藏。藏問。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喩旨。乃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藏曰。兩箇也。師駭然沈思而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藏曰。汝喚甚麽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覲于法眼。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師後居龍濟山。不務聚徒。而學者奔至。上堂。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珍重。僧問。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幸然未會。且莫詐明頭。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是三界則一任出。曰不是三界又如何。師曰。甚麽處不是三界。問當陽舉唱。誰是委者。師曰。非汝不委。問如何是萬法主。師曰。把將萬法來。問承古有言。須

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是須彌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眼曰如何納得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曰前言何在師曰前有甚麼言問僧甚處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尙又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於言下有省上堂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唇吻僧問離却聲色請和尙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阿誰恁麼問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曰爲甚麼不壞師曰爲同於大千上堂卷簾除却障閉戶生窒礙祇這障與礙古今無人會會得是障礙不會不自在問亘夜之中以何爲眼師曰暗問纖毫不隔爲甚麼覷之不見師曰作家弄影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漆漆地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毫覷不見曰爲甚麼覷不見師曰爲伊眼太大問如何是大敗壞底人師曰劫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顚倒曰如何得不顚倒去師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師曰大敗壞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師曰還曾問苘玉麼曰學人不會師曰若不會夏末了問取曹山去師有頌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又欲識解脫道諸法不相到眼耳絕見聞聲色鬧浩浩又初心未入道不得鬧浩浩鐘聲裏薦取鼓聲裏顚倒又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又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

潞府延慶院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未審轉甚麼物師曰道甚麼僧擬進語師曰這漆桶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在甚麼處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寂底聻因示頌曰南臺靜坐一鑪香終日凝然萬慮亡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杭州天龍寺淸慧秀禪師上堂諸上座多少無事十

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且子細點檢看何不覓箇歇處因甚麼却與別人點檢若恁麼去早落第二頭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人總不恁麼上來如何辯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麼則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且莫詐明頭

天龍機禪師法嗣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謝指示

僊宗符禪師法嗣

福州僊宗洞明眞覺禪師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濬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泉州福清行欽廣法禪師上堂還有人鑑得麼若有人鑑得是甚麼湖裏破草鞋若也鑑不出落地作金聲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上座大家道取問如何是談眞逆俗師曰客作漢問甚麼曰如何是順俗違眞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是然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汝問我答

國泰瑫禪師法嗣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僧問如何是齊雲水師曰龍潭常徹底擬問卽波瀾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古殿無香煙誰人辯清濁曰未審深深處如何師曰闍黎欲識深深處直須脚下絕雲生

白龍希禪師法嗣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上堂還有人證明麼若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尋言數句大藏分明若是祖宗門中怪及甚麼處恁麼道亦是傍瞥之辭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貧名山秀谿連海水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空絕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甚麼曰恁麼則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密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甚麼曰恁麼則徒勞側聆師喝曰出去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如何是日用底師曰

別祇對你爭得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莫是不辨麼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麼則學人喪身命去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爲甚麼迷妄有差殊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如何是靈峰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釘出兩條綠水若圖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明明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本無迷悟爲甚麼却有佛有衆生師曰話墮也問祖祖相傳傳法印師今繼嗣嗣何人師曰特謝證明曰恁麼則白龍當時親授記今日應聖度迷津師曰汝莫錯認定盤星

漳州報劬院玄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吳氏子漳州刺史陳文顗創院請師開法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甚麼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邪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開實八年將順世先七日書辭陳公仍示偈曰今年六十六世壽有延促無生火熾然有爲薪不續出谷與歸源一時俱備足及期誡門人曰吾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言訖而寂

招慶匡禪師法嗣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禪師僧問昔日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憶七葉巖中尊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回旋五衆咸臻今日太守臨筵如何提接師曰眨上眉毛著曰恁麼則一機顯處萬緣喪盡師曰何必繁辭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裏看鵰毛問學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創住這箇師僧也難容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曰青紅花滿庭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泥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是法王師曰莫孤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談何事師曰非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忋禪師廣州人也新到參師問甚處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拜渡江船子麼曰和尚爲

甚麼教某禮拜渡江船子師曰是汝善知識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徧滿天下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卽牢收取問大作業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幸是好人家男女

郴州太平院淸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益得祖師爲甚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如何擧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華異草嶺頭生

連州慈雲慧深普廣禪師僧問匿王請佛旣奉法於當時我后延師盍興宗於此日幸施方便無悋擧揚師曰不煩再問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著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分明聽取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興陽境師曰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中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甚麼

報恩資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沒幡幀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瞻禮有分問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吟唯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

翠峰欣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守眞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閃爍烏飛急奔騰兎走頻

鷲嶺遠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通禪師僧問世尊得道地神報虛空神和尙得道未審甚麼人報師曰謝汝報來

龍華球禪師法嗣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恁麼則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旣知如是踏步上來作甚麼

酒仙遇賢禪師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珠而孕生多異祥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嘗沈大淵而衣不潤遂去家師嘉禾永安可依三十剃染圓具往參龍華發明心印回居明覺院唯事飮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仙偈曰綠水紅桃華前街後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箇拳頭

那箇大兩箇之中一箇大曾把虛空一戳破摩掌令教却恁麼拈取須彌枕頭臥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金翆又聞泛玉山還報頎莫教更漏促趂取月明回貴買朱砂畫月算來枉用工夫醉臥綠楊陰下起來强說眞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脚眠一寤起來天地還依舊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笊籬撈取西北風生在閻浮世界人情幾多愛惡秖要喫些酒子所以倒街臥路死後却產婆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酤師於祥符二年上元夜晨浴罷就室合掌右舉左張其口而化

延壽輪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吉州劉氏子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師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峰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九峰山中佛法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之衆並習禪觀乃述一喝聞于州牧曰此擬忘言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爲僧貴識書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旃檀林中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南康知軍張南金具疏集道俗迎請坐歸宗道場僧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然春到來問深山巖谷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佛法徧在一切處爲甚麼却無師曰無人到問古人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時如何師曰來日路口有市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牀窄先臥粥稀後坐雍熙二年順寂塔于牛首庵

潭州龍興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張三李四曰比來問自己爲甚麼却道張三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即且置阿那箇是汝不問底諸餘

保福儔禪師法嗣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開堂陞座良久曰諸上座若是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麼生舉似他若也舉得舌頭鼓論若也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

大龍洪禪師法嗣

鼎州大龍山景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曰尊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問太陽一顯人皆羡皷聲絕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鼎州大龍山楚勛禪師上堂良久曰大衆祇恁麼各自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奚爲然久立有久立底道理知了經一小劫如一食頃不知便見茫然還知麼有知者出來大家相共商量僧出提坐具曰展即徧周沙界縮即絲髮不存展即是不展即是師曰你從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展去也師曰沒交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你爲甚麼謾我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阿彌陀佛問善法堂中師子吼未審法嗣嗣何人師曰猶自恁麼問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如何師曰助上座喜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掩耳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錯問佩劒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曰出

白馬靄禪師法嗣

襄州白馬智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眞金也須失色問如何是和尚出身處師曰牛觗墻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已成八字

白兆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塵劫問如何是爲人底一句師曰開口入耳曰如何理會師曰逢人告人

南嶽下九世

黃龍達禪師法嗣

眉州黃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斫不開曰如

何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相問國內按劒者是誰師曰昌福曰忽遇尊貴時如何師曰不遺

清谿進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將三界來與汝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顯露地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指天地曰爲甚麼不指天地師曰唯我獨尊問如何是天平師曰八凹九凸問洞深杳杳清谿水飲者如何不升墜師曰更夢見甚麼問大衆雲集合談何事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臨安黃氏子事本邑東山勤老宿剃染徧遊諸方江南國主於廬山建院請師開法上堂諸上座明取道眼好是行脚本分事道眼若未明有甚麼用處祇是移盤喫飯漢道眼若明有何障礙若未明得强說多端也無用處無事切須尋究僧問如何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曰會取學人問久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負來多少時也曰未審作何音調師曰話墮也珍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過去燈明佛本光瑞如是本朝遣師問罪江南後主納土矣而胡則者據守九江不降大將軍曹翰部曲渡江入寺禪者驚走師淡坐如平日翰至不起不揖翰怒訶曰長老不聞殺人不貶眼將軍乎師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邪翰大奇增敬而已曰禪者何爲而散師曰擊鼓自集翰遣裨校擊之禪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師曰公有殺心故爾師自起擊之禪者乃集翰再拜問決勝之策師曰非禪者所知也太平興國二年十月七日陞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囑令門人壘青石爲塔乃曰他日塔作紅色吾再至也言訖而逝謚道濟禪師

清涼復禪師法嗣

昇州奉先寺慧同淨照禪師魏府張氏子僧問教中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又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見一切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擬阿那箇不是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更問阿誰

龍濟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聽取一偈刹刹現形儀塵塵具覺知性源常鼓浪不悟未曾移

南臺安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僧問如何是鷲嶺境師曰峴山對碧玉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甚麼事問百川異流還歸大海未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未曰到海後如何師曰明日來向汝道

歸宗詮禪師法嗣

瑞州九峰義詮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力者負之而趨

隆壽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騫禪師泉州施氏子漳州刺史陳洪銛請開法上堂今日隆壽出世三世諸佛森羅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輪諸人還見麼僧問如何是隆壽境師曰無汝插足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未識境在有僧來參次日請問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事還如如何却覓呈心要心要如何特地疎

五燈嚴統卷第九

潙仰宗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五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聻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丈曰在甚處師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丈曰如蟲禦木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在湖

南尋得一山名大潙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千丈曰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爲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謦欬一聲行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爲典座陀一見乃曰此正是潙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潙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而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丈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林曰不可喚作木楔也丈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師遂往焉是山峭絕敻無人煙猿猱爲伍橡栗充食經于五七載絕無來者師自念言我本住持爲利益於人既絕往還自善何濟即捨庵而欲他往行至山口見蛇虎狼豹交橫在路師曰汝等諸獸不用攔吾行路吾若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吾若無緣汝等不用動吾從路過一任汝喫言訖蟲虎四散而去師乃回庵未及一載安上座（即懶安也）同數僧從百丈來輔佐於師安曰某與和尚作典座待僧及五百人不論時節即不造粥便放某甲下自後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衆共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輻輳焉上堂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祇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眞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指燈籠曰大好燈籠仰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這箇是甚麼仰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見一日師謂衆曰如許多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曰和尚恁麼道意旨如何主曰更舉看仰擬再舉被庵主踏倒仰歸舉似師師呵呵大笑師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杪拊掌大笑師曰衆中也有恁麼人遂喚來問你作麼生火頭曰某甲不喫粥肚飢所以歡喜師乃點頭（後鏡清怤云將知溈山衆裏無人臥龍球云將知溈山衆裏有人）師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甚麼處）上堂僧出曰請和尚爲衆說法師曰我爲汝得徹困也僧禮拜（後人舉似雪峯峯曰古人得恁麼老婆心切玄沙云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雪峯聞之乃問沙曰甚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沙曰大小溈山被那僧一問直得百雜碎峯乃駭然）師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慧寂信亦不立師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祇是

慧寂更信阿誰師曰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仰曰慧寂佛亦不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曰已後無人奈子何仰曰慧寂即一期之事行履在甚麼處師曰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仰山蹋衣次提起問師曰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曰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曰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曰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曰汝有用而無身師後忽問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曰正恁麼時切忌勃訴師曰停囚長智師一日喚院主主便來師曰我喚院主汝來作甚麼主無對（曹山代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又令侍者喚第一座座便至師曰我喚第一座汝來作甚麼座亦無對（曹山代云若令侍者喚恐不來法眼云適來侍者喚）師問雲巖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曰是師曰如何是藥山大人相巖曰涅槃後有師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巖曰水灑不著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下觜處師過淨瓶與仰山山擬接師却

縮手曰是甚麼仰曰和尙還見箇甚麼師曰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曰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尙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過淨瓶與仰山師與仰山行次指栢樹子問曰前面是甚麼仰曰栢樹子師却問耘田翁翁亦曰栢樹子師曰這耘田翁向後亦有五百衆師問仰山何處來仰曰田中來師曰禾好刈也未仰作刈禾勢師曰汝適來作靑見作黃見作不靑不黃見仰曰和尙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禾穗曰和尙何曾問這箇師曰此是鵝王擇乳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這裏師曰何不直說仰曰適來也不曲和尙如何師曰直須隨流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情知汝答這話不得香嚴曰某甲偏答得這話師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尙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有僧來禮拜師作起勢僧曰請和尙不用起師曰老僧未曾坐僧曰某甲未曾禮師曰何故無禮

僧無對（同安代云和尙不怪）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秖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爲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汙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問如何是百丈眞師下禪牀叉手立曰如何是和尙眞師却坐師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痛棒始得仰曰卽今事作麼生師曰合取兩片皮仰曰此恩難報師曰非子不才廼老僧年邁仰曰今日親見百丈師翁來師曰子向甚麼處見仰曰不道見秖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師問仰山卽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卽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仰山香嚴侍立次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尙提唱始得嚴曰卽今亦不少師曰合取口師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相交示之仰作女

人拜師曰如是如是師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仰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麼生仰曰慧寂祇管困來合眼健郎坐禪所以未曾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仰曰據慧寂所見祇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爲一人也不得仰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恁麼祇對仰曰解笑者是慧寂同參師曰出頭事作麼生仰遶禪牀一匝師曰裂破古今仰山香嚴侍立次師曰過去現在未來佛佛道同人人得箇解脫路仰曰如何是人人解脫路師回顧香嚴曰寂子借問何不答伊嚴曰若道過去未來現在某甲却有箇祇對處師曰子作麼生祇對嚴珍重便出師却問仰山曰智閑恁麼祇對還契寂子也無仰曰不契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亦珍重出去師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一日師翹起一足謂仰山曰我每日得他負載感伊不徹仰曰當時給孤園中與此無別師曰更須道始得仰曰寒時與他襪著也不爲分外師曰不負當初子今已徹仰曰恁麼更要答話在師曰道看仰曰誠如是言師曰如是如是師問仰山生住異滅汝作麼生會仰曰一念起時不見有生住異滅師曰子何得遣法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生住異滅仰曰却喚作遣法師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仰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祇得其事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仰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橛柴問曰還道得麼俱無對仰曰莫道無人會禪好仰歸舉似師曰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曰甚麼處被子勘破仰舉前話師曰寂子又被吾勘破（雲居錫云甚處是潙山勘破仰山處）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爲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爲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椀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師因泥壁次李軍容來具公裳直至師背後端笏而立師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李便轉笏作進泥勢師便拋下泥盤同歸方丈僧問

不作溈山一頂笠無由得到莫傜村如何是溈山一頂笠師喚曰近前來僧近前師與一踏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雲居膺代曰師無異號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相拓呈之新羅和尚作此㊉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方知芭蕉徹作此[illegible]相拓呈之又曰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述偈曰不是溈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諡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南嶽下四世

溈山祐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韶州懷化葉氏子年九歲於廣州和安寺投通禪師出家(即不語通)十四歲父母取歸欲與婚媾師不從遂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處而得披剃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溈山遂升堂奧耽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箇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受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過與師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耽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師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即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源曰然耽源上堂師出衆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師便禮拜師浣衲次耽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見後參溈山溈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溈異之師問如何是眞佛住處溈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

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後參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巖曰。我不肯汝放。祇肯汝收。掃地次。溈問。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塵非掃得。師掃地一下。溈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師指自身。又指溈。溈曰。塵非掃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麼生。師又掃地一下。又指自身。并指溈。溈一日指田問師。這丘田那頭高。這頭低。師曰。却是這頭高。那頭低。溈曰。你若不信。向中間立。看兩頭。師曰。不必立中間。亦莫住兩頭。溈曰。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師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溈便休。有施主送絹與溈山。師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溈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已用。師在溈山爲直歲。作務歸。溈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溈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叉手。溈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拔鍬便行。（玄沙云。我若見。即踏倒鍬子。僧問鏡清。仰山插鍬意旨如何。清云。狗銜赦書。諸侯避道。云。祇如玄沙踏倒。意旨如何。清云。不柰船何。打破戽斗。云。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淸下此一判著不著。）師在溈山牧牛時。踢天泰上座問曰。一毛頭師子現即不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又作麼生。師便騎牛歸。侍立溈山次。擧前話方了。却見泰來。師曰。便是這箇上座。溈遂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道。泰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泰曰。現時不說前後。溈山大笑。師曰。師子腰折也。便下去。一日第一座擧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即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座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師乃掣將拂子去。（雲居錫云。甚麼處是仰山道理。）一日雨下。天性上座謂師曰。好雨。師曰。好在甚麼處。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性曰。好在甚麼處。師指雨。性又無語。師曰。何得大智而默。師隨溈山遊山。到磐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鴉銜一紅柿落在面前。溈拾與師。師接得洗了。度與溈。溈曰。子甚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溈曰。汝也不得無分。即分半與師。（玄沙云。大小溈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溈山問師。忽有人問汝。汝作麼生祇對。師曰。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寞。溈曰。放汝一箇不祇對罪。師曰。生之與殺。祇在一言。溈曰。不負汝見。別有人不肯

師曰阿誰溈指露柱曰這箇師曰道甚麼溈曰道甚麼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師問溈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溈山下座歸方丈師隨後入溈問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舉溈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溈曰你試舉看師便珍重出去溈曰錯師回首曰閑師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好師問東寺曰借一路過那邊還得否寺曰大凡沙門不可秖一路也別更有麼師良久寺却問借一路過那邊得否師曰大凡沙門不可秖一路也別更有麼寺曰秖有此師曰大唐天子決定姓金師在溈山前坡牧牛次見一僧上山不久便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且留山中僧曰秖為因緣不契師曰有何因緣試舉看曰和尚問某名甚麼某答歸眞和尚曰歸眞何在某甲無對師曰上座却回向和尚道某甲道得也和尚問作麼生道但曰眼裏耳裏鼻裏僧回一如所教溈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師臥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

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溈溈曰子已入聖位佛便禮拜師侍溈行次忽見前面塵起溈曰面前是甚麼師近前看了却作此⊕相溈點頭溈山示衆曰一切衆生皆無佛性鹽官示衆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鹽官有二僧往探問既到溈山聞溈山舉揚莫測其涯若生輕慢因一日與師言話次乃勸曰師兄須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師乃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拋向背後遂展兩手就二僧索二僧罔措師曰吾兄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時二僧却回鹽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當知溈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便回溈山一僧更前行數里因過水忽然有省自歎曰溈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灼然有他恁麼道亦回溈山久依法席溈山同師牧牛次溈曰此中還有菩薩也無師曰有溈曰汝見那箇是試指出看師曰和尚疑那箇不是試指出看溈便休師送果子上溈山溈接得問子甚麼處得來師曰家園底溈曰堪喫也未師曰未敢嘗先獻和尚溈曰是阿誰底師曰慧寂底溈曰既是子

底因甚麼教我先嘗師曰和尙嘗千嘗萬溈便喫曰猶帶酸澀在師曰酸澀莫非自知溈不荅赤干行者聞鐘聲乃問有耳打鐘無耳打鐘師曰汝但問莫愁我荅不得干曰早箇問了也師喝曰去師夏末問訊溈山次溈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某甲在下面鉏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種溈曰子今夏不虛過師却問未審和尙一夏之中作何所務溈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尙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溈曰寂子何得自傷已命溈山一日見師來卽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竪一指師亦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向胸前仰一手覆一手以目瞻視溈山休去溈山餧鴉生飯回頭見師曰今日爲伊上堂一上師曰某甲隨例得聞溈曰聞底事作麼生師曰鴉作鴉鳴鵲作鵲噪溈曰爭奈聲色何師曰和尙適來道甚麼溈曰我祇道爲伊上堂一上師曰爲甚麼喚作聲色溈曰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師曰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溈竪起拳師曰終是指東畫西溈曰子適來問甚麼師曰問和尙大事因緣溈曰

爲甚麼喚作指東畫西師曰爲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溈曰竝未曉了此事師曰如何得曉了此事溈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師曰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溈曰應須與麼始得師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溈曰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曰瓶盤釵釧劵盂盆溈曰寂子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師後開法王莽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峯麼曰不曾到師曰闍黎不曾遊山（雲門云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眞金鋪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眞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卽不要請和尙眞金師曰齧鏃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邪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

皃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巳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溈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此(佛)相示之僧無語師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座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座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我教不起師因歸溈山省覲溈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竪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箇不說又曰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溈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溈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溈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師

問僧甚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踏折他橋梁師便休師見僧來竪起拂子僧便喝師曰喝即不無且道老僧過在甚麼處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便打有梵師從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師住東平時溈山令僧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道是溈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溈山送來若道是溈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遂撲破便下座僧參次便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以手畫此○相拓呈師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相拓呈師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之師低頭僧遶師一匝師便打僧遂出去師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

師曰是甚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脩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師乃畫此卍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師師曰汝還見否道者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師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覩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師曰吾以義為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為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卽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舉拄杖曰彼中老宿還說這箇麼曰不說師曰既不說這箇還說那箇否曰不說師召大德僧應諾師曰參堂去僧便出師復召曰大德僧回首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以拄杖頭上點一下曰去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眞了師一日在法堂上坐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左足僧卻過西邊叉手立師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陸希聲相公欲謁師先作此○相封呈師開封於相下面書云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落第三首遂封回（韋宙相公機語相似茲不重出）公見卽入山師乃門迎公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師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師以拂子倒點三下公便設禮又問和尚還持戒否師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師曰不坐禪公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釅茶三兩椀意在钁頭邊師卻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處師豎起拂子曰祇如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為相公公便起去（法燈云上座且道入之一字為甚麼人又云相公且莫煩惱）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為甚麼卻覆師豎起拂子士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師指雪師子問衆有過得此色者麼衆無對（雲門云當時便好與推倒）師

問雙峰師弟近日見處如何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曰某祇如此師兄又如何師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溈山聞曰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玄覺云經道實無有法然燈與我授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爲甚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師臥次僧問曰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子溈山聞曰寂子用劒刃上事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此㊌相顧視其僧僧無語師攜拄杖行次僧問和尚手中是甚麼師便拈向背後曰見麼僧無對師問一僧汝會甚麼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這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云適來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爲地火明夷問僧名甚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箇入了也（法眼別云喚甚麼作燈籠）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禪牀是色請和尚離却色指學人心師曰那箇是禪牀指出來看僧無語（玄覺云忽然被伊却指禪牀作麼生對伊有僧云却請和尚道玄覺代拊掌三下）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乃叱之僧曰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莫無禮師共一僧語旁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然師曰何不現神通曰不辭現神通祇恐和尚收作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杖畫地一畫師住觀音時出牓云看經次不得問事有僧來問訊見師看經旁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已後會去在其僧到巖頭頭問甚處來曰江西觀音來頭曰和尚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曰這箇老師我將謂被故紙埋却元來猶在僧思鄧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別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却這箇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裏作麼生即是師曰據汝所解

祇得一立得坐披衣向後自看郤禮謝之師接機利物爲宗門標準再遷東平將順寂數僧侍立師以偈示之曰一二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卽是吾宗旨至日午陞座辭衆復說偈曰年滿七十七無常在今日日輪正當午兩手攀屈膝言訖以兩手抱膝而終閱明年南塔涌禪師遷靈骨歸仰山塔于集雲峰下謚智通禪師妙光之塔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方慕道在百丈時性識聰敏參禪不得洎丈遷化遂參溈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飢屢乞溈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溈山直過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溈山讚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溈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仰後見師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成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復有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溈山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玄覺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分不分長慶稜云一時坐却）師初開堂溈山令僧送書幷拄杖至師接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春行秋令上堂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是密密堂堂曾無間隔不勞心意暫借回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僧問如何是香嚴境師曰華木不滋問如何是儭陀婆師敲禪牀曰過這裏來問如何是現在

學師以扇子旋轉示之曰見麼。僧無語。問如何是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問如何是無表戒。師曰待闍黎作俗即說。問如何是聲色外相見一句。師曰如某甲未住香嚴時且道在甚麼處。曰恁麼則亦不敢道有所在。師曰如幻人心心所法。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抛下拄杖散手而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霜降早。蕎麥總不收。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手入懷作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甚麼。僧無對。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獵師前不得說本師戒。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師問僧甚處來。曰溈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曰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竪起拂子。師曰彼中兄弟作麼生會。曰彼中商量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即便會。著甚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師亦竪起拂子。(玄沙云。祇這香嚴脚跟未點地。雲居錫云。甚麼處是香嚴脚跟未點地處。) 師有偈曰子啐母啄。子覺母殼。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玄獨脚。師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偈頌二百餘篇。隨緣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後謚襲燈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吳興人也。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許州全明上座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霜曰直須萬年去。曰萬年後如何。霜曰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曰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蟭螟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擧似石霜。霜曰祇爲太近實頭。僧却問霜如何是長。霜曰不屈曲。曰如何是短。霜曰雙陸盤中不喝彩。佛日長老訪師。師問伏承長老獨化一方。何

以薦遊峰頂日日朗月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莫是長老家風也無日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日曰今日賴遇佛日却問隱密全眞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升降處未審和尚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可道日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日曰爲報白頭無限客此回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宣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言有三四我道一也無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因擗樹省和尙行脚時參問不落數量請師道師提起數珠曰是落不落樹曰圓珠三竅時人知有請師圓前話師便打樹拂袖便出師曰三十年後搥胸大哭去在樹住後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至定山被他熱謾一上不同小小師見首座洗衣遂問作甚麼座提起衣示之師曰洗底是甚衣座曰關中使鐵錢師喚維那移下座挂搭著

襄州延慶山法端禪師僧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問底在阿那頭）師滅後諡紹眞禪師

益州應天和尙僧問人人盡有佛性如何是和尙佛性師曰汝喚甚麼作佛性曰恁麼則和尙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峰慈慧禪師初在潙山山上堂曰汝等諸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師便抽身出去潙召之師更不回顧潙曰此子堪爲法器一日辭潙山曰某甲辭違和尙千里之外不離左右潙動容曰善爲

京兆府米和尙（亦謂七師）參學後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甚麼師曰若有佛見卽同衆生（法眼別云此是甚麼時節 法燈別云喚底不是）老宿曰千年桃核師令僧去問仰山曰今時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卽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問洞山曰那箇究竟作麼生洞曰却須問他始得

師亦肯之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眞正理也無師曰達曰祇如眞正理作麼生達師曰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麼人做曰某甲直得杜口無言師曰平地教人作保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

晉州霍山和尚因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師乃喚維那打鐘著大禪佛驟步而去

元康和尚因訪石樓樓纔見便收足坐師曰得恁麼威儀周足樓曰汝適來見箇甚麼師曰無端被人領過樓曰須是與麼始爲眞見師曰苦哉賺殺幾人來樓便起身師曰見則見矣動則不動樓曰盡力道不出定也師摑掌三下後有僧擧似南泉泉曰天下人斷這兩箇漢是非不得若斷得與他同參

蘄州三角山法遇庵主因荒亂寇師入山執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寶非君所宜寇曰是何寶師震聲一喝寇不悟以刃加之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擧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齩人韓獹逐塊米聞此語卽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卽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擧公乃豎起一隻筯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問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曰有公指壁上畫狗子曰這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曰看齩著汝

南嶽下五世

仰山寂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僧問如何是正聞師曰不從耳入曰作麼生師曰還聞麼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缾觜裏甚麼物出來入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無佛性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豫章豐城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庭廐馬皆驚因以光涌名之少甚俊敏依

仰山剃度北遊謁臨濟復歸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師曰禮覲和尚山曰還見和尚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師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箇甚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山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文殊還有師否師曰遇緣卽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竪起拂子僧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放下拂子叉手問如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問眞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參仰山山閉目坐師乃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仰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歸宗下亦有大禪佛名智通）住後有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者曰和尚爲甚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師問僧甚麼處來僧提起坐具師曰龍頭蛇尾問如何是佛師便打僧亦打師曰汝打我有道理我打汝無道理僧無語師又打趁出師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檀信食訖至薪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炬登積薪上以笠置項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焰中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嘉禾語溪人也姓朱氏七歲依本邑常樂寺（今崇福也）國淸出家剃染後習律聽教屬會昌沙汰反服韜晦大中初例重懺度於鹽官齊峯寺後謁大慈山性空禪師空曰子何不徧參乎師直往五臺山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一老翁牽牛而行邀師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師陞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牀指繡墩命坐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翁呼童子致茶并進酥酪師納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璨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師覩日色稍晚遂問翁擬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

執心在不得宿師曰某甲無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曰此為何處童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者即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為別童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眞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師子往來忽有白雲自東方來覆之不見時有滄州菩提寺僧修政等至尙聞山石震吼之聲師因駐錫五臺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參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師減已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師曰輟已迴施仰曰汝大利益後旋浙住龍泉寺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喚院主來這師僧患顚問如何是自已師默然僧罔措再問師曰青天蒙昧不向月邊飛錢王奏賜紫衣署無著禪師將順寂於子夜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白光照室竹樹同色塔于靈隱山之西塢天福二年宣城帥田頵應杭將許思叛渙縱兵大掠發師塔覩肉身不壞爪髮俱長武肅錢王異之遣裨將邵志重加封瘞至皇朝嘉定庚辰遷于淨慈山智覺壽禪師塔左

新羅國五觀山順支了悟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竪拂子僧曰莫這箇便是師放下拂子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麼字師作圓相示之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圓相師畫破作一圓相

袁州仰山東塔和尙僧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落纜不采功曰用者如何師曰不落人手問法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掌無私曰見後如何師曰中間絕像

香嚴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尙僧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攔胷與一拓

問如何是頓師曰非梁陳
壽州紹宗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有官人謂師曰見說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卽立曰遇緣立箇甚麼師曰江西不立宗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僧問無句之句師還答也無師曰從來祇明恁麼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尙僧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我眨眼也沒工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西天來唐土去
益州崇福演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寘廓之言師曰無口得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明日
安州大安山淸幹禪師僧問從上諸聖從何而證師乃斫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終南山豐德寺和尙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觸事面牆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終不更問人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僧問某甲頃年有疾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二宜湯一椀問如何是佛向上事曰螺髻子曰如何是佛向下事師曰蓮華座

江州廬山雙谿田道者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甚麼處得箇問頭來

徑山諲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尙常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甚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僧後問長慶爲甚麼不出是慶曰汝擬喚作甚麼

雙峰和尙法嗣

福州雙峰古禪師本業講經因參先雙峰峰問大德甚麼處住曰城裏峰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尙無由禮覲峰曰祇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卽罷講席侍奉數年後到石霜但隨衆而已更不參請衆謂古侍者嘗受雙峰印記往往聞于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去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回首霜曰擬著卽差是著卽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卽前邁尋屬雙峰示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尙當時辭石霜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祇

教我不著是非玄覺云且道他會石霜意不會

南嶽下六世

西塔穆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應機之句師默然問如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沒交涉問如何是從上眞正眼師搥胷曰蒼天蒼天曰借問有何妨師曰困問這箇還受學也無師曰未曾鑁地栽虛空問如何是衲僧急切處師曰不過此問曰學人未問已前請師道師曰噫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作入定勢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汝問阿誰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又展開兩手曰如何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自橫行八九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飯後三椀茶師一日拈起蒲團示衆曰諸佛菩薩入理聖人皆從這裏出便擲下擘開胷曰作麼生衆無對問學人創入叢林一夏將末未蒙和尚指敎願垂提拯師拓開曰老僧住持已來未曾瞎却一人眼師有時坐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麼衆曰不會師曰不會卽謾汝去也師一日將蒲團於頭上曰汝諸人恁麼時難共語衆無對師將坐却曰猶較些子

南塔涌禪師法嗣

郢州芭蕉山慧淸禪師新羅國人也上堂拈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僧問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溫夏涼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進前三步曰用者如何師曰退後三步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祇恐闍黎不問上堂會麼相悉者少珍重問不語有問時如何師曰未出三門千里程問如何是自已師曰望南看北斗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知曰知箇甚麼師曰建州九郎上堂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後野火來逼兩畔是荊棘叢林若也向前則墮在坑塹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也轉側則被荊棘林礙當與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墮身死漢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幡在左問僧近離甚處僧曰請師試道看師曰將謂是舶上商人元來是當州小客問不問二頭三首

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緉破草鞋曰秖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乃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二三四五師謂衆曰我年二十八到仰山參見南塔見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箇漢從孃肚裏出來便作師子吼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僧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眼上堂良久曰也大相辱珍重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汝問那箇祖師意曰達磨西來意師曰獨自棲棲暗渡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知曰見後如何師曰知問甚麼物無兩頭甚麼物無背面師曰我身無兩頭我語無背面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得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與汝相見

越州清化全怤禪師吳郡崑山人也初參南塔塔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塔曰鄂州使君名甚麼師曰化下不敢相觸忤曰此地道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塔[illegible]丑忍切然而笑遂乃印可時廬陵安福縣宰建應國禪苑迎師聚徒本道上聞賜名清化僧問如何是和尚急切為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不會師曰徒訪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我却不知曰和尚為甚麼不知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師後還故國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年丁酉歲錢氏戌將闢雲峰山建院亦以清化為名延師開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子問和尚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又見秋葉黃曰恁麼則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六隻骰子滿盆紅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即不無曰如何祭祀師曰漁歌舉櫂谷裏聞聲忠獻王賜紫方袍師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讓也慮後人倣吾而逞欲耳開運四年秋示寂時大風摧震竹木

韶州黃連山義初明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請師開口不答話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今師曰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靈覺雖轉空華不墜問古路無蹤如何進步師曰金烏遶須彌元與劫同時曰恁麼則得達於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廣主劉氏嚮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鏡相照萬象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來五祖付與曹谿自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階前將何付囑師曰石羊水上行木馬夜翻駒曰恁麼則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盡唱太平歌問如何是佛師曰胷題卍字背負圓光問如何是道師展兩手示之僧曰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如水如波

韶州慧林鴻究妙濟禪師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師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有甚麼雪處問如何是急切事師曰鈍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諸方大例問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師曰新脩梵宇

南嶽下七世

資福寶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僧問和尚見古人得何意旨便歇去師作此(卍)相示之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此○相示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未具世界時闍黎亦在此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良久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汝名甚麼曰某甲師曰喫茶去上堂隔江見資福剎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共語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展手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未審釋迦騎甚麼師舉手云哪哪

潭州鹿苑和尚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無師作此○相示之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吉獠舌頭問將來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南嶽石橋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拄杖頭鞋上堂展手曰天下老和尚

諸上座命根總在這裏有僧出曰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曰某甲不恁麼師曰伏惟尙饗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須彌山倒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海枯竭

芭蕉清禪師法嗣

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初參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蕉上堂舉仰山道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師豁然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林溪境師曰有山有水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門前佛殿後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石人開石戶石鎖兩頭搖上堂昔日如來於波羅奈國梵王請轉法輪如來不已而已有屈宗風隨機逗教遂有三乘名字流傳於天上人間至今光揚不墜若據祖宗門下天地懸殊上上根機頓超不異作麼生是混融一句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有參學眼若道不得天寬地窄便下座上堂眼中無翳空裏無花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莫將問來我也無答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便下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宗門一句師曰七縱八橫曰如何領會師曰泥裏倒泥裏起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著體汗衫問有一人不舍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攜也無師曰不提攜曰爲甚麼不提攜師曰林溪粗識好惡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透曰用者如何師曰鈍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師有偈曰芭蕉的旨不挂唇齒木童唱和石人側耳

郢州興陽山清讓禪師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其問甚諦當曰既是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爲伊不成佛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久曰會麼曰學人不會師曰聽取一偈話道語下無聲舉揚奧旨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須退後消停

郢州芭蕉山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是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曰爭奈學人未會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

郢州芭蕉山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句師曰要頭截取去曰豈無方便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三千大千世界夜來被老僧都合成一塊輥向須彌頂上帝釋大怒拈得撲成粉碎諸上座還覺頭痛也無良久曰莫不識痛痒好珍重

彭州承天院辭確禪師僧問學人有一隻箭射即是不射即是師曰作麼生是闍黎箭僧便喝師曰這箇是草箭子曰如何是和尚箭師曰禁忌須屈指禱祈便扣牙問心隨萬境轉阿那箇是轉萬境底心師曰嘉州大像古人鐫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時如何師曰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曰爲甚麼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師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開堂日示衆正令提綱猶是揑窠造僞佛法祇對特地謾驀上流問著即參差答著即交互大德擬向甚麼處下口然則如是事無一向權柄在手縱奪臨機有疑請問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群峰穿海去滴水下巖來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道頭會尾擧意知心

興元府牛頭山精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東海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秤鎚落井問不居凡聖是甚麼人師曰梁朝傅大士曰此理如何師曰楚國孟嘗君

益州覺城院信禪師僧問如何是出身一路師曰三門前曰如何領會師曰緊峭草鞋

郢州芭蕉山閑禪師僧問十語九不中時如何師曰閉門屋裏坐抱首哭蒼天

郢州芭蕉山令遵禪師僧問直得無下口處時如何師曰便須進一步曰向甚麼處下脚師曰東山西嶺上

慧林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俗士問如何是佛師喝曰汝是村裏人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里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却毗盧頂出沒太虛中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兩箇靈龜泥裏鬬直至如今困未休曰不會師曰木雞銜卵走燕雀乘虎飛潭中魚不現石女却生兒

南嶽下八世

報慈韶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速禮三拜。僧禮拜。師曰。一撥便轉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僧問。佛界與衆生界相去多少。師曰。道不得。曰。眞箇那。師曰。有些子

五燈嚴統卷第九

音釋　𩒐於倫切

五燈嚴統卷第十

法眼宗

南嶽下八世

羅漢琛禪師法嗣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於明州鄮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為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參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藏院阻雪少憩附爐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腳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腳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藏竪起兩指師曰同藏又竪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腳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詞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於言下大悟因議留止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時僧正白師曰四衆已圍繞和尚法座了也師曰衆人却參眞善知識少頃陞座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唱師曰大衆久立乃曰衆人既盡在此山僧不可無言與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珍重便下座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長慶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參之衆常不減千計上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祗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叢處亦有何須到這裏

諸人各會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學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甚麼交涉所以道微言滯於心首嘗為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為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祇恁麼念策子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為不知根本眞實次地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卻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僧問指即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箇是汝不問底指又僧問月即不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人問指和尚為甚麼對月師曰為汝問指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住報恩禪院署淨慧禪師僧問洪鍾纔擊大衆雲臻請師如是師曰大衆會何似汝會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甚麼處看不足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捨之心成巧偽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甚麼處見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方便呼為佛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甚分明問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師卻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問端草不凋時如何師曰謾語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網師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問雲開見日時如何師曰謾語眞箇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沙門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總是問簇簇上來師意如何師曰是眼不是眼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暗

室。一燈能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甚麼百年。問。如何是正眞之道。師曰。一願也教汝行。二願也教汝行。問。如何是一眞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眞。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如何是古佛。師曰。即今也無嫌疑。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步步蹋著。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曰。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是汝也有。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問。亡僧衣。衆人唱。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汝唱得亡僧甚麼衣。問。蕩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甚麼奉獻。曰。無有一物。師曰。日給作麼生。師後住清涼。上堂曰。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祇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爲自己去。蓋爲大地無一法可見。他又囑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甚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僧問。如何是清涼家風。師曰。汝到別處。但道到清涼來。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師曰。甚麼法當著上座。曰。爭奈日夕何。師曰。閑言語。問。觀身如幻化。觀內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麼也無。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這箇是應身。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我向你道是第二義。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禪齊云。山主恁麼祇對。爲甚麼不肯。及乎再請益。法眼亦祇恁麼道。便得去。且道。疑訛在甚麼處。若看得透。道上座有來由。）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曰。不得喚作香匙。兄喚作甚麼。空曰。香匙。師不肯。空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僧參次。師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師曰。一得一失。（東禪齊云。上座作麼生會。有云。爲伊不明旨。便去捲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去者即失。恁麼會還可不可。既不許恁麼會。）

且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 雲門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門曰江西一隊老宿寱語住也未僧無對後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問僧甚處來曰道場來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師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曰是真實是虛妄問僧甚處來曰報恩來師曰衆僧還安否曰安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大聖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師問寶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且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明資曰東畔打羅聲 歸宗柔別云和尚擬隔礙 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總不恁麼 法燈別云當時但擘眼向師歸宗柔別云和尚祇是不信某甲 有俗士獻畫障子師看了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士無對 歸宗柔代云某甲今日却成容易 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上堂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 法燈云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 師指凳子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 雲門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 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今師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甚麼語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減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師曰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無對師代曰被眼礙師見僧搬土次乃以一塊土放僧擔上曰吾助汝僧曰謝和尚慈悲師不肯一僧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便休去師謂小兒子曰因子識得你爺你爺名甚麼兒無對 法燈代云但將衣袖掩面 師却問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甚麼語僧無對師代曰他是孝順之子師問講百法論僧曰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兼舉 有老宿代云某甲喚作箇法座歸宗柔云不勞和尚如此 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牡丹花王命作偈師即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頓悟其意師頌三界唯心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

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山河大地誰堅誰變頌華嚴六相義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玄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昏凡舉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主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澡身告衆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具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勳以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後李主擲報慈院命師門人玄覺言導師開法再謚師大智藏大導師

南嶽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陳氏子也母葉氏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異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歸寺受業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寺後唐同光中遊方首詣投子見同禪師次謁龍牙乃問雄雄之尊爲甚麼近之不得牙曰如火與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牙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師經十七次問牙祇如此答師竟不諭旨再請垂誨牙曰道者汝已後自會去師後於通玄峯澡浴次忽省前話遂具威儀焚香遙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向我說今日決定罵也又問疎山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師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師曰爲甚麼不說曰箇中不辯有無師曰師今善說山駭之如是歷參五十四員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法眼眼一見深器之師以徧涉叢林亦倦於參問但隨衆而已一日法眼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師於坐側豁然開悟平生凝滯渙若冰釋遂以所悟聞於法眼眼曰汝向後當爲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

迹尋回本道遊天台山覩智者顗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忠懿王為王子時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曰他日為霸主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之伸弟子之禮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即螺谿也屢言於師曰智者之教年祀浸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於王王遣使及齎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於世矣住後上堂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動處是甚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

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秖自勞神乏思無有是處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為人師曰汝到諸方更問一徧曰恁麼則絕於言句去也師曰夢裏惺惺問橈棹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平生問如何是三種病人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此問不弱問如何是六相師曰即汝是問如何是方便師曰此問甚當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終不向汝道曰為甚麼不向某甲道師曰恐汝不會問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華開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問如何是無憂佛師曰愁殺人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黑如漆問絕消息時如何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轉物即同如來師曰汝喚甚麼作物曰恁麼則同如來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於蓮華上為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師曰大家見上座問曰恁麼

則大千同一眞性也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問六根俱泯爲甚麼理事不明師曰何處不明曰恁麼則理事俱如也師曰前言何在上堂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乃曰祇如山僧恁麼對他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眞實相爲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識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答話揀辨如懸河祇成得箇顚倒知見若祇貴答話揀辨有甚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悞如上座從前所學揀辨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爲甚麼疑心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祇爲多虗少實上座不如從脚跟下一時覷破看是甚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祇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師有偈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云卽此一偈可

起吾宗師後於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上堂毛呑巨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無動見與不見會與不會唯我知焉乃有頌曰暫下高峰已顯揚般若圓通遍十方人天浩浩無差別法界縱橫處處彰珍重上堂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卽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爲甚麼却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麼曰不見般若爲甚麼亦被縛師曰你道般若甚麼處不見乃曰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眞宗也僧問乍離凝峯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師曰斷汝甚麼處曰恁麼則雷音震動乾坤界人人無不盡霑恩師曰幸然未會且莫探頭僧禮拜師曰探頭卽不中諸上座相共證明令法久住國土安寧珍重上堂僧問承教有言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曰你問我答曰如何是方便門師曰你答我問曰如何趣向師曰顚倒作麼

問一身卽無量身無量身卽一身如何是無量身師曰一身曰恁麼則昔日靈山今日親覲師曰理當卽行乃曰三世諸佛一時證明上座上座且作麼生會若會時不遷無絲毫可得移易何以故爲過去未來見在三際是上座上座且作三際澤纍大海滴滴皆滿一塵空性法界全收珍重上堂僧問四衆雲集人天恭敬目覩尊顏願宣般若師曰分明記取曰師宣妙法國王萬歲人民安樂師曰誰向你道曰法爾如然師曰你却靈利問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既是三世諸佛爲甚麼却不知有師曰却是你知有曰貍奴白牯爲甚麼却知有師曰你甚麼處見三世諸佛問承教有言眼不見色塵意不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塵師曰却是耳見曰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曰眼知曰恁麼則見聞路絕聲色喧然師曰誰向汝道乃曰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纖毫參差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橫竪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祇據如今一時驗取珍重上堂古者道如何是禪三界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甚麼道三界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會麼塞却眼塞却耳塞却舌身意無空闕處無轉動處上座作麼生會橫亦不得竪亦不得縱亦不得奪亦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始會法門絕揀擇一切言語絕滲漏曾有僧問作麼生是絕滲漏底語向他道口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會自然不通風去如識得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無事珍重上堂僧問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如何是王師曰日曉月明曰如何領會師曰誰是學人乃曰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患難此是佛語古不易今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取好諸上座又僧問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師曰非同非合曰如何是無形本寂寥師曰誰問先天地曰恁麼則境靜林閒獨自遊去也師曰亂道作麼乃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珍重上堂佛法現成一切具足豈不見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也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

是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麼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久立珍重上堂僧問欲入無爲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常無所住曰如何是無爲海師曰且會般若船問古德道登天不借梯徧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師曰不遺絲髮地曰如何是徧地無行路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麼乃曰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爲於無住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是諸佛大定門無過於此諸上座大家究取增於佛法壽命珍重上堂僧問世尊以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祇如迦葉在畢鉢羅窟未審付囑何人師曰教我向誰說曰恁麼則靈山付囑不異今日師曰你甚麼處見靈山問法眼實

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當付何人師曰鼕鼕鼓一頭打兩頭鳴曰恁麼則千聖同儔古今不異師曰禪河浪靜尋水迷源僧清遇問帝王請命師赴王恩般若會中請師舉唱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雲臺寶網同演妙音師曰清遇何在曰法王法如是師曰阿誰證明乃曰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座一時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祇是如今譬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一切有爲世界悉皆明現乃至無爲亦復如是世尊付囑迄至于今並無絲毫差別更付阿誰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此是靈山付囑榜樣諸上座徹底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恩難報諸佛恩難報父母師長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況建置如是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王恩力焉得如此若要報恩應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始得久立珍重上堂僧問古德道人空法亦空二相本來同師曰山河大地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甚麼處不是方便問名假法假人空法空向去諸緣請師直指師曰謝此一問曰不覩王居壯焉知

天子尊。師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問教中道心清淨。故法界清淨。如何是清淨心。師曰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曰與法界是一是二。師曰你自問別人。乃曰大道廓然詎齊今古。無名無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無邊。心亦無際。無事不彰。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般若現前。理同眞際。一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墻壁瓦礫。並無絲毫可得虧闕。無事久立珍重。上堂僧問不露文。曰如何是心。師曰你名安。嗣乃曰法界性海承師有言九天擎玉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曰如函如蓋。如鉤如鎖。如金與金。位位皆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別。若歸實地去。法法皆到。底不是上來商箇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牀上坐時是有。不坐時是無。祇如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因甚麼得不會去。若一向織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座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顚倒知見。識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蓋爲根脚下不明。若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欠絲毫。不剩絲毫。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未有一時不爲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家究取。令法久住世間。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珍重。上堂。舉古者道。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山。且作麼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未有箇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蔕。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睛。暗中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到。諸上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上堂。僧問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何是髑髏常干世界。師曰更待答話。在曰如何是鼻孔摩觸家風。師曰時復舉一徧。問一人執炬自燼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曰不遺者。曰

不會乞師指示師曰你名敬新曰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曰有曰甚麼人證明師曰敬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蹤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麼問古者道敲打虛空鳴㲉㲉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曰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曰恁麼則石人木人齊應諾也師曰你還聞麼乃曰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萬浪未嘗暫住未嘗暫有未嘗暫無浩浩地光明自在宗三世於毛端圓古今於一念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是問一則語記一轉話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入對便當佛法莫自賺諸上座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無可隱藏無剎不彰無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諸佛不用纖毫氣力一時會取好無事珍重師因與教明和尚問曰飲光持釋迦丈六之衣在雞足山候彌勒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在千尺之身應量恰好祇如釋迦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爲復是身解短邪衣解長邪師曰汝却會明拂袖便出去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不是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吐血浮光和尚勸曰汝速去懺悔明乃至師方丈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某懺悔師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懺悔某當終身給侍師爲出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峰忽摧聲震一山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殞於峯頂林木變白師乃示疾於蓮華峯參問如常二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

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魏府人也生而知道辯才無礙入法眼之室海衆歸之僉曰敏匠初住洪州雙林院開堂日指法座曰此山先代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陞古昔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大衆要見麼一時禮拜便陞座良久曰大衆祇如此也還有會處麼僧問如何是雙林境師曰畫也畫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去境也未識且討人又僧問一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震動何方師曰甚麼處見震

動曰爭奈即今何師曰今日有甚麼事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甚麼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委問如何是西來密密意師曰苦問一佛出世普潤群生和尙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徒然曰恁麼則大衆有賴也師曰何必乃曰且住得也久立尊官及諸大衆今日相請勤重此箇殊功比喩何及所以道未了之人聽一言祇這如今誰動口便下座立倚拄杖而告衆曰還會麼天龍寂聽而雨華莫作須菩提幀子畫將去且恁麼信受奉行問新到近離甚處僧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有這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云尋香來禮拜和尙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鎭長靈未審百骸一物相去多少師曰百骸一物一物百骸次住上藍護國院僧問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問善行菩薩道不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法相曰如何得不染去師曰染著甚麼處問不久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無師曰汝是點額人又曰汝是甚麼科目問如何是演大法義師曰我演何似汝演

次住金陵龍光院上堂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早是第二義長老即今是第幾義乃舉衣袖曰會麼大衆此是手舞足蹈莫道五百生前曾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垂見示時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是甚麼宗曰如何師曰如何即不會問上藍一曲師親唱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汝甚麼時到上藍來曰諦當事如何師曰不諦當即別處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與汝大意師後住清涼大道場上堂僧出禮拜次師曰這僧最先出爲大衆答國主深恩僧便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眼一燈分照天下和尙一燈分照何人師曰法眼甚麼處分照來師乃曰某甲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師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我殃及你江南國主爲鄭王時受心法於法眼之室暨法眼入滅復嘗問師曰先師有甚麼不了底公案師曰見分析

次異日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作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衆曰先師法席五百衆今祇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導首你道莫有錯指人路底麼若錯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壍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麼生商量言語即熱及問著便生疎去何也祇爲隔闊多時上座但會我甚麼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爲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座開眼見甚麼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珍重師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臥疾强牽拖與汝相見如今隨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作麼生是化城不見古導師云寶所非遙須且前進及至城所又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麼汝等雖是晚生須知僥忝我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闕祇要汝開口如今不知阿那箇是汝口爭荅劾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麼但識口必無咎縱有咎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于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默而難言或披麻帶布此即順俗我道違眞且道順好違好然但順我道即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冢升沉皎然不淪化也努力珍重二十四日安坐而終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福州人也初參法眼眼指雨謂師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回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億執事師之禮忠懿王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悟禪師上堂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甚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祇爲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强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僧問根塵俱泯爲

甚麼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甚麼作俱泯底根
塵問如何是觀音第一義師曰錯問無明實性卽佛
性如何是佛性師曰喚甚麼作無明問如何是和尙
家風師曰亘古亘今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寐語
作麼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靑山綠水曰見
後如何師曰綠水靑山師問僧汝會佛法麼曰不會
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
重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
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摩訶般
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廬山歸宗義柔禪師開堂陞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
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恁
麼道落在甚麼處爲復是觀爲復不許人覷先德上
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
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尙出世
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寐語作麼問優曇華折
人皆覩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讒語曰恁麼則南能
別有深深旨不是心心人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問

昔日金峯今日歸宗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
問法眼一箭直射歸宗一箭當射何人師曰莫
謗我法眼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於何處答深恩師
曰教我道甚麼卽得乃曰一問一答也無了期佛法
也不是恁麼道理大衆此日之事故非本心實謂祇
箇住山寧有意向來成佛亦無心蓋緣是知軍請命
寺衆誠心旣到這裏且說箇甚麼卽得還相悉麼若
信不及古人便道相逢欲相喚脉脉不能語作麼生
會若會堪報不報之恩足助無爲之化若也不會莫
道長老開堂祇舉古人語此之盛事天高海深況喩
不及更不敢讚祝皇風回向淸列何以故古人道吾
禱久矣豈況當今聖明者哉珍重僧問如何是空王
廟師曰莫少神曰如何是廟中人師曰適來不讒道
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曰是吉是凶問未達其源乞
師方便師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終不恁麼問問
僧看甚麼經曰寶積經師曰旣是沙門爲甚麼看寶
積經僧無語師代云古今用無極
洪州百丈道恒禪師參法眼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

有言不問無言敘語未終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師從此悟入住後上堂乘此實乘直至道場每日勞諸上座訪及無可祇延時寒不用久立却請回車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行脚事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參未審參見何人師曰唯有同參方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恁麼則你不解參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往往問不著問還鄉曲子作麼生唱師曰設使唱落汝後問如何是百丈境師曰何似雲居問如何是百丈爲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總須問過乃曰實是無事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裏古人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且作麼生是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意識想解上座要會心空麼但且識心便見心空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座應他好不應他好若應他阿誰喚上座若不應他又不患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也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祇是老病僧又莫道渠自伐好珍重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有多少事不問僧學人問玄沙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要某甲不會請師爲說師曰汝實不會曰實不會師示偈曰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與君同君今欲會通宗旨後夜猿啼在亂峰上堂諸上座適來從僧堂裏出來脚未跨門限便回去已是重說偈言了也更來這裏不可重重下切脚也古人云參他不如自參所以道森羅萬象是善財之宗師業惑塵勞乃普賢之境界若恁麼參得與善財同參若不肯與麼參却歸堂向火參取勝熱婆羅門珍重上堂衆纔集便曰喫茶去或時衆集便曰珍重或時衆集便曰歇後有頌曰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師終于本山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武氏子初謁法眼眼問曰子於參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嚴經眼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

相也無師懵然無對眼曰汝問我我向汝道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眼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眼曰子向後有五百毳徒為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師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矣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眞二字師坐永明常五百衆上堂佛法顯然因甚麼却不會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參取古佛叢林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永明的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日覽師的的意師曰何處覽問如何是永明家風師曰早被上座答了也問三種病人如何接師曰汝是聾人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便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華師曰見東見西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華師曰見南見北曰昔日作麼生師曰且會今日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傳箇冊子曰恁麼則心外有法去也師曰心內無法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月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背後是甚麼問文殊仗劍擬殺何人師曰止止曰如何是劍師曰眼是問諸餘即不問向上宗乘亦且置請師不答師曰好箇師僧子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去衆參次師指香爐曰汝諸人還見麼若見一時禮拜各自歸堂僧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曰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元帥大王太保令公問如何是慧日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麼則親蒙照燭師曰且喜沒交涉

杭州報恩慧明禪師姓蔣氏幼歲出家三學精練志探玄旨乃南遊於閩越間歷諸禪會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法眼師資道合尋回鄞水大梅山庵居吳越部內禪學者雖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閫外師欲整而導之一日有新到參師問近離甚處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

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住不會卽去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大梅主師曰闍黎今日離甚麼處僧無對師尋遷天台山白沙卓庵有朋彥上座博學强記來訪師敵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轉遠今有事借問祇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嶷然如何得消殞去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泛學來者皆服膺矣漢乾祐中忠懿王延入府中問法命住資崇院師盛談玄沙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極王因命翠巖令參等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禪師問曰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曰道甚麼天龍擬進語師曰過也資嚴長老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還聞麼嚴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然患聾師復擧雪峰塔銘問諸老宿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卽且置雪峰卽今在甚麼處（法眼別云祇今是成是壞）宿無對設有對者亦不能當其徵詰時羣彥弭伏王大喜悅署圓通

普照禪師上堂諸人還委悉麼莫道語默動靜無非佛事好且莫錯會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還見香臺麼曰某甲未會乞師指示師曰香臺也不識問離却目前機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何不問曰恁麼則委是去也師曰也是虛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特地伸問是甚麼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眞跋涉直下西來不到東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捏目看花花數朶見精明樹幾枝枝

金陵報慈行言玄覺導師泉州人也上堂凡行脚人參善知識到一叢林放下瓶鉢可謂行菩薩道能事畢矣何用更來這裏學論眞如涅槃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礫若除眞金自現便喚作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生長萬物大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卽現方圓卽現圓何以故爾法無偏正隨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麼若不見也莫閑坐地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問不當

問坐却是非如何合得本來人師曰汝作麼生坐師聞鳩子叫問僧甚麼聲曰鳩子聲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江南國主建報慈院命師大闡宗猷海會三千餘衆別署導師之號上堂此日英賢共會海衆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矣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言之本無何以默矣是以森羅萬象諸佛洪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情迷自惑苟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塵中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眞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眞則一空絕跡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計之者哉僧問國王再請特薦先朝和尚今日如何舉唱師曰汝不是問再唱人曰恁麼則天上人間無過此也師曰沒交涉問遠遠投師請垂一接師曰却依舊處去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泉州人也上堂僧問四衆諦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乃曰大衆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上座如今便散去且道有也未若無因甚麼便散去若有作麼生是第一義上座第一義現成何勞更觀恁麼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法常住猶未是法之眞源作麼生是法之眞源上座不見古人道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爲意解麼古人有如是大事因緣依而行之卽是何勞長老多說衆中有未知者便請相示僧問法眼之燈親然汝水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法眼之燈師曰更請一問問古人見不齊處請師方便師曰古人見甚麼處不齊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佛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卽不是問的的西來意師當第幾人師曰年年八月半中秋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觀音舉上藍舉

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太和人也初住曹山上堂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作麼生會不作方便又無漸次古人意在甚麼處若會得諸佛常現前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亘古亘今未嘗不現前諸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底

人堪爲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修淨業者要似他廣額兇屠拋下操刀便證阿羅漢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僧問大衆既臨於法會請師不吝句中玄師曰謾得大衆麼曰恁麼則全因此問也師曰不用得問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爲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箇問處問佛法中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何待問

江南國主請居報恩署號攝衆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爲衆演法適來見維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教當觀第一義且作麼生是第一義若這裏參得多少省要如今別更說箇甚麼即得然承恩旨不可杜默去也夫禪宗示要法爾常規圓明顯露亘古亘今至于達磨西來也祇與諸人證明亦無法可得與人祇道直下是便教立地構取古人雖則道立地構取如今坐地還構得也無有疑請問僧問三德奧樞從佛演一音玄路請師明師曰汝道有也未問如何是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開寶中示滅於本院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汝到諸方但道從長安來

南康軍雲居山清錫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甚麼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後住泉州西明院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和尚眞乃問曰眞前是甚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天使曰既是假果子爲甚麼將供養眞師曰也祇要天使識假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容顏甚奇妙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謝氏子上堂古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道一一法一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道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話屈滯久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體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箇箇盡須還他上座要會道麼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甚麼處得這箇消息問如何是諸法空相師曰山河大地問僧衆雲集請師舉唱宗乘師曰學來久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正勤將何付囑師曰萬歲萬歲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眞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

地爲善知識去。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問如何是合道之言。師曰。汝問我答。問靈山會上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人得聞。師曰。迦葉親聞箇甚麼。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師曰。汝今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和尚圓通。師敲禪牀三下。問如何是脫却根塵。師曰。莫妄想。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何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問如何是未會生底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著見文殊爲甚麼不識。師曰。汝道文殊還識無著麼。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宣。師曰。道甚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會我語。

漳州羅漢智依宣法禪師。上堂。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麼。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爲等閑。不見道。單明自已。不悟目前。此人祇具一隻眼。還會麼。僧問。纖塵不立。爲甚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問大衆雲集。誰是得者。師曰。還曾失麼。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寶壽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師曰。汝作麼生。曰終不敢謾大衆。師曰。嫌少作麼。問僧。受業在甚麼處。曰在佛跡。師曰。佛在甚麼處。曰甚麼處不是。師舉起拳曰。作麼生。曰和尚收取。師曰。放闍黎七棒。問僧。今夏在甚麼處。僧曰。在無言上座處。師曰。還曾問訊他否。僧曰。也曾問訊。師曰。無言作麼生問。得僧曰。若得無言。甚麼處不問得。師喝曰。恰似問老兄。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餤。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餤。師曰。祇守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暢雲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寂。

金陵鍾山章義院道欽禪師。太原人也。初住廬山棲賢。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坐地。直下參取。須要上來討箇甚麼。既上來。我即事不獲已。便學古德少許方便。抖擻些子龜毛兔角。解落向汝諸上座。欲得省要。僧堂裏。三門下。寮舍裏。參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有

會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有甚麼境問古人拈槌竪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古人道了也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後江南國主請居章義道場上堂總來這裏立作甚麼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汝為伴行住坐外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參上座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難易他古聖嗟見今時人不奈何乃曰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真而不覺此乃嗟汝諸人看却不知且道看却甚麼不知何不體察古人方便祇為信之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留心無不得者無事體道去便下座僧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曰莫謾語問佛法還受變異也無師曰上座是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旨師曰久矣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玄有甚麼旨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明州人也江南國主請居上院署凝密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依而行之即無累矣還信麼如太陽赫弈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不及設爾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既合是名無事人且自何而凡自何而聖於此若未會可謂為迷情所覆便去離不得迷時即有窒礙為對為待種種不同忽然惺去亦無所得譬如演若達多認影迷頭豈不擔頭覓頭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為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於動靜僧問諸佛說法普潤群機和尚說法甚麼人得聞師曰祇有汝不聞問如何是報恩一句師曰道不是得麼問十二時中思量不到處如何行履師曰汝如今在甚麼處問祖嗣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違所請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我答爭似汝學問佛為一大事因緣出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師曰莫錯會

金陵報慈文遂導師杭州陸氏子嘗究首楞嚴甄會真妄緣起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於法眼述已所業深符經旨眼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甚麼師曰明還日輪曰

日還甚麼師懵然無對眼誠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此服膺請益始忘知解金陵國主署雷音覺海大導師上堂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三界德被四方共稟靈光咸稱妙義十方諸佛常頂門汝誰敢是非及乎向這裏喚作開方便門對根設教便有如此如彼流出無窮若能依而奉行有何不可所以清涼先師道佛是無事人且如今覓箇無事人也不可得僧問巔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巔山巖崖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顛倒乃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珍重僧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萬別僧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且會取千差萬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四郎五郎廟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辞麵杖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遠遠近近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咄哉癡人此是險路問僧從甚麼處來曰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谿澗何者是汝自已曰總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爲已曰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總是乃曰諸上座各在此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已也無山僧與汝證明令汝眞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人也上堂祇據如今誰欠誰剩然雖如此猶是第二義門上座若明達得去也且是一是二更須子細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卽今是甚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生死曰如何是生死師曰適來道甚麼僧衆晚參師曰物物本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次住報恩上堂報恩這裏不曾與人揀話今日與諸上座揀一兩則話還願樂麼諸上座鵲脛長鳧脛短甘草甜黃蘗苦恁麼揀辨還愜雅意麼諸上座莫是血脈不通泥水有隔麼且莫錯會珍重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喚甚麼作西來意曰恁麼則無西來也師曰由汝口頭道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無汝著眼處問學人未委稟承請師方便師曰莫相孤負麼曰恁麼則有師資之分也師曰叢林見多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無生之相師曰捨身受身曰恁麼則生死無過也師曰料汝恁麼會又曰人人盡備理一一盡圓常僧便問如何是圓常之理師曰無事不參差曰恁麼則縱橫法界也師曰巧道有何難問如何是不到三寸師曰你問我答問僧甚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涉如許多山嶺阿那箇是上座自己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祇恁麼別更有商量曰更作甚麼商量師曰汝話墮也問不昧緣塵請師一接師曰喚甚麼作緣塵曰若不伸問焉息疑情師曰若不是今日便作官方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黃山家風師曰築著汝鼻孔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春夏秋冬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汝問宗乘中一句豈不是曰恁麼則不哆哆師曰莫哆哆好問衆星攢月時如何師曰喚甚麼作月曰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這箇是甚麼問明鏡當臺森羅爲甚麼不現師曰那裏當臺曰爭奈即今何師曰又道不現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也初問青峯如何是學人自己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峯眼曰青峯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開堂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爲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乃抽身入衆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眼摵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僧問了了見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不欲便道問如何是金剛大士師曰見也未問如何是諸聖密密處師曰却須會取自己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師曰待汝會始得上堂諸上座盡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惑內雖眞而不通無事久立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

曰對汝又何難曰恁麼道莫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何難曰深領和尚恁麼道師曰汝道我道甚麼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待汝生即道曰賓主歷然師曰汝立地見亡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汝還曾道著也未曰秖如道著如何體會師曰待汝問始得問教中道樹能生果作玻瓈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喫師曰樹從何來曰學人有分師曰去果八萬四千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問宗乘中玄要處請師一言師曰汝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不曾逢伴侶師曰少瞌睡

金陵淨德院智筠達觀禪師河中府王氏子初住棲賢上堂從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抵秖要諸仁者有箇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參差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烜赫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斯乃抑揚對機施說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若也會且莫嫌他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自已眼明始得僧問如何是的的之言師曰道甚麼問紛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覓箇甚麼不得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用祖師意作甚麼問今朝呈遠瑞正意為誰來師曰大衆盡見汝恁麼問江南國主創淨德院延請居之署達觀禪師上堂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上座莫恁麼機獦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綿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讚歎不及比喻比喻不及道上座威光赫奕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為甚麼自生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曉悟秖為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秖為如此所以諸佛唱入涅槃秖為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來僧問諸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但恁麼入曰恁麼則今古同然去也師曰汝道甚麼處是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恰問著曰恁麼則學人禮拜也師曰汝作麼生會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乃曰吾不能投身嚴谷滅迹市鄽而出入禁庭以重煩世主吾之過也遂屢辭歸故山國主錫以五峰棲玄蘭若

高麗國道峰山慧炬國師始發機於法眼之室本國主思慕遣使來請遂回故地國主受心訣禮待彌厚一日請入王府上堂師指威鳳樓示衆曰威鳳樓爲諸上座舉揚了也還會麼儻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樓作麼生不會珍重

杭州眞身寶塔寺紹巖禪師雍州劉氏子吳越王命師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上堂山僧素寡知見本期閑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大王勤重苦勉山僧效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致請也秖圖諸仁者明心此外別無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翫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眞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僧問六合澄清時如何師曰大衆誰信汝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卽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

台州般若寺敬遵通慧禪師上堂皎皎炟赫地亘古亘今也未曾有纖毫間斷相無時無節長時拶定上座無通氣處所以道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露現實無絲頭許法可作隔礙如今因甚麼却不會特地生疑去無事不用久立僧問優曇花折人皆覩般若家風賜一言師曰不因上座問不曾舉似人曰恁麼則般若雄峯詎齊今古師曰也莫錯會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師曰汝甚麼處見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且領話好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試舉迦葉聞底看曰恁麼則迦葉親聞去也師曰亂道作麼師自述眞讚曰眞兮寥廓郢人圖矱嶽聳雲空澄潭月躍

廬山歸宗策眞法施禪師曹州魏氏子也初名慧超謁法眼問曰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眼曰汝是慧超師從此悟入住後上堂諸上座見聞覺知秖可一度秖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我向汝道即別有也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是汝見甚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出去問國王請命大啓法筵不落見聞請師速道師曰閑言語曰師意如何師曰又亂說問承教有言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塵剎即不問如何是報佛恩師曰汝若是則報佛恩問無情說法大地得聞師子吼時如何師曰汝還聞麼曰恁麼則同無情也師曰汝不妨會得好問古人以不離見聞爲宗未審和尚以何爲宗師曰此問甚好曰猶是三緣四緣師曰莫亂道

洪州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旨師親受熊耳家風乞一言師曰已道了也問千里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好入處雲蓋山乞瓦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瓦僧無對師代曰罕遇其人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上堂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峯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到這裏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座一轉了也珍重僧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大衆一時會取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僧曰住住其僧進步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前言不搆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不會人言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好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得三門便合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土不欠少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人也上堂衆集良久曰文殊深讚居士未審居士受讚也無若受讚何處有居士邪若不受讚文殊不可虛發言也大衆作麼生會若會眞箇衲僧僧問居士默然文殊深讚此意如何師曰汝問我答曰忽遇恁麼人出頭來又作麼生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問如何是觀音家風師曰眼前看取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見待師曰貧家祇如此未必便言歸問久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側耳師曰賺殺人乃曰盧行者當時大庾嶺頭謂明上座言莫思善莫思惡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來觀音今日不恁麼道還我明上座來恁麼道是曹溪子孫也無若是曹溪子孫又爭除却四字若不是又過在甚麼處試出來商量看良久曰此一衆眞行腳人也便下座太平興國八年九月

中師謂檀那袁長史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袁曰和尚年尊何更思鄉師曰歸鄉圖得好鹽喫袁不測其言翌日師不疾坐亡袁建塔于西山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道甚麼即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猶記得

洪州嚴陽新興院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還信麼曰信則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祇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究取何必沉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雪謂衆曰諸上座還見雪麼見即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即常無眼即斷恁麼會得佛身充滿問學人辭去泐潭乞和尚示箇入路師曰好箇入路道心堅固隨衆參請隨衆作務要去便去要住便住去之與住更無他故若到泐潭不審馬祖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作麼生師曰不好

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奉請住持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侍立法眼次眼問一僧曰自離此間甚麼處去來曰入嶺來眼曰不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眼曰如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築著你鼻孔問僧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僧竪指師曰現則現你作麼生會僧無語

宣州興福院可勳禪師建州朱氏子僧問如何是興福正主師曰闍黎不識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縱未歇狂頭亦何失問如何是道師曰勤而行之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有偈示衆曰秋江煙島晴鷗鷺行行立不念觀世音爭知普門入

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盡令提綱無人掃地叢林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問僧問顧開甘露門當觀第一義不落有無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則莫相屈去也師曰閑言語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阿誰

撫州覆船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謗祖師好

杭州奉先寺法瓌法明普照禪師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未審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衆盡見曰法王法如是師曰人王見在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則雷音普震無邊刹去也師曰也須善聽

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國宋齊丘請開堂師陞座曰今日令公請山僧爲衆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衆中有問話者出來爲令公結緣僧問令公親降大衆雲臻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麼問師常苦口爲甚麼學人已事不明師曰闍黎甚麼處不明曰不明處請師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禮三拜

杭州慧日永明寺道鴻通辯禪師僧問遠離天台境來登慧日峰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聞麼曰恁麼則昔日崇壽今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乃曰大道廓然古今常爾眞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森羅咸眞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大衆還會麼還辯白得麼僧問國王嘉命公貴臨筵未審今日當爲何事師曰驗取曰此意如何師曰甚麼處去來曰恁麼則成造次也師曰休亂道

高麗國靈鑒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牛欄是問如何是佛師曰拽出顛漢著

荊門上泉和尚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問遠遠投師如何一接師按拄視之其僧禮拜師便喝問尺璧無瑕時如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裏蝍蟟飛上天

廬山大林寺僧遁禪師初住圓通有僧舉僧問玄沙向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沙曰少人聽未審玄沙意旨如何師曰待汝移却石耳峰我即向汝道（歸宗柔別云且低聲）

池州仁王院緣勝禪師僧問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僧家自有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事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話頭何在

南嶽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總角之

斥鷃斥

歲歸心佛乘既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纔六旬悉能誦之感群羊跪聽年二十八為華亭鎮將屬翠巖參禪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遂禮翠巖為師執勞供眾都忘身宰衣不繒纊食無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尋往天台山天柱峰九旬習定有烏類斥鷃巢於衣襵中暨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師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初住雪竇上堂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師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明年遷永明大道場眾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學人久在永明為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回亦出不得未審出甚麼處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教中道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著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盆師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眾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算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計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齎書敘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十二月示疾越二日焚香告眾跏趺而寂塔于大慈山

蘇州長壽院朋彥廣法禪師永嘉秦氏子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四稜塌地問如何是絕絲毫底法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卽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千迂萬曲曰恁麼則無不

總是也師曰是何言歟問如何是道師曰跋涉不易

温州大寧院可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眞一路師曰七顚八倒曰恁麼則法門無別去也師曰我知汝錯會去問皎皎地無一絲頭時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乞師指示師曰適來亦不虛設問向上宗乘請師舉揚師曰汝問太遲生曰恁麼則不仙陀去也師曰深知汝恁麼去

杭州五雲山華嚴院志逢禪師餘杭人也生惡葷血膚體香潔幼歲出家於臨安東山朗瞻院依年受具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嘗夢陞須彌山覩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唯不識第三尊但仰視而已釋尊謂之曰此是補彌勒處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遊方抵天台雲居參國師賓主緣契頓發玄祕一日入普賢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於前師問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一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疾十載方愈凡折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並宜鳴指默念呪發施心而傾棄之吳越國王嚮師道風召賜紫衣署普覺禪師命住臨安功臣院上堂諸上座捨一知識參一知識盡學善財南遊之式樣且問上座祇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峰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於別峰相見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座卽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峰是別峰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剎那相捨離還信得及麼僧問叢林舉唱曲爲今時如何是功臣的的意師曰見麼曰恁麼則大衆咸欣也師曰將謂師子兒問佛佛授手祖祖傳心未審和尚傳箇甚麼師曰汝承當得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曰大衆笑汝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得麼上堂良久曰大衆看看便下座上堂古德爲法行脚不憚勤勞如雪峰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盤桓往返尚求箇入路不得看汝近世參學人纔跨門來便要老僧接引指示說禪且汝欲造玄極之

道豈同等閑而況此事亦有時節躁求焉得汝等要知悟時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峯點頭老僧即為汝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峯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衆且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僧禮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鑒有人問僧無為無事人為甚麼卻有金鎖難僧無對師代云秖為無為無事僧問教中道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向二鐵圍山意旨如何師曰甚麼處是二鐵圍山僧無語師曰還會麼如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見吾與烹茶兩甌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開寶四年大將淩超於五雲山創院奉師為終老之所師每攜大扇乞錢買肉飼虎虎每迎之載以還山雍熙二年示寂塔於本院

杭州報恩法端慧月禪師上堂數夜與諸上座東語西話猶未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開方便一時說卻還願樂也無久立珍重僧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曰為甚麼不接師曰為汝太靈利

杭州報恩紹安通辯明達禪師上堂僧問大衆側聆請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恁麼則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是何言歟乃曰一句染神萬劫不朽今日為諸人舉一句子良久曰分明記取便下座上堂幸有樓臺匝地常提祖印不妨諸上座參取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恁麼則亘古亘今也師曰莫閑言語

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本州人也參天台國師得旨乃付衣法時有僧問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何今日付於師師提起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上堂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問洪鐘韻絕大衆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師曰洪鐘韻絕大衆臨筵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有天真佛如何是天真佛師曰千聖是弟問如何是廣平家風師曰誰不受用上堂不用開經作梵不用展鉢喋科還有理論處也無設有理論處亦是方便之談宗乘事合作麼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未曾有人答得曰請師方便師曰何不更問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溫州翁氏子幼依本郡彙征大師出家後唐天成中隨本師入國忠懿王命征為僧正師尤不喜俗務擬潛往閩川投訪禪會屬路岐艱阻遂回天台山結茅尋遇韶國師開示頓悟本心乃辭出山征聞於王王命住越州清泰次召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師上堂十方諸佛一時雲集與諸上座證明諸上座與佛一時證明還信麼切忌卜度僧問四衆雲臻如何舉唱師曰若到諸方切莫錯舉曰非但學人大衆有賴師曰禮拜著問五乘三藏委者頗多祖意西來乞師指示師曰五乘三藏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卻靈利問如何大作佛事師曰嫌甚麼曰恁麼則親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世尊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過這邊立僧纔移步師召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取一偈汝問西來意且過這邊立昨夜三更時雨打虛空濕電影忽然明不似蚰蜒急開寶七年示疾告衆言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眼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甚麼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不忘斯旨去向師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言訖跏趺而寂闍維舌根不壞柔輭如紅蓮華藏於普賢道場

廣州光聖院師護禪師閩人也自天台得法化行嶺表國主劉氏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大義禪師僧問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主臨筵祖意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要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豈無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方便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不要領會

杭州奉先寺清昱禪師永嘉人也忠懿王召入問道創奉先居之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衆

台州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鉏頭師曰但恁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來有偈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肚太平興國四年有旨試僧經業山門老宿各寫法名唯師不閑書札時通判李憲問世尊還解書也無師曰天下人知淳化初不疾命侍

僧開浴浴訖垂誡徒衆安坐而逝塔於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覩師容儀儼若髭髮仍長遂迎入新塔

溫州鴈蕩山願齊禪師錢塘江氏子上堂僧問夜月舒光爲甚麼碧潭無影師曰有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乃怖頭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蘇州人也忠懿王命主越州清泰署慧智後遷上寺上堂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立於國師不蒙一句開示以致今日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爲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光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機必須審細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麼則闍黎恠老僧去也曰不恠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入覲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衣號慧明禪師端拱中乞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創甎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三年八月示寂塔于院之西北隅

杭州光慶寺遇安禪師錢塘沈氏子上堂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去也師曰珠在甚麼處僧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擧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底光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著曰鷺倚雪巢猶可辯光吞萬象事難明師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答話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方禮拜師曰問答俱備僧擬問師乃叱之上堂欲識曹溪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眞實箇不用別追攀僧問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麼問曰和尙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乃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華生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

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唱玄譚麼上座自會即得古人意旨即不然既恁麼會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但看泥牛行處陽燄翻波木馬嘶時空華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

台州般若寺友蟾禪師錢塘人也初住雲居普賢忠懿王署慈悟禪師遷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鼓聲纔罷大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勸汝甚麼曰恁麼則人人盡霑恩去也師曰莫亂道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參國師國師問汝名甚麼師曰全肯國師曰肯箇甚麼師於言下有省乃禮拜住後僧問有人不肯還甘也無師曰若人問我即向伊道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上堂山河大地盡在諸人眼睛裏因甚麼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今欲更指歸誰師曰祇為上座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爲知方便不虛施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杭州龍冊寺曉榮禪師溫州鄧氏子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得祖也未僧慧文問如何是眞實沙門師曰汝是慧文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師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刹刹盡毗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通湛然常寂滅常展自家風小參次僧問向上事即不問如何是妙善臺中的的意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曰恁麼則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師乃叱之

杭州功臣慶蕭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明暗色空曰恁麼則諸法無生去也師曰汝喚甚麼作諸法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功臣家風明暗色空法法非異心心自通恁麼會得諸佛眞宗

越州稱心敬璡禪師僧問結束囊裝請師分付師曰莫諱却曰甚麼處孤負和尚師曰却是汝孤負我

福州嚴峯師术禪師開堂陞座極樂和尚問曰大衆顒望請震法雷師曰大衆還會麼還辨得麼今日不異靈山乃至諸佛國土天上人間總皆如是亘古亘

今常無變異作麼生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僧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嚴峰一會誰是聞者師曰問者不弱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來處甚分明

潞府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華嚴境師曰滿目無形影

越州清泰院道圓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今日遷化嶺中上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可向汝道庭前栢樹子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也辯才冠衆多聞强記時天台門下推爲傑出僧問湛湛圓明請師一決師曰十里平湖一輪秋月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著汝鼻孔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汝甚處得來

杭州開化寺行明傳法禪師本州于氏子禮雪竇智覺禪師爲師及智覺遷永明遂入天台國師之室蒙授記莂復歸永明翊贊廼師海衆傾仰忠懿王建六和寺（本朝賜開化額）延請住持衆徒說法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如何是無盡燈師曰謝闍黎照燭

越州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僧問一年去一年來方便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昔時師子吼今日象王回也師曰且喜沒交涉

溫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於天台又常閱首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　知即無明本知見無　見斯即涅槃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至道元年春將示寂有嗣子蘊仁侍立師乃說偈示之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鷄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爲君裁付囑已澡身易衣安坐令舁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啓棺覩師右脇吉祥而臥四衆哀慟師乃再起陞堂說法訶責垂誡此度更啓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閩人也自天台領旨忠懿王命住上寺開堂示衆曰從上宗乘到這裏如何舉唱

祇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瓶注水古德尚云猶如夢事寱語一般且道據甚麼道理便恁麼道還會麼六施門開何曾壅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箇箇獨稱尊所以道山河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箇問頭如法問著僧擬進前師曰又沒交涉也問諸佛出世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話頭自破上堂龍華這裏也祇是拈柴擇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恁麼參取珍重問學人未明自己如何辨得淺深師曰識取自己眼曰如何是自己眼師曰向汝道甚麼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楊氏子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塔倒也問圓明了知為甚麼不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曰汝喚甚麼作心念秋夕閑坐偶成頌曰秋庭肅肅風颼颼寒星列空蟾魄高擡頭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吹布毛

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本州鄭氏子參天台國師導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即悟解爾後示徒曰吾初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儀之中似物礙膺如讐同所千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讐不同所當下安樂頓覺前咎乃述頌三首一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曰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眞是好知音二見色便見心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更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三明自己曰曠大劫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兮無不是師自爾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臥具不衣蠶絲日唯一食終日宴坐申旦諷誦踰三十載其志彌厲上堂你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爭奈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現在儼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上堂大凡參學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捻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於如是等參

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眞實參學始得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箇甚人參箇甚麼語到這裏須自有箇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旨上堂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鳴咽你等還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箇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上堂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箇甚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上堂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曰學人不會沙曰要騎便騎要下卽下師曰若是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這箇言語不妨狐疑不妨驚怛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有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眞常或有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箇言語或有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或有會云東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或有會云東家是甚麼西家是甚麼或有會云便作驢叫又作馬嘶或有會云喚甚麼作東家驢喚甚麼作西家馬或有會云既問遷化答在問處或有會云作露柱處去也或有會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斷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總於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卽下這箇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沒多事珍重上堂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且道唯憑箇甚麼顯現還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參學中千足萬足無事莫立上堂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箇甚麼若也不會各體究取無事莫立上堂諸法所生唯

心所現如是言語好箇入底門戶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了一切味身觸一切耎滑意分別一切諸法秖如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爲復唯是你等心爲復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身都作一塊了休爲甚麼所對之物却在你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爭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世間何人不學著你等見這箇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量教會去幸在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謂上足如晝曰可造石龕中秋望日吾將順化晝稟命卽成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參問如常至午坐方丈手結寶印謂晝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麼生晝曰也秖是如晝師曰你問我晝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曰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逝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蘇州承天永安道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咄這旃陀羅曰學人初機乞師方便師曰汝問甚麼曰問佛師曰咄這旃陀羅

清涼欽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本州金氏子徧歷禪會學心未息後於上藍院主經藏法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它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秖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問荊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便爲畬開師曰汝擬去甚麼處曰幾不到此師曰閑言語問不免輪回不求解脫時如何師曰還會問建山麼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汝是甚麼寶曰如何師曰土木瓦礫師著語要搜玄拈古代別等盛行叢林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鐘聲

集衆乃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兄弟相聚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特與諸人相見諸人還見麼今自若見是末後方便諸人向甚麽處見爲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入十二處見這裏若見可謂雲居山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去後山門大衆分付契環開堂住持凡事勤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大衆纔散師歸西挾而逝塔于本山

靈隱聳禪師法嗣

杭州功臣院道慈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咸臻便請擧揚宗教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則亙古亙今也師曰也須領話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錢塘人也上堂山河大地是眞善知識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參取僧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師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擧似後住杭州香嚴寺僧問不立纖塵請師直道師曰衆人笑汝曰如何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

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誰人不見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靑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曰汝却靈利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法嗣嗣何人師曰靈鷲峰前月輪皎皎

衢州瀫寧可先禪師僧問如何是瀫寧家風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甚麼處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問西來意

杭州光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曰莫即便是也無師曰沒交涉後住靈隱示滅

杭州西山保淸院遇寧禪師開堂陞座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座

福州支提雍熙辯隆禪師明州人也上堂巍巍實相逼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衆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非靑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說箇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逼塞虛空爲甚麼不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麼則尋常履踐師曰莫錯認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倮倮地曰恁麼則不密也師曰見箇甚麼

杭州瑞龍院希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特謝闍黎借問曰借問則不無家風作麼生師曰瞌
睡漢

歸宗柔禪師法嗣

南康軍羅漢行林祖印禪師僧問天垂甘露地涌七
珍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謝汝相報曰恁麼則佛子
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去也師曰更須子細上堂纔坐
忽有猫兒跳上身師提起示衆曰昔日南泉親斬却
今朝耶舍示玄徒而今賣與諸禪客文契分明要也
無良久拋下猫兒便下座
明州天童新禪師僧問如何是密作用師曰何曾密
問心徑未通時如何師曰甚麼物礙汝問求之不得
時如何師曰用求作麼曰如何即是師曰何曾失却
問如何是天童境師曰雲無人種生何極水有誰教
去不回
杭州功臣覺軻心印禪師僧問祖師不在東西山未
審在甚麼處師曰且討問如何是天眞佛師曰爭敢
裝點

明州天童清簡禪師錢塘張氏子師爲事孤潔時謂
之簡浙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欲向汝
道曰請和尚道師曰達磨不可再來也師晚居雪竇
而終塔于寺之東南隅

百丈恒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僧問趙州石橋度驢度馬三峽
石橋當度何人師曰蝦蟇蚯蚓曰恁麼則物物霑
恩師曰踏不著問仙洞昨朝師罷唱棲賢今日請師
宣師曰來日又作麼生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箭過
新羅問如何是佛師曰張三李四問古人斬蛇意旨
如何師曰猶未知痛痒問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學人如何得及第歸師曰不才謹退晚參衆集師曰
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晚不可無言便下座問毗目
仙人執善財手見微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箇甚
麼師曰如今又見箇甚麼上堂良久曰幸好一盤飯
不可糁椒薑雖然如此試咬嚼看便下座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衆一時
瞻仰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且自爲乃曰

問答俱備其誰得意若向他求還成特地老僧久處深山比爲藏拙何期今日入到萬壽門下可謂藏之不得既藏不得分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如有見處出來對衆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

越州雲門雍熙永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且莫哮吼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退後著問如何是古佛徑路師曰誰不履踐問如何是學人休心息意處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心王出勅時如何師曰更宣一徧看問如何是決定義師曰不可執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意不小

永明潛禪師法嗣

杭州千光王寺瓌省禪師温州鄭氏子幼歲出家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濬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既久就案假寐夢中見日輪自空而降開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參永明永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以忠懿王所遺衲衣授之表信住後上堂諸上座佛法無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風雨今日風雨昔日上座今日上座學亦了說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開寶五年七月寶樹浴池忽現其前師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越三日示疾集衆言別安坐而逝闍維收舍利建塔

衢州鎭境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劍師曰不漏絲髮曰用者如何師曰不知因普請次僧問鉏頭損傷蝦蟇蚯蚓還有罪也無師曰阿誰下手曰恁麼則無罪過師曰因果歷然

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上堂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寂常眞如此施爲全眞智用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堂堂六尺甚分明曰秖如本來人還依如此相貌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本來人曰乞師方便師曰教誰方便

報恩明禪師法嗣

福州保明院道誠通法禪師上堂如爲一人衆多亦然珍重僧問圓音普被三等齊聞竺土儒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則意馬已成於實馬心牛頓作

於白牛去也師曰七顛八倒曰若然者幾招哂笑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不會到西天曰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言導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能禪師上堂不用上來堂中憍陳如上座爲諸上座轉第一義法輪還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下座後却問一僧秖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僧聖僧還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問如何是佛師曰卽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爲佛回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泉州雲臺山令岑禪師僧問如何是雲臺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瞌睡漢

杭州資國圓進山主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招因帶果問庭前栢樹子意旨如何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問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報恩安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道堅禪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陣殺人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秖管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

廬山歸宗慧誠禪師楊州人也開堂日於法堂前謂衆曰天人得道以此爲證恁麼便散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仰爲重說遂陞座僧問知郡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知乃曰問話且住直饒問到窮劫問也不著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秖爲諸人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悞諸人便謂之頂族秖是助發上座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旣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座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秖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箇奇特方便舉似諸人良久曰分明記取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久立珍重僧問不通風處如何過得師曰汝從甚麼處來僧舉南泉問鄧隱峰曰銅缾是境缾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峰便拈缾瀉水未審

此意如何師曰鄧隱峰甚奇怪要且亂瀉

長安規禪師法嗣

廬州長安院辯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室靈峰住九霄

潭州雲蓋用清禪師河州趙氏子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則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謾語作麼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仔子有頌示衆曰雲蓋鎖口訣擬議皆腦裂拍手趂虛空雲露西山月僧問如何是鎖口訣師曰偏天偏地曰恁麼則石人點頭露柱拍手去也師曰一缾淨水一爐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蟇師曰勞煩大衆師常節飲食隨衆二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即便飽食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逝

雲居錫禪師法嗣

台州般若從進禪師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切忌飲著曰飲著又如何師曰喪却汝性命

越州清化志超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甚麼人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沒交涉

南嶽下十一世

長壽彥禪師法嗣

蘇州長壽法齊禪師婺州人始講明門因明二論尋置遊方受心印於廣法禪師節使錢仁奉禮請繼廣法住持開堂日有百法座主問令公請命四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甚麼却不見佛師曰不見即道曰恁麼則見去也師曰城東老母與佛同生

雲居齊禪師法嗣

南康雲居契瓌禪師僧問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未審師還受也無師曰你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不虛施也師曰却且提取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不令人讚歎

杭州靈隱文勝慈濟禪師僧問古鑑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鑑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鑑曰未審分不分師曰

更照看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莫訝荒疎曰忽遇客來作麼生師曰喫茶去

明州瑞巖義海禪師寧川人也造雲居法席居問甚麼物恁麼來師於言下大悟遂有頌曰雲居甚麼物問著頭恍惚直下便承當猶是生埋沒出世住報本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若到諸方但道報本不解答話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無忌諱曰忽遇解忤又且如何師曰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未審如何示衆師曰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機師曰且退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這裏無安排你處

明州巖慧志全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你莫鈍置我僧禮拜師曰却是大衆鈍置闍黎便下座問賊不打貧兒家時如何師曰說向人也不信僧曰恁麼則禮拜而退師曰得箇甚麼

明州大梅保福居煦禪師僧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但恁麼會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禮拜著

處州南明惟宿禪師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見示大衆曰恁麼則學人謹退也師曰知過必改

荊門軍淸溪淸禪師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踐曰你是行脚僧

支提隆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玄本禪師僧問蚌含未剖時如何師曰光從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師見僧看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羅漢林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院紹珍禪師僧問金鷄未鳴時如何師曰是何時節曰鳴後如何師曰却不知時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在那裏曰出窟後如何師曰且走

洪州大寧院慶璁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令時人盡唱太平歌未審師今意旨如何師曰山僧罪過問如何是佛師曰須彌山上堂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且道三世諸佛釋迦老子有甚麼長處雖然如是莫錯

會好拍手一下便下座問承古有言東山西嶺青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東山西嶺青雨下卻天晴更問箇中意鵓鳩生鷂鷹

功臣軻禪師法嗣

蘇州堯峰顥暹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一接師曰去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峰高寶華低曰恁麼則卻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恁麼會問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如何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曰這裏用不著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祇如末後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天且道意落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道人麼若乃恁麼詳論實謂罔知去處要知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冬去春來樓閣門開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裏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座狂走更不切切久立珍重

蘇州吳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城郭喚作平等法門絕前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珍重

杭州功臣開化守如禪師上堂召大衆曰還知道聖僧同諸人到這裏麼既勞尊降焉敢稽留久立珍重

棲賢湜禪師法嗣

杭州南山興教院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朵問如何是道師曰刺頭入荒草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乾屎橛曰大耳三藏第三度爲甚麼不見國師師曰鼻跟下看曰如何得見師曰草鞋跟斷

安吉州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燒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進前卽觸途成滯退後卽噎氣塡胷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奈何也莫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眞州定山惟素山主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暑往

寒來曰恁麼則遷去也師曰晞得血流無用處問達磨心印師已曉試學家風對衆看師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問知師洞達諸方旨臨機不答舊時禪如何是新奇師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曰學人懸懃於座右莫不祇此是新奇師曰折草量天問如何是定山境師曰清風滿院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家風與境不易酬對多見指定處所教他不得自在曾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尚家風隨曰赤土畫簸箕又曰肚上不貼榜且問諸人作麼生會更有夾山雲門臨濟風穴皆有此話播於諸方各各施設不同又作麼生會法無異轍殊途同歸若要省力易會但識取自家桑梓便能紹得家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喚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絲髮苟或於此不明徒自竛竮辛苦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含齒戴髮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師曰遠之又遠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成家立業曰見後如何師曰立業成家問如何是定山路師曰嶮曰履踐者如何師曰嶮問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眞如菩提涅槃未審圓覺從甚麼處流出師曰山僧頂戴有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問十二時中如何得與道相應師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曰恁麼則不假修證也師曰三生六十劫

淨土素禪師法嗣

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資聖院本如隸業且將簉藝於有司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相師謝曰豈忍獨私於已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嘉歎欲啓箚度之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去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覃恩得諸素志獨擁毳袍且弊同列慢之師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厥後有願輸奉歲時用度俾繼如之院務亦復謝曰聞拓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歷諷諸祖未聞廢學自任況我齒茂氣完正在筋力爲禮非從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挈策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咨單傳之旨於老宿惟素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相之

久而繼席焉然爲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尊葉內翰清臣牧金陵迎師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爲我少留一日款清話否師諾之翌日遣使邀師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祇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洗然不牽世累雅愛跨黃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挂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杭守蔣侍郎嘗與師爲方外友每往謁至郡庭下犢譚笑終日而去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挂缾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號錦溪集又工書筆法勝絕秦少游珍藏之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爲常九峰韶禪師嘗客於院一夕將臥師邀之曰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能幾人峰唯唯而矣久之呼童子使熱炙峰方饑意作藥石頃乃橘皮湯一盃峰匿笑曰無乃太清乎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日語衆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然而逝

南嶽下十二世

靈隱勝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延珊慧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道遠乎哉問如何是正眞一路師曰絲髮不通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走上堂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洩不通便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此之時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麼道山僧還有過也無不見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何以如此貴圖天下太平且道雲門恁麼說話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祇具一隻眼久立珍重

常州薦福院歸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日耳畔打鐘聲

瑞巖海禪師法嗣

明州翠巖嗣元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見錢買賣不曾賒。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好不信人直

五燈嚴統卷第十

五燈嚴統卷第十一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鎭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箇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祇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參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大愚

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這風顛漢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這風顛漢參堂去 潙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黃檗一日普請次師隨後行檗回頭見師空手乃問钁在何處師曰有一人將去了也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檗豎起钁曰祇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豎起曰為甚麼却在某甲手裏檗曰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回寺 仰山侍潙山次潙舉此話未了仰便問钁在黃檗手裏為甚麼却被臨濟奪却潙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師普請鉏地次見黃檗來拄钁而立檗曰這漢困那師曰钁也未舉困箇甚麼檗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檗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檗纔起便打維那師钁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 潙山問仰山黃檗打維那意作麼生仰云正賊走却邏贓人喫棒 師一日在僧堂裏睡檗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見是檗却又睡檗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禪汝在這裏妄想作麼座曰這老漢作甚麼檗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 潙山舉問仰山祇如黃檗意作麼生仰云兩彩一賽 師栽松次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牓道了將钁頭𡎺地三下檗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𡎺地三下噓一噓檗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潙山舉問仰山黃檗當時祇囑臨濟一人更有人在仰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潙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舉看仰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 黃檗因入廚下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衆僧飯米檗曰一頓喫多少頭曰二石五檗曰莫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檗便打頭舉似師師曰我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檗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檗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麼來日即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檗曰這風顛漢又來這裏捋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 潙山舉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麼生仰山云和尚作麼生潙山云養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然潙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 師半夏上黃檗山見檗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唵或作揞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又辭檗檗曰甚處去師曰

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笑
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
來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師到達磨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
不禮主曰祖佛與長老有甚冤家師拂袖便出師爲
黃檗馳書至潙山與仰山語次仰曰老兄向後北去
有箇住處師曰豈有與麼事仰曰但去已後有一人
佐輔汝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懸記普化師後住
鎭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
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
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尙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
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尙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
打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
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問答語具克符章僧問
如何是眞佛眞法眞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淸淨
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卽一皆
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眞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
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

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
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爲師若第
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
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
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
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
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
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
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謂僧曰有時一喝
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
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
議師便喝示衆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
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
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眞正學人便
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辯是境便上他境
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
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
物祇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

0462

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辯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辯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學皆是辯魔揀異知其邪正師問洛浦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浦便喝師乃打上堂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盡麼主曰糶得盡師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糶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擧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上堂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傅大士珍重有一老宿參便問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好箇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座曰有師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南泉聞云官馬相踏）師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生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却門師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趙州游方到院在後架洗脚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遇山僧洗脚師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即便會啗啄作什麼師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爲人下註脚問僧甚處來曰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肯師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參三聖纔擧前話三聖便打僧擬議聖又打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駈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

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師行脚時到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鋩如何得勝光據坐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曰嗄師以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缺也次到三峰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又往鳳林路逢一婆子婆問甚處去師曰鳳林去婆曰恰值鳳林不在師曰甚處去婆便行師召婆婆回首師便行(一作師曰誰道不在)到鳳林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何得剜肉作瘡林曰海月澄無影游魚獨自迷師曰海月既無影游魚何得迷林曰觀風知浪起翫水野帆飄師曰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林便休師乃有頌曰大道絕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溈山問仰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以何爲人仰云和尚意作麼生溈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云不然溈云子又作麼生仰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厮谷問十二面觀音那箇是正面師下禪牀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谷轉身擬坐師便打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師問一尼善來惡來尼便喝師拈棒曰更道更道尼又喝師便打師一日拈餬餅示洛浦曰萬種千般不離這箇其理不二浦曰如何是不二之理師再拈起餅示之浦曰與麼則萬種千般也師曰屙屎見解浦曰羅公照鏡師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雲門代云宜老祇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厮谷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搊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師下禪牀却坐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喝拽谷下禪牀却坐谷便出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豎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

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
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
度與拄杖僧擬接師便打同普化赴施主齋次師問
毛呑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
如然化趯倒飯牀師曰太麤生曰這裏是甚麼所在
說麤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
日化又趯倒飯牀師曰得卽得太麤生化喝曰瞎漢
佛法說甚麼麤細師乃吐舌師與王常侍到僧堂王
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師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師
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師
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曰
我將謂你是箇俗漢師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
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
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師後居大名
府興化寺東堂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
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
離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後不
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
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
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逝
塔全身于府西北隅謚慧照禪師塔曰澄靈

南嶽下五世

臨濟玄禪師法嗣

魏府興化存奬禪師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
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
三聖聞得問曰你具箇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
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擧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
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
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
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
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
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
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
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
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
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

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大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師有時喚僧僧應諸師曰點即不到又喚一僧僧應諸師曰到即不點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軃避得過問僧甚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則不從崔禪處來僧便喝師便打示衆我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眞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作麼雲居住三峰庵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師云想和尚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遷化主到師處師問和尚住三峰庵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云雲居二十年祇道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師

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僧問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師曰一盲引衆盲師在臨濟爲侍者洛浦來參濟問甚處來浦曰鑾城來濟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浦曰新戒不會濟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底人也無參堂去師隨後請問曰適來新到是成褫他不成褫他濟曰我誰管你成褫不成褫師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濟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濟遂曰新戒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藏鋒師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雲裏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師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

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僧禮拜問寶劒知師藏巳久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為甚麽不借師曰不是張華眼徒窺射斗光曰用者如何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僧便作引頸勢師曰嗄僧曰喏便歸衆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玄覺徵云且道興化肯莊宗不肯莊宗若肯莊宗興化眼在甚麽處若不肯莊宗過在甚麽處）龍顏大悅賜紫衣師號師皆不受乃賜馬與師乘騎馬忽驚師墜傷足帝復賜藥救療師喚院主與我做箇木枴子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遶院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麽曰爭得不識和尚師曰蹶脚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維那聲鐘集衆師曰還識老僧麽衆無對師擲下枴子端然而逝謚廣濟禪師

鎮州寶壽沼禪師（第一世）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汝腰師在方丈坐因僧問訊次師曰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麽處著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師便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參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趙州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師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麽曰見師曰作甚麽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便打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麽曰不敢師曰還釘得虛空麽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麽被他打胡曰不知過在甚麽處州曰祇這一縫尚不奈何胡於此有省趙州曰且釘這一縫僧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也須喫棒曰未審青天有甚麽過師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面黑眼睛白西院來參問踏倒化城來時如何師曰不斬死漢院曰斬師便打院連道斬斬師又隨聲打師却回方丈曰適來這僧將赤肉抵他乾

棒有甚死急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遍歷叢林至仰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慧寂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山大笑而已仰山因有官人相訪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對山令衆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堂內將息山令侍者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山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不容到香嚴嚴問甚處來師曰臨濟嚴曰將得臨濟喝來麼師以坐具驀口打又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餿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棒推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參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又到道吾吾預知以緋抹額持神杖於門下立師曰小心祇候吾應喏師參堂了再上人事吾具威儀方丈內坐師纔近前吾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也是適來野狐精便出去住後上堂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興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蠅(興化云。破驢脊上足蒼蠅)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又喝僧曰行棒即瞎便喝師拈棒僧乃轉身作受棒勢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棒僧曰這賊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次有僧問適來爭容得這僧師曰是伊見先師來

魏府大覺和尚參臨濟濟纔見豎起拂子師展坐具濟擲下拂子師收坐具參堂去時僧衆曰此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濟聞說令侍者喚適來新到上來師隨侍者到方丈濟曰大衆道汝來參長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師乃珍重下去師住後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脚踏北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良馬不窺鞭側耳知人意問如何是鎮國寶師曰穿耳賣不售問香草未生時如何師曰齅著腦裂曰生後如何師曰腦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字街頭望空啓告問如何是大覺師曰惡覺曰乖極師便打問忽來忽去時

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曰不來不去時如何師曰華嶽三峰頭指天問一飽忘百饑時如何師曰縱遇臨岐食隨分納些些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甚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便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曰汝適來會麼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灌谿志閑禪師魏府館陶史氏子幼從栢巖禪師披剃受具後見臨濟濟驀胸搊住師曰領領濟拓開曰且放汝一頓師離臨濟至末山（語見末山章）師住後上堂曰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飢僧問請師不借借師曰滿口道不得師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沒衆生師會下一僧去參石霜霜問甚處來曰灌谿來霜曰我南山不如他北山僧無對僧回舉似師師曰何不道灌谿修涅槃堂了也問久嚮灌谿到來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谿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後人舉似玄沙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問如何是古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爲甚麼安置不得師曰金烏那教下碧天問金鎖斷後如何師曰正是法汝處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鉢裏盛飯鐼裏盛羹曰學人不會師曰飢則食飽則休上堂十方無壁落四畔亦無門露裸裸赤灑灑無可把便下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闍黎承當分也無問今日一會祇敵何人師曰不爲凡聖問一句如何師曰不落千聖機問如何是洞中水師曰不洗人唐乾寧二年乙卯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師曰立死者誰曰僧會師乃行七步垂手而逝

涿州紙衣和尚（即克符道者）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濟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濟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寶殿野老謳謌師於言下領旨後有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誵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爛蟾桂影

婆娑觀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眞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劍還如值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賓言少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倚門傍戶猶如醉出言吐氣不慚惶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頭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旣是太平寰宇爲甚麼却斬癡頑師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聻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定州瓷器似鐘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口口分明沒喝斜

鎭州萬壽和尙僧問如何是迦葉上行衣師曰鶴飛千點雪雲鎻萬重山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袖頭打領腋下剜襟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請人裁師訪寶壽壽坐不起師展坐具壽下禪牀師却坐壽驟入方丈閉却門知事見師坐不起曰請和尙庫下喫茶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壽展坐具師亦下禪牀壽却坐師歸方丈閉却門壽入侍者寮取灰圍却方丈門便歸去師遂開門見曰我不恁麼他却恁麼

幽州譚空和尙鎭州牧有姑爲尼行脚回欲開堂爲人牧令師勘過師問曰見說汝欲開堂爲人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麼生爲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秖是箇野狐精師便打牧聞舉乃曰和尙棒折那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那箇最親師曰巳前在衆裏老僧也曾商量來僧便喝師曰却是汝會僧曰錯師便打上堂衆集有僧出曰擬問不問時如何師曰嗄僧便喝師

曰㘞僧又喝師拈拄杖僧曰瞎師拋下拄杖曰今日失利僧曰草賊大敗便歸衆師以手向空點一點曰大衆還有人辯得麼若有辯得者出來對衆道看師良久曰頂門上眼也鑒不破便下座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曰這老賊

襄州歷村和尚僧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筯敲柴曰汝還聞麼曰聞師曰誰不解脫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秖這便當否師擲向火中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入廳供養令人傳語請二長老譚論佛法壽曰請師兄答話師便喝壽曰某甲話也未問喝作麼師曰猶嫌少在壽却與一喝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一日示衆曰冬不寒臘後看便下座

常州善權山徹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冬寒夏熱曰此意如何師曰炎天宜散袒冬後更深藏

金沙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聽曰恁麼則大衆側聆師曰十萬八千

齊聳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老僧並不知曰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不知師曰老僧不曾接下機問如何是道師曰往來無障礙復曰忽遇大海作麼生過僧擬議師便打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將得西京主人書來否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餿飯誰喫師曰獨有闍黎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師見僧來便作起勢僧便出去師曰得恁麼靈利僧便喝曰作這箇眼目承嗣臨濟也太屈哉師曰且望闍黎善傳僧回首師喝曰作這箇眼目錯判諸方名言隨後便打

虎谿庵主僧問庵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秖見冬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

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聻師曰鬧市裏虎
僧到相看師不顧僧曰知道庵主有此機鋒師鳴指
一下僧曰是何宗旨師便打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
宜師曰猶要棒喫在有僧纔入門師便喝僧默然師
便打僧却喝師曰好箇草賊有僧到近前曰不審庵
主師曰阿誰僧便喝師曰得恁麼無賓主曰猶要第
二喝在師便喝有僧問和尚何處人事師曰隴西人
曰承聞隴西出鸚鵡是否師曰是曰和尚莫不是否
師便作鸚鵡聲僧曰好箇鸚鵡師便打
覆盆菴主問僧甚處來僧曰覆盆山下來師曰還見
菴主麼僧便喝師便打僧曰作甚麼師住棒僧擬議
師又打一日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門僧於門上
畫一圓相門外立地師從菴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
喝曰猶作這箇去就在師便換手搥胸曰可惜先師
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菴主被謾
桐峯菴主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便作
大蟲吼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
僧何有僧到菴前便去師召闍黎僧回首便喝師良

久僧曰死却這老漢師便打僧無語師呵呵大笑有
僧入菴便把住師師叫殺人殺人僧拓開曰叫喚作
甚麼師曰誰僧便喝師便打僧出外回首曰且待且
待師大笑有老人入山參師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
師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師師便喝老
人禮拜師便歸菴老人曰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杉洋菴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菴主師曰是
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喫在師便打僧問
菴主得甚麼道理便住此山師曰也欲通箇來由又
恐遭人點檢僧曰又爭免得師便喝僧曰恰是師便
打僧大笑而出師曰師曰今日大敗
定上座初參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牀擒
住師擬議濟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定上座何不禮
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後南游路逢巖頭雪峰欽山
三人巖頭問上座甚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
福師曰和尚已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
福不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
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在

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牀搊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眞人是甚麼乾屎橛巖頭不覺吐舌雪峯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眞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眞人與非無位眞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語之不得巖頭雪峯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老漢㧻殺這尿牀鬼子師在鎭府齋回到橋上坐次逢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師擒住擬拋向橋下二座主近前諫曰莫怪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座主直教他窮到底

奯上座離臨濟參德山山纔見下禪牀作抽坐具勢師曰這箇且置或遇心境一如底人來向伊道箇甚麼免被諸方檢責山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箇主人公來師便喝山默然師曰塞却這老漢咽喉也拂袖便出(潙山聞舉云奯上座雖得便宜爭柰掩耳偷鈴)又參百丈茶罷丈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幸自非言何須甌茶丈曰與麼則許借問丈曰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擘開胷曰與麼不與麼丈曰要且難構要且難構師曰知即得(仰山云若有人知得此二人落處不妨奇特若辨不得大似日中迷路)

南嶽下六世

興化獎禪師法嗣

汝州南院慧顒禪師(亦曰寶應)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曰這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重師便打僧參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缺師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這箇在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參堂去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參禮拜了曰無可人事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剳刀一柄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爲甚却收得江西剳刀明把師手掐一掐師曰侍者收取明以衣

袖拂一拂便行。師曰阿剌剌阿剌剌。上堂。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師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明堂瓦插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斬草蛇頭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量大病源。曰請師醫。師曰世醫拱手。問匹馬單槍來時如何。師曰且待我斫棒。問如何是無相涅槃。師曰前三點後三點。曰無相涅槃請師證照。師曰三點前三點後。問凡聖同居時如何。師曰兩箇猫兒一箇獰。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八花九裂。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頭不梳面不洗。問如何是佛。師曰待有卽向你道。曰與麼則和尚無佛也。師曰正當好處。曰如何是好處。師曰今日是三十日。問園頭瓠子開花也未。曰開花已久。師曰還著子也無。曰昨日遭霜了也。師曰大衆喫箇甚麼。僧擬議。師便打。問僧名甚麼。曰普參。師曰忽遇屎橛作麼生。僧便不審。師便打。問人逢碧眼時如何。師曰鬼爭漆桶。問龍躍江湖時如何。師曰瞥嗔瞥喜。曰傾湫倒嶽時如何。師曰老鴉沒嘴。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餓虎投崖。問二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十字路頭吹尺八。問如何是薝蔔林。師曰鬼厭箭。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老僧在汝脚底。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便打。問上上根器人來。師還接也無。師曰接。曰便請和尚接。師曰且喜共你平交。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王尚書李僕射。曰意旨如何。牛頭南馬頭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五男二女。問擬伸一問。師意如何。師曰是何公案。僧曰喏。師曰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實應主。師曰杓大盌小。問僧近離甚處。曰龍興。曰發足莫過葉縣也無。僧便喝。師曰好好問你。又惡發作麼。曰喚作惡發卽不得。師却喝。曰你既惡發。我也惡發。近前來。我也沒量罪過。你也沒

量罪過瞎漢參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是甚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箇甚麼曰再犯不容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瞎漢參堂去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

守廓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師曰勑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師行脚到襄州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衆看這老漢一場敗缺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趂出穴曰趂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師師曰你著甚來由勸這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這話也穴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

寶壽沼禪師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荊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貛兒貉子問如何是不變易底物師曰打帛石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便打

從漪上座到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

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

寶壽和尚第二世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昨日蒙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參知識去壽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闤闠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寶壽未及出語壽便曰汝會也不用說師便禮拜壽臨遷化時囑三聖請師開堂師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與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法眼云甚麼處是瞎却人眼處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僧問不占閫域請師不謗師曰莫問種種莊嚴慇懃奉獻時如何師曰莫汙我心田師將順寂謂門人曰汝還知吾行履處否曰知和尚長坐不臥師又召僧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三聖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僧問除上去下請師別道師曰開口即錯曰眞是學人師也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問如何是和尚密作用師拈棒僧轉身受棒師抛下棒曰不打這死漢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舌拄上齶曰爲甚麼如此師便打問如何是大悲境師曰千眼都來一隻收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手忙脚亂問不著聖凡請師答話師曰好僧擬議師便喝

淄州水陸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即錯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沒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便喝僧禮拜師以拂子點曰且放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胸拓一拓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鳥獸銜華師曰有恁麼畜生無所知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無恁麼畜生有所知

廬州澄心院旻德禪師在興化遇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出禮拜起便

喝化亦喝師又喝化亦喝師禮拜歸衆化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住後僧問如何是澄心師曰我不作這活計曰未審作麼生師便喝僧曰大好不作這活計師便打問如何是道師曰老僧久住澄心院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破衲長披經歲年問露地不通風時如何師曰漆問既是澄心爲甚麼出來入去師曰鼻孔上著灸僧禮拜師便打

荊南府竹園山和尚僧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是僧曰蒼天蒼天師近前以手掩僧口曰低聲低聲僧打一掌便拓開師曰山僧招得僧拂袖出去師笑曰早知如是悔不如是問既是竹園還生筝也無師曰千株萬株曰恁麼則學人有分也師曰汝作麼生僧擬議師便打

宋州法華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獨坐五峰前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不高不低曰還許學人瞻敬也無師曰三日後看問如何是法華家風師曰寒時寒殺熱時熱殺曰如何是寒時寒殺師曰三三兩兩抱頭行曰如何是熱時熱殺師曰東西南北見者啞問學人手持白刃直進化門時如何師曰你試用看僧便喝師擒住僧隨手打一掌師拓開曰老僧今日失利僧作舞而出師曰賊首頭犯

灌谿閑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教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日不答話曰大好不答話師便打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問如何是孤峰獨宿底人師曰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道緣終後虚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太鈍生曰不是鈍生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門在暗中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月上已天明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崩山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紙衣和尚法嗣

鎮州談空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纑紙裏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和聲便打問格外之譚請師舉唱

師曰隘路不通風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乃嘘嘘
際上座行脚到洛京南禪時有朱行軍設齋入僧堂
顧視曰直下是遂行香口不住道至師面前師便問
直下是箇甚麼行軍便喝師曰行軍幸是會佛法底
人又惡發作甚麼行軍曰喚作惡發即不得師便喝
行軍曰鉤在不疑之地師又喝行軍便休齋退令客
司請適來下喝僧來師至便共行軍言論並不顧諸
人僧錄曰行軍適來爭容得這僧無禮行軍曰若是
你諸人喝下官有劒僧錄曰某等固是不會須是他
禪長老始得行軍曰若是南禪長老也未夢見在僧
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龍騰滄海魚躍深潭
曰畢竟如何師曰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問如何
是上座家風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

南嶽下七世

南院顒禪師法嗣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幼不茹葷習儒典
應進士一舉不遂乃出家依本州開元寺智恭披削
受具習天台止觀年二十五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
師曰自離東來清曰還過小江也無師曰大舸獨飄
空小江無可濟清曰鏡水秦山鳥飛不度子莫道聽
途言師曰滄溟尚怯艨艟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
拂子曰爭奈這箇何師曰這箇是甚麼清曰果然不
識師曰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清曰杓卜聽虛聲熟睡
饒譫語師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清曰捨罪放愆速
須出去師曰出去即失便出到法堂乃曰夫行脚人
因緣未盡其善不可便休去却回曰某甲適來輒陳
小騃冒瀆尊顏伏蒙慈悲未賜罪責清曰適來言從
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師曰雪竇親棲寶蓋東清曰不
逐忘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章師曰路逢劍客須
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清曰詩速祕却略借劍看師
曰梟首甑人攜劍去清曰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顢頇
師曰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清曰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曰東來衲子菽麥不分
祇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曰巨浪涌千尋澄
波不離水清曰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師便禮拜清曰
衲子俊哉衲子俊哉師到華嚴嚴問我有牧牛歌輒

請闍黎和師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觜盧都。師參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辯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參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四衆請玉風穴又八年李史君與闔城士庶再請開堂演法矣上堂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從前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你一時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即瞎却渠眼時有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即便截瞎曰截瞎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師後因本郡兵寇作孽與衆避地于郢州謁前請主李史君留於衙內度夏普設大會請師上堂纔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至九月汝州太師宋侯捨宅爲寺復來郢州請師歸新寺住持至周廣順元年賜額廣慧師住二十二年常餘百衆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從天上輥任向地中埋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上堂。舉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魂識見閻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僧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映娥眉類面看。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問如何是廣慧劍。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天魔膽裂。曰磨後如何。師曰。軒轅無道。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珠事若何。師曰。爲山登九仞。捻土定千鈞。問千木奉文侯。知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問如何是清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違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鶴有九皋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問未有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衣。問夏終今日。師意如何。師曰。不憐鵝護雪。且喜蠟人冰。問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問滿目荒郊翠。瑞草卻滋榮時如何。師曰。新出紅爐金彈子。簉破闍黎鐵面皮。問如何是互換之機。師曰。和盲愬懇瞎。問眞性不隨緣。如何得證悟。師曰。豬肉案上滴乳香。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問一色難分。請師顯示。師曰。滿爐添炭猶嫌冷。路上行人衹守寒。問如何是學人立身處。師曰。井底泥牛吼。林間玉兎驚。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問取皇城使。問不傷物義。請師便道。師曰。劈腹開心。猶未性燥。問未定渾濁。如何得照。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問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頭上喫棒。口裏喃喃。問靈山話月。曹溪指月。去此二途。請師直指。師曰。無言不當啞。曰請師定當。師曰。先度汨羅江。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截耳臥街。問狠烟永息時如何。師曰。兩脚捎空。問祖令當行時如何。師曰。點。問不施寸刃便登九五時如何。師曰。鞭屍屈項。上堂。舉古云。我有一隻箭。曾經久磨煉。射時徧十方。落處無人見。師曰。山僧即不然。我有一隻箭。未嘗經磨煉。射不徧十方。要且無人見。便問。如何是和尚箭。師作彎弓勢。僧禮拜。師曰。拖出這死漢。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披席把盌。曰見後如何。師曰。披席把盌。問未達其源時如何。師曰。鶴冷

移巢易龍寒出洞難。問不露鋒鋩句。如何辯主賓。師曰口銜羊角膠粘。問將身御險時如何。師曰布露長書寫罪原。問學人解問諸訛句。請師舉起訝人機。師曰心裏分明眼睛黑。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齊布裁衫招犬吠。曰如何得不吠去。師曰自宜彈避寂無聲。問如何是眞道人。師曰竹竿頭上禮西方。問魚隱深潭時如何。師曰湯邊火燒。問如何是諸佛行履處。師曰靑松綠竹下。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殺人不眨眼。曰既是大善知識。爲甚麼殺人不眨眼。師曰塵埃影裏不拂袖。畫戟門前磨寸金。問一即六六即一。一六俱亡時如何。師曰一箭落雙鵰。曰意旨如何。師曰身亡跡謝。問摘葉尋枝即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師曰赴供凌晨去。開塘帶雨歸。問問問盡是捏怪。請師直指根源。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枯木生華物外春。問寶塔元無縫。金門即日開時如何。師曰智積佐來空合掌。沃王捧出不知音。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萎花風掃去。香水雨飄來。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時如何。師曰披莎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問刻舟求不得。常用事如何。師曰大勳不立。賞柴扉草自深。問從上古人印印相契。如何是相契底眼。師曰輕鷰道者知機變。拈却招魂拭淚巾。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袖拂開龍洞雨。泛杯波涌鉢囊華。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把香鍋拈未暇。六環金錫響遙空。問西祖傳來。請師端的。師曰一犬吠虛。千猱啀實。問王道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鍋狗吠時天地合。木鷄啼後祖燈輝。問祖師心印。請師拂拭。師曰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靑靑。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怗。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赤脚人趁兎。著靴人喫肉。問不曾博覽空王教。略借玄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瑕。卞和刖足。問如何是無爲之句。師曰。寶燭當軒顯。紅光爍太虛。問如何是臨

機一句。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拈却蓋面帛。問紫菊半開秋已老。月圓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見。昨夜遭霜子不知。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是迂曲。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要汝野干鳴。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口懸壁上。上堂。若是上上之流。各有證發略赴箇程限。中下之機。各須英俊。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如爆龜紋。爆即成兆。不爆成鈍。欲爆不爆。直下便捏。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問龍透清潭時如何。師曰。印駿捺尾。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上堂。三千劍客恥見莊周。赤眉橫肩得無訛謬。他時變豹後五日看珍重。問心印未明時如何。師曰。雖聞曾師投歸欵。未見牽羊納璧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桀犬吠堯。問如何是齒鏃事。師曰。孟浪借辭論馬角。上堂。大眾集定。師曰。不是無言。各須英鑒。問大眾雲集。師意如何。師曰。景謝祁寒。骨肉疎冷。問不修禪定。為甚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雞專報曉。漆桶夜生光。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曰。拂石仙衣破。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充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曰。擊後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咨聞。問古今纔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却重舌。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漢。曰。未審將何受用。師曰。攜蘿挈杖。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回鑾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礱三尺劍。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钁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潁橋安禪師(號鐵胡)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三界焚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西院明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

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山前無異路

南嶽下八世

風穴沼禪師法嗣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寺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爲念法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邪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眞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眞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眞曰鵓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眞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師受風穴印可之後泯迹韜光人莫知其所以因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即是不展即是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師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不張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贓捉敗師於是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爲第一世也入院上堂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其佛法不斷絕燈燈相續至于今日大衆且道續箇甚麼良久曰須是迦葉師兄始得時有僧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朝師曰墮坑落壍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瞎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示曰便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

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峰前始得立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得也未曾禮拜師曰喫棒且待別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牽犂拽杷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峰無宿客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到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竝日輪齊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甚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便喝師曰瞎僧又喝師曰這瞎漢祇麼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却首山師曰不坐孤峰頂常伴白雲閑問四衆圍繞師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曰未審作麼生下手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命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在甚麼處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受持師曰切不得污染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聵人徒側耳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後看取問菩薩未成佛時如何師曰衆生曰成佛後如何師曰衆生衆生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瞥爾三千界曰與麼則目視不勞也師曰天恩未遇後悔難追上堂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大用不揚眉棒下須見血曰慈悲何在師曰送出三門外問如何是第二句師曰不打恁麼驢漢曰將接何人師曰如斯爭奈何問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解問無人答曰即今祇對者是誰師曰莫使外人知曰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曰既不如是維摩默然又且如何師曰知恩

者少負恩者多乃曰若論此事實不挂一箇元字脚便下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鎭州蘿蔔重三斤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却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瞋問如何是衲僧眼師曰此問不當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問如何得離衆緣去師曰千年一遇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衆人前問如何是大安樂底人師曰不見有一法曰將何爲人師曰謝闍黎領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作麼問如何是首山師曰東山高西山低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恰遇棒不在問如何是道師曰爐中有火無心撥處處縱橫任意遊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坐看煙霞秀不與白雲齊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問無絃一曲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學人久處沉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這閑工夫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要行卽行要坐卽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曰莫便是和尚極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

示師曰闍黎到此多少時也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卽置那一人是誰曰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臥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乃曰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汝若將問來問老僧在汝脚底汝若擬議卽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便問挂錫幽巖時如何師曰錯僧曰錯師又打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甚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曰爲甚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師曰看看冬到來曰究竟如何師曰卽便春風至問遠聞和尚無絲可挂及至到來爲甚麼有山可守師曰道甚麼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大住廣教及寶應三處法席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

遺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眞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言訖安坐而逝荼毗收舍利建塔

汝州廣慧眞禪師嘗在風穴作園頭穴問曰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常在闤闠中要且無人識穴曰汝徹也師禮拜出世開堂日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資慶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杴爬钁子

鳳翔府長興院滿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行便踏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冰消瓦解曰爲甚如此師曰城內君子郭外小兒問大用現前時如何師曰鬧市裏輥

潭州靈泉院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一物也無曰未審日用何物師便喝僧禮拜師便打問先師道金沙灘上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上東門外人無數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天津橋上往來多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隨機叩發歷參知識七十一員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遊衡湘及襄沔間每爲郡守以名剎力致前後八請堅臥不答洎首山歿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住後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齩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爲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麼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

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上堂。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臥不安。火急決擇。莫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遊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跡。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辯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里特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貪亦無瞋。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嘉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辯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師爲幷汾苦寒。乃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天。曰。何得如此。師曰。不識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菴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鐘。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辯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爲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

光辯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鑌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箇消息要知遠近莫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問布鼓當軒挂誰是知音者師曰停鉏傾麥飯臥草不擡頭問如何是道場師曰下脚不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徹骨徹髓曰此意如何師曰偏天偏地問眞正修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箇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却是你心行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正眼師曰瞎曰恁麼則一條拄杖兩人舁師曰三家村裏唱巴歌曰恁麼則和尚同在裏頭師曰謝汝慇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三玄開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尋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喫箇甚麼師曰天酥陁飯非珍饌一味良羹飽卽休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新神更著師婆賽曰見後如何師曰古廟重遭措大題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辯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眞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志五同偏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偏普何人同眞志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恡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辯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笑曰老病棄尸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邪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師令饌設且俶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闍維收舍利起塔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弱冠依易州保壽院出家受具後遊方參首山山一日舉竹篦

問曰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開堂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汝海一滴蒙師指向上宗風事若何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須知萬里絕煙塵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為明和尚丈室以何為明師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雙耳垂肩問如何是超師之作師曰老僧眉毛長多少問如何是塵中獨露身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曰恁麼即非塵也師曰學語之流一札萬行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曰莫便是也無師曰碓擣東南磨推西北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百雜碎曰意旨如何師曰終是一堆灰問不落諸緣請師便道師曰落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廁坑頭籌子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破家具師一日陞座僧問纔上法堂來時如何師拍禪牀一下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無人過價打與三百問忽遇大闡提人來還相為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師

曰年老成魔上堂宗師血脈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眾道看若道不得即孤負平生珍重問如何是和尚四無量心師曰放火殺人曰慈悲何在師曰遇明眼人舉似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甚麼處師曰南斗六北斗七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怨他誰上堂良久曰夫行脚禪流直須著忖參學須具參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問如何是古今無異路師曰俗人蠡褁頭曰意旨如

何師曰闍黎無席帽問巳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鬧市裏打靜鎚曰意旨如何師曰日午點金燈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師曰眼中有澁釘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喬翁賽南神僧請益栢樹子話師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簷頭水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耶師曰你見箇甚麼道理僧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師乃忻然問僧曰暮投林朝離何處曰新戒不會學禪師曰生身入地獄下去後有僧舉到智門寬和尚處門曰何不道鎖匙在和尚手裏師因去將息寮看病僧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曰從闍黎問處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師曰撒手臥長空僧曰耶便脫去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襄水扈氏子自遊方一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巳師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擬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筯筴菜置口中含胡而語曰何謂相入耶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反長沙隱于衡嶽三生藏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卽師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飯無長物傾愛之遂拜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師俱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卽以巳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席一朽牀爲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又以德臘俱高諸方尊之如古趙州僧問諸法未聞時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曰聞後如何師曰領話好問魚鼓未鳴時如何師曰看天看地曰鳴後如何師曰捧鉢上堂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不是衲僧行履處曰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不見有古澗寒泉問兩手獻尊堂時如何師曰是甚麼問學人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飢不擇食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拈柴擇菜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更須子細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

曰佛亦是。塵問如何是道人活計。師曰山僧自小不曾入學堂。官人指木魚問這箇是甚麼。師曰驚回多少瞌睡人。官曰洎不到此間。師曰無心打無心。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灰頭土面。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爭怪得山僧。曰未審法身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毗盧頂上金冠子。問菩提本無樹。何處得子來。師曰喚作無得麼。問持地菩薩修路等佛。和尚修橋等何人。師曰近後。問和尚未見先德時如何。師曰東行西行。曰見後如何。師曰橫擔拄杖。上堂。舉洞山曰。貪瞋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睡。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卽往坐卽隨。分付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初參百丈恒和尚。因結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卽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卽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參首山。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大陽玄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參衆去。侍者問。適來新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爲甚麼教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旨如何。師曰。眞鍮不博金。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邛州多出九節杖。曰謝師指示。師曰。且莫作答佛話會。却問。來時無物去時空。二路俱迷。如何得不迷去。師曰。秤頭半斤。秤尾八兩。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踏著秤錘硬似鐵。曰意旨如何。師曰。明日向汝道。問靑山淥水卽不問。急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手過膝。耳垂肩。問如何是道。師曰。車碾馬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橫眠豎坐。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蹬斗。晚後精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人深深處。師曰。

烏龜水底深藏。六曰未審其中事若何。師曰路上行人莫與知。問古人棨火意旨如何。師曰任他滅。曰滅後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因作淸涼河堰。僧問忽遇洪水滔天還堰得也無。師曰上拄天下拄地。曰劫火洞然又作麼生。師曰橫出豎沒。問深山巖崖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師曰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晝見簸箕星。曰意旨如何。師曰栁營節級橫階上。問如何是道。師曰善犬帶牌。曰為甚如此。師曰令人懼見。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鉤子鉤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即是。用錐即是。遂有偈曰。正當十五日。鉤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直下看。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退後退後。問承古有言。祇這如今誰動口。意旨如何。師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張茂崇太保。問麼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單傳。請師直指。師曰冬不寒臘後看。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萬象是物。如何轉得。師曰喫了飯無些子意智。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邊。為甚麼却有迷悟。師曰兩桶一擔。問有情有用。無情無用。如何是無情應用。師曰獨扇門子盡夜開。上堂春景溫和。春雨普潤。萬物生芽。甚麼處不沾恩。且道承恩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春雨一滴滑如油。問如何是學人自已法身。師曰每日般柴不易。曰此是大眾底。如何是學人底。師曰三生六十劫。問逐日開單展鉢。以何報答施主之恩。師曰破這一問。和我愁殺。曰恁麼則謝供養也。師曰得甚麼人氣力。僧禮拜。師曰明日更喫一頓。問古人急水灘頭毛毬子。意旨如何。師曰雲開月朗。問急水灘頭連底石。意旨如何。師曰屋破見青天。曰屋破見青天。意旨如何。師曰通上徹下。問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師曰快。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即燒殺你。僧禮拜。師曰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示眾。第一句道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㨝拶將來。第三句道得自救

不了上堂五白貓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生作麼生是許外生底句莫錯舉僧入室問正當與麼時還有師也無師曰燈明連夜照甚處不分明曰畢竟事如何師曰來日是寒食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到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竪起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這箇是甚麼盌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礦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竹竿頭上曬紅旗楊億侍郎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師曰敲甎打瓦又問風穴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更道也不及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上木下鐵曰恁麼則罪歸有處也師曰判官擲下筆僧禮拜師曰拖出問如何是佛師曰兩箇不是多上堂臨濟

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祇是箇瞎漢若道無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這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圈䙡去良久曰苦哉蝦蟆蚯蚓蹺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拈拄杖曰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

并州承天院三交智嵩禪師參首山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須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種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毗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爲體體上無爲真到家山聞乃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邪師曰是山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篦頭上打曰這漢向後亂作去在住後上堂文殊仗劍五臺橫行唐明一路把斷妖訛三世諸佛未出教乘綱底游魚龍門難渡垂鉤四海祇釣獰龍格外玄談爲求知

識若也學揚宗旨須彌直須粉碎若也說佛說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劍揮時毫光萬里放汝一路通方說話把斷咽喉諸人甚處出氣僧問鈍根樂小法不自信作佛作佛後如何師曰水裏捉麒麟曰與麼則便登高座也師曰騎牛上三十三天問古人拈推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騎驢不著靴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鄉有路無人到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暗傳天子勑陪行一百程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無頭蝦蟇脚指天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晉祠南畔長柳巷問古人云東山西嶺青意作麼生師曰波斯鼻孔大曰與麼則西天迦葉東土我師師曰金剛手板濶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開化石佛拍手笑晉祠娘子解謳歌問臨濟推倒黃檗因甚維那喫棒師曰正狗不偷油雞銜燈盞走問如何是截人之機師曰要用便用曰請和尚用師曰拖出這死漢鄭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繫腰時如何師曰幽州著脚廣南斷撲鄭無語師曰勘破這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師師曰瞎老婆吹火僧問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廣南出象牙曰不會請師直指師曰番國皮毬八百價上堂寒溫冷暖著衣喫飯自不欠少波波地覓箇甚麼祇是諸人不肯承當如今還有承當底麼有則不得孤負山河大地珍重問祖師西來三藏東去當明何事師曰佛殿部署修僧堂老僧蓋僧曰與麼則全明今日事也師曰今日事作麼生僧便喝師便打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僧堂前佛殿後上堂舉法眼偈曰見山不是山見水何曾別山河與大地都是一輪月大小法眼未出涅槃堂三交即不然見山河與大地錐刀各自用珍重

忻州鐵佛院智嵩禪師有同參到師見便問還記得相識麼參頭擬議第二僧打參頭一坐具曰何不快祇對和尚師曰一箭兩垛師問僧甚處來曰臺山來師曰還見龍王麼曰和尚試道看師曰我若道郎瓦解冰消僧擬議師曰不信道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汝州首山懷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尺杖子破瓦盆。問。如何是佛。師曰。桶底脫。問。從上諸聖有何言句。師曰。如是我聞。曰。不會。師曰。信受奉行。

池州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謾。師曰。草賊大敗。

隨州智門迥罕禪師。爲北塔僧使。點茶次。師起揖曰。僧使近上坐。使曰。鷂子頭上爭敢安巢。師曰。棒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具。使茶罷。起曰。適來却成觸忤和尚。師曰。江南桂禪客見甚麼第二盌

襄州鹿門慧昭山主。楊億侍郎問曰。入山不畏虎。當路却防人時如何。師曰。君子坦蕩蕩。僧問。如何是鹿門山。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橫眠豎臥。

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履踐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五燈嚴統卷第十一

五燈嚴統卷第十二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眞箇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眞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

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祗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挂燈毬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參年曰三脚蝦蟇跳上天師曰一任𨁝跳年乃大笑館於齋中日夕資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眞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年默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是黎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卽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刋白字當道種靑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爲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年曰眞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椁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乃遊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

致師師不赴旋特謁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爲讓
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住後上堂一切諸佛及諸佛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乃竪起拄杖
曰這箇是南源拄杖子阿那箇是經良久曰向下文
長付在來日喝一喝下座上堂良久曰無爲無事人
猶是金鎖難喝一喝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
原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隨流人不顧斫手望扶桑上堂雲
收霧卷杲日當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僧問山深覓
不得時如何師曰口能招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洞庭湖裏浪滔天問東涌西沒時如何師曰尋問
夜靜獨行時如何師曰三把茆問寶劍未出匣時如
何師曰響曰出匣後如何師噓一聲問鬧中取靜時
如何師曰頭枕布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堆堆地曰見後如何師曰堆堆地問一得永得時如
何師曰抱石投河問仗鏌鎁劒擬取師頭時如何師
曰斬將去僧擬議師便打師住三年棄去謁神鼎諲
禪師鼎首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

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
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
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
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
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
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
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
州乃有此兒邪師自是名重叢林定林沙門本延有
道行雅爲士大夫所信敬鼎見延稱師知見可興臨
濟會道吾虛席延白郡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亡軀
爲法者集焉上堂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
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
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
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
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
甚麼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即出來對衆出
氣看如無道吾爲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
座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乾

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次住石霜。當解夏請衆。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手鑠黃河乾。脚踢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堂幷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壯枯槁。五湖參學人。但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披冬月襖。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下座。上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賓是主。還有分得者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失利。因同道相訪。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煮茶山上水。燒鼎洞中樵。珍重。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長安夜夜家家月。曰來後如何。師曰幾處笙歌幾處愁。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曰槐木成林。曰四山火來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曰步步登高時如何。師曰雲生足下。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師曰家貧路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日風。五日雨。

上堂。夫宗師者。奪貧子之衣珠。究達人之見處。若不如是。盡是和泥合水漢。良久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喝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祇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舉。且作麼生是直舉一句。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問已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曰玄沙曾見雪峰來。曰意旨如何。師曰一生不出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馬有垂韁之報。犬有驟草之恩。曰與麼則不別也。師曰西天東土。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打骨出髓。上堂。入水見長人。珍重。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離宮道。去何曾去。騎牛臥牧童。珍重。上堂。春生夏長。即不問你諸人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華光寺主。便下座。上堂。藥多病甚。網細魚稠。便下座。示衆。以拄杖擊禪牀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悞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閑。唯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祇見福嚴境

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笻坐磐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祇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問尋枝摘葉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楖栗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行即肩挑雲水衲坐來安在掌中擎問既是護法善神爲甚麼張弓架箭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佛師曰有錢使錢上堂祖師心印一印印空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今還有印不著者麼試向脚跟下道將一句來設你道得倜儻分明第一不得行過衲僧門下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人王三寸鐵徧地是刀鎗喝一喝卓拄杖下座上堂天已明鼓已響聖衆臻齊合掌如今還有不合掌者麼有即尼乾歡喜無則瞿曇惡發久立珍重問磨礱三尺劍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

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上堂北山南南山北日月雙明天地黑大海江河盡放光逢著觀音問彌勒珍重問有理難伸時如何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拄上齶也師噓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夢見興化脚跟麼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師室中插劒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劒邊每見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劒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師冬日牓僧堂作此字☲☰☰☰几聊𡖇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之寶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休將艣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歿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蹈

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師問答加歎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柰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後年正月五日示寂壽五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續通鑑則平河東在太平興國己卯據佛運統紀則師入滅於康定庚辰以壽數逆而推之則雍熙丁亥師始生僧寶傳所載恐失考證）

滁州琅邪山慧覺廣照禪師西洛人也父爲衡陽太守因疾傾喪師扶櫬歸洛過澧陽藥山古刹宛若夙居緣此出家遊方參問得法汾陽應緣滁水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四方皆謂二甘露門逮今淮南遺化如在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鳥觜魚腮上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過在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珍重僧問阿難結集卽不問迦葉微笑事如何師曰尅時尅節曰自從靈鷲分燈後直至支那耀古今師曰點朱點漆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手攜書劒謁明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卷起簾來無可覩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三更過孟津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獨坐鎭寰宇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猫兒戴紙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狗子著靴行問拈椎竪拂卽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師曰趙州曾見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雨雪貧家爭奈何上堂欲知常住身當觀爛壞體欲知常住性當觀拄杖子拄杖子吞却須彌須彌吞却拄杖子衲僧到這裡若也擬議劒梁落膊輸降款鐵作胸襟到海隅擊禪牀下座上堂見聞覺知俱爲生死之因見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子反擲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吽上堂山僧今日爲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去泥裡打坐珍重上堂天高莫測地厚寧知白雲片片嶺頭飛綠水潺潺澗下急東湧西沒一句卽不問你生前殺

後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時寒喫茶去。上堂。呵呵呵。是甚麼。開口是合口。過輕舟短棹汎波心。簑衣箬笠從他破。咦。上堂。十方諸佛。是箇爛木橛。三賢十聖。是箇茅溷頭籌子。汝等諸人。來到這裏。作麼。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剪除狂寇。掃蕩攙搶。猶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淸。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途石馬出紗籠。上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上堂。拈起拄杖曰。山僧有時一棒作箇漫天網。打俊鷹快鷂。有時一棒作箇布絲網。摝蜆撈蝦。有時一棒作金毛師子。有時一棒作蝦蟇蚯蚓。山僧打你一棒。且作麼生商量。你若緇素得出。不妨拄杖頭上眼開。照四天下。若也未然。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靑入畫圖。上堂。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日午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爲甚却打三更。良久曰。昨見垂楊綠。今逢落葉黃。上堂。拈起拄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髑髏峰後即不問。汝諸人馬鐙裏藏身一句。作麼生道。若道不得。拄杖子道去也。卓一下。便歸方丈。上堂。進前即死。退後即亡。不進不退。又落在無事之鄉。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躶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上堂。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瑯邪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纔陞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一言出口駟馬難追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十字街頭石幢子問不落三寸時如何師曰乾三長坤六短曰意旨如何師曰切忌地盈虛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僧良久師打禪牀一下曰多年忘却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箇葛藤處遂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衆還有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竪起拂子曰這箇是印那箇是光這箇是光那箇是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麼老僧說夢且道夢見箇甚麼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掛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好商量夏末秋風切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寒日短問心法無形如何雕琢師曰一丁兩丁曰未曉者如何領會師曰透七透八上堂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通知音纔側耳項羽過江東與麼會恰認得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上堂大愚相接大雄孫五湖雲水競頭奔競頭奔有何門擊箇事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曾兩度春兩度春帳裏眞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慕西秦上堂竪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云蝦蟆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不同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秤錘上堂大衆集定乃曰現成公案也是打揲不辦便下座上堂大洋海底排班立從頭第二鬚毛斑爲甚麼不道第一鬚毛斑要會麼金藥銀絲成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上堂衆集乃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便下座上堂翠巖路嶮巇舉步涉千溪更有洪源水滔滔在嶺西擊禪牀下座示衆擎起香合云明頭合暗頭合道得天下橫行若道不得且合却下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四角六張曰意旨如何師曰八凹九凸上堂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餧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埃擊禪牀下座

潭州石霜法永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臂長衫袖

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袴膝頭穿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到公安遠和尙處安問作麼
生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蛇曰作麼生
是伽藍中人師曰靑松蓋不得黃葉豈能遮曰道甚
麼師曰少年翫盡天邊月潦倒扶桑沒日頭曰一句
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師曰照破佛祖到大愚芝和
尙處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
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四隣爭得
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
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
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曰海
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却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峰
巒疊翠層到琅邪覺和尙處邪問近離甚處師曰兩
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
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摵一摵曰杜撰
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
曰舉上座邪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
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

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邪曰某時到師曰我在
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宇邪
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師到杭州西菴菴主曾見明招
主學頌曰絕頂西峯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瞥
起兩重光師曰如何是兩重光主曰月從東出日向
西沒師曰菴主未見明招時如何主曰滿盞油難盡
師曰見後如何主曰多心易得乾住後僧問如何是
奪人不奪境師曰白菊乍開重日暖百年公子不逢
春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地絕消息翛然獨
任眞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
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淸風與明月野
老笑相親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
下談玄口不開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鳴爲你諸人
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
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
去也上堂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
輪天子敕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
下老和尙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生舉山

僧恁麼道也是久日樺來唇鳴一喝上堂古者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不可為闍黎鎖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直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為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果熟猿兼重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花師曰林疎鳥不過問七星光彩天將曉不犯皇風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曰錯師便打僧禮拜展坐具始收師曰一展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著甚來由遂問會麼僧曰不會師便打

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參慈明禪師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摵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因倚遇上座來參(遇後住法昌)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菴主師曰恰值菴主不在曰你聻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趂出遇次日再來師又趂出遇一日又來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胷搊住曰我這裏狼虎縱橫尿牀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菴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菴中主師曰入門須辯取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眞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雲門餬餅趙州茶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師因大雪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明覺笑而已

蘄州黃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處祖問曰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老大大話頭也不照顧祖便喝師亦喝祖拈棒師拍手便出祖召曰

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上堂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已分山僧今日與麼道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到琅邪邪問埋兵掉鬬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師一坐具師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尙饗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弓邪曰且坐喫茶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黑漆聖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看牆似土色

潭州龍潭智圓禪師辭汾陽陽曰別無送路與子一枝拄杖一條手巾師曰手巾和尙受用拄杖即不消得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師便收陽曰又道不用師便喝陽曰已後不讓臨濟師曰正令已行陽來日送出三門乃問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段陽曰彼現那吒又作麼生師便拽拄杖陽喝曰這回全體分付住後僧問承教有言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如何是眞法師曰夜聚曉散問如何是龍潭劒師曰觸不得曰用者如何師曰白骨連山問昔日窮經今日參禪此理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作麼生領會師曰去後不留蹤曰如何是佛師曰火燒不燃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三門前合掌

舒州投子圓修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出口入耳曰來後如何師曰叉手並足

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問紅輪未出時如何師曰照燭分明曰出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慈母抱嬰兒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街頭巷尾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斤擔子兩頭搖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曰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拊掌笑呵呵師曰同道方知

葉縣省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嵩和尙出家幼爲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栢因緣嵩詰

其僧師傍有省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
達觀穎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師以智脫之
衆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錄公開堂拈香曰汝海枯木
上生花別迎春色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八十翁翁輥繡毬曰恁麼則一句迥然開祖胄三
玄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問如何是佛
師曰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平地起骨堆問祖師門下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
方坐斷和尚將何表示師曰寒猫不捉鼠曰莫便是
爲人處也無師曰波斯不繫腰問新歲已臨舊歲何
往師曰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
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奈這箇何師便打師與
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
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
措師曰勘破了也上堂吏莫論古話今祇據目前事
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鼻
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歐陽文忠公聞師奇
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師坐其旁文忠遽收

局請因碁說法師即令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
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
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
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斡所以
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麁而時
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
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
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從容謂同僚曰脩初疑禪語
爲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
安能有此妙旨哉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
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患臨身擊禪牀下座
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
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緇素難辯一隻大地
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
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
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狸奴白牯知
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
笛風師暮年休於會聖巖敘佛祖奧義作九帶曰佛

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

汝州寶應院法昭演教禪師僧問一言合道時如何師曰七顛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刧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赤脚騎鐵驢直至海南居上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絕學卽是學佛法不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心轉沒交涉五蘊殼中透脫不過順情生喜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流浪生死六根爲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搆取好喝一喝曰參上堂寶應門風險入者喪全身作麼生是出身一句若道不得三十年後

唐州大乘山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來傳底意師曰金盤拓出衆人看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撥塵卽乖見佛卽錯曰總不如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道師曰寬處寬窄處窄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苦處苦樂處樂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十萬八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晴日出曰學人不會師曰雨下泥生

神鼎諲禪師法嗣

荊南府開聖寶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師曰三烏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巡山

天台山妙智寺光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籬黃菊曰意旨如何師曰九日重陽

谷隱聰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首謁大陽玄禪師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擧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

說未盡老僧即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
曰糞墼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
丹花下睡猫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
邪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般柴柴般人如何會師
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效者工否者拙蓋
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
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
以爲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
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
者而猶以爲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祇名理事
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剎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
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
受用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師歎曰纔涉脣
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衆曰纔涉
脣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
沉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
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
子穿過你諸人髑髏跨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
下僧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麼字師曰以字曰有甚
麼交涉師曰八字曰好賺人師曰謗此經故獲罪如
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枷教阿誰擔師曰老僧曰自作
自受師曰苦苦問和尚還曾念佛也無師曰不曾念
佛曰爲甚麼不念佛師曰怕汚人口上堂衆集定首
座出禮拜師曰好好問著座低頭問話次師曰今日
不答話便歸方丈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轍爲
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嚼口中鐵勸人放開踏
蛇手與汝斫却繫驢橛駐意擬思量喝曰捏捏參上
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祇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
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
地上喫交便歸方丈上堂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
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是誰奴婢乃將拂
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一大藏教是誰
涕唾師乃自唾一唾上堂秤鎚井底忽然浮老鼠多
年變作牛慧空見了拍手笑三脚猢猻差異猴上堂
五千教典諸佛常談八萬塵勞衆生妙用猶未是金
剛眼睛在如何是金剛眼睛良久曰瞎上堂大衆集

定有僧纔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遊紫陌誰肯隱青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礙為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囀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伸手不見掌曰忽遇仙陀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對面千里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臨濟曰恁麼則谷隱的子也師曰德山問如何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師曰筭子三寸曰恁麼則法身有二也師曰更有方圓在上堂諸方鉤又曲餌又香奔湊猶如蜂抱王因聖這裏鉤又直餌又無猶如水底捺葫蘆舉拄杖作釣魚勢曰深水取魚長信命不會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座

蘇州洞庭翠峯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時如何師曰脫却籠頭卸却角馱曰撈出虛空去處處盡聞香師曰雲愁聞鬼哭雪壓髑髏吟問和尚未見谷隱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登山遠曰見後如何師曰驅驅信馬蹄

明州仗錫山修巳禪師與浮山遠公遊嘗卓庵廬山佛手巖後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虎豹為隣嘗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寞雲中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林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船船過海赤脚回鄉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師曰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乃有頌曰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僧問世界圓融一句請師道師曰團團七尺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鼻大眼深上堂上來又不問下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是即也大奇便下座

荊南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好手畫不成問如何是道師曰交橫十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往往不相識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師曰人馬合雜僧以手作挽弓勢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安吉州景淸院居素禪師僧問即此見聞非見聞爲甚麼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師曰塡凹就缺問承和尙有言寰中天子勑塞外將軍令如何是塞外將軍令師曰揭曰其中事如何師曰蹴曰莫便是和尙爲人處也無師彈指一下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新羅人打鼓曰如何領會師曰船主未曾逢問如何是末上一句師曰金剛樹下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拘尸城邊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波旬拊掌呵呵笑迴稾擡頭不識人

處州仁壽嗣珍禪師僧問知師已得禪中旨當陽一句爲誰宣師曰土鷄瓦犬曰如何領會師曰門前不與山童掃任意松釵滿路岐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曰上無雲麗天普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前不得錯舉參

越州雲門顯欽禪師上堂良久曰好箇話頭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便下座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寒不舉頭師入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麼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蜀地用鑌鐵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公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屆中都方接塵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淸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座曰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直今日耳聵座曰一箭落雙鵰公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座曰普化出僧堂公臨終時膈胃躁熱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

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竪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慈明問答罷泊然而終語見慈明傳中

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曰與老衲遊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藍曰也是弄精魂

廣慧璉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參石門徹和尚問曰古者道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門盡授其洞上厥旨後爲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尚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擎凳子來慧曰道者我有凳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敘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祇是飽人不得師至和初游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不得入臥於門之下仁宗皇帝夢至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覩師熟睡鼻鼾撼之驚覺問名歸奏帝聞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帝大悅後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皇祐間詔大覺璉禪師於化成殿演法召師問話機鋒迅捷帝大悅侍衛皆山呼師即奏疏擧璉自代禁林待問秘殿譚禪乞歸廬山帝覽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賜號華嚴禪院開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脚瘦草鞋寬師年八十餘示寂於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塔于寺之東

臨江軍慧力慧南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曰恁麼

則昔日汝陽親得旨臨江今日大敷揚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佛師曰頭大尾小曰未曉玄言乞師再指師曰眉長三尺二曰恁麼則人人皆頂戴見者盡攢眉師長噓一聲僧拍一拍便禮拜師曰一任跨跳

汝州廣慧德宣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仲氏吹塤伯氏吹篪曰恁麼則廣慧的子首山親孫也師曰椽塠裏坐地不打闍黎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擧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辯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虫相齩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

更跨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復抒其師承密證寄李翰林曰病夫夙以頑惷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遊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刳心之有詣牆面之無慙者誠出於席間牀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自雙林滅影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止仍歲沉痾神慮迷恍殆及小間再辯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顧蓬蒿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雲居歸宗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承嗣南院念念嗣風穴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檗黃檗嗣百丈丈嗣馬祖祖出讓和尚讓即曹谿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之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參尋如雪峰九上洞山三到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

黃蘗雲巖多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子丹霞親承馬祖印可而終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激之自艮出於鼇峯也欣幸欣幸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利況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疎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鷄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置一百問請廣慧答慧一一答回公問李都尉曰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知柴重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盌公便作吐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叉手側立公矚目眡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槌胸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眞歸處趙州東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即至公已逝矣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洪州翠巖可眞禪師福州人也嘗參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第道吾眞楊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愧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嗔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住翠巖曰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同坑無異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

學人轉身處。師曰。一堵牆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利人一句請師垂示。師曰。三脚蝦蟇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曰。饑逢王膳不能餐。問如何是道。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擔枷過狀。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龜文。爆即成兆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捏。上藍即不然。無固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船。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大將軍巡歷四天下。有守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行。一時奏與天帝釋。乃喝一喝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卓一下。上堂。舉龍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上堂。臨陣抗敵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也。入山不懼虎兕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蛟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拈拄杖曰。這箇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動得。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參。上堂。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莫有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人不會。師曰。舌至梵天。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席藁于地。轉側不少休。喆侍者垂泣曰。平生訶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訶曰。汝亦作此見解邪。即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煙起遂示寂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大士之裔也。夙修種智。隨顯示生。父母感祥。閭里稱異。三歲出家。七歲爲僧。十五游方。遠造石霜。隥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禮。敞師遂作驢鳴。明曰。眞法器耳。俾爲侍者。二十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已躬親。求

道後出世蘇臺天峯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又堅辭鼎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淸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眞道廣每尋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驢胎馬腹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剝羊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這箇若是如虎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麼良久曰餧驢餧馬珍重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公慟哭于塔讚師眞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食已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瑞州武泉山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衣成人水成田上堂黃梅席上海衆千人付法傳衣碓坊行者是則紅日西昇非則月輪東上參

南嶽雙峯寺省回禪師上堂南番人汎船塞北人搖艣波斯入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麼說話師元豐六年九月十七日淨髮沐浴辭衆偈曰九十二光陰分明對衆說遠洞散寒雲幽聰度殘月言訖坐逝茶毗齒頂不壞上有五色異光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飲光正見爲甚麼見拈花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家問既是一眞法界爲甚麼却有千差萬別師曰根深葉茂僧打圓相曰還出得這箇也無師曰弄巧成拙問如何是前三三後三三師曰數九不到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點茶須是百沸湯曰意旨如何師曰喫盡莫留滓有僧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筯插火爐中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師在同安日時有僧問既是同安爲甚麼却有病僧化去師曰布施不如還却債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動

靜但顯語默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到這裏喚作順水放船且道逆風擧棹誰是好手良久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喝一喝曰珍重上堂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眞空爲體妙有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眞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長明法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沈此土他方入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

潭州道吾悟眞禪師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謗斯經故獲罪如是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踍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下座上堂擧洞山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䭔子三箇猢猻夜簸錢老僧即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煙戴冠碧兎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祇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諸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叮嚀損君德無言眞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槌問如何是眞如體師曰夜叉屈膝眼睛黑曰如何是眞如用師曰金剛杵打鐵山摧問如何是常照師曰針鋒上須彌曰如何是寂照師曰眉毛裏海水曰如何是本來照師曰草鞋裏踍跳僧退師曰寂照常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踍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中水常渺渺問如何是佛師曰洞庭無蓋上堂山前麥熟廬陵米價鎭州蘿蔔更有一般良久曰時挑野菜和根煑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士宿領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怪歘然透過新羅界問僧甚處來曰堂中來師曰聖僧道甚麼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在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師不安僧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師曰粥飯頭不了事僧無語師鳴指一下上堂普化明打暗打布袋橫撒竪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忘却下脚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釋尊光射阿難肩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孤輪衆象攢曰如何是第三

玄。師曰。泣向枯桑淚漣漣。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家好精麁照。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閃電乾坤光晃耀。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路夾青松老。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師曰。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裏。

蔣山保心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曆數將去。曰圓後如何。師曰。倒數將來。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黑漆露柱。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一手吹一手拍。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上堂。嚴頭和尚用三文錢索得箇妻。祇解撈鰕攎蜆。要且不解生男育女。直至如今門風斷絕。大衆要識嚴公妻麼。百丈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人注破。蓬鬢荊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有錢千里通。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花。師曰。無錢隔壁聾。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來後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木耳樹頭生。問一切法是佛法意旨如何。師曰。一重山下一重人。問上行下教。未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為達士。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父財子用也。師曰。汝試用看。僧擬議。師便打。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有。南嶽遊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笑你。不會有眼如盲。

明州香山蘊良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剎竿頭上舞三臺。曰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上大人。曰如何是末後句。師曰。雙林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磨坊裏。上堂。良久。呵呵大笑。曰笑箇甚麼。笑他鴻鵠沖天飛。烏龜水底逐魚兒。三箇老婆六隻奶。金剛背上爛如泥。阿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耆參

蘇州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鐘含響。似谷應聲。蓋為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咄。

潭州大溈德乾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水從山上出。曰意旨如何。師曰。溪澗豈能留。乃曰。山花似錦。文殊撞著眼睛。幽鳥綿蠻。觀音塞却耳際。諸

仁者更思量箇甚麼昨夜三更睡不著翻身捉得普
賢貶向無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得與諸人
相見說夢噫是甚麼說話卓拄杖下座

全州靈山本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誰教汝恁
麼問曰今日起動和尚也師曰謝訪及

安吉州廣法院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甎頭瓦片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寃不可結問
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眉毛下曰便與麼會時如何師
曰朧兒笑點頭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日月星辰曰
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地獄鑊湯問萬里無雲時如何
師曰猢猻忍餓曰乞師拯濟師曰甚麼火色問古人
拈槌舉拂意旨如何師曰白日無閑人曰如何承當
師曰如風過耳問握劍當胸時如何師曰老鴉成隊
曰正是和尚見處師曰蛇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曰
大衆相逢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十字街
頭曰與麼則敗缺也師曰知你不到這田地曰到後
如何師曰家常茶飯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乾
薑附子曰與麼則不同也師曰冰片雪團上堂春雨
微微簷頭水滴聞聲不悟歸堂面壁上堂若論大道
直教杼山無開口處你諸人試開口看僧便問如何
是大道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大道上
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卽頭角生有僧出曰頭
角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罪過師曰龍頭蛇尾伏惟
珍重師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晚忽書偈曰雪鬢霜髭
九九年半肩毳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兎流
光照大千擲筆而寂

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
九月一日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大
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迥出靑霄外萬仞
峰前嶮處行曰作麼生是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
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復
宣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萌芽
發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戴
角披毛異來往任縱橫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
出門天外迥流光影不眞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
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後再宣入化成殿齋宣

守賢問齋筵大啓如何報答聖君師曰空中求鳥跡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覓魚踪師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眞理識心珠光耀日秘藏深密無形質拈來掌內衆人驚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須指出臨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動岌岌師皇祐二年乞歸山林養老御批杭州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

瑯邪覺禪師法嗣

蘇州定慧院超信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枝枝帶淚痕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那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衲僧罔措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此土上堂泥蛇齩石鼈露柱啾啾叫須彌打一棒閻老呵呵笑參上堂若識般若卽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如何是般若體參堂去上堂鷺鷥闌蟬聲急入水烏龜頭不濕鷺鷥飛入蘆花叢雪月交輝俱不及吽

洪州泐潭曉月禪師僧問修多羅教如標月指未審指箇甚麽師曰請高著眼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曰年衰鬼弄人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單著布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破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毬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穿針嫌眼小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晝日展愁眉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蛇銜老鼠尾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鼈齩釣魚竿曰恁麽則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盌夜明燈簾外數莖靑瘦竹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釣魚船上贈三椎問如何是佛師曰留髭表丈夫問奔流度刃疾歘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髑髏裏面氣衝天僧召和尚師曰鷄頭鳳尾曰

諸方泥裏洗姜山畫將來師曰姜山今日爲客且望闍黎善傳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便打上堂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橫三豎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卽不問汝諸人飯是米做一句要且難道良久曰私事不得官酬上堂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爲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罵豐干這老賊

福州白鹿山顯端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九州百粵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乘肥衣錦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持刀按劍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異類師曰鵶巢生鳳上堂摩騰入漢肉上剜瘡僧會來吳眼中添屑達磨九年面壁鬼魅之由二祖立雪求心䌇成不肖汝等諸人到這裏如何吐露若也道得海上橫行若道不得林間獨臥以拄杖擊禪牀一下問如何是無相佛師曰灘頭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有心江上住不怕浪淘沙問凝然湛寂時如何師曰不是闍黎安身立命處曰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楞伽會上曰如何是祖意師曰熊耳山前曰教意祖意相去幾何師曰寒松連翠竹秋水對紅蓮

滁州瑯邪山智遷禪師僧問如何是瑯邪境師曰松因有限蘿疎老花爲無情取次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髮長僧貌醜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眼前三尺雪曰莫便是也無師曰腦後一枝花

泉州凉峰洞淵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刀斫斧劈曰如何是解脫師曰衫長袴短問諸聖不到處師還知也無師曰老來無力下禪牀問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師曰柴門草自深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松直棘曲問如何是佛師曰金沙照影曰如何是道師曰玉女拋梭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龜毛長二丈兎角長八尺

眞州眞如院方禪師參瑯邪唯看栢樹子話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瑯邪曰汝作麼生會師曰夜來牀薦暖一覺到天明瑯邪可之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器有省即出家參琅邪機語頓契後依大衣懷禪師時住興教擢為第一座衣受他請欲聞州乞師繼之時刁景純學士守宛陵衣恐刁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坦首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於刁學士刁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衣凌晨辭州刁舉所夢衣大笑刁問其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刁就座出帖請之師受請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為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雞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師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為僧即出峽依琅邪一語忽投群疑頓息琅邪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為禮据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頷之中夜其妻夢間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蓋與相別一年方死）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以何為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木一作竹）尚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指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琅邪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琅邪憑陵答曰清淨本

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琅邪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爲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顧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大愚芝禪師法嗣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聞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趂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即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草賊大敗僧禮拜師噓一聲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糞箕掃帚問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倒上樹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皮裏骨問不涉廉纖請師速道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柴陽荻草上堂語不離窠道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巖放行則隨機利物把住則瓦解冰消且道把住好放行好良久曰咄這野狐精擊禪牀下座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刺腦入膠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喫交直饒不來不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

哉。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為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為佛事。翠巖這裏。祇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為體。祇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諸禪德。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燈籠鬬額。若也不會。單重交折。上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一手不獨拍。衆中莫有作家禪客。本分衲僧。出來共相唱和。有麼。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便下座。上堂。天明平旦。萬事成辦。北俱盧洲長粳米飯。下座。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你等諸人。橫擔拄杖。向甚麼處行脚。良久曰。東勝身洲持鉢。西瞿耶尼喫飯。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曰。烏龜鑽破壁。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衲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睡。

忽然須彌山𨁝跳入你鼻孔裏。摩竭魚穿你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良久曰。參堂去。上堂。一刀兩段。未稱宗師。就下平高。固非作者。翠巖到這裏。口似匾擔。你等諸人作麼生商量。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即山河大地。並無過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曾齩著一粒米。未曾挂著一縷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然雖如是。著衣喫飯即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上堂。普賢行。文殊智。補陀巖上清風起。瞎驢趂蹤過新羅。吉獠舌頭三千里。上堂。拈起拄杖曰。衆。鉢盂向香積世界。為甚麼出身無路。挑日月於拄杖頭上。為甚麼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可留。猶是交爭底法。作麼生是不交爭底法。卓拄杖下座。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堪嗟楚下鍾離昧。（音抹）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教中道。種種取捨。皆是輪回。未出輪回而辯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回。無有是處。你等諸人到這裏。且作麼生辯圓覺。

良久。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以拂擊禪牀。上堂。古人道。山河石壁不礙眼光。師曰作麼生是眼。拈拄杖打禪牀一下。曰須彌山百雜碎。即不問你且道。婆竭羅龍王年多少。俗士問如何是佛。師曰著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叉手當胸去也。師曰。醉後添杯不如無。小參。舉百丈藏夜示衆曰你這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知。入衆參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師曰。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遙。人心澹泊。看却今時叢林。更是不得所在之處。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祇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爲旺化中間。孜孜爲道者無一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半黃。會即總道我會。各各自謂握靈蛇之珠。孰肯知非。及乎挨拶鞭逼將來。直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柴不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奈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未爲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戴角。牽犂拽耙償他始得。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縮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莫言不道。珍重。

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瑞州洞山子圓禪師。上堂。有僧出。拋下坐具。師曰。一釣便上。僧提起坐具。師曰。弄巧成拙。僧曰。自古無生曲。須是遇知音。師曰。波斯入唐土。僧大笑歸衆

石霜永禪師法嗣

南嶽福嚴保宗禪師。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足全乖。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襴授去。殃及兒孫。玉偈傳來。挂人唇吻。風幡悟性。未離色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喝。不解慎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末。南山鼈鼻。

謾指蹤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門顧鑒落二落三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紙馬過江更推賓主交參恰似泥人澡洗獨超象外且非捉兎走鷹混迹塵中未是齩豬之狗何異趂坑墮壍正是避溺投罝如斯之解正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潛俗子尚自覩事見機而今祖室子孫不可皮下無血喝一喝

郢州大陽如漢禪師僧問如何是敲磕底句師曰檻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大啓也師曰師子齩人殢曰聞聲悟道失却觀音眼睛見色明心昧了文殊巴鼻一出一入半開半合泥牛昨夜遊滄海直至如今不見回咄

浮山遠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院道臻淨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朝裝香暮換水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河南犬吠河北驢鳴上堂拈拄杖曰榔栗木杖子善能談佛祖聾人既得聞瘂人亦解語指白石爲玉點黃金爲土便恁麼會去他家未相許不相許莫莽鹵南街打鼓北街舞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泉南人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臨濟問黃檗曰學人不會師曰三回喫棒來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曲彔禪床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拄杖子問一大藏教盡是名言離此名言如何指示師曰癩馬揩枯柳曰學人不會師曰駱駝好喫鹽曰畢竟如何師曰鐵鞭指處馬空嘶

荊門軍玉泉謂芳禪師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師便打

宿州定林惠琛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祇在目前僧曰爲甚麼不見師曰瞎

秀州本覺若珠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擧起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上堂說佛說祖埋沒宗乘擧古談今淹留衲子撥開上路誰敢當頭齊立下風不勞拈出無星秤子如何辯得斤兩若也辯得須彌祇重半銖若辯不得拗折秤衡向日本國與諸人相見

東京華嚴普孜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寰中天子勑。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塞外將軍令。乃曰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辯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南康軍清隱院惟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斜街曲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百藝百窮

潭州衡嶽寺奉能禪師。上堂。宗風纔舉。萬里雲收。法令若行。千峰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中。紅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己讓人。遂使舂糠答志。斷臂酬心。何似衡嶽這裏。山畬粟米飯。一桶沒鹽羹。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北頭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聲飲氣。目連鶖子。且不能為。為甚如此。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寶應昭禪師法嗣

滁州瑯琊方銳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而物物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所以藥劑不食而病自損。良師不親而心自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這裏方許你進步。瑯琊與你別作箇相見。還有麼。若無。不可壓良為賤

郢州興陽山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絕後再蘇底句。師曰白雲生太虛。曰恁麼則樵夫出林丘。處處歌春色。師曰是人道得。上堂。了見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宿鳥。月裏塔高十二層。天外星躔五百秒。要會麼。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參

石門進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智才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曰好。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隨。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三句蒙師指。如何辯古今。師曰向後不得錯舉。上堂。天平等。故常覆。地平等。故常載。日月

平等故四時常明涅槃平等故聖凡不二人心平等故高低無諍拈拄杖卓一下曰諸禪者這拄杖子晝夜為諸人說平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保諸人行脚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良久笑曰向下文長

金山穎禪師法嗣

潤州普慈院崇珍禪師僧問如何是普慈境師曰出門便見鶴林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入門便見珍長老

大平州瑞竹仲和禪師僧問得坐披衣人盡委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但知冰是水曰更有事也無師曰休問水成冰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師曰這僧從浙中來

潤州金山懷賢圓通禪師僧問師揚宗旨得法何人師拈起拂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碧溪崖畔祖燈輝師拂一拂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越州石佛寺顯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熱鏊一猢猻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添香換水點燈掃地曰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繫馬柱曰有甚麼交涉師曰縛殺這漢問會殺佛祖底始是作家如何是殺佛祖底劍師曰不斬死漢曰如何是和尚劍師曰令不重行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兎子望月曰如何是流注生師曰無間斷曰如何是色空師曰五彩屛風上堂咄咄咄海底魚龍盡枯竭三脚蝦蟇飛上天脫殼烏龜火中活上堂點時不到皂白未分到時不點和泥合水露柱踍跳入燈籠裡即且從他汝眉毛因甚麼交拖在脚跟下直饒於此明得也是猢猻戴席帽於此未明何異曲蟮穿靴然雖如此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杭州淨住院居說眞淨禪師參達觀遂問曰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既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網提綱正網了禪見經師曰為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搦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

厎而今潦倒逢知已李白元來是秀才

安吉州西余山拱辰禪師上堂靈雲見華眼中著翳玄沙蹉指體上遭迍不知且恁麼過時自然身心安樂上堂理因事有心逐境生事境俱忘千山萬水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曰且莫剜肉成瘡師有祖源通要三十卷行于世

蘇州崑山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盡是常儀無生無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石女簪花火裏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鬪入海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奈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攎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巳知之觀曰生從何來公罔措觀起揕其胷曰祇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麼生會公曰祇知貪程不覺蹉路觀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洞庭月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耳客

仗錫已禪師法嗣

台州黃巖保軒禪師僧問不欲無言略憑施設時如何師曰知而故犯僧禮拜師便打

龍華岳禪師法嗣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人也姓丘氏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綵為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

開法吳山化風盛播開堂日僧官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祇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師到華亭衆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下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怕曰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師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

南嶽下十二世

翠巖眞禪師法嗣

潭州大潙慕喆眞如禪師撫州臨川聞氏子僧問趙州庭栢意旨如何師曰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曰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師曰行人始知苦曰十載走紅塵今朝獨露身師曰雪上加霜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萬人叢裡不揷標曰如何是村裏佛師曰泥猪疥狗曰如何是山裡佛師曰絕人往還曰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一句師曰翻譯不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寒毛卓竪曰見後如何師曰額頭汗出上堂月生一天地茫茫誰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以道放行也怛薩舒光把住也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良久曰圓伊三點水萬物自尖新上堂古佛道昔於波羅奈轉四諦法輪墮坑落壍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上堂阿剌剌是甚麼翻思當年破籠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以拄杖擊香臺一下曰墮墮上堂把空追響勞汝精神夢覺覺非復有何事德山老人在汝諸人眉毛眼睫上諸人還覺麼若也覺去夢覺覺非若也未覺把空追響終無了期直饒向這裏倜儻分明猶是梯山入貢還有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且莫詐明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苦殺人上堂白雲澹泞水注滄溟萬法本閑復有何事所以道也有權

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諸人到這裏如何履踐良久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上堂山僧本無積畜且得粥足飯足困來卽便打眠一任東卜西卜上堂古者道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脫丘慧光卽不然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總是椀脫丘諸人還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去許你具鐵眼銅睛若也不知莫謂幾經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遊上堂拈起拄杖曰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卓一下曰妙喜世界百雜碎且道不動如來卽今在甚麼處若人識得可謂不動步而登妙覺若也未識向諸人眉毛眼睫裏涅槃去也又卓一下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上堂拈起拄杖曰智海拄杖或作金剛王寶劒或作踞地師子或作探竿影草或不作拄杖用諸人還相委悉麼若也委悉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出沒卷舒縱橫應用如未相委大似日中逃影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抜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既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爲你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牀下座師於紹聖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良久別衆趨寂闍維設利斗許大如豆目睛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

南嶽西林崇奧禪師僧問一問一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如何辯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舌拄上齶僧禮拜師曰不得諱却

蔣山元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法雅禪師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乞師方便指迷情師曰霹靂過頭猶瞌睡曰謝師答話師曰再三啓口問何人曰爭奈學人未禮拜何師曰休鈍置

邵州丞熙應悅禪師撫之宜黃戴氏子上堂我宗無語句徒勞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門戶覿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吒受辛苦咄

雙峰回禪師法嗣

閬州光國文贇禪師僧問不二之法請師速道師曰領曰恁麼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曰錦屏天下少光

國世間稀師曰退

定慧信禪師法嗣

蘇州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擉兩三拳大衆且道爲甚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

雲峰悅禪師法嗣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上堂觸目不會道猶較些子運足焉知路錯下名言諸仁者山僧今日將錯就錯汝等諸人見有眼聞有耳嗅有鼻味有舌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咄僧問大衆雲臻合談何事師曰波斯入鬧市曰恁麼則草偃風行去也師曰萬里望鄉關

淨因臻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惠暹文慧禪師僧問離上生之寶刹登延聖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載明月曰忽遇艣棹俱停又作麼生師曰漁人偏愛宿蘆花問長期進道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驗師曰鐵彈子曰意旨如何師曰大底大小底小

福州棲勝繼超禪師上堂拈拄杖良久曰三世諸佛盡在這裏踍跳大衆還會麼過去諸佛說了未來諸佛未說現在諸佛今說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說底事卓一下曰蘇嚧蘇嚧

興化岳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清禪師上堂祖師門下佛法不存善法堂前仁義休說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竊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魯仲尼之孝也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爲眞實報恩者故我大覺世尊雪山苦行摩竭成道往忉利天爲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得大解脫運大神通手擎金錫掌拓龍盂詣地獄門卓然尋省見其慈母悲泣無量此目連之孝也作麼生是興化之孝良久曰興化今日不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中燈王座上爲母說法以報劬勞且道我母即今在甚麼處乃曰我母生前足善緣無勞問佛定生天人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秋減一年下座敢煩大衆燒一炷香以助山僧報孝旣是山僧之母爲甚麼却煩

諸人燒香。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以手搥胷
曰。蒼天蒼天

玉泉芳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善周禪師。上堂。遂天鶻。萬重雲。祇一突。
是甚麼。咄。師元祐元年十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
曰。山僧住瑞筠。未嘗形言句。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
去。言畢而逝。五日後。鬚髮再生

南嶽下十三世

大溈喆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上堂。山僧不會佛法。為人
總沒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
叢裏。冷地掉箇石頭。忽然打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
上堂。趙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玉泉有西路。路路透
長安。門門通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安。分明進
步。看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上堂。舉
盤山示眾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
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贓叫屈。智海門
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兕。活捉獰龍。眼裏著得須彌山。
耳裏著得大海水。遂拈拄杖曰。不是向人誇伎倆。丈
夫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傅氏子。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十箇指頭八箇了。問。我手何似佛
手。師曰。金鍮難辯。曰。我腳何似驢腳。師曰。黃龍路險。
曰。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和尚生緣。師曰。把定要津。
不通凡聖。中秋上堂。靈山話。曹谿指。放過初生研額
底。未問龍眠老古錐。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時。
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處。道得一句。便與古
人共出一隻手。如或未然。竇峯不免依模畫樣。應箇
時節。乃打一圓相。曰。淸光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
夜看。師室中問僧。達磨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
隻都將去。曰。此土也要留箇消息。師曰。一隻腳在西
天。一隻腳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問僧。唯一堅密
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曰。這
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罔措。師
便打。師不安。次有僧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土
地前燒二陌紙。著師常叉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

與趺綴至五鼓必齊臏因號祥叉手焉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落道人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裩有擬草庵歌一篇行于世具載普燈建炎末逆虜犯淮執師見酋長長曰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長恚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長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煙焰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膚者多火絕得五色舍利併其骨而北歸所執僧尼悉得自便和人至今詠之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趕向水牯欄裏曰有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會眼花

泗州普照曉欽明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東邊更近東曰潙山的子智海親孫也師曰却笑傍人把釣竿上堂引手撮空展轉莫及翻身擲影徒自勞形當面拈來却成蹉過畢竟如何拍禪牀曰洎合錯商量

廬山東林自遵正覺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放過一著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道一句看良久曰山色翠穠春雨歇栢庭香擁木蘭開

潭州福嚴賓禪師上堂福嚴山上雲舒卷任朝昏忽爾落平地客來難討門

潭州東明遷禪師久侍眞如晚居潙山眞如菴忠道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閱首楞嚴次忠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用按指作麼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雪竇雅禪師法嗣

衢州光孝普印慈覺禪師泉州許氏子室中問僧父母未生已前在甚麼處行履僧擬對卽打出或曰遮麼在你脚下僧擬看亦打出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打出

慶善震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院普能禪師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

一切衆生秖爲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汨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却聖凡途路到這裏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未爲奇特何故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咄上堂拈拄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旣入山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淨土思禪師法嗣

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抱椿打拍浮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子曰如何是僧師曰剃除鬚髮曰三寶外還別有爲人處也無師舉起一指僧曰不會師曰指在唯觀月風來不動幡上堂德山棒臨濟喝盡是無風波帀帀燈籠跨跳過靑天露柱魂驚頭腦裂雖然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喝一喝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師子吼時全露現文殊仗劍又如何師曰驚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有奇祥和尚今日以何爲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曰意旨如何師曰石女拈笙水底吹上堂花簇簇錦簇簇鹽醬年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彌煮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麼生會多少人疑著

護國月禪師法嗣

江陵府護國慧本禪師僧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未審是甚麼物師曰一錠墨曰恁麼則耀古照今去也師曰作麼生是耀古照今底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好箇時節誰肯承當苟或無人不如惜取良久曰彈雀夜明珠

南嶽下十四世

智海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蹣菴繼成禪師袁之宜春劉氏子上堂拈拄杖曰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看看富樓那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釋迦老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麼處擲下拄杖召大衆曰虛空翻筋

斗向新羅國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棄止啼刻舟尋劒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閑道人棒喝交馳成藥忌了亡藥忌末天眞上堂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爭似火中釣鼈日裏藏冰陰影門翻魍魎虛空縛殺麻繩上堂狹路相逢且莫疑電光石火已遲遲若教直下三心徹祇在如今一餉時到這裏直使問來答去火迸星飛互換主賓照用得失波翻嶽立玉轉珠回衲僧面前了無交涉豈不見拈花鷲嶺獨許飮光問疾毗耶誰當金粟邪知微笑已成途轍縱使默然未免風波要須格外相逢始解就中顯契還會麼一曲寥寥動今古洛陽三十六峰西上堂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大衆枯桑知天風是顧不顧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甚麼作悟底道理兎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上堂鼻裏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覺觸身分別冰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人蝦蠕成蝶蝙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你具隻眼

上堂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居佛殿懷禪師曰但恁麼信去喚作脚踏實地而行終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恁麼舉了祇恐你諸人見兎放鷹刻舟求劒何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舉汾陽拈拄杖示衆曰三世諸佛在這裏爲汝諸人無孔竅遂走向山僧拄杖裏去强生節目師曰汾陽與麼示徒大似擔雪塡井傍若無人山僧今日爲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曰三世諸佛不敢强生節目却從山僧拄杖裏走出向諸人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尸羅城裏去也擲下拄杖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同圓悟法眞慈受幷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常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

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有有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為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南嶽法輪彥孜禪師處之龍泉陳氏子上堂若是諦當漢通身無隔礙舉措絕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劄定不犯鋒稜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覷著寒毛卓竪會麼喫茶去僧問如何是不涉煙波底句師曰彼皎寒松

月飄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點僧曰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師曰白額大虫曰秖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師曰毒蛇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踏著始驚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劉氏子上堂妙體堂堂觸處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衆全分付莫道儂家有覆藏擧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水吞空遠三峰峭壁危猊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施設師曰空手捻雙拳曰意旨如何師曰突出難辯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覷面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頭物物顯眞機一印印水捩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泐潭祥禪師法嗣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也上堂諸人恁麼上來墮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施爲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若道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上堂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大隨曰壞修山主曰不壞未審孰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壞笑殺觀自在師子驀齩人狂狗盡逐塊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漆桶不快便下座一日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來曰和尚合知某來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眞人天眼目某在大溈充園頭東林作藏主師打三棒喝出紹興二十三年六月朔沐浴趺坐書偈曰昨夜風雷忽爾露柱生出兩指天明笑倒燈籠拄杖依前扶起拂子踍跳過流沙奪轉胡僧一隻履於是儼然而逝

明州香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酒市魚行頭頭寶所鵶鳴鵲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道這箇是何佛事狼籍不少上堂香山有箇話頭彌滿四大神洲若以佛法批判還如認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麼道理擊拂子無鑐鏁子不厭動搖半夜

枕頭要須摸著。下座

建寧府開善木菴唱瓊首座。信之上饒人。叢林以耆德尊之。泐潭亦謂其飽參。分座日嘗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脫立亡倒化即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為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為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為禪。迎為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為山子。正為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藏泐潭繪像與木菴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亨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觜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峰山首座。為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為我傳語侍郎。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

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泐潭。入室次。潭問。陝府鐵牛重多少。師叉手近前曰。且道重多少。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師擬議。潭便打。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曰。怕寒懶剃髭鬚。愛暖頻添榾柮柴。破衲伽黎撩亂搭。誰能勞力強安排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為僧。徑趨叢席。侍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值潭晚參。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師聞頓領旨。潭為證據。後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已。以是名卿鉅公列剎迎禮不就。嘗有頌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鎚出老杜詩。紅稻啄殘鸚鵡顆。碧梧棲老鳳凰枝

光孝蘭禪師法嗣

明州蘆山無相法真禪師。江南李主之裔也。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契出家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頂門眼麼。四京人著衣喫飯。兩浙人飽暖自如。通玄峰頂香風。清花發蟠桃三四株

南嶽下十五世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迦。箇箇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放過。放過即不無。祇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盂。又作麼生話會。鶴有九皋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無爲軍治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爲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謙爲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卽三耳汝能堅起脊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蹈菴與語鋒投菴稱善歸憩東齋道俗愈敬有以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爲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治父虛席迎開法上堂羣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前盛飯又盛羹上堂舉雪峰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覷曰東邊底又西覷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杖曰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西觀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

五燈嚴統卷第十二

五燈嚴統卷第十三

青原下四世

雲巖晟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子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吾非汝師卽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詣嵩山具戒遊方首詣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泉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卽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參溈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溈曰闍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溈曰汝試舉一徧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墻壁瓦礫是僧曰墻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

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即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恁麼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即非衆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溈曰我這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溈竪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溈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溈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溈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竪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師問雲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雲巖擬欲相見時如何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曰向汝道甚麼師辭雲巖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却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師沈吟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他日因供養雲巖眞次僧問先師道祇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

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長慶云既知有為甚麼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師在泐潭見初首座有語曰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遂問曰佛界道界即不問祇如說佛界道界底是甚麼人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速道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甚麼爭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名言何不引教初曰教道甚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底病大小初又無對次日忽遷化時稱師為問殺首座价師自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師因雲巖諱日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為甚麼却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祇重他不為我說破曰和尚為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為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牙相似即無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躡前蹤別請一問僧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則不見和尚本來師也僧問長慶如何是年牙相似者慶云古人恁麼道闍黎又向這裏覓箇甚麼）問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麼眾無對又曰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力莫閑過日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麼曰到師曰頂上有人麼曰無人師曰恁麼則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師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同安顯別云不知）師喚侍者掇退果卓問

雪峯從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
鐵棒有分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駭雞犀問
蛇吞蝦蟇救則是不救則是師曰救則雙目不睹不
救則形影不彰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
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
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
何師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
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師曰粟畬裏
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
汝祇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因夜參不點燈有僧出
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
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
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
曰善爲時雪峯侍立問曰祇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
師曰他祇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
化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
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峯
曰某甲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峯無語雲居別前

語云待某甲有口即道長慶別云恁麼則某甲謹退 雪峯般柴次乃於師面前
拋下一束師曰重多少峯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
爭得到這裏峯無語問僧甚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
曰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甚麼曰祖師即別
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闍黎本來師還得
否曰亦須待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
時不在宮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
行僧問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
頂戴問僧作甚麼來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甚麼
物最孝順僧無對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
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
參堂去師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
僧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
聞否師曰不語話時即聞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
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曾問
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好休問和尚出世
幾人肯師曰並無一人肯曰爲甚麼並無一人肯師
曰爲他箇箇氣宇如王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

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甚麼語曰讚法身語師曰喚作法身早是讚也問時時勤拂拭為甚麼不得他衣鉢未審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祇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却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甚麼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麼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一轉始愜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恁麼道別有一僧密聽祇不聞末後一轉遂請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為舉一日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為某舉即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闍黎且待我為你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有菴主不安凡見僧便曰相救相救多下語不契師乃去訪之主亦曰相救師曰甚麼相救主曰莫是藥山之孫雲巖嫡子麼師曰不敢主合掌曰大家相送便遷化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茆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謂眾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別云方便呼為佛) 師與密師伯過水乃問過水事作麼生伯曰不濕脚師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脚不濕問僧甚處去來曰製鞋來師曰自解依他曰依他師曰他還指教汝也無曰允即不違僧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萸曰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別有僧舉似師師曰他何不道未審是甚麼行僧遂進此語萸曰佛行佛行僧回舉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東禪齊拈云此語還有疑訛也無若有且道甚麼處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點檢得出麼他道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却令再問是甚麼行又道佛行那僧是會了問不會了問請斷看) 僧却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師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然和尚聖於侍者手上掐一掐侍者回舉似師師肯之師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牀後立幽曰和尚為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

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師洗鉢次見兩
烏爭蝦蟇有僧便問這箇因甚麼到恁麼地師曰祇
爲闍黎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榦問
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會
下有老宿去雲巖回師問汝去雲巖作甚麼宿曰不
會師代曰堆堆地師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
銘弟子擬註師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法眼代云恁麼則弟子不註也)師看稻次見朗上座牽牛師曰這箇牛
須好看恐傷人苗稼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傷人苗稼
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
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辨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雲
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總不知師曰
不顧視者是問清河彼岸是甚麼草師曰是不萌之
草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
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
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
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
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
自有沖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
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
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問
如何是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背
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钁頭時作麼生曰
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師曰不共
乃示頌曰聖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
鬧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淨洗濃粧爲阿誰子
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峯深處啼
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趂麒麟而今高隱千峯
外月皎風清好日辰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
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頭角纔生
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
詢五十三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
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
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
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

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即屬染汙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荎(徒結切)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眞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顚倒以緇爲素顚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之戍切)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狸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師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辯驗眞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又綱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鞔鞔三不墮凡聖(亦名理事不涉)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上堂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後僧問曹山如何是一老山云不扶持云如何是一不老山云枯木僧又舉似逍遙忠忠云三從六義)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師與密師伯行次指路傍院曰裏面有人說心說性伯曰是誰師曰被師伯一問直得去死十分伯曰說心說性底誰師曰死中得活問僧名甚麼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祇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自已佛法平沈此之是也賓中主尚未分如何辯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是賓中主(雲居代云某甲)

還得不是實中主　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遂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祇到潼關便即休師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語（同安顯代云恁麼則雲巖一枝不墜也雲居錫云上座且道雲巖路絕不絕崇壽稠云古人打此一棒意作麼生）師將圓寂謂眾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為吾除得眾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石霜云無人得他肯雲居云若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云從古至今無人辯得疎山云龍有出水之機無人辯得）僧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看他師曰老僧看時不見有病師乃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師示頌曰學者恒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殷勤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辭眾儼然坐化時大眾號慟移晷不止師忽開目謂眾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惜死哀悲何益復令主事辦愚癡齋眾猶慕戀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眾齋畢乃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遂歸丈室端坐長往當咸通十年三月壽六十三臘四十二謚悟本禪師塔曰慧覺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儒年十九往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謁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箇聻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復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遂往曹溪禮祖塔回吉水眾嚮師名乃請開法師志慕六祖遂名山為曹尋值賊亂乃之宜黃有信士王若一捨何王觀請師住持師更何王為荷玉由是法席大興學者雲萃洞山之宗至師為盛師因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師曰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帶者冥

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辯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師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師曰靈機弘聖道眞智利羣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師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復作五相◓偈曰白衣須拜相此事不爲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偈曰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偈曰燄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偈曰王宮初降日玉兔不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偈曰渾然藏理事朕兆

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稠布衲問披毛帶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即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已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已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即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染汙將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尙不取豈況其餘事邪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師作四禁偈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爲甚麼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問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師曰是曰忽遇六賊來時如何師曰亦須具大慈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師曰一劒揮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始得和同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即今問那箇位

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祇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問萬法從何而生師曰從顚倒生曰不顚倒時萬法何在師曰在曰在甚麼處師曰顚倒作麼問不萌之草爲甚麼能藏香象師曰闍黎幸是作家又是曹山作麼問三界擾擾六趣昏昏如何辨色師曰不辨色曰爲甚麼不辨色師曰若辨色卽昏也師聞鐘聲乃曰阿㖿阿㖿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五祖戒代云作賊人心虛)問維那甚處來曰牽醋槽去來師曰或到險處又作麼生牽那無對(雲居代云正好著力疎山代云切須放却始得)問金峯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曰了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師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曰今日好寒師曰須知有不寒者曰誰是不寒者師筴火示之僧曰莫道無人好師抛下火僧曰某甲到這裏却不會師曰日照寒潭明更明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汝道洪州城裏如許多人甚麼處去問

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甚麼不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則不分去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甚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卽端的去也問如何是無刃劒師曰非淬鍊所成曰用者如何師曰逢者皆喪曰不逢者如何師曰亦須頭落曰逢者皆喪則固是不逢者爲甚麼頭落師曰不見道能盡一切曰盡後如何師曰方知有此劒問於相何眞師曰卽相卽眞曰當何顯示師竪起拂子問幻本何眞師曰幻本元眞(法眼別云幻本不眞)曰當幻何顯師曰卽幻卽顯(法眼別云幻卽無當)曰恁麼則始終不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問卽心卽佛卽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兎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師曰難得僧問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師召稅闍黎稅應諾師曰清原白家酒三盞喫三猶道未沾唇(玄覺云甚麼處是與他酒喫)問擬豈不是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痛痒好鏡淸問淸虛之理畢竟無身

時如何師曰異卽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卽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閑工夫問人人盡有弟子在塵中師還有否師曰過手來其僧過手師點曰一二三四五六足問魯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卽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問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師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顚酒問教中道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大海師曰包含萬有者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麼不宿死屍師曰絕氣息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麼絕氣息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卽得爭奈龍王按劒何問具何知解善能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箇甚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

恁麼問難還有不肯者麼師曰有曰是誰師曰曹山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猫兒頭最貴曰爲甚麼死猫兒頭最貴師曰無人著價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這裏顯曰甚麼處顯師曰昨夜床頭失卻三文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出後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靸鞋來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手問如何是曹山眷屬師曰白髮連頭戴頂上一枝花問古德道盡大地唯有此人未審是甚麼人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如何是第二月師曰也要老兄定當曰作麼生是第一月師曰險師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著一滴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人曰這箇莫便是否師曰斬問親何道伴卽得

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劒者是誰師曰曹山（法燈別云汝不是恁麼人）曰擬殺何人師曰一切總殺曰忽逢本生父母又作麼生師曰揀甚麼曰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曰何不自殺師曰無下手處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問常在生死海中沉沒者是甚麼人師曰第二月曰還求出也無師曰也求出祇是無路曰未審甚麼人接得伊師曰擔鐵枷者問雪覆千山為甚麼孤峰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諸山色紙衣道者來參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者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祇解恁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為鄰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個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僧參藥山問僧年多少曰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那曰是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曰如何免得此棒師曰王敕既行諸侯避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塡溝塞壑問如何是師子師曰眾獸近不得曰如何是師子兒師曰能吞父母者曰既是眾獸近不得為甚麼卻被兒吞師曰豈不見道子若哮吼祖父俱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未審祖盡時父歸何所師曰所亦盡曰前來為甚麼道全身歸父師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國之事又曰闍黎此事不得孤滯直須枯木上更撒些子華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喫常住苗稼者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你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你作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門便禮拜陸亘大夫問南泉

姓甚麼泉曰姓王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後僧舉問師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師曰不居正位曰八方來朝時如何師曰他不受禮曰何用來朝師曰違則斬曰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師曰樞密不得旨曰恁麼則燮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師曰你還知君意麼曰外方不敢論量師曰如是如是問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時如何師曰斬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髏裏眼睛（玄沙別云龍藏枯木）僧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脈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曰請師接上堦師曰月落後來相見師尋常應機曾無軌轍

於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曰今日是幾何日月曰六月十五師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祇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二臘三十七葬全身於山之西阿謚元證禪師塔曰福圓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童丱出家於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大僧其師令習聲聞篇聚非其好棄之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噇箇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山問汝名甚麼師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卽不名道膺山曰與老僧祇對道吾底語一般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山曰闍黎他後有把茅蓋頭忽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道膺罪過山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山然之山問師甚處去來師曰蹋山來山曰那箇山堪住師曰那箇

山不堪住山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師曰不
然山曰恁麼則子得箇入路師曰無路山曰若無路
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山(山或作生)
去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師隨
洞山渡水次山問水深多少師曰不濕山曰麤人師
曰請師道山曰不乾南泉問僧講甚麼經曰彌勒下
生經泉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泉
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問洞山天上無彌勒
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直得禪牀震動
乃曰闍黎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
日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流師後結庵于三峯經旬
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
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箇人猶作這箇見解在汝晚
間來師晚至山召膺庵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
惡是甚麼師回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
是三日乃絕山問師作甚麼師曰合醬山曰用多少
鹽師曰旋入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山問大闡提人
作五逆罪孝養何在師曰始成孝養自爾洞山許為

室中領袖初止三峯其化未廣後開法雲居四衆臻
萃上堂舉先師道地獄未是苦向此衣線下不明大
事却是最苦師曰汝等既在這箇行流十分去九不
較多也更著些子精彩便是上座不屈平生行脚不
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
深深海底行方有些子氣息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
踐玄途上堂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
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門
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
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
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則貧窮師曰不貴得曰如何
是從地湧出則富貴師曰無中忽有劉禹端公問雨
從何來師曰從端公問處來公歡喜讚歎師却問公
問從何來公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甚麼 歸宗柔別云謝和尚再三)問如何
是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與祖還有階級
否師曰俱在階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古路不逢
人問如何是一法師曰如何是萬法曰未審如何領
會師曰一法是你本心萬法是你本性且道心與性

是一是二僧禮拜師示頌曰一法諸法宗萬法一法通唯心與唯性不說異彙同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擲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趂雀兒也不會僧問有人衣錦繡入來見和尚後爲甚寸絲不挂師曰直得瑠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問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未審和尚出多少人師展手示之問如何是向上人行履處師曰天下太平問遊子歸家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喝曰這田庫兒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僧喝曰這老和尚師曰元來不會僧作舞出去師曰沿臺盤乞兒師會令侍者送袴與一住庵道者道者曰自有孃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師在洞山作務悞剗殺蚯蚓山曰這箇聻師曰他不死山曰二祖往鄴都又作麼生師不對後有僧問和尚在洞山剗殺蚯蚓因緣和尚豈不是無語師曰當時有語祇是無人證明問山河大地

從何而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鋌金得麼師便休去僧不肯師問雪峯門外雪消也未曰一片也無消箇甚麼師曰消也僧問一時包裹時如何師曰旋風千匝上堂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獵狗祇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衆僧夜參侍者持燈來影在壁上僧見便問兩箇相似時如何師曰一箇是影問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師曰祇這是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爲甚却回去師曰祇爲不將來所以却回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祇這便是否師曰不勞讚歎問教中道是人

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此意如何。師曰動則應墮惡道。靜則爲人輕賤。(崇壽稠別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問香積飯甚麼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也須抉出。有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窗問闍黎念者是甚麼經。僧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甚麼經。其僧從此得入。上堂孤迥迥峭巍巍。僧出問曰某甲不會。師曰面前案山子也不會。新羅僧問是甚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甚麼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眼人爲甚麼黑如漆。師曰何怪。荊南節度使成汭入山設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尚書。書應諾。師曰會麼。書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僧問纔生爲甚麼不知有。師曰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未生時在甚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甚麼人不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上堂。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將等閑。這裏是甚麼所在。爭受容易。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傍家行脚。

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前頭。八十老人入場屋。不是小兒嬉。不是因循事。一言參差。即千里萬里。難爲收攝。蓋爲學處不著力。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鉤如鎖。須教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得妙底事。一種學。大須子細研窮。直須諦當的的無差。到這裏有甚麼踴跳處。有甚麼擬議處。向去底人常須慘悚戢翼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爲甚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子。直得口邊醭出。不是強爲。任運如此。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不愁恁麼事。恁麼事即難得。上堂。汝等諸人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已事。自餘是甚麼閑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誵訛。若無恁麼事。饒你攢花簇錦。亦無用處。未離情識在。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若有一毫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氂。過犯

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閤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祇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不見道從門入者非寶棒上不成龍知麼師爲南昌鍾王尊之願爲世世師天復元年秋示疾明年正月三日問侍者曰今日是幾日初三師曰三十年後但道祇這是乃告寂諡弘覺禪師

撫州踈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投本州元證禪師出家一日告其師往東都聽習未經歲月忽曰尋行數墨語不如默捨己求人假不如眞遂造洞山值山早參出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師曰還可功也無山曰你即今還功得麼師曰功不得即無諱處山他日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生花方與他合師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山曰闍黎此是功勳邊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不問師曰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山曰大有人笑子恁麼問師曰恁麼則迢然去也山曰迢然非迢然非不迢然師曰如何是迢然山曰喚作那邊人即不得師曰如何是非迢然山曰無辨處山問師空劫無人家是甚麼人住處師曰不識山曰人還有意旨也無師曰和尚何不問他山曰現問次師曰是何意旨山不對洎洞山順世弟子禮終乃到潭州大溈值溈示衆曰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師出問如何是不落聲色句溈竪起拂子師曰此是落聲色句溈放下拂子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嚴嚴曰何不且住師曰某甲與和尚無緣嚴曰有何因緣試舉看師遂舉前話嚴曰某甲有箇語師曰道甚麼嚴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曰元來此中有人遂囑香嚴曰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乃去溈問嚴曰問聲色話底矮闍黎在麼嚴曰已去也溈曰曾舉向子麼嚴曰某甲亦曾對他來溈曰試舉看嚴舉前語溈曰他道甚麼嚴曰深肯某甲溈失笑曰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祇在這裏此子向去若有箇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師聞撫州大溈安和尚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值溈泥壁便問承聞和

尙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潙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潙放下泥槃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和尙何得相弄潙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在潙山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理絕玄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潙舉起拂子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潙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衆潙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尙出世(謙眇一目)徑往禮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潙否師曰到招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潙山可謂頭正尾正秖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潙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潙山元來笑裏有刀遙望禮拜悔過招一日問虎生七子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無尾巴香嚴出世師不爽前約遂往訪之嚴上堂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嚴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師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嚴聞便下座曰適對此僧語必有不是致招師叔如是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如何無過嚴曰却請師叔道師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禮拜躡前問師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曰肯又肯箇甚麼諾又諾於阿誰師曰肯卽肯他千聖諾卽諾於己靈嚴曰師叔恁麼道向去倒屙三十年在師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牀勢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這一員戰將師參巖頭頭見來乃低頭佯睡師近前而立頭不顧師拍禪牀一下頭回首曰作甚麼師曰和尙且瞌睡拂袖便行頭呵呵大笑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回謁石霜(機語具石霜章)遂歸故里出主藍田信士張霸遷問和尙有何言句師示偈曰吾有一寶琴寄之在曠野不是不解彈未遇知音者後遷疎山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

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師問鏡淸。肯諾不得全。子作麼生會。淸曰。全歸肯諾。師曰。不得全。又作麼生。淸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愜病僧意。問僧甚處來。曰雪峰來。師曰。我已前到時事事不足。如今足也未。曰如今足也。師曰。粥足飯足。僧無對。（雲門代云。粥足飯足。）有僧爲師造壽塔。畢。曰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爲將三錢與匠人。爲將兩錢與匠人。爲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閑和尚。（即羅山也）嶺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歎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

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疎山老漢。僧無對。師常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甚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山曰。莫無慚愧好。師曰。闍黎恁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山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問靈機未運時如何。師曰。夜半放白牛。問如何是一句。師曰。不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比逐秦王較百步。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箸。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冬至上堂。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師出大黃。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背抵芒叢。四脚指天。師臨遷化有偈示衆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偈終而逝。塔于本山。靑林師虔禪師。初參洞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武陵。

曰武陵法道何似此問師曰胡地冬抽筍山曰別甑
炊香飯供養此人師拂袖便出山曰此子向後走殺
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次有劉翁者求偈師作偈
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
老劉得偈呈洞山山謂曰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師
辭洞山山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金輪不隱的徧界
絕紅塵山曰善自保任師珍重而出洞山門送謂師
曰恁麼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踏紅塵通身無
影像山良久師曰老和尚何不速道山曰子得恁麼
性急師曰某甲罪過便禮辭師至山南府青銼山住
庵經十年忽記洞山遺言乃曰當利群蒙豈拘小節
邪遂往隨州衆請住青林後遷洞山凡有新到先令
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肯問師曰三轉內即
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
便打趂出僧問昔年病苦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金
錍撥破腦頂上灌醍醐曰恁麼則謝師醫師便打上
堂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
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

是非吾子息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古皇尺一寸
問請師答話師曰脩羅掌於日月上堂祖師宗旨今
日施行法令已彰復有何事僧問正法眼藏祖祖相
傳未審和尚傳付何人師曰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
師問如何是道師曰回頭尋遠澗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曰撼雪首揚眉問千差路別如何顧曉師曰足下
背驪珠空怨長天月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死蛇
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者如何師曰喪子命根
曰不當頭者如何師曰亦無回避處曰正當恁麼時
如何師曰失却也曰向甚麼處去師曰草深無覓處
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拊掌曰一等是箇毒氣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因設先洞山忌齋僧問供養先
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上堂老僧
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
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
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
師曰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
上堂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僧問如何是眼

裏著沙不得。師曰。應眞無比。曰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師曰。白淨無垢。問文殊與普賢萬法悉同源。文殊普賢卽不問。如何是同源底法。師曰。却問取文殊普賢。曰如何是文殊普賢。師曰。一鈎便上。師謂鏡淸曰。時寒道者。淸曰。不敢。師曰。還有臥單也無。曰設有。亦無展底工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氷生。亦不干他事。曰滴水氷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師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此人。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啗啄。長生然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欑樹否。曰恁麼則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座主。然去後師方知是雪峰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然住後。衆緣不備。果符師記。因僧問。從上宗乘如何學唱。然云。不可爲闍黎一人荒却長生山也。玄沙聞云。然師兄佛法卽大行。受記之緣亦就）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落花隨流水。明月上孤岑。師將順世。焚香白衆曰。香煙絕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煙滅。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十道不通風。痖子傳來信。曰傳甚麼信。師乃合掌頂戴。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纔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曰是箇甚麼不貴未生時。師曰。是汝阿爺。問三千里外嚮白馬。及乎到來爲甚麼不見。師曰。是汝不見。不干老僧事。曰請和尚指示。師曰。指卽沒交涉。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月正午。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蟇吞却月。龍曰。不奈何。曰。恁麼則吞却去也。龍曰。一任吞。曰。吞後如何。龍曰。好蝦蟇）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曰。俊鳥猶嫌鈍。瞥然早已遲。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探月波。

潭州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撫州人也。因參翠微乃問。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微曰。嫌甚麼。師又問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法眼別云。祖師來也。雲居齊云。此三人尊宿還有親疏也無。若有。那箇親。若無。親疏眼在甚麼處）師又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

宿明也未師曰明即晹也要且無祖師意（東禪齊云衆中道佛法即有秖是無祖師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麼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師復舉德山頭落底語因自省[illegible]遂止于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服勤八稔湖南馬氏請住龍牙上堂夫參玄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謾去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乃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若也如是始體得佛祖意方與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出期僧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道者直須自悟去始得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問終日區區如何頓息師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得（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母何有閑暇恁麼會還息得人疑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問如何是道師曰無異人心是乃曰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是道人若是言說則沒交涉道者汝知行底道人否十二時中除却著衣喫飯無絲髮異於人心無誑人心此箇始是道人若道我得我會則沒交涉大不容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古人得箇甚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問無邊身菩薩爲甚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麼問大庾嶺頭提不起時如何師曰六祖爲甚麼將得去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儂家麼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甚麼處立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問知有底人爲甚麼却有生死師曰恰似道者未悟時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問最苦（報慈云此一問最好）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祖師在後來問如何是無事沙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爲甚麼不得無事師曰覓一箇也難得問蟾蜍無反照之功玉兔無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道者堯舜之君猶有化在問如何得此身安去師曰不被別人

讒始得（法眼別云。誰惱亂汝。）報慈嶼讃師眞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一日在帳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撥開帳子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報慈嶼聞云。龍牙祇道得一半。法眼別云。飽叢林。）師將順寂。有大星隕于方丈前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在洛浦作維那時。一日白槌普請曰。上間般柴。下間鋤地。第一座問。聖僧作甚麼。師曰。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機。師問洞山。學人無箇理路。未免情識運爲。山曰。汝還見有理路也無。師曰。見無理路。山曰。甚處得情識來。師曰。學人實問。山曰。恁麼則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曰。萬里無寸草處還許某甲去也無。山曰。直須恁麼去。師般柴次。洞山把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反側反側。山曰。汝記吾言。向南住有一千人。向北住止三百而已。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衆滿一千。未幾屬後唐莊宗徵入輦下。大闡玄風。其徒果止三百。莊宗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問。大悟底人爲甚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問。大軍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不揀榮枯。莊宗請入內齋。見大師大德總看經。唯師與徒衆不看經。帝問。師爲甚麼不看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淸休唱太平歌。帝曰。師一人即得。徒衆爲甚麼也不看經。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帝曰。大師大德爲甚麼總看經。師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賴鰕。帝曰。既是後生。爲甚麼却稱長老。師曰。三歲國家龍鳳子。百年殿下老朝臣。師後遊河朔。於平陽示滅。荼毗獲舍利。建四浮圖。一晉州。一房州。一終南山逍遙園。一華嚴寺。諡寶智禪師。無爲之塔

瑞州九峯普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東生明月。西落金烏。曰。非師不委。師曰。理當則行。僧禮拜。師便打。僧曰。仁義道中。禮拜何咎。師曰。來處不明。須行嚴令。問。眼不到色塵時如何。師指香臺。曰。面前是甚麼。曰。請師子細。師曰。不妨遭人檢點。問。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拯濟也無。師曰。汝道巨嶽還乏寸土麼。曰。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

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趁下問對境心不動時如何師曰汝無大人力曰如何是大人力師曰對境心不動曰適來為甚麼道無大人力師曰在舍祇言為客易臨川方覺取魚難問如何是道師曰見通車馬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便打僧作禮師便喝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與心合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加泥猶自可離波求水實堪悲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正是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適來曲多少問古人道眞因妄立從妄顯眞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眞師曰不雜食曰如何是妄師曰起倒攀緣曰去此二途如何合得圓常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九峯一路今古咸知向上宗乘請師提唱師竪起拂子僧曰大衆側聆願垂方便師曰清波不覩魚龍現迅浪風高下底鉤曰若不久參那知今日師曰人生無定止像沒鏡中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更問阿誰曰恁麼則學人全體是也師曰須彌頂上戴須彌

益州北院通禪師初參夾山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而立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是他掀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待他打一棒了去意在甚麼處 次參洞山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衆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便掀倒禪牀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後辭洞山擬入嶺山曰善為飛猨嶺峻好看師良久山召通闍黎師應諾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嶺住後上堂諸上座有甚麼事出來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剗削門頭戶底教索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須省事直須無心去學得千般萬般祇成知解與衲僧門下有甚麼交涉僧問直須無心學時如何師曰不管繫問如何是佛師曰峭壁本無苔灑墨圖斑駮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

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無點汙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腰帶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乾剝剝地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壁上畫枯松遊蜂競采藥滅後諡證眞禪師

洞山道全禪師問先洞山如何是出離之要山曰闍黎足下煙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進語曰終不敢孤負和尚足下煙生山曰步步玄者即是功到曁洞山圓寂衆請踵迹住持僧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師曰護明不下生曰爭奈六年苦行何師曰幻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宮覓不得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問極目千里是甚麼風範師曰是闍黎風範曰未審和尚風範如何師曰不布婆婆眼

京兆府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唯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眞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亦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厥後不知所終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曰無標的以爲少父邪師曰有甚麼過曰祇如少父作麼生師曰道者是甚麼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人大信師曰若作勝解即受羣邪問如何是道師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解驅雲裏信師一日齋時入堂白槌曰白大衆衆擧頭師曰且喫飯師將示滅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沼然沼然言訖坐亡

越州乾峯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

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與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問僧甚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甚處得這消息來師曰將謂華項峯前客元是平田莊裏人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喚院主來趂出這僧著師問衆僧輪回六趣具甚麼眼衆無對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讚曰和尚問則且置師曰老僧問尚不奈何說甚麼超佛越祖之談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云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吉州禾山和尚僧問學人欲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禾山答汝了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禾山大頂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目青山起白雲曰或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滿盤無味醍醐果問無言童子居何國土師曰當軒木馬嘶風切

明州天童咸啓禪師問伏龍甚處來曰伏龍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畜生師曰且坐喫茶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我這裏一屙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曰和尚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祇如老僧恁麼答過在甚麼處簡無對師便打問如何是本來無物師曰石潤元含玉鑛異自生金問如何是眞常流注師曰涓滴無移

潭州寶蓋山和尚僧問一間無漏舍合是何人居師曰無名不挂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是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曰佛來時如何師曰覔他路不得問世界壞時此物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曰直須似他去曰還有的當也無師曰不立標則問不居正位底人如何行履師曰紅焰叢中駿馬嘶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峯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

相率遊方。二大士各承德山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王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王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巖頭曰。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法眼別云。是則是。錯打我。）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為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參洞山時語。山問甚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色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法眼云。不盡師意。不易承嗣得他。）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甚麼。師曰。有疑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巖頭聞。令僧去云。傳語十八子。好好事潘郎。有僧寫師眞呈。師曰。還似我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衆僧看取。德山侍者來參。纔禮拜。師把住曰。還甘欽山與麼也無。者曰。某甲却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師乃放手曰。一任祇對。者擬開口。師曰。且聽某通氣一上。師曰。德山門下即得。這裏一點用不著。者曰。久聞欽山不通人情。師曰。累他德山眼目。參堂去。師與巖頭雪峯坐次。洞山行茶來。師乃閉眼。洞曰。甚麼處去來。曰入定來。洞曰。定本無門。從何而入。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下問訊。師曰。幸自轆轆地轉。何須恁麼。曰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不恁麼。欽山眼堪作甚麼。曰作麼生是師眼。師以手作撥眉勢。曰和尚又何得恁麼。師曰。是我恁麼。你便不恁麼。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欽山為汝擔取一半。師與巖頭雪峯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峯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箇老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豁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峯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者多。巨良禪客參。禮拜了便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

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闍黎良回首師下禪牀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卽且置試爲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僧參師豎起拳曰開卽成掌五指參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還通商量也無僧近前却豎起拳師曰你恁麼祇是箇無開合漢曰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曰特來參師也須吐露箇消息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曰便請師便打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兔枉用心神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衆曰有麼有麼如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囉囉哩哩便下座師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師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麤生師曰第一義何在士無語

瑞州九峯通玄禪師鄧州程氏子初參德山後於洞山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自心他心得相見否師曰自已尚不見他人何可觀問罪福之性如何了達得無同異師曰絺綌不禦寒

青原下六世

曹山寂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道延禪師因曹山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直下此是甚麼人衆無對師出曰不存山曰不存箇甚麼師曰始得撲不碎山深肯之後有僧問請和尚密付眞心師曰欺這裏無人作麼

撫州金峯從志玄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金峯正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遙闍黎莫造次曰何不道取師曰口如磉盤問千峯萬峯那箇是金峯師乃斫額問千山無雲萬里絕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吐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峯門前無五里牌新到參師曰不用通時暄第一句道將來曰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不可要人點檢去也師曰誰僧指自身師曰不妨遭人點檢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

枕子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僧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峰窠裏問金盃滿酌時如何師曰金峰不勝酩酊僧掃地次師問作甚麼僧豎起苕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和尚適來見箇甚麼師豎起拄杖僧參纔入方丈師便打僧曰是是師又打僧曰不是不是師作禮拜勢僧作拓勢師曰老僧眼暗闍黎耳聾曰將飯餧魚還須克已師曰施食得長壽報曰和尚年多少師曰不落數量曰長壽者誰師曰金峰曰果然眼昏師曰是是問僧甚處來僧近前良久師曰闍黎參見甚麼人曰參甚麼椀師曰金峰有過曰是是師良久師問僧甚處來曰東國來師曰作麼生過得金峰關曰公驗分明師曰試呈似金峰看僧展兩手師曰金峰關從來無人過得曰和尚還過得麼師曰波斯喫胡椒問僧姓甚麼曰姓何師曰至竟不脫俗曰因師致得師曰若恁麼過在金峰曰不敢師曰灼然金峰有過僧問訊次師把住曰輒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掌僧曰

爲甚麼打某甲師曰我要這話行看經次駢道者來師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駢提起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禪駢曰和尚作麼生師笑曰草賊大敗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牀扭僧耳朶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峰老婆心上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見僧來乃舉手曰此是大人分上事你試通箇消息看曰某甲不欲瞞和尚師曰知孝養人也還稀有曰莫是大人分上事麼師曰老僧瞞闍黎曰到這裏不易辨白師曰灼然灼然僧禮拜師曰發足何處曰祇這裏師曰不唯自瞞兼瞞老僧上堂我若舉來又恐遭人唇吻不舉又遭人笑怪於其中間如何卽是有僧纔出師便歸方丈至晚別僧請益曰和尚今日爲甚不答這僧話師曰大似失錢遭罪

問僧你還知金鋒一句子麼曰知來久矣師曰作麼生僧便喝師戛久僧曰金峰一句今日粉碎師曰老僧大晉問人唯有闍黎門風峭峻曰不可須要人點撿師曰眞鍮不博金問如何是非言之言師曰不加文彩問四海晏淸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得麼如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作禮師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便下座僧辭師問何處去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若到諸方切忌道著金峰爲人處曰已領尊旨師曰忽有人問你作麼生僧提起袈裟角師曰捷弱於闍黎

襄州鹿門山處眞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有鹽無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柴門草戶謝子遠來問如何是道人師曰口似鼻孔問祖祖相傳傳甚麼物師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佛殿挾頭六百卷問和尙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甚麼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還會上主山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尙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枕子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子上堂一片凝然光燦爛擬意追尋卒難見瞥然撞著豁人情大事分明總成辦實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總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在裏許卽求出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師曰祇如熱向甚處回避曰向鑊湯鑪炭裏回避師曰祇如鑊湯鑪炭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爛炒浮漚飽滿喫問擬心卽差如何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爲甚麼不差曰此猶是和尙分上事師曰紅焰

蓮花朶朶開。問如何是和尙得力處。師曰。如盲似聾。曰不會。師曰。恰與老僧同參

撫州曹山光慧玄悟禪師。上堂良久。曰雪峰和尙爲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僧出問。未審和尙此間如何。師曰。甚處去來。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問如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徒勞側耳也。師喚侍者。來燒香著。問古人云。如紅鑪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何指示。卽得不昧去。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恁麼則全因和尙去也。師曰。因箇甚麼。問如何是妙明眞性。師曰。款款莫磕損。上堂良久。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旨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也是厨寒甑足塵。上堂舉拄杖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有僧出曰。和尙又是從頭起也。師曰。謝相委悉。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曰。瘂得我口麼。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放憨作麼

撫州曹山羗慧智炬禪師。初問先曹山。曰古人提持那邊人。學人如何體悉。山曰。退步就已。萬不失一。師於言下頓忘玄解。乃辭去徧參。至三祖。因看經次。僧問。禪僧心不挂元字脚。何得多學。師曰。文字性異。法法體空。迷則句句瘡疣。悟則文文般若。苟無取舍。何害圓伊。後離三祖。到瑞州。衆請住龍泉。僧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卽今事如何。師曰。正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問如何履踐。卽得不昧宗風。師曰。須知龍泉好手。曰請和尙好手。師曰。却憶鍾子期。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鎖。曰和尙如何。師曰。風吹耳朶。問如何是一句。師曰。無聞。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汝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如何是自家珍。師曰。不琢不成器

衡州育王山弘通禪師。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混沌。曰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釋迦如來四十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山僧不避羞耻。與諸尊者共譚。

良久曰莫道錯珍重僧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曰便請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即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爐焰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亡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老僧毛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文錢曰太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問如何是急切處師曰鍼眼裏打筋斗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回光影裏見方親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戶問僧曾到紫陵麼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麼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麼師曰人情不打即不可便打問非隱顯處是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盡乾坤無一不是曰此猶是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木人石女笑分明

處州廣利容禪師初住貞溪僧參師舉拂子曰貞溪老僧還具眼麼曰某甲不敢見和尚過師曰老僧死在闍黎手裏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謝闍黎道破問西院拍手笑呵呵意作麼生師曰捲上簾子著問自已不明如何得明師曰不明曰為甚麼不明師曰不見道自已事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因郡守受代歸師出送接話次守問和尚遠出山門將甚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寶呈獻守無對後有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尊嚴問千途路絕語思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曰如何是堦上漢師曰龍樓不舉手乃曰作麼生是尊貴底人試道看莫祇向長連牀上坐地見他人不肯忽被明眼人拶著便向鐵圍山裏藏身若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是異國舶主元來此是土商人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青原周氏子僧問久嚮廬山石門為甚麼入不得師曰鈍漢僧曰忽遇猛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喫茶去

益州布水巖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回思

著一傷心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僧問佛是摩耶降生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遇出時如何師曰脊著地也不難

韶州華嚴和尚僧問既是華嚴還將得華來麼師曰孤峰頂上千枝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僧錄問法身無相不可言宣皇帝詔師將何接引師曰金鍾迥出雲中響萬里歸朝賀聖君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驚天動地曰還當也無師曰靈機永布千家月祇這如今萬世傳

雲居膺禪師法嗣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吽吽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有人從建昌來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這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額魚師曰不透波瀾曰慚恥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曰恁麼則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鷄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問無情還解說法也無師曰玉犬夜行不知天曉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要踢要拳問纔有言詮盡落今時不落言詮請師直說師曰木人解語非干舌石女拋梭豈亂絲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峰迥秀不挂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新到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還知同安這裏風雲體道花檻瓏璣麼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藕絲繫大象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鐵鎖鎖石牛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麼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是毗盧師曰闍黎在甚麼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玉

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小小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曰告阿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人覓即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曰頭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問亡僧衣眾人唱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打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甚麼處著問未有這箇時作麼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則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問如何是異類中人師曰露地藏白牛溪山籠日月師看經次見僧來參遂以衣袖蓋却頭僧近前作弔慰勢師放下衣袖提起經曰會麼僧却以衣袖蓋頭師曰蒼天蒼天

盧山歸宗寺懷惲禪師僧問無佛無眾生時如何師曰甚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同安代云動即失）問如何是五老峰師曰突兀地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問如何是塵中弟子師曰灰頭土面（同安代云不拂拭）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正恁麼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不附物問不佛不眾生時如何師曰是甚麼人如此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甚麼處來

池州嵇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同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潑却茶曰森羅萬象在甚麼處子曰可惜一椀茶師後謁雪峰峰問莫是章柴頭麼師乃作輪椎勢峰肯之

南康軍雲居懷岳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鑒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時作麼生師曰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曰大好不鑒照師便打問如何是一丸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甚麼問如何是本來瑞草師曰好手拈不出曰如何是無根樹師曰處處著不得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即吾師矣尋謁雲居作禮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居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居曰珠在甚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回頭即沒交涉）遂投誠入室時始年十三後四年參夾山纔入門見維那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維那白夾山山許相見師未陞堦山便問甚處來師曰

雲居來曰卽今在甚麼處師曰在夾山頂顙上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擬上堦山曰三道寶堦從何而上師曰三道寶堦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揖師乃上堦禮拜山問闍黎與甚麼人同行師曰木上座山曰何不來相看老僧師曰和尙看他有分山曰在甚處師曰在堂中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擲在山面前山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山曰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山曰恁麼則從人得也師曰自己尙是冤家從人得堪作甚麼山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乃喚維那明窻下安排著師曰未審明窻還解語也無山曰待明窻解語卽向汝道夾山來日上堂問昨日新到在甚麼處師出應喏山曰子未到雲居已前在甚麼處師曰天台國淸山曰吾聞天台有潺潺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來此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作麼生師良久山曰看君祇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來日普請維那令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曰奉和尙處分師曰和尙尊命卽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甌作聲山回顧師曰釅茶三五盌意在钁頭邊山曰瓶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師曰瓶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行茶時衆皆擧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山曰大衆有人也歸去來歸去來遂住普請歸院衆皆嘆仰師終于佛日卵塔存焉

蘇州永光院眞禪師上堂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廋哉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所侵去師以杖拄僧口僧曰此猶是橫徑師曰合取口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來往不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山夜鎖千家月金烏常照不當門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失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沉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甚麼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甚麼人僧無語問學人爲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空閑曰便請商量師曰周匝有餘問大衆雲集合譚何

事師曰三三兩兩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爭能肯得人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安路上廁坑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枷五棒問通徹底人如何語道師曰汝祇今作麼生曰任從隨流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蘄州廣濟禪師僧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落也問如何是方外之[illegible]師曰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廣濟水師曰飲者絕饑渴曰恁麼則學人不虛到也師曰情知你受人安排問遠遠來投乞師指示師曰有口祇解喫飯問溫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恁麼人問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麼生師曰汝喚作甚麼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焰裏牡丹花問如何是無心道人師曰丹霞放火燒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曰入口即抉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靴頭線綻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不因闍黎問老僧亦不知

歙州朱谿謙禪師韶國師到參次聞犬齩靈鼠聲國師便問是甚麼聲師曰犬齩靈鼠聲國師曰既是靈鼠為甚麼却被犬齩師曰齩殺也國師曰好箇犬師便打國師曰莫打某甲話在師休去因造佛殿畢一僧同看師曰此殿著得甚麼佛曰著即不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問那箇人曰恁麼則某甲亦未曾祇對和尚

揚州豐化和尚僧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錐時如何師曰莫飄露麼問不具得失時如何師曰道甚麼

南康軍雲居道簡禪師范陽人也久入先雲居之室密受真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臘高堂中為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居曰堂中簡主事雖承言而意不在師謂令揀擇可當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備禮先請第一座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師既密承授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眾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罔循規式師察其情乃潛弃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隨處得自在問維

麼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爲甚麼却在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擔人我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曰還蓋覆得麼問蛇子爲甚麼呑却蛇師師曰在裏不傷問諸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甚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爲甚麼闍黎偏逢問孤峰獨宿時如何師曰閑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師後無疾而寂塔于本山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僧問不坐靑山頂時如何師曰且道是甚麼人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甚麼處來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快道曰恁麼則不道也師曰用口作甚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三界平沉

鼎州德山和尚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祇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南嶽南臺和尚僧問直上融峰時如何師曰見麼

南康軍雲居昌禪師僧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旣相逢爲甚麼不相識問紅爐猛焰時如何師曰裏頭是甚麼問不受商量時如何師曰來作甚麼曰來亦不商量師曰空來何益問方丈前容身時如何師曰汝身大小

晉州大梵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顧望處師曰井底架高樓曰恁麼則超然去也師曰何不擺手

新羅國雲住和尚僧問諸佛道不得甚麼人道得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和尚道師曰不是對君王好與二十棒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夜半石牛吼曰來後如何師曰特地使人愁問旣是普眼爲甚不見普賢師曰祇爲貪程太速

竻珏和尚僧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帶角也無師曰闍黎何得對面不相識曰恁麼則呑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脫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疎山仁禪師法嗣

隨州護國院守澄淨果禪師。上堂。諸方老宿盡在曲彔木牀上爲人。及有人問著祖師西來意。未會有一人當頭道著。時有僧問。請和尚當頭道。師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問如何是佛。師咄曰。這驢漢。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來時如何。師曰。堦下漢。問諸佛不到處。是甚麼人行履。師曰。聃耳髭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師曰。驢面獸腮。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問不落干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光彩耀六國。罷煙塵。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曰。地下底一場懡㦬。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三門前兩箇一場懡㦬。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懡㦬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初問疎山。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山曰。亦是這邊句。師曰。如何是那邊句。山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住後。僧問。如何是靈泉家風。師曰。十日作活。九日病。曰此病如何。師曰。回避不得。曰還療得也無。師曰。耆婆稽首。醫王皺眉。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牛馬同羣。放曰。還分不分。師曰。夜半崑崙穿市過。午後烏雞帶雪飛。問急切相投時如何。師曰。見佛似冤家。問如何是靈泉竹。師曰。不從栽種得。曰還變動也無。師曰。二冬瑞雪應難改。九夏凝霜色轉鮮。問如何是靈泉心印。師曰。不傳不受。曰或遇交代時如何。師曰。淮南船子看洛陽。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曰。作亂者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仰面獨揚眉。回頭自拍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牛戴席帽。過水著靴衫。問如何是無問而自說。師曰。死人口裏活人舌。曰未審是何人領會。師曰。無角水牯牛。問如何是靈泉活計。師曰。東壁打倒西壁。曰憑箇甚麼過朝夕。師曰。折腰鐺子無煙火。日二時將何奉獻。師曰。野老共炊無米飯。溪邊大會不來人。問如何是靈泉境。師曰。枯椿花爛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子規啼斷後。花落布堦前。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恰似箇屠兒。曰如何行履。師曰。破齋犯戒。曰究竟作麼生。師曰。因不收果不入。俗士問。俗人還許會佛法否。師曰。那箇臺無月。誰家樹不春

瑞州五峰遇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堆泥土問如何是不撥不觸底人師曰閉目藏三寸鑽眉蓋眼睛

撫州踈山證禪師初參先踈山得旨後歷諸方謁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延平子曰還將得劍來麼曰將得來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子便休至晚問侍者新到在麼者曰當時去也子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倒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著衣喫飯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溥際不收問如何是聲色混融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聲色外別行底句師曰難逢不可得問親切處乞一言師以拄杖敲之僧曰爲甚麼不道師曰得恁麼不識好惡

洪州百丈明照安禪師新羅人也僧問一藏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便是一藏圓光麼師曰更喫一椀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手巾寸半布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未有一箇人不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空王殿裏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闕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麼生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人天收不得曰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義例分明

瑞州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論因增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款話說南方頗多知識何滯於一隅師從此回志參尋屬關津嚴緊乃謂守吏曰吾非翫山水誓求祖道他日必不忘恩也吏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師既爲法忘身回時願無吝所聞師欣謝直造疎山時仁和尚坐法堂受參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剎那便去時如何山曰畐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畐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師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來祇對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敢望慈悲開示愚昧座曰一剎那間還有擬議否師於言下頓省禮謝

住後僧問黃檗一路荒來久今日當陽事若何師曰虛空不假金鎚鍊日月何曾待照人師示滅塔于本山肉身至今如生

延州伏龍山奉璘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臥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伏龍境師曰山峻水流急三冬發異華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既是善知識為甚麼却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師問火頭培火了也未曰低聲師曰甚麼處得這消息來曰不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吃了還饑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虀冷飯曰太寂寞生師曰僧家合如是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僧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為甚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作麼生問如何是眞中眞師曰十字路頭泥佛子問無爲無事人爲是金鎖難金鎖牽不住是甚麼人師曰向闍黎道即得不可荒却大安山去也

洪州百丈超禪師海東人也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金雞玉兔聽遶須彌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問某甲今日辭去或有人問和尚說甚麼法向他道甚麼師曰但道大雄山頂上虎生師子兒

洪州天王院和尚僧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天王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時如何師曰不墮無壞爛問如何是佛師曰錯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門外列金剛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魏府韓氏子幼而出家老有童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事若何師曰迥出簫韶外六律豈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覓無蹤問如何是正勤一路師曰泥深三尺曰如何到得師曰闍黎從甚麼處來問如何是禪師曰石上蓮華火裏泉曰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峰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幾何師曰泥人落水木人撈晉天福中順寂葬于院側經二稔門人發塔觀全身儼然髮

爪俱長乃闍維收舍利眞骨重建塔焉

襄州洞山瑞禪師僧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龍頭蛇尾問一劒問如何是無生曲師曰未問已前

京兆府三相和尚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覓縫不得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對面不相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雪覆孤峰白殘照露瑕痕

青林虔禪師法嗣

襄州萬銅山廣德延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前人不住山後人更忙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戸絶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問盡大地是箇死屍向甚麼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不安僧問和尚患箇甚麼師曰無思不墜的曰恁麼則已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甚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問如何是佛師曰畫戟門開見墜仙僧後問悟空畫戟門開見墜仙意旨如何空曰直饒親見釋迦來智者咸言不是佛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京兆人也初問青林如何用心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林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師曰種菜來林曰偏界是佛身子向甚處種師曰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黎師應喏林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邪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麼師曰不曾見林曰既不曾見爭知不受栽師曰祇爲不曾見所以不受栽林曰如是如是林將順寂召師師應諾林曰日轉西山後不須取次安師曰雪滿金檀樹靈枝萬古春林曰或有人問你金針線囊事子道甚麼師曰若是毛羽相似者某甲終不敢造次初住南嶽蘭若未幾遷夾山道由潭州時楚王馬氏出城延接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街排仗出金門王大喜延入天册府供養數日方至夾山開堂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淸音普應大千機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綿品弄辨實還他碧眼胡曰恁麼則清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去也師曰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問如何是夾山正主師曰好手須知欒布作韓光虛妄立功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玉璽不離天子手金箱豈許外人知問不落機關請師便道師曰湛月迅機無可比君今曾問幾人來曰卽今問和尚師曰好大哥雲綻不須藏九尾恕君殘壽速歸丘師以鑾爽作亂遂離夾山至襄州創石門寺再振玄風上堂瑠璃殿上光輝而日日無私七寶山中晃耀而頭頭有據泥牛運步木馬嘶聲野老謳歌樵人舞袖太陽路上古曲玄音林下相逢更有何事僧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箇孩兒抱華皷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常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偏界黃金無異色往來遊子罷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無相不居凡聖位經行鳥道沒蹤由問猛虎當軒時如何師曰性命不存曰恁麼則遭他毒手師曰一恁皺嚼問如何是淨土中人師曰披毛遊火聚戴角混塵泥問道界無窮際通身絕點痕時如何師曰渺渺白雲漫雪嶽轉身玄路莫遲遲曰未審轉身路在甚麼處師曰石人舉手分明記萬年枯骨笑時看問如如不動時如何師曰有甚麼了日曰如何卽是師曰石戶非關鎖般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爲甚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韶州龍光諲禪師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越國君王曾按劍龍光一句不曾虧上堂良久曰不煩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風一扇漢地成規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拊掌顧視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師曰不空罥索曰學人不會師曰唵問如何是極則爲人處師曰殷勤囑付後來人問賓頭盧一身爲甚麼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遂有偈曰龍光山頂寶月輪照耀乾坤爍暗雲尊者不移元一質千家影現萬家春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織摠一木盆問如何是道師曰或横三或竪五曰如何是

道中人。師曰。罷學雲中信半夜太陽輝

定州石藏慧炬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樹帶滄浪色。山橫一抹青。問。如何是伽藍。師曰。祇這是。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喫茶去

白水仁禪師法嗣

京兆府重雲智暉禪師。咸秦高氏子。總角之歲。好遊佛宇。誓志出家。父母不能止。禮圭峰溫禪師剃度。後謁白水。獨領微言。潛通秘鍵。尋回洛。卜于中灘。創溫室院。常施水給藥為事。有比丘患白癩。眾惡之。唯師與之摩洗。如常俄有神光異香。既而訝之。遂失所在。遺瘡痂馨香酷烈。遂聚而塑觀音像以藏之。師後忽欲歸終南圭峰舊居。一日閑步巖岫間。如常寢處。倏覩摩衲數珠銅瓶櫻笠。觸之即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就茲建寺。以酬宿因。當薙草間。有祥雲蔽日。屯于峰頂。久而不散。因目為重雲山。猛獸皆自引去。及塞龍潭。以通徑。龍亦他徙。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學侶臻萃。上堂。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却。不憶塵生。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家遭劫賊。問。不憶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如何踐履。師曰。我若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問。如何是重雲秤。師曰。任將天下勘。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死不犯。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重雲記不得。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四時花蔟蔟。三冬異草青。師闡法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常從師遊。欲為沙門。師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為我家垣墻。王公後果鎮永興。申弟子禮。師將順世。先與王公言別。囑護法門。王公泣曰。師忍棄弟子乎。師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及歸。書偈示眾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為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跏趺而逝。塔于本山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誦法華志。求出家。伯父初不允。因師絕飲食。不得已而許之。師禮慧遠禪師。後遊諸禪會。著山白水。咸受心訣

咸通十三年至江陵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即止巳而又值愍愍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尋抵天台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饑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時謂悲增大士雪峰嘗往見之遺椶櫚拂子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賫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庭署志德大師館于功臣堂日親問法師請每年於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光明大會始於師也）將辭歸山王加戀慕於府城建瑞龍院（文穆王改為寶山院）延請開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愍愍懸記應矣上堂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荊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為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秪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為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于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巳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回太甚還肯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道汝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則一輪高挂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揑目之子難與言天成二年丁亥四月乞墳塔于尚父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勝地建塔創院改天台隱龍為隱迹塔畢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護法尅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正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

白馬儒禪師法嗣

興元府青剉山如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青剉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

龍牙遁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禪師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麼則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

東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眞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郴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開花問僧甚處來曰臥龍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爲甚麼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某甲若作師子吼卽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湖南境師曰樓船戰棹曰還許學人遊翫也無師曰一任闍黎打毬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分明記取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祇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麼師曰這箇稍郎子未遇人在問如何是龍牙山師曰益陽那邊曰如何卽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擬去師曰恁麼則不是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良久却召僧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上堂一句偏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僧問如何是偏大地句師曰無空闕曰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寸釘纔入木九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門前神樹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貧兒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問僧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亦不是汝本來名箇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卽不無畢竟名箇甚麼曰祇這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曰如何卽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卽今爲甚麼不道師曰覓箇傾話人不可得又問僧張王李趙不是汝本來姓汝本來姓箇甚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卽且從汝本來姓箇甚麼曰待漢水逆流却向和尚道師曰卽今爲甚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休去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是甚麼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別安排又爭得曰不安排時如何師曰無位眞人問如何是眞經師曰阿彌陀

西川存禪師僧問學人解問諸訛句請師擧起訝人機師曰巢父不牽牛許由不洗耳問具足底人來師還接否師便打

華嚴靜禪師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一定覺禪師初到蟠龍見僧問碧潭淸似鏡蟠龍何處安龍曰沈沙不見底浮浪足嶙屹師不肯龍請師道師曰金龍迴透靑霄外潭中豈滯玉輪機龍肯之住後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問智識路絕思議併忘時如何師曰停囚長智養病喪軀

九峯滿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院威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路邊神樹子見者盡擎拳曰見後如何師曰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玉兎不曾知曉意金烏爭肯夜頭明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不別人間韻知音豈度伯牙門曰未審何人和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聞曰或遇知音時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師一日遊山大衆隨後師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古人道眞如般若同安即不然有僧曰古人也好和尚師曰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曰諸方眼目不怪淵明師曰闍黎閉目中秋坐却笑月無光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又作麼生師曰安南未伏塞北那降僧禮拜師曰名稱普聞師問僧寅晡飲啄無處藏身你道有此道理麼曰和尚作麼生師打一拂子僧曰撲手征人徒誇好手師曰握鞭側帽豈是闍黎曰今古之道何處藏身師曰闍黎作麼生僧珍重便出師曰未在

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府香城和尚初參北院問曰一似兩箇時如何院曰一箇賺汝師乃有省僧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峰前卓五彩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一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鉤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沙書下點落千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表人天曰恁麼則人人有也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蟻之絲廚絕聚蠅之糝時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五燈嚴統卷第十三

五燈嚴統卷第十四

青原下七世

洞山延禪師法嗣

瑞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峰。如何是雪峰的的意。峰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峰大笑。師後承洞山印解。開法上藍。僧問。如何是上藍無刃劍。師曰。無。曰。爲甚麽無。師曰。闍黎諸方自有。

洪州同安慧敏禪師。初參洞山。問諸聖以何爲命。山曰。以不間斷。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山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山曰。不從間斷。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請師一句。師曰。好記取。

金峰志禪師法嗣

廬山天池智隆禪師。在金峰普請般柴次。峰問。般柴人過水否。師曰。有一人不過水。曰。不過水還般柴否。師曰。雖不般柴。也不得動著他。

鹿門眞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智靜悟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臥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曰。學人不會。師曰。直至荊南。問。如何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到也無。師曰。甚麽處著得汝。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時。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麽生。師曰。如來密旨。迦葉不聞。問。古澗寒泉。甚麽人得飲。師曰。絕飢渴者。曰。絕飢渴者如何得飲。師曰。東畎東流。西畎西流。

益州崇眞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兎。曰。如何是道。師曰。拍手笑淸風。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玉字更勘

襄州鹿門志行譚禪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麽則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彌在。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從甚麽處來。曰。江北來。師曰。南堂裏安下。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戊亥年生。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鴈門人也。首謁鹿門。師資契會。尋抵廬山。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江南李主三召不

起堅請就棲賢開堂不逾月潛歸巖室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竪一指法眼別云還有也未後示微疾謂侍僧曰日午吾去矣及期僧報日午也師下牀行數步屹然立化李主備香薪荼毗塔于巖之陰

曹山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石女紡麻纑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扇車關棙斷問徧界是佛身教某甲甚麼處立師曰孤峰頂上木人叫紅焰輝中石馬嘶

草庵義禪師法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陳氏子謁草庵庵問何方來師曰六眸峰庵曰還見六眸否師曰患非重瞳庵然之師尋回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民其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籙成佛沙彌不具戒祇為白衣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述三偈以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栢操雲收方見濟河分不因世主教還俗那辨雞羣與鶴羣多年塵事謾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滿頭留髮候然燈形儀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作沙門謂門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僧問如何得明道去師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為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綰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然而化全身葬于無了禪師塔之東後數年塔忽坼裂連階丈餘主僧將發視之是夜宴寂中見無了曰不必更發也今為沈陳二眞身無了姓沈見馬祖

同安丕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志禪師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學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這驢漢始得住後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師曰偏處不逢玄中不失閒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覔句後不迷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迴然不換標的即乖

袁州仰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仰山境。師曰。白雲峰下猿啼早。碧嶂巖前虎起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寒來火畔坐。熱向澗邊行。

歸宗惲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多少時也。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師曰。較些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來。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朶來。問混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是甚麼。

嵇山章禪師法嗣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絕音響。曰擊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

雲居岳禪師法嗣

楊州豐化院令崇禪師。舒州人也。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碁。師曰。下將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將一片來看。

灃州藥山忠彥禪師。僧問。教中道。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光明即不問。如何是實相義。師曰。會麼。曰莫便是否。師曰。是甚麼。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龍昌月。神風洞上泉。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闍黎分上。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護國澄禪師法嗣

隨州護國知遠演化禪師。僧問。學子入門時如何。師曰。緣情體物事作麼生。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隨州智門寺守欽圓照禪師。僧問。兩鏡相照。為甚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豎起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額上不貼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把火燒天徒自疲。

安州大安山崇教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打動南山鼓。唱起北山歌。問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鎖銀華。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修證即不成。

隨州護國志朗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萬法之源師曰空中收不得護國豈能該

靈泉仁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慧堅禪師初在靈泉入室次泉問甚麼處來師曰僧堂裏來泉曰爲甚麼不築著露柱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挂錢財問如何是法王劒師曰腦後看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佛殿裏懸幡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老鼠齩腰帶僧請益法身師示偈曰扶桑出日頭黃河輥底流六六三十六陝府灌鐵牛

五峰遇禪師法嗣

瑞州五峰紹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拍禪牀云若不是仙陀千里萬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迢迢十萬餘

廣德延禪師法嗣

襄州廣德義禪師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闤闠堆堆覩者稀師曰恁麼則酌水獻華去也德曰忽然雲霧靄闍黎作麼生師曰採汲不虛施廣德忻然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師次踵住持聚徒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披蓑倒騎牛草深不露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魚躍無源水鶯啼枯木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路觸著傷人不奈何問如何是學人相契處師曰方木逗圓孔問如何是大寂滅海師曰鬧市走馬不觸一人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孤輪罷照妙峯頂汝報巴猿莫斷腸問如何是作無間業底人師曰猛火然鐺煮佛喋師因事示偈曰纔到洪山便跺根四方八面不言論他家自有眠雲志蘆管橫吹宇宙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多年曆日雖無用犯著應須總滅門曰或遇新曆日又作麼生師曰運動修營無滯礙何勞入市問孫臏問時人有病醫王醫醫王有病甚人醫師展手曰與我診候看曰不會師曰須彌徒作藥四海謾爲湯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還傳也無師曰鐵丸驀口塞難得解吞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寒向火日暖隈陽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蕩子無家計飄蓬不自知曰

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茅戸挂珠簾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龍樓鋪草坐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東宮雖至嫡不面聖堯顏問有一室女未曾嫁娉生得一子姓箇甚麼師曰偶然衫子破閫外沒人縫問如何是不落堦級底人師曰胎中童子眉如雪問如何是不睡底眼師曰昨夜三更壁不開問諦信底人信箇甚麼師曰莫道冰無火斯須紅焰生問如何是密室師曰茅茨當大道歷劫沒人敲問如何是異日已前人師曰萬年枯木鳥銜來問懸崖峭峻還具得失也無師曰忻逢旵便好與一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鲊甕乍開蠅咂咂曰見後如何師曰底穿蕩盡冷湫湫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魚向深潭難避網龍居淺水却難尋時如何師曰徧體崑崙黑通身一點霜問蕩子歸家時如何師曰入門不見面處處故園春問命盡祿絕時如何師曰死曰此人落歸何道師曰薰薰彌宇宙爛熳莫能拈問聞話不覺時如何師曰徧界沒蹤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泠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問如何得念念相應去師曰驚水魚龍散曰念念相應後如何師曰海北天南各自行不勞魚鴈通消息

石門蘊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慧徹禪師僧問金烏出海光天地與此光陰事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岳傾時日月明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露柱挂燈籠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林澄九鼎滉動百花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問三身中那身是正師曰報化路頭橫鳥道石人眼裏不栽花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襴衫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后羿不調弓箭透三江口問如何是佛師曰樵子度荒郊騎牛草

不露曰如何是騎牛草不露師曰遮掩不得問如何是靈利底物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又曰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卻先知又曰垢膩汗衫皂角洗因令初上座領衆來參師問萬仞峰頭石牛吼穿雲渡水意如何初無對師曰山僧住持事大參堂去師後令僧下語或云久嚮和尙或云訪道尋師明的旨覺了根源顯異機師曰當時初上座若下得這語不將他作參學人上堂一切衆生本源佛性譬如朗月當空祇爲浮雲翳障不得顯現爲明爲照爲道爲路爲舟爲楫爲依爲止一切衆生本源佛性亦復如是時汾陽昭和尙在衆出問朗月海雲遮不得舒光直透水晶宮時如何師曰石壁山河非障礙閻浮界外任昇騰陽曰恁麼則千聖共傳無底鉢時人皆唱太平歌師曰太平曲子如何唱陽曰不墮五音非關六律師曰還有人和得麼陽曰請和尙不恪慈悲師曰仁者善自保任

含珠哲禪師法嗣

洋州龍穴山和尙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騎虎唱巴歌問既是善知識爲甚麼卻與土地燒錢師曰彼上人者難爲醻對

唐州大乘山和尙僧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曰世間希有問如何是四方八面事師曰升子裏跨跳斗子內轉身

襄州延慶院歸曉慧廣禪師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師曰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舉似問如何是鳳山境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麼

襄州含珠山眞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含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麼則不假羽翼便登霄漢去也師曰鈍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如漆

紫陵一禪師法嗣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請未審赴誰家師曰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僧

紫陵微禪師初到夾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向北山

曰是何宗徒。師曰昔日老胡師子吼。頂門一裂至如今。住後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寂照燈光夜已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猿啼虎嘯。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盤陀石上栽松栢。問如何是大猛烈底人。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曰如何是五逆底人。師曰放火夜燒無相宅。天明戴帽入長安。曰如何是孝順底人。師曰步步手提無米飯。斂手堂前不擧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紅爐焰上碧波流

興元府大浪和尙。僧問既是喝河神。爲甚麼被水推却。師曰隨流始得妙。住岸却成迷

洪州東禪和尙。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江水深七尺。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此去江南三十步。僧問如何是新吳劒。師作拔劒勢

同安威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尙。僧問石鏡未磨。還鑒照否。師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青原下八世

谷隱靜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知儼宗教禪師。登州人也。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白雲南。傘蓋北。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須吐却。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這山鬼窟作麼。曰照著後如何。師曰咄。精怪。問千山萬水如何登陟。師曰擧步便千里萬里。曰不擧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曩劫共住。爲甚麼不識親疎。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謂不領話。問千山萬水如何登陟。師曰靑霄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同安志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益陽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識得不爲冤。曰識得後如何。師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師下座把住曰。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葱嶺不傳唐土印胡人謾唱太平歌問如何是從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膝褲背駝梵夾不持經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爲甚在南華裏師曰爲汝問正法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朗月懸空室中暗坐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師與瑞長老坐次僧問二尊不並化爲甚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有偈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亡僧幾時遷化曰爭奈相送何師曰紅爐燄上條絲縷鬖鬖雲中不點頭上堂垂鈎四海祇釣獰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上堂垂絲千尺意在深潭一句橫空白雲自異孤舟獨棹不犯清波海上橫行罕逢明鑒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衆聖莫顯師後示偈曰紅燄藏吾身何須塔用新有人相肯重灰裡邈全眞

歸宗章禪師法嗣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陳留李氏子初訪歸宗聞法省悟遂求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召師撫之曰汝於法有緣他後濟衆人莫測其量也仍以披剃事屬諸門人師至唐乾化二年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尋遊五臺山還上都於麗景門外獨居二載間有北鄰信士張生者請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師垂誨師乃隨宜開誘張生於言下悟入設榻留宿至深夜與妻竊窺之見師體徧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即如常倍加欽慕曰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宅之前堂以裨丈室師欣然受之至後唐天成三年遂成大院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極旨苟啓之非器令彼招謗讟之咎我寧不務開法每月三八施浴僧道萬計師嘗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福何滯哉一日給事中陶穀入院致禮而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甚麼陶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服師號皆却而不受以開寶四年十二月二日示疾十一日告衆囑付訖右脇而化

護國遠禪師法嗣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初參護國。問曰。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時如何。國曰。罷攀雲樹三秋果。休弄碧潭孤月輪。師乃頓釋所疑。住後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卽不問。請師呑却堦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大陽堅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聰禪師。僧問。大陽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騎牛不戴帽。正坐不偏行。

潭州北禪契念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衆流混不得。曰。獨脫事如何。師曰。穿雲透石。問如何是不墜古今句。師曰。十五十六日月相逐。

石門徹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初在石門作田頭。門問。如何是田頭水牯牛。師曰。角轟轟天地。朝陽處處春。他日門又問。水牯牛安樂否。師曰。水草不曾虧。曰。田中事作麼生。師曰。深耕淺種。曰。如法著。師曰。某甲不曾取次。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路。揭覺鳳林前。問先師已歸鴈塔去。當陽一句請師宣。師曰。絡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問金龍不吐凡間霧。請師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峰對鳳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問如何是和尚密作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山不露身。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赤脚波斯鼻嗅天。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灰飛煙滅。白骨連天。師與病僧灸次。僧問。正當與麼時如何。師曰。通玄一脉。大似流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臥青谿。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浮萍草。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涙前如何話道。師曰。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臥太陽春。問如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槌擊金鼓。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問如何是宗乘中一句。師曰。石火夜燒山。大地齊合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牛攔古路。木馬驟高

拄疑柱

樓

潭州北禪懷感禪師僧問如何是諸聖爲人底句師曰紅輪當萬戶光燭本無心問師唱誰家曲師曰石戶不留心洞玄通妙的問如何是佛師曰尺短寸長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胡天雪瓶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恁麼則無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舒州四面山津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王字不著點曰學人不會師曰點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寒水冷師有拄杖頌曰四面一條杖當機驗龍象頭角稍低昂電光臨背上

嘉州承天義懃禪師僧問如何是承天境師曰兩江夾却青盲漢一帶山藏赤脚蠻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措大巾子黑

鳳翔府青峰義誠禪師僧問三際不生是何人境界師曰白雲連雪嶽明月混魚鉤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靈光爍破瑠璃色大地明來絕點痕問如何是青峰家風師曰向火喫甜瓜

襄州廣德山智端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著衣喫飯問如何是廣德山師曰當陽花易發背陰雪難消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

銘首座者太原人也自至石門逾三十年叢林慕之有僧請喫茶次問如何是首座爲人一著子師曰適來猶記得曰即今又如何師曰好生點茶來一日荷鉏入園僧問三身中那一身去作務師拄鉏而立僧曰莫便當也無師攜鉏便行

青原下九世

谷隱儼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契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番人皮裘胡人著曰學人不會此理如何師曰聾人側耳瘂人歌

梁山觀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江夏張氏子依智通禪師出家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

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山謂洞上之宗可倚一時聲價籍籍山歿辭塔至大陽謁堅禪師堅讓席使主之僧問如何是大陽境師曰羸鶴老猿啼谷韻瘦松寒竹鎖青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饑人上堂嵯峨萬仞鳥道難通劒刃輕冰誰當履踐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大無端珍重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師問僧甚處來曰洪山師曰先師在麼曰在師曰在卽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曰瀆師曰這箇猶是侍者僧無對師曰喫茶去上堂

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師子嚬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子踞地縱也周偏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通得箇消息若不通得箇消息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曰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師曰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曰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曰如何是師子嚬呻師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曰如何是師子返擲師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曰如何是師子踞地師曰迥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問如何是大達底人師曰虛空類不得曰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白牛吐雪彩黑馬上烏雞上堂撒手那邊千聖外祖堂少室長根芽鷺倚雪巢猶自可更看白馬入蘆花上堂夜半烏雞抱鵠卵天明起來生老鸛鶴毛鷹觜鷺鷥身却共烏鴉爲侶伴高入煙霄低飛柳岸向晚歸來子細看依俙恰似雲中鴈師嘗釋曹山三種

墮曰此三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類墮
師曰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即有
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即有出身之路二不受食
是尊貴墮師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若不虛
此位即坐在尊貴三不斷聲色是隨墮師曰以不明
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
聲色外一句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
掌當指何掌也五位頌曰正中偏一輪皎潔正當天
宛轉虛玄事不彰明暗祇在影中圓偏中正休觀頭
月秦時鏡隱隱猶如日下燈明暗混融誰辨影正中
來脉路玄玄絕迂迴靜照無私隨處現如行鳥道入
鄽開偏中至法法無依即智智橫身物外兩不傷妙
用玄玄善周備兼中到叶路當風無中道莫守寒巖
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師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
稚中日祇一食自以先德付授之重足不越限脇不
至席年八十嘆無可以繼者遂作偈并皮履布直裰
寄浮山遠禪師使爲求法器偈曰楊廣山頭草憑君
待價焞異苗繁茂處深密固靈根偈尾云得法者潛

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之遂贊師像曰黑狗爛
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師天聖
五年七月十九陞座辭衆示寂塔于本山
鼎州梁山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新
羅附子蜀地當歸
澧州藥山利昱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與諸
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參三藏聖教與諸
上座同時還信得及麼若也信得及陝府鐵牛吞却
乾坤雖然如是被法身礙却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
之路作麼生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道良久曰若道
不得永沉苦海珍重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曰
要道也不難曰恁麼則萬仞碧潭許垂一線也師曰
大衆笑你
鼎州羅紋得珍山主僧問親切處乞師指示師曰老
僧元是廣南人

石門遠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契詮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鳳嶺無私曲如今天下傳曰如何是道吾境師

曰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擁爐披古衲曝日枕山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玉上青蠅曰見後如何師曰紅爐焰裏冰

懷安軍雲頂山鑒禪師僧問雪點紅爐請師驗的師曰王婆羹餧曰爭奈即今何師曰猶嫌少在

鄧州廣濟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趂春草背却少年爺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烏龜啗黑豆曰磨後如何師曰庭柱挂燈籠曰如何是修行師曰庭柱傷寒

果州青居山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金雞啼石戶得意逐波清曰未審是誰之子師曰謝汝就門罵詈

北禪感禪師法嗣

濠州南禪聰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冬月深林雨三春平地風問如何是大道根源師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霄

青原下十世

大陽玄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游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鷹為吉徵屆旦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邪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忉忉我即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大陽頂相皮履直裰囑曰代吾續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羣峰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令依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與按過通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曰我這

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爲通
曰何不參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
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
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
笑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初住白雲次遷投子上堂
召大衆曰若論此事如鸞鳳沖霄不留其迹羚羊挂
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兎豈棲於蟾影其
或主賓若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仍玄路旁
提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若凝眸不勞相見上
堂宗乘若擧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戶相見設使卷
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華重增眼病所以古人道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爲甚鐵牛走
過新羅國裏遂喝曰達者須知暗裏驚僧問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
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
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祇知荊玉異那辨楚王
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話者麼如無
彼此著便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聖壽且道當今年

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曰南山直聳齊
天壽東海洪波比福源師曰雙鳳朝金闕靑松古韻
高曰聖壽已蒙師指示治化乾坤事若何師曰不如
緘口退却是報皇恩上堂默沉陰界語落深坑擬著
則天地懸殊棄之則千生萬劫洪波浩渺白浪滔天
鎭海明珠在誰收掌良久卓拄杖曰百雜碎上堂孤
村陋店莫挂瓶盂祖佛玄關橫身直過早是蘇秦觸
塞求路難回項主臨江何逃困命諸禪德到這裏進
則落於天魔退則沈於鬼趣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
諸仁者作麼生得平穩去良久曰任從三尺雪難壓
寸靈松師作五位頌幷序夫長天一色星月何分大
地無偏枯榮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
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
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宗源
派混於金河不墜虛凝回途復妙頌曰正中偏星河
橫轉月明前彩氣夜交天未曉隱裏俱彰暗裏圓偏
中正夜半天明羞自影朦朦霧色辨何分混然不落
秦時鏡正中來火裏金雞坐鳳臺玄路倚空通脉上

披雲鳥道出塵埃。衆中至雪仞籠身不回避。天然猛將兩不傷暗裏。全施善周備。衆中到解走之人不觸道。一般拈掇與君殊。不落是非方始妙。師示寂書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息。闍維多靈異。茲不盡具。獲設利五色。同靈骨塔于寺北三峰庵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即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住後上堂。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乖妙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切切。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道。大家商量。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覿面相呈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鶻提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真。曰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

（冷細疑倒置歟）

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鄭金部問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師臥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邪。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寂

南嶽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大陽次。陽曰。有一人偏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敞鄽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為據。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陽曰。你教伊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祇對和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師後至華嚴隆和尚處。舉前話。隆曰。「冷」如毛粟。「細」如冰雪）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栢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閑滿太虛。元來真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栢一株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麼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陽曰。你與麼來。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

空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遥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師曰突兀侵天際巍峩鎮海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頂上白雲散足下黑煙生

襄州白馬歸喜禪師初問大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路陽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帶牌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布袋裏弓箭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當於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社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即蹉過慢行趂不上沒量大衲僧無計奈何有多口饒舌底出來僧問一句即不問如何是半句師曰投身擲下曰這箇是一句也師曰半句也摸不著問如何是問寂之門師曰莫鬧莫鬧

郢州大陽慧禪師僧門漢君七十二陣大覇寰中和尚臨筵不施寸刃承誰恩力師曰杲日當軒森羅一様觀曰恁麼則金烏凝秀色玉兎瑞雲深師曰滴瀝無私旨通方一念玄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麤布直裰重重補曰用鉏頭旋旋揩曰向上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要用便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戸復示頌曰朝朝日出東方夜夜月落西戸如今大宋宮家盡是金枝玉樹

越州雲門山靈運寶印禪師上堂夜來雲雨散長空月在森羅萬象中萬象靈光無內外當明一句若爲通不見僧問大哥和尚云月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三箇孩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月生雲際是明甚麼邊事三箇孩兒抱花鼓擬思即隔莫來攔我毬門路須有出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似黑牛臥死水出身一句作麼生道不勞久立

懷安軍雲頂海鵬禪師僧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畢鉢巖中面面相覷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如是我聞須彌粉碎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達磨逢梁武摩騰遇漢明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

問不虛問如何是東禪境師曰定水不曾離舊岸紅塵爭敢入波來

梁山巖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善冀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莫眼華問和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良爲賤曰爲甚麼不肯承當師曰好事不如無師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眉便相悉

道吾詮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契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杖皷兩頭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鎮州蘿蔔石含茶居士問法無動搖時如何師曰你從潞府來士曰一步也不曾驀師曰因甚得到這裏士曰和尚𠻳語作麼師曰放你二十棒官人問無鄰可隔爲甚麼不相見師曰怨阿誰師廊下行次見僧以拄杖示之僧便近前接師便打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自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法華得度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子以拂子摵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闍黎師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邪師即以手掩耳後作典座子曰廚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煑粥邪蒸飯邪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煑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一日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拄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恁麼師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曰有同行在師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師曰請和尚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即點燈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闕他不可子曰得恁麼殷勤師曰報恩有分在後僧問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師曰木雞啼夜半

鐵鳳叫天明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師曰無舌童兒能繼和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師曰禁取兩片皮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問如何是曹洞家風師曰綿綿風雨爛方丈草來侵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足下已生草舉步落危坡上堂晝入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山太陽溢目烏鴉似雪孤鴈成羣鐵狗吠而凌霄泥牛鬭而入海正當恁麼時十方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家出一隻手接待往來知識諸仁者且道成得箇甚麼事良久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上堂纔陞此座已涉塵勞更乃凝眸自彰瑕玷別傳一句勾賊破家不失本宗狐狸戀窟所以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到這裏回光返照撒手承當未免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上堂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爲今時通途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峰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上堂臘月三十日已前即不問臘月三十日事作麼生諸仁者到這裏佛也爲你不得法也爲你不得祖師也爲你不得天下老和尚也爲你不得山僧也爲你不得閻羅老子也爲你不得直須盡却今時去若也盡却今時佛也不奈他何法也不奈他何祖師也不奈他何天下老和尚也不奈他何山僧也不奈他何閻羅老子也不奈他何諸人且道如何是盡却今時底道理還會麼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問如何是道師曰無角泥牛奔夜欄上堂鐘鼓喧喧報未聞一聲驚起夢中人圓常靜應無餘事誰道觀音別有門良久曰還會麼休問補陀巖上客鶯啼啼斷海山雲上堂拈拄杖曰這裏薦得盡是諸佛建立邊事直饒東涌西沒卷舒自在也未夢見七佛已前消息須知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若識此人一生參學事畢驀召大衆曰更若凝眸不勞相見上堂良久曰青山常運步石女夜生兒便下座上堂假言唱道落在今時設

使無舌人解語。無脚人能行。要且未能與那一人相應。還會麽。龍吟徒側耳。虎嘯謾沉吟。問如何是兼帶之語。師曰。妙用全施。該世界。木人閑步火中來。曰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衆人皆見。曰未審見箇甚麽。師曰。東壁打西壁。大觀初。開封尹李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褒顯。卽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內臣持勑命至。師謝恩竟。乃陳巳志。出家時嘗有重誓。不爲利名。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渝願心。當弃身命。父母以此聽許。今若不守本志。竊冒寵光。則佛法親盟背矣。於是修表具辭。復降旨京尹堅俾受之。師確守不回。以拒命坐罪。奉旨下棘寺。與從輕。寺吏聞有司欲徒淄州。有司曰。有疾與免刑。及吏問之。師曰。無疾。曰何有灸瘢邪。師曰。昔者疾。今日愈。吏令思之。師曰。巳悉厚意。但妄非所安。乃恬然就刑。而行從之者如歸市。及抵淄川。僦居學者愈親。明年冬。勑令自便。庵於芙蓉湖心。道俗川湊。示衆曰。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似眼中著屑。況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祇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擔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祇披紙衣。玄泰上座祇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祇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斅古人。爲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況活計具足。

風景不踈華解笑鳥解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鳴泉無聲嶺上猿啼露濕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淸曉之松春風起時枯木龍吟秋葉凋而寒林華散玉堦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烟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宛然一味蕭條無可趣向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槌竪拂東喝西棒張眉努目如癎病發相似不唯屈沉上座況亦辜負先聖你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了一詞二祖不曾問著一句還喚達磨作不爲人得麼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每至說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人軟弱又況百味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可發心祇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爲可惜雖然如是更在他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强教你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虀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政和七年冬賜額曰華嚴禪寺八年五月十四日索筆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乃逝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師未冠擧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爲僧上從其請遂遊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縝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爲禪詔師居之上堂五五二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眼衲僧莫教錯擧僧問九鼎澄波即不問爲祥爲瑞事如何師曰古今不墜曰這箇且拈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上堂如斯話會誰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手作捏勢曰達磨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上堂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

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冰河焰起枯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竪夯偏問諸方苟或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牀一下僧問一箭一羣卽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曰中也曰還端的也無師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曰恁麼則石鞏猶在師曰非但一箇兩箇曰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却了也問三玄三要卽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麼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師曰放過卽不可隨後便打上堂橫按拄杖曰便與麼休去已落二三更若忉忉終成異見旣到這裏又不可弓折箭盡去也且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曰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卓一下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請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爲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

○栢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上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靈峯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謾謂言端語端鐵牛放去無蹤跡明月蘆花君自看卓拄杖下座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淸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卽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爲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無欲則常有微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卽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

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即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甞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眞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唯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眞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沂州洞山雲禪師上堂秋風卷地夜雨翻空可中別有淸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纔落見

聞卽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

長安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爲矢惺惺底築著磕著懵懂底和泥合水龜毛拂逼塞虛空兎角杖撑天拄地曰射瑚瑚林知心能幾幾擊禪牀下座

滁州龍蟠聖壽曇廣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楊廣山頭雲靄靄月華庵畔栢靑靑曰恁麼則投子嫡嗣大陽親孫也師曰未跨鐵牛棒如雨點曰今日已知端的師曰一任敲甎打瓦

青原下十二世

芙蓉楷禪師法嗣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劍州賈氏子弱冠爲僧徹證於芙蓉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祇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祇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尙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擧人間步披毛戴角混塵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華謝了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也上堂燈籠忽爾笑哈哈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頭女至今游蕩不歸來這冤家好歸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爲誰栽上堂知有佛祖向上事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大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

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衆還識此人麼良久曰對面不仙陀睡多饒寐語上堂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但了歸元性何愁方便門諸人要會歸元性麼露柱將來作木杓旁人不肯任從伊要會方便門麼木杓將來作露柱撑天拄地也相宜且道不落方便門一句作麼生道三十年後莫教錯舉

洪州寶峯闡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十九剃染登具泰令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臥泰詰之師曰既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虛心游方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嘆曰是地非麓山也邪比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遷甘露三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泐潭上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參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太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橫江渚棹舉清波唱慶堯年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上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臥荊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嶽立面前塞却古路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悉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問承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峰挺出月朦朦裏泐潭水光生豈不是寶峰境師曰若是寶峰境憑君子細看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行時。曰祇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峯上。別有靈松帶露寒。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卽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寂。闍維得設利如珠琲。舌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峯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潼川税氏子。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祇如聞見覺知未守可。問作麼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爲之心空。邪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空。邪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寔無爲無不爲。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捉得循河三脚鼈。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日日朧朧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咄。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影。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外石笋橫空。絲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兎曉過西岑。抱子金雞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悉麼。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曰。波斯彈指。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紹興丁丑七月二十五日。坐寂。火後收設利。塔于學射山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見知於司馬溫公。然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旦落髮從芙蓉游。履踐精密。契悟超絕。出世住大乘。崇寧間詔居淨因。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荊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鳥道遼空。不妨舉步。金雞報曉。丹鳳翱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祇有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西京天寧蘊諸禪師蔡州宋氏子初住韶山次過天寧丹霞上堂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裏聞聲鼻嘗味有時一覺到天明不在牀上不落地大衆且道在甚麼處諸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孤行脚其或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問如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祇一人曰如何是臣師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玄眸凝不瞬妙體鑒旁來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帳符尊賤隔潛信往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爲四衆僧竟行當住津送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

長安天寧大用齊璉禪師上堂淸虛之理佛祖同歸畢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滿目森羅事作麼生纖塵絕際渠儂有眼豈在旁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到恁麼田地始可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方當風玄路直得金針鎖線脚不彰玉殿寶階珠簾未卷正當此時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古渡秋風寒颯颯蘆花紅蓼滿江灣

潼川府梅山巳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木糝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石女不描眉

鄜州普賢善秀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龍吟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輕煙籠皓月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松瘁何曾老花開滿未萌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難明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前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範爲僧俾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蓉問曰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假修客撫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虛玄不犯實鑑光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是迢遞物外底人師曰徧身紅爛不可扶持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諸人還知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璃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鞭聲

瑞州洞山微禪師上堂日暖風和柳眼青冰消魚躍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戴雪行僧問如何是默默相應底事師曰瘂子喫苦瓜

太傅高世則居士字仲貽號無功初參芙蓉求指心要蓉令去其所重扣已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庵頭別有一簾明

大洪恩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章氏子上堂召大衆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騎玉馬曾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奈有五色絲條繫手脚三鐶金鎖鎖咽喉直饒鎚碎金鎖割斷絲條須知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一重還會麼善吉維摩談不到目蓮鶖子看如盲上堂擧李刺史問藥山何姓山曰正是時李罔測乃問院主某甲適來問長老何姓答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麼主曰祇是姓韓山聞曰若六月對他便道姓熱也又嚴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曰不敢嚴頭擧拳曰是甚麼教曰是權教頭曰苦哉我若展脚問你不可道是脚教也師曰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劍一轉語似石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挂劍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宗埽土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青原下十三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

眞州長蘆眞歇淸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閙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峰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

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投命爲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明主補陀台之天封閩之雪峯詔住育王徙溫州龍翔杭之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皐亭崇先上堂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款曲賣弄爭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甚麼瞞雪峯不得上堂上孤峯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趂凉般取一轉柴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上堂口邊白醭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

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曰和尚爲甚麼却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麼師一日入廚看煮麵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麼却煩惱僧曰和尚即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麵問僧你死後燒作灰撒却了向甚麼處去僧便喝師曰好一喝祇是不得離款僧又喝師曰公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這死漢上堂苔封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鉤針穩密孰云漁父棲巢祇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麼良久曰直饒倘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堂乍雨乍晴乍寒乍熱山僧底箇山僧自知諸人底箇諸人自說且道雪峰口除喫飯外要作甚麼問僧瑠璃殿上玉女擲梭明甚麼邊事曰同互不當機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間師曰正當不曾間

時如何僧珍重便出上堂撼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雲門大師卽得雪峰則不然卓拄杖曰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苗爭見靑上堂幻化空身卽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上堂還有不被玄妙汙染底麼良久曰這一點傾四海水已是洗脫不下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馬入蘆花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鋩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曰雲蘿秀處靑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師終于阜亭崇光塔于寺西華桐塢謚悟空禪師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參佛陀遜禪師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爲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八遊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及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卽詣丈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卽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霞領大洪師掌牋記後命首衆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眞歇初住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舄穿弊且易之眞歇俾侍者易以新屨師却曰吾爲鞋來邪衆聞心服懇

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
通能仁及長蘆天童屋廬湫隘師至創闢一新衲子
爭集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眞珠
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
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俙僥笑指家風爛熳春上堂
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
風月寒淸古渡頭夜船撥轉瑠璃地上堂空劫有眞
宗聲前閒已躬赤窮新活計淸白舊家風的的三乘
外寥寥一印印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今日
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
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
祇如以淸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相
曰祇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
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靑道黃指
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相復曰若
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上
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投壑盡靑嶂倚
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

夜穿雲入市鄽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
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
宗中辨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涷雞未報家林曉隱
隱行人過雪山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曰合同船
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快刀快斧斫不入
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一任塡溝塞壑問淸虛之
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
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曰誕生就
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曰歷歷
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麼則塵塵皆現
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
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
溪邊舞上堂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麼開口
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
與你一時拈却了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
麼擘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師住持以來
受無貪而施無厭歲艱食竭已有及贍衆之餘賴全

活者數萬日常過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次謁越帥趙公令詪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索筆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奉全軀塔于東谷謚宏智塔名妙光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上堂進一步踐他國王水草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上堂舉船子囑夾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祗明此事今時人為甚麼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愁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

處州治平湡禪師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出蘆花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上堂卓拄杖一下召大衆曰八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金鳳夜棲無影樹峯巒纔露海雲遮

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曰意旨如何師曰今年米價貴容易莫嫌鹽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六旬之開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邦迎和氣之時東帝布生成之令直得天垂瑞彩地擁貞祥微微細雨洗寒空淡淡春光籠野色可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人皆添一歲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千歲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上堂威音已前誰當辨的然燈已後孰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打作兩橛縱向這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由杜口毗耶已是天機漏洩任使掩室摩竭終須縫罅離披休云體露真常直是純清絕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獨運孤明雖然似此新鮮未稱衲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光洞啓從此竿頭絲線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回機方解入鄽垂手所以道任使板齒生毛莫教眼睛顧著認

著則空花繚亂。言之則語路參差。既然如是。敢問諸人。不犯鋒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開。萬象曉來都一色

東京妙慧尼慧光淨智禪師。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瞌睡

寶峰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青谷真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閎中之季子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未知書。多喜睡。其父目爲懵然子。暨成童。强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即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衆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刺頭於利名中邪。請移授從兄珏。遂祝髮受具。未數載。名振京師。宣和三年春。徽宗皇帝賜號真際。俾居圓通。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徧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窠臼。正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卻徵他道。那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牀上佛陀耶。上堂。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吞盡。如人飲湯水。蹤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衆生。盡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瞥然覷見。雖然得見。渺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諸人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示寂。闍維。煙氣所及。悉成設利。塔司空山分空疊石原

台州真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當。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他雪覆青山。不留元字。挂懷誰顧。波騰水面。且道正不立玄。偏不附物。

一句如何學似。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州王氏子。自幼不羣。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披剃。始謁淨慈象禪師。一日聞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輿不自遏。遂往寶峰。求入室。峰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峰擊鼓告衆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智通。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羸羊絕迹。蒼梧月鏁。丹鳳不棲。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觸處玄。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面老婆披白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翁子著皂衫。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屎裏䵷筋斗。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雪刃籠身不自傷。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崑崙夜裏行。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捉得烏龜喚作鼈。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曰。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曰。何得干戈相待。師曰。三兩綫。一斤麻。紹興初。歸住寶嚴。以事民其服。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爲衆小參。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焰。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斂目而逝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蕚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淸。噫。你是何人。至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祇作境會。師卽契悟（羅湖野錄云。成指以問師曰。汝會麼。師曰。不會。成曰。汝記得法華擬寒山否。師遂誦。至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於憶字處。成遽以手掩師口曰。住住。師豁然有省）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喏。紹興初。出住華藥。嬰之天寧。後遷淸涼。上堂。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居明之瑞巖。建康再以淸涼挽之。明守亦勉其行。師不

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煙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生花未幾而終

石門易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子二十八辤父兄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秉拂罷師問曰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方剎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眞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徧扣諸方後至石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僅一紀示寂日說偈遺衆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爲知己擊碎千關與萬關

越州天衣法聰禪師上堂幽室寒燈不假挑虛空明月徹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烈焰光中發異苗因裝普賢大士開光明次師登梯秉筆顧大衆曰道得卽爲下筆衆無對師召侍者與老僧牢扶梯子遂點之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禪師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乃曰成都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師亦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得法者衆

淨因覺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眞懿慧蘭禪師上堂達磨大師九年面壁未開口已前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神光座主一覷脚手忙亂便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當時若有箇漢腦後有照破古今底眼搊住問他道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你傳底法待伊開口便與掀倒禪牀直饒達磨全機也倒退三千里免見千古之下負累兒孫華嚴今日豈可徒然非唯重整頹綱且要爲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按召大衆曰達磨大師向甚處去也擲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花少室峰前名爲得髓從上古德祇可傍觀末代宗師盡皆拱手華嚴今日不可逐浪隨波擬向萬仞峰前點出普天春色會麼髑髏無喜識枯木有龍吟

天寧誧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上堂。般若無知。應緣而照。山僧今日撒屎撒尿。這邊放那邊屙。東山西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淸凉地。剛被熊峰染汙他。染汙他。莫咏唧。泥牛木馬盡呵叱。過犯彌天且莫論。再得淸明又何日。還會麼。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大洪遂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僧問。須菩提巖中宴坐。帝釋雨華。和尙新據洪峰。有何祥瑞。師曰。鐵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烏照海門。曰。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熨斗煎茶銚不同

大洪智禪師法嗣

越州天章樞禪師上堂。召大衆曰。春將至。歲已暮。思量古往今來。祇是箇般調度。凝眸昔日家風。下足舊時岐路。勸君休莫莽鹵。眨上眉毛須薦取。東村王老笑呵呵。此道今人棄如土

靑原下十四世

長蘆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宗珏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休斫額。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眞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氣。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眞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雪峰老漢抑逼人作麼。既到這裏。爲甚麼鼻孔在別人手裏。良久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僧問。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沈影之心。還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鳳過長空。聻。僧擬議。師曰。靈利衲子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麻語作麼。我今爲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大似壓良爲賤。既不恁麼。畢竟如何。白雲籠嶽頂。翠色轉崔嵬

建康保寧興譽禪師上堂。步入道場。影涵宗鑑。粲粲星羅霽夜。英英花吐春時。木人密運化機。絲毫不爽。

石女全提空印文彩未彰且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生體悉的的縱橫皆妙用阿儂元不異中來

眞州北山法通禪師上堂呑盡三世底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爲甚麼開眼不得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金針雙鎖備叶露隱全該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師曰滴水不入石

天童覺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聞庵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圓具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麈尾拂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北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巖雪竇上堂人人有箇鼻孔唯有善權無鼻孔爲甚麼無二十年前被人掣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唯有善權無眼睛爲甚麼無被人木槵子換了也人人有箇髑髏唯有善權無髑髏爲甚麼無借人作屎杓了也遂召大衆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也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淵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眞紅繫驢橛上生芝草不是雲靄香爐峰上堂翠巖不是不說祇爲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爲君剖決露柱本是木頭秤鎚祇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沒却你鼻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著你眼睛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礱三尺劍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團圞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偏界絕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翻鏃功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障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師終于本山塔全身寺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栢氏子壯於西京聖果寺祝髮習華嚴棄謁南陽謹次參大洪智踰十年無所

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居善權次遷金粟上堂明
月高懸未照前雪眉入凭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
客散雲樓酒椀乾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蚍入
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澄照道
凝染削進具甫二十扣眞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
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
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
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
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
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眞子紹興丁巳開
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三年勅補淨慈上
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
到岸六窗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閑閑耀
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上堂釋迦
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
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
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

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去裙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
僧都不會上堂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
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
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力
鼕鼕打皷祭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旁參回
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閑月雖晦而彌照賓主交參正
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
何是正中偏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
正師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正中來
師曰莫謂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曰如何是
兼中至師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
石人衫子破大地没人縫上堂皮膚脫落絕方隅明
了身心一物無妙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
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
靈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契劫前眼
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皺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
兮不動搖游者游兮莫忽速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
不長尋常木踏禪德向上一著尊貴難明瑠璃殿上

不稱尊翡翠簾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眞宗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鄽上堂舉傅大士法身頌云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大師道諸人東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秖要識取這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地錐劄不入到這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秖今要見這一頭麼天色稍寒各自歸堂上堂舉風旛話師曰風旛動處著得箇眼却是上座風旛動處失却箇眼即是風旛其或未然不是風旛不是心衲僧徒自强錐針嚴房雨過昏煙淨臥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塔全身於明覺塔右

明州瑞巖石窻法恭禪師郡之奉化林氏子於棲眞院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撥欄葉聲忽然有省弃依天童始明大旨凡當世弘法者悉往咨決出住能仁光孝瑞巖上堂春風楊柳眉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玉線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孰辨別慚愧可憐生頭頭皆合轍不念阿彌陀南無乾屎橛無智癡人前第一不得說上堂見得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雨寶休誇富無地容錐未是貧踏著秤鎚硬似鐵八兩元來是半斤上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公案頌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襄州石門淸涼法眞禪師劒門人也上堂柳色含煙春光迥秀一峰孤峻萬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淸似鏡賓中有主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破草鞋赤脚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渾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明州光孝了堂思徹禪師上堂羊頭車子推明月沒底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無南北與西東所以劫前消息非口耳之所傳格外眞規豈思量之

能解須知佛佛祖祖了無一法爲人子子孫孫直下全身荷負既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糝不留湛湛之波碧水冷涵於秋色靈靈之照霽天淨洗於氷輪宛轉旁參叶通兼帶夢手推開玉戶飜身撥動機輪正令纔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工密運俄驚三世變遷雖則默爾無言爭奈熾然常說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有故有新且道如何話會諸人還委悉麼羣陰消剝盡來日是書雲

隨州大洪法爲禪師天台鮑氏子上堂法身無相不可以音聲求妙道亡言豈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談玄終挂唇齒須是功勳不犯形跡不留枯木寒巖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鄽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却來煙塢臥寒沙

眞州長盧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心意識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生已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躇擬議之間即沒交涉

大洪預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簷前雨滴響冷冷一切色是佛色覿面相呈諱不得便恁麼若爲明碧天雲外月華清

福州雪峰慧深首座示衆未得入頭應切切入頭已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間歇大洪聞之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福緣不勝耳一日普說罷揮偈辭衆以筆一拍而化

天封歸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上堂峰頭駕鐵船三更日輪杲心閑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鄭州梨放手元是青州棗

天衣聰禪師法嗣

蘇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猴愁摟擻頭

温州護國欽禪師上堂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捉生

擒提昔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綿附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何處嚇嚧嚇嚧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茫一任踍跳

無爲軍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自到天衣蚤夜精勤脇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覩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僧曰這漢却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契奥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稱善後住吉祥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叱之師忘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聲直透青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聞命職藏司住後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

青原下十五世

天童珏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智鑑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瘍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眞歇於長蘆大休首衆即器之後遯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復見大休住後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雪竇宗禪師法嗣

泰州廣福微庵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同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即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祇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款乃碧巖深處臥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沒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盌子貯清風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窻燒盡丹霞木佛氷交野渡凍殺陜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焰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衲被蒙頭坐冷煖了無知

青原下十六世

雪竇鑑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長翁如淨禪師久依雪竇足菴和尙會下菴令看柏樹子話有省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栢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跨跳松蘿亮髙笑掀騰後出世列主名刹居杭之淨慈末幾奉勅黃復遷明州天童寺開爐上堂云只個柴頭煨火種諸方聿起競開爐天童直截超宗處爐與柴頭盡底無恁麽卻有煖氣正好猛做工夫且道如何驀忽雷霆轟烈燄從教深夜雪模糊上堂天童鐵臭老拳頭打殺江湖水牯牛夜後忽然生個卵天明推出大日頭且道如何晒晾諸人忝濕處免教行步滑如油謝新舊兩序上堂開無間地獄現閻羅大王聚夜叉一部列牛頭兩行與其進者劍樹上猛火進用與其退者刀山裏寃冰退藏且道理會甚事飫耐飯飽弄箸判斷屎急尿淋其或未然華柳春風入戲場壽慶節上堂至哉乾元誕佛國摩耶之瑞大哉貝典祝仙桃王母之春正當恁麽時且道以何爲驗觀音纓珞妙莊嚴勢至華鬘長自在上堂仲冬第一句槎槎牙牙老梅樹忽開花一花兩花三四五花無數花淸不可誇香不可誇散作春容吹艸木衲僧個個頂門禿驀劄變怪狂風暴雨乃至交袞大地雪漫漫老梅樹太無端寒凍摩挲鼻孔酸謝知事齋首座秉拂上堂鐵酸餡金剛圈塞斷咽喉曳脫鼻孔天童立地有分衲僧乞命無門且道如何堪與瞿曇作子孫請監收上堂寶八布衫穿大家出隻手橫須彌爲槩量大海爲斗所以生殺在前收放在後歸功塞破虛空口還知麽天童不敢相孤甘作啼鷄走狗上堂螟蛉之子殑而逢蜾祝之曰類我類我天童門下莫有類我底麽萬里不挂片雲靑天一團猛火謝監收上堂金剛王寶劍在匣有望風不犯之威天童喝下飛出變作無孔鐵鎚輥入荒田亂艸任教日炙風吹因甚如此拈匙把箸知多少不是知音不易知佛成道日上堂云瞿曇臘月八夜半走出山賊路羊腸由偷心虎背斑鈍置人天者一番天童恁麽檢舉且道諦當也無落賺兒孫頭盡禿葫蘆藤種纒葫蘆師凡六座道場末云稟授衆有

偈第十字應作罪書

請師曰我待涅槃堂裏拈出果臨終時拈香曰如淨行脚四十餘年首到乳峯失脚墮於陷阱此香今不免鈍置我雪竇足菴大和尚幷書辭世（偈云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個踍跳活陷黃泉咦從來生死不相干竟而趨寂

青原下十七世

天童淨禪師法嗣

襄州鹿門覺禪師參長翁值翁上堂曰一個烏梅似木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片翼堪笑烏梅歒鐵釘師不覺失笑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後承印記出住鹿門示衆曰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者個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恩報秀云看經不易）師嘗作五位頌曰正中偏月黑雲籠午夜天佛祖無蹤凡聖盡個中誰辨往來源偏中正金井玉盤秋水冷海天紅日已生東餘輝不照毗盧頂正中來戴角披毛知幾囘應物轉身全得妙雲收終不露崔嵬偏中至覿面誰能容擬議手提妙印不當風大用繁興豈凝滯兼中到無舌兒童方會道撥塵何處得逢源撒手迴途還復妙

青原下十八世

鹿門覺禪師法嗣

青州普照寺一辨禪師精究內典貫通旨趣及參鹿門得言外旨出住中都萬壽當是時北方二百餘年燕秦齊晉之間入是宗者皆其後學每向室中設百問勘驗學者一日擧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又曰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且道甚麼處相見得個端的又曰囘途轉位直須戴角披毛喚作畜生得麼又曰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爲甚麼擬心卽錯動念卽乖又曰有口讚不盡無言心自明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如是憧憧籌室透斯語者鮮焉

青原下二十二世

雪巖滿禪師法嗣

燕京報恩寺萬松行秀禪師河內之解人也姓蔡氏出家於邢州淨土寺禮贇公爲師後受具戒挑囊距燕歷潭過慶壽參勝默老人教看長沙轉自己歸山

河大地話半載全無由入默曰我只願你遲會一日有省復看玄沙末後語請益雪巖於磁之大明纔二十七日不覺伎倆已盡留入記室語言相契徑付衣偈尋歸淨土搆萬松軒以自適寺內尊宿敦請住持次住中都萬壽寺小參昔有跨驢人問衆僧何往僧曰道場去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以拳毆之曰者漢沒道理向道場裏跨驢不下其人無語師曰人人盡道者漢有頭無尾能做不能當殊不知却是者僧前言不副後語汝既知舉足下足皆是道場何不悟騎驢跨馬無非佛事萬松要斷者不平公案更與花判曰喫拳沒興漢茆廣杜禪和早是不克已那堪錯怪他道場惟有一佛法本無多留與闍黎道護喃薩哩嚩金章宗皇帝明昌四年即南宋光宗紹熙四年也詔師於禁庭陞座帝親迎禮聞未聞法開悟感慨奉錦綺大僧伽衣內宮貴戚羅拜拱跪各施珍愛建普度會施奉異常格連日祥雲聯綿天際從此年豐謳歌滿路承安二年丁巳詔師住大都之仰山棲隱禪寺上堂蓮宮特作梵宮脩勝境還須聖駕遊雨過水澄禽泛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也展恢天網呂望稀垂浸月鈎試問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閏四月旦上堂所謂道人者不知月之大小不知歲之餘閏楚僧即不然今年三百八十四日前月大盡此月小盡即今閏四月一日辰末巳初忽有個出來道通疏伶俐知時按節要且無道人氣息楚僧以手掩鼻道近後近後作什麼灌道人氣息珍重晚住報恩退居從容菴示衆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鏡開時纖塵不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刃相逢時如何回互示衆云去即留住住即遣去不去不住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在在處處且道是甚麼物得恁麼奇特示衆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示衆踢翻滄海大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碎嚴從立令猶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示衆向上一機鶴冲霄漢當陽一路鷂過新羅直饒眼似流星未免口如匾擔且道是何宗旨師於孔老莊周百家之學無不會通三閱藏教恒業華嚴得法者一百二十人壽八十一

青原下二十三世

報恩秀禪師法嗣

燕京報恩林泉從倫禪師。初住萬壽。上堂。禪禪非正非偏。無意路有玄淵。超今邁古。絕後光先。但能忘影迹。何必守筌筌。直指人心見性。須憑祖意通玄。九年面壁。員消息端的。其中有秘傳。示衆。若論此事。如丹鳳銜膏。不留其踪。其由性空寥廓。慧日精明。照五蘊之皆空。使萬緣之俱泯。直得星攢碧落。月浸丹墀。翡翠簾垂。燭香人靜。當此之際。那容喘息。寧許窺窬。密室不通風。玄門難措足。雖然如是。一點靈明通宇宙。那拘西竺與曹溪。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聖旨就大都憫忠寺。焚燒道藏偽經。除道德經外。盡行燒燬。命師下火。遂以火炬打一圓相。曰。諸仁者。只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枉教人口不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烟滅後。任伊到處覓天尊。急著眼看。

五燈嚴統卷十四

五燈嚴統卷第十五

南嶽下六世

雪峰存禪師法嗣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姓張氏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及長落髮稟具於毗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己事未明往參睦州州纔見來便閉卻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卻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𨍏轢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乃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眾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卻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峰曰大眾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師出嶺徧謁諸方覈窮殊軌鋒辯險絕世所盛聞後抵靈樹冥符知聖禪師接首座之說初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腳也一日令擊鐘三門外接首座眾出迓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人天眼目見靈樹章）後廣主命師出世靈樹開堂日主親臨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可無益於人）師乃曰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藉忽遇明眼人見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甚事欠少甚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快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遲回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覷西覷看是箇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

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卽差況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事珍重上堂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甚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祇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能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擧上堂三乘十二分教橫說竪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早是作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伏惟尚饗僧來參師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落我袈裟圈繢裏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生自代曰某甲無氣力師一日打椎曰妙喜世界百雜碎拓鉢向湖南城裏喫粥飯去來上堂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擧看待老漢與你大家商量有麼有麼時有僧出擬伸問次師曰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便下座擧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師在文德殿赴齋有鞠常侍問靈樹果子熟也未師曰甚麼年中得信道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山河大地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釋迦老子在西天文殊菩薩居東土問如何是雲門山師曰庚峯定穴問如何是大修行人師曰一槎在手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爲甚麼鐘聲披七條問一生積惡不知善一生積善不知惡此意如何師曰燭問如何是和尚非時

為人一句師曰早朝牽犂晚間拽杷舉雪峯云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師曰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上堂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也直饒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是實到這箇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須退步向自已根脚下推尋看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毫許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況汝等各各當人有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屈作麼且汝諸人有甚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獨自承當得猶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纔見老和尚開口便好把特石驀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鬪咬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商量苦屈兄弟古德一期為汝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知是般事拈放一邊自著些子筋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甚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珍重

上堂盡乾坤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漢打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甚麼道理直饒你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與折脚若是箇人聞說道甚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驀面唾汚我耳目汝若不是箇手脚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不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入門拽杖便趁睦州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董到處馳騁驢唇馬觜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麼甚麼處是與人著力處似這般底有人屈衲僧齋也道得飯喫有甚堪共語處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汝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衆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古人大有葛藤相為處祇如雪峯道盡大地是汝自已夾山道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洛浦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全身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看日久歲深自然有箇入路

此事無汝替代處莫非各在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祇爲汝證明汝若有少許來由亦昧汝不得若實未得方便撥汝即不可兄弟一等是踏破草鞋抛却師長父母行脚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若未有箇入頭處遇著本色齩猪狗手脚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爲有可齩嚼眨上眉毛高挂鉢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不成辦直是今生不得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門中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不孤負師長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橫擔拄杖一千里二千里走這邊經冬那邊過夏好山好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衣鉢苦屈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有甚麼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麼生消得直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到前頭將甚麼抵擬莫一似落湯螃蟹手脚忙亂無汝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前俗人尚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我沙門合履踐箇甚麼事大須努力珍重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遷化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師曰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師對曰師上堂佛法也太煞有祇是舌頭短良久曰長也普請般柴次師遂拈一片抛下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見僧量米次問米籮裏有多少達磨眼睛僧無對師代曰斗量不盡上堂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曰厨庫三門又曰好事不如無示衆古德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你自己乃曰遇賤即貴僧曰乞師指示師拍手一下拈拄杖曰接取拄杖子僧接得拗作兩橛師曰直饒恁麼也好與三十棒上堂一言纔舉千車同轍該括微塵猶是化門之說若是衲僧合作麼生若將佛意祖意這裏商量曹谿一路平沈還有人道得麼道得底出來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餬餅曰這裏有甚麼交涉師曰灼然有甚麼交涉乃曰汝等諸人沒可作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汝且喚甚麼作佛喚甚麼作祖且說超佛越祖底道理看問箇出三界汝把將三界來看有甚麼見聞覺知隔礙著汝有

甚麽聲塵色法與汝可了。了箇甚麽。椀以那箇爲差殊。之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爲物。道箇學體全眞物物覩體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甚麽事。早是相埋没了也。汝若實未有入頭處。且獨自參詳。除却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更有甚麽事。無端起得如許多般妄想。作甚麽。更有一般底。如等閑相似。聚頭學得箇古人話路。識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祇管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抛却父母師長。作這去就。這般打野榸漢。有甚麽死急。行脚去以拄杖趂下上堂。故知時運澆漓。代干像季。近日師僧北去。言禮文殊。南去謂遊衡嶽。恁麽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漆相似。祇管取性過時。設有三箇兩箇。狂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語句。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閻羅王釘釘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擺動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後祇道自賺有甚麽事。近前。上堂。衆集。師以拄杖指面前曰。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覓勝負。還有人諫

得麽。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看。僧曰。請和尚諫。師曰。這野狐精。上堂拈拄杖曰。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榔栗杖。乃畫一畫曰。塵沙諸佛盡在這裏葛藤。便下座。上堂。我看汝諸人二三機中。尚不能搆得。空披衲衣何益。汝還會麽。我與汝註破。久後到諸方。若見老宿擧一指。竪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拽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落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實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刹土中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橫。汝還會麽。若不會。且莫掠虛。然雖如此。且諦當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也未夢見。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驀拈拄杖畫一畫曰。總在這裏。又畫一畫曰。總從這裏出去也。珍重。師一日以手入木師子口。叫曰。齩殺我也。相救。（歸宗柔代云。和尚出手太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擧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頭。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麽生。自

代曰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示衆曰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曰日日是好日上堂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問新到甚處人曰新羅師曰將甚麼過海曰草賊大敗師引手曰為甚麼在我這裏曰恰是師曰一任踍跳僧無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蝍蟟吞大蟲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曰唱者如何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山河走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天地黑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卽得不空過師曰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你肚裏曰和尚為甚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是道師曰去曰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闍黎公驗分明何在重判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問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如何得出家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怕我不知問萬機喪盡時如何師曰與我拈佛殿來與汝商量曰豈關他事師喝曰這掠虛漢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風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念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日裏看山師問僧近離甚麼處曰南嶽師曰我不管與人葛藤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讀書人來報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飯氣問承古有言牛頭橫說竪說猶未知有向上關棙子如何是向上關棙子師曰東山西嶺青問如何是端坐念實相師曰河裏失錢河裏摝上堂函蓋乾

坤目機銖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衆無對自代曰一鏃破三關僧問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祖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墼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骼又曰胔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問如何是啐啄機師曰響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問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師曰露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恰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曰要問承古有言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未了師曰確師垂語曰會佛法如河沙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自代云俱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一說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曰倒一說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曰鑒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麼與麼師曰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師問嶺中順維那古人竪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順曰拂前見拂後見師曰如是如是師後却舉問僧汝道當初諾伊不諾伊僧無對師曰可知禮也問僧甚處來曰禮塔來師曰謔我曰實禮塔來師曰五戒也不持師嘗舉馬大師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這箇爲主乃曰好語祇是無人問我時有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西天九十六種你是最下種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師曰西禪近日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打一掌僧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師舉臨濟三句語問塔主祇如塔中和尚得第幾句主無對師曰你問我主便問師曰不快即道主曰作麼生是不快即道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直歲甚處去來曰刈茆來師曰刈得幾箇祖師曰三百箇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師便打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祇對師曰大衆退後曰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夫却目在僧經句曰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

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
上堂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
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案山來僧便問學
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師曰三門爲甚麼騎佛
殿從這裏過曰恁麼則不妄想去也師曰還我話頭
來上堂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你
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悟
得底麼出來對衆道看示衆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
以拄杖畫云百雜碎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
即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示衆眞空不壞有眞空
不異色僧便問作麼生是眞空師曰還聞鐘聲麼曰
此是鐘聲師曰驢年夢見麼上堂平地上死人無數
過得荊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出曰與麼則堂中第
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瑫長老學菩薩手中
赤幡問師作麼生師曰你是無禮漢瑫曰作麼生無
禮師曰是你外道奴也作不得僧問佛法如水中月
是否師曰淸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
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上堂拈拄
杖曰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
得來師有偈曰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
喃知君大罔措示衆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有僧問
如何是大用現前師拈起拄杖高聲唱曰釋迦老子
來也上堂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
踍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脚跟下又曰這箇是祭
鬼神茶飯雖然如此鬼神也無厭足示衆一人因說
得悟一人因喚得悟一人聞舉便回去你道便回去
意作麼生復曰也好與三十棒上堂光不透脫有兩
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
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
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
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
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
是張拙秀才語曰是師曰話墮也僧問如何是法身
師曰六不收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
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
何師曰金毛師子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

桶裏水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曰裂破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面南看北斗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地潑水相公來師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得麼師曰和尙道甚麼童曰不會則目前包裹師曰會則目前包裹師到曹山見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却令他不疑去師問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山曰祇爲密密所以不知有師曰此人如何親近山曰莫向密密處親近師曰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山曰始解親近師應喏喏師到鵝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處尙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座適來和尙意作麼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師曰要道卽得見卽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祇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曰頭上著枷脚下著杻曰與麼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僧舉灌溪上堂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師曰舉卽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尙與麼道那師曰你適來與麼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見灌溪曰某甲話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甚處事曰豈干他事師喝曰逐隊喫飯漢師到江州有陳尙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卽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書曰卽今問上座師曰卽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曰黃卷赤軸師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尙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尙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尙不奈何尙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師唱道靈樹雲門凡三十載機緣語句備載廣錄以乾和七年己酉四月十日順寂塔全身於方丈後十七載示夢阮紹莊曰與吾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奏請開塔遂致奉勅迎請內庭供

養逾月方還因改寺為大覺諡大慈雲匡真弘明禪師

南嶽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韶州白雲子祥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主召入府說法時有僧問覺華纔綻正遇明時不昧宗風乞師方便師曰我王有令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不別曰恁麼則同也師曰不妨領話問諸佛出世普徧大千白雲一會如何舉揚師曰勝却幾人來曰恁麼則四衆何依師曰沒交涉問即心即佛示誨之辭不涉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石橋那畔有這邊無會麼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問衣到六祖為甚麼不傳師曰海晏河清問從上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茶上堂諸人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魁劊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得堪與人天為師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祇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無事珍重問僧甚麼處來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多少水牛曰一箇兩箇師曰好水牛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指倚子曰這箇是倚子師以手撥倚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對師曰這虗頭漢(雲門聞乃云須是我辭兄始得)師將示滅白衆曰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事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間內外已否若如是會即大地如鋪沙良久曰去此即他方相見言訖而寂

鼎州德山緣密圓明禪師上堂僧堂前事時人知有佛殿後事作麼生上堂我有三句語示汝諸人一句函蓋乾坤一句截斷衆流一句隨波逐浪作麼生辯若辯得出有參學分若辯不出長安路上輥輥地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三尺杖子攪黃河問百花未發時如何師曰黃河渾底流曰發後如何師曰幡竿頭指天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裏盡是木頭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這頭蹋著那頭掀上堂與麼來者現成公案不與麼來者垛生招箭總不與麼來者徐六擔板迅速鋒鋩猶是鈍

漢萬里無雲青天猶在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死句揚眉瞬目舉指豎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無誵訛是死句時有僧問如何是活句師曰波斯仰面看日恁麼則不謬去也師便打上堂舉臨濟示衆曰恁麼來者恰似失却不恁麼來者無繩自縛十二時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盧是錯分明與麼道一任天下人貶剝師曰古鏡濶一丈屋梁長三尺是汝鉢盂鐼子濶多少上堂俱胝和尚凡有扣問祇豎一指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僧問已事未明如何辯得師曰須彌山頂上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脚下水淺深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千年松倒挂曰來後如何師曰金剛努起拳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佛殿正南開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白雲山上起曰出與未出還分不分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如何是應用之機師喝僧曰祇這箇爲復別有師便打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師便打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猢猻繫露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猢猻入布袋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并汝三人無繩自縛問如何是佛師曰滿日荒榛曰學人不會師曰勞而無功問盡大地致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曰大衆總見師便打問無蹤無跡是甚麼人行履師曰偷牛賊問羺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獵屎狗曰挂後如何師曰獵屎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秋來黃葉落曰見後如何師曰春來草自青

岳州巴陵新開院顥鑒禪師初到雲門門曰雪峯和尚道開却門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門曰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擲踍跳上梵天搊破帝釋鼻孔你爲甚麼向日本國裏藏身師曰和尚莫瞞人好門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師無語門曰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師住後更不作法嗣書祇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椀裏盛雪門曰他後老僧忌日祇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恩自後忌辰果如所囑僧問

日疑目

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不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貪觀白浪失却手橈問僧遊山來為佛法來曰清平世界說甚麼佛法師曰好箇無事禪客曰早是多事了也師曰上座去年在此過夏了曰不會師曰與麼則先來不相識下去師將拂子遺僧僧曰本來清淨用拂子作甚麼師曰既知清淨切勿忘却梁山觀別云也須拂却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禪師上堂舉拂子曰這箇接中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曰打鼓為三軍問向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敢曰恁麼則含生有望師曰脚下水深淺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落有無時如何師曰東弗于逮曰這箇猶落有無師曰支過雪山西僧問洞山初和尚如何是佛山曰麻三斤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不入這箇野狐群隊問如何是定師曰觔跳不出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問竪起杖子意旨如何師曰一葉落知天下秋師遊山回首座同衆出接座曰和尚遊山巇嶮不易師提起拄杖曰全得這箇力座乃奪却師放身便倒大衆皆進前扶起師拈拄杖一時趁散回顧侍者曰向道全得這箇力師一日訪白兆兆曰老僧有箇木魚頌師曰請舉看兆曰伏惟爛木一概佛與衆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聖凡路絕師曰此頌有成褫無成褫兆曰無成褫師曰佛與衆生不別聻侍僧救曰有成褫師曰直得聖凡路絕聻當時白兆一衆失色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為甚却無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僧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失利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漢州綿竹人姓上官在衆日普請鉏草次有一僧曰看俗家失火師曰那裏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曰這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上座敗闕後明教寬聞舉歎曰須是我遠兄始得住後僧問美味醍醐為甚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貴

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甚麼處去來曰心境俱忘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諸師心師曰清則始終清曰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踏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喫喀看問如何是室內一盌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衆雲集請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師曰恰恰問如何是玄師曰今日來明日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問如何是香林一脉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秤問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不分別曰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脚問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顯曰恁麼則不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問魚遊陸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曰却下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但有言句盡是賓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戶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何師曰墮落深坑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合掌當胷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露也問教法未來時如何師曰閻羅天子曰來後如何師曰大宋國裏問一子出家九族解脫目連爲甚麼母入地獄師曰確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早朝不審晚後珍重上堂是汝諸人盡是擔鉢囊向外行脚還識得性也未若識得試出來道看若識不得祇是被人熱謾將去且問汝諸人是汝參學日久用心掃地煎茶遊山翫水汝且釘釘喚甚麼作自性諸人且道始終不變不異無高無下無好無醜不生不滅究竟歸於何處諸人還知得下落所在也未若於這裏知得所在是諸佛解脫法門悟道見性始終不疑不慮一任横行一切人不奈汝何出言吐氣實有來處如人買田須是收得元本契書若不得他元本契書終是不穩遮莫經官判狀亦是不得其奈不收得元本契書終是被人奪却汝等諸人參禪學道亦復如是還有人收得元本契書麼試拈出看汝且喚甚麼作元本契書諸人試道看若是靈利底纔聞與麼說著便

知去處若不知去處向外邊學得千般巧妙記持解會口似傾河終不究竟與汝自已天地差殊且去衣鉢下體當尋覓看若有箇見處上來這裏道看老僧與汝證明若覓不得且依行隊去將示寂辭知府宋公璫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脚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師謂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塔于本山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洒洒地作個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住後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須具擇法眼始得祇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曰諸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水問心未生時法在甚麼處師曰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師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賣鞋老婆脚趔(耶擊切)趄(七亦切)問如何是三寶師曰商量不下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字街頭石師子問僧甚處來曰汝州師曰此去多少曰七百里師曰踏破幾緉草鞋曰三緉師曰甚處得錢買曰打笠子師曰參堂去僧應喏問如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曰見之不取思之三年僧問離却心機意識請師一句師曰道士著黃甕裏坐問非時親覲請師一句師曰對衆怎生舉曰據現定舉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罪不重科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漢水正東流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金州客曰用者如何師曰伏惟尙饗問車住牛不住時如何師曰用駕車漢作麼問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雲裏

楚山頭決定多風雨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難得
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文殊
普賢來參時如何師曰趂向水牯牛欄裏著曰和尚
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全憑子力問如何是正法眼師
曰紙撚無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椰栗木
拄杖曰見後如何師曰寶八布衫問如何是佛師曰
灼然諦當問萬緣俱息意旨如何師曰甕裏石人賣
棗圈問如何是洞山劍師曰作麼曰學人要知師曰
罪過問乾坤休著意宇宙不留心學人祇恁麼師又
作麼生師曰峴山亭起霧灘峻不留船問大衆雲臻
請師撮其樞要略舉大綱師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
底蝦蟇叫月明問正當恁麼時文殊普賢在甚麼處
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
則不成二則不是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僧問如何是泐潭家風師曰闍
黎到來幾日也問匠有纖毫卽是塵不有時作麼生
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
患耳聾問悟本無門如何得入師曰阿誰教汝恁麼
問

金陵奉先深禪師江南主請開堂纔升座維那白槌
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便曰果然不識鈍置
殺人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適來道
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速禮三拜復曰大衆且道鈍
置落在阿誰分上師同明和尚在衆時聞僧問法眼
如何是色眼豎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
三人特往請益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語是否眼
曰是師曰鷂子過新羅便歸衆時李王在座下不肯
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致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明
日茶罷備綵一箱劍一口謂二師曰上座若問話得
是奉賞維綵一箱若問不是祇賜一劍法眼陞座師
復出問今日奉敕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曰鷂子
過新羅捧綵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燈作維那乃
鳴鐘集衆僧堂前勘師衆集燈問承聞二上座久在
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一兩則來商量看師曰古人
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
商量燈擬議師打一座具便歸衆師同明和尚到淮

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日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隨州雙泉郁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回頭終不顧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未語先分付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連根猶帶苦上堂初祖不虛傳二祖不虛受彼彼大丈夫因甚麼到恁麼地便下座後住舒州海會僧問如何是舒州境師曰浣水逆流山露骨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地有毒蛇沙有虱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白日沒閑人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山高不礙白雲飛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師曰聽老僧一偈以字不是八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謳阿不是經問如何是色空師曰拾取落花生舊枝問如何是一塵師曰滿目是青山問如何是毗盧藏中有大經卷師曰拈不得曰為甚拈不得師曰特地却成愁

韶州舜峯義韶禪師僧問正法無言時如何師曰言曰學人不會乞師端的師曰兩重公案曰豈無方便師曰無禮難容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僧正到方丈曰方丈得恁麼黑師曰老鼠窟正曰放猫兒入好師曰試放看正無對師拊掌笑師與老宿渡江次師取錢與渡子宿曰囊中若有青銅片師揖曰長老莫笑

南嶽般若寺啓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蠟人為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上堂衆聞板聲集師因示偈曰妙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分時節吾今不再三便下座

潞府妙勝臻禪師僧問金粟如來為甚麼却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南贍部洲事又作麼生師曰黃河水急浪花麤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

清涼智明禪師江南主請上堂僧問凡有言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速道師曰國主在此不敢無禮

潭州南臺道遵法雲禪師上堂從上宗乘合作麼生

提綱合作麼生言論佛法兩字當得麼眞如解脫當得麼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纔啓震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淸三世諸佛說法現前於此明得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下坡不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挂壁上問如何是眞如舍一切師曰分明曰爲甚麼有利鈍師曰四天打鼓樓上擊鐘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著眞紅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時如何師曰諦

韶州雙峰竟欽禪師益州人也開堂日雲門和尙躬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是雙峯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因風吹火上堂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事饒你一向𠃝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師曰動轉施爲曰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曰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來有人恁麼會老僧不肯伊曰請師直指師便打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法王劒師曰鉛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殿裏璨眞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卽違佛教不殺又違王敕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廣主嘗親問法要錫慧眞廣悟號將示寂告門人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山頂預修墳塔洎工畢以聞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尙等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也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韶州資福詮禪師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師曰不答這話曰爲甚麼不答師曰不副前言問覿面難逢處如何顧鑒咦乞師垂半偈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一句超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違曰恁麼則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審資福庭前誰家風月師曰且領前話

廣州黃雲元禪師初開堂日以手拊繩牀曰諸人還識廣大須彌之座也無若不識老僧墮座去也師便

坐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歌謠滿路上堂古人道觸目未曾無臨機何不道山僧卽不然觸目未曾無臨機道甚麼珍重

廣州龍境倫禪師開堂陞座提起拂子曰還會麼若會頭上更增頭若不會斷頭取活僧問如何是龍境家風師曰豺狼虎豹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會師曰早收禾問僧甚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作麼生是黃雲郎當媚癡抹躂爲人一句僧無對示衆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一句道將來

韶州雲門山爽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萬歲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香臺上生蘿蔔

韶州白雲聞禪師上堂良久僧出問白雲一路全因今日師曰不是不是曰和尚又如何師曰白雲一路草深一丈便下座問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皂莢樹頭懸風吹曲不成問受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曰作牛作馬

韶州淨法禪師想章禪師廣主問如何是禪師乃良久主罔測因署其號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月雖明不鑒覆盆之下問既是金山爲甚麼鑿石師曰金山鑿石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十萬餘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胷題卍字曰如何是祖師曰不遊西土有人指壁上畫問既是千尺松爲甚麼却在屋下師曰芥子納須彌作麼生問隔墻見角便知是牛時如何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汝曾讀書麼問太子初生爲甚麼不識父母師曰迥然尊貴

英州大容諲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容水師曰還我一滴來問當來彌勒下生時如何師曰慈氏宮中三春草問如何是眞空師曰拈却拒陽著曰如何是妙用師乃握拳僧曰眞空妙用相去幾何師以手撥之問長蛇偃月卽不問匹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驪江橋下會麼曰不會師曰聖壽寺前問既是大容爲甚麼趂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溪多搕𢶍問如何是古佛一路師指地僧曰不問這箇師曰去師與一老宿相期他往偶因事不去宿曰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廣州羅山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玉狗

吠時天未曉金鷄啼處五更初問丹霞訪居士女子不攜籃時如何師曰也要到這裏一轉問如何是羅山境師曰布水千尋

韶州雲門常實禪師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還有揀擇者麼時有僧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日月分明曰學人不會師曰淸風滿路

郢州林谿竟脫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海五湖賓曰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眼人笑汝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風吹滿面塵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貴多賓客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絕往還問如何是佛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三家村裏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懷感恨長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韶州廣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因風吹火

廣州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妄心無處卽菩提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曰不會師曰妄心無處卽菩提

韶州長樂山政禪師僧問祖師心印何人提掇師曰石人妙手在曰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曰木人整不齊

英州觀音和尚因穿井次僧問井深多少師曰沒汝鼻孔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州觀音曰見後如何師曰英州觀音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射破聰鳴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嚴下白石曰如何是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懷去住情

韶州雲門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卽今是甚麼意僧曰恰是師便喝

瑞州黃檗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天下人作牓樣問如何是佛師曰眉麤眼大上堂良久曰若識得黃檗帳子平生行脚事畢珍重

信州康國耀禪師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

汝向髑髏後會始得曰古人道髑髏裏薦取又如何師曰汝還薦得麼曰恁麼則遠人得遇於師去也師曰莫謾語

潭州谷山豐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梅花綻雲洞老僧驚上堂駿馬機前異遊人肘後懸既參雲外客試爲老僧看時有僧纔出師便打曰何不早出頭來便下座

潁州羅漢匡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了問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向甚麼處去如何祗對師曰久後遇作家分明舉似曰誰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卽不恁麼問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錯曰爭奈苦志專心師曰錯錯

鼎州滄谿璘禪師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雲門和尚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見麼曰錯師曰錯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師因事示頌曰天地之前徑時人莫彊移箇中生解會眉上更安眉

瑞州洞山淸稟禪師泉州李氏子參雲門門問今日離甚處曰慧林門舉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麼去汝見麼曰深領此問門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悟金陵主請居光睦未幾命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經十稔迎住洞山開堂日維那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好箇消息祇恐錯會時有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今日新豐事若何師曰也要道却

蘄州北禪悟通寂禪師上堂拈拄杖曰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頭上轉大法輪盡向諸人鼻孔裏過還見麼若見與我拈將來若不見大似立地死漢良久曰風恬浪靜不如歸堂問僧甚處來曰黃州師曰夏在甚處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曰在手裏卽收取師便打僧不甘師隨後趁出問如何是佛師曰對面千里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撒沙問如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領前話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祇爲眠雪臥霜深曰恁麼則罷息干戈束手歸朝去也師曰指揮使未到你在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主人相師問如何是至極之談師曰愛別離苦

湖南湘潭明照禪師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大嶽水接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合知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惑謾旁神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禪師僧問如何是相輪峯師曰直聳煙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地三尺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門前鼕鼕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興元府普通封禪師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震動乾坤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前有竹三冬秀戶內無燈午夜明

韶州燈峰淨源眞禪師上堂古人道山河大地普眞如大衆若得眞如卽隱却山河大地若不得卽違古人至言衆中道得者出來道看若道不得不如各自歸堂珍重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三家村裏兩兩三三曰來後如何師曰千斜不如一直問諸法寂滅相卽不問如何是世間相師曰眞不掩假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不著力

韶州大梵圓禪師因見聖僧乃問僧此箇聖僧年多少僧曰恰共和尚同年師喝曰這竭斗不易道得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嶠燈聯師當第幾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問水陸不涉者師還接否師曰蘇嚕蘇嚕師問新到南來北來曰北來師曰不落言詮速道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人善會鄉談師曰參衆去僧曰灼然師曰更跨跳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甚麼

信州鵝湖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闍黎不是問僧近離甚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吹毛劍來否僧展兩手師曰將謂是箇爛柯仙元來却是樗蒲漢問如何是鵝湖家風師曰客是主人相師曰恁麼則謝師周旋去也師曰難下陳蕃之榻

廬山開先淸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師曰靑楊蹤遞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下唱虛名問拔雲一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

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一餅深水安隱下便當生涯度幾秋曰如何是長慶境師曰堂裏老僧頭雪白曰二境同歸應當別理師曰在處得人疑問古澗寒泉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恁麼則到也師曰深多少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靑靑翠竹盡是眞如如何是眞如師曰點鐵成金客聞名不見形曰恁麼則禮謝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猶存問承古有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問放過即東道西說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一年同一春

韶州慈光禪師僧問即心即佛誘誨之言不涉前蹤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麼生曰恁麼則學人罔測去也師曰龍頭蛇尾

韶州雙峯慧眞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非時爲人一句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便打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僧問䂓芥投針時如何師曰落在甚麼處(梁山云落在汝眼裏)問不犯詞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

韶州雲門法球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大道師曰當時妄想至今不絕問如何是雲門劒師曰長空不匣鋒鋩色曰用者又如何師曰四海唯淸日月明問如何是道師曰頭上脚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東西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色即不無作麼生是珠曰學人不會特伸請益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風吹萎花曰見後如何師曰更雨新好者

韶州佛陀山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簸土颺塵

連州慈雲山深禪師僧問寶鏡當軒時如何師曰天地皆失色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扣牙恐驚齒

廬山化城鑒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正法眼師曰新羅人迷路上堂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禪德且作麼生是涅槃門莫是山僧這裏聚會少時便爲涅槃門麼莫錯會好諸禪德總不恁麼會莫別有商量底麼山僧這裏早是事不獲已向諸人恁麼道已是相鈍置了也更擬踏步向前有何所益諸禪德但自

無事自然安樂任運天眞隨緣自在莫用巡他門戶求覓解會記憶在心被他繫縛不得自在便被生死之所拘何時得出頭可惜光陰倏忽便是來生速須努力時有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師曰柴鳴竹爆驚人耳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家犬聲獰夜不休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月照舊房深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不欲說似人曰爲甚麼却如此師曰家醜不外揚問如何是和尙尋常爲人底句師曰量才補職曰恁麼則學人無分也師曰心不負人問佛法畢竟成得甚麼邊事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曰和尙豈無方便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師曰拔劍攪龍門

廬山護國和尙上堂曰有解問話者麼出來對衆問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來朝更獻楚王看便歸方丈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又曰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諸上座作麼生理論朝夕恁麼上來向諸上座說箇甚麼即得若說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律師若說世諦因緣又非僧家之所議若論佛法從上祖宗多少佛法可與評量總不如是須知各各當人分上事作麼生是諸上座分上事知有底對衆吐露箇消息以表平生行脚參善知識具擽迦羅目不被人謾豈不快哉還有麼良久云若無人出頭買賣不當價徒勞更商量珍重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雲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擘破鐵圍山

廬州天王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師曰高座不曾登曰登後如何師曰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東家籬西家壁自已分上又作麼生僧無對師便打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師曰風雨順時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師曰稻麻竹葦

廬州慶雲和尙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十進九退曰如何即是師曰何日得休時問一言道斷時如何師曰未是極則處曰如何是極則處師曰冬後一陽生問諸法實相義和尙如何說師曰口挂東壁上問佛令祖令今已委向上機鋒事若何師曰今日學人不曉如何指示師曰收

岳州永福院朗禪師。問僧。汝是甚處人。曰荊南人。師曰。還過公安渡也無。曰過公安渡。師曰。汝何不判公驗。曰和尙何得特地。師曰。爭奈岳陽關頭。何僧無語。師便打

郢州芭蕉山弘義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舉起分明。曰如何受持。師曰。蘇嚕悉哩。問學人非時上來乞師一接。師曰。汝是甚處人。曰河北人。師曰。不易過黃河

郢州趙橫山和尙。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長連牀上喫粥喫飯。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平地看高

信州西禪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天上有星皆拱北。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大地坦然平。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春生夏長。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一回春到一回新

廬州南天王海禪師。僧問。如何是一體眞如。師曰。五郎手裏鐵彈子。問十度發言九度休時如何。師曰。口邊生荊棘。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半路好抽身

桂州覺華普照禪師。僧問。大千世界爲甚麼轉身不得。師曰。誰礙闍黎。曰爭奈轉不得。師曰。無用處。問聲色二字如何透得。師曰。虛空無變易。日月自紛拏。問如何是眞如涅槃。師曰。秋風聲颯颯。澗水響潺潺。上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然燈佛不如闍黎。總似今日老胡絕望。闍黎不如然燈佛。於此明得。大地微塵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天下老宿。一時拈來。山僧拄杖頭上。轉妙法輪。於此明不得。百千諸佛。穿你鼻孔。西天二十八祖。透過你髑髏。還知麼。若不知。山僧與你指出。良久曰。山河大地有甚麼過。久立珍重

益州鐵幢覺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光剃頭淨洗鉢。問如何是道。師曰。踏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退後三步。問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截耳臥街

新州延長山和尙（後住龍景山。眞身現在）。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醜拙不可當。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瓦盌竹筯。問從上古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在山間。即居樹下。曰未審成得箇甚麼。師曰。汝還知落處麼。僧無語。師便打

眉州福化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山僧這裏不曾容易對闍黎曰如何得相承去師曰白雲雖有影綠竹且無陰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汝試道看曰比來請益豈無方便師曰將謂是海東船主元來是北地番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字路頭華表柱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君自行東我向西

眉州黃龍贇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關棙子師曰少人踏得著曰忽踏得著時如何師曰汝試進前看僧便喝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香林師曰在彼多少時曰六年師曰世尊在雪山六年證無上菩提汝在香林六年成得箇甚麼僧無語師曰移廚喫飯漢

衡州大聖院守賢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五通廟裏沒香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南斗七北斗八

舒州天柱山和尚上堂曰莫有作家戰將麼試出來與山僧相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山僧打退鼓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曰敗將不戰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闍黎豈不是荊南人曰是師曰祇見波瀾起不測洞庭深

◆無上入曰字見

韶州雲門山朗上座自幼肄業講肆聞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罔測微旨遂造雲門門纔見便把住曰道道師擬議門拓開乃示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游魚不敢棲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轢中泥師因斯大悟即便禮拜自此依雲門為上座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穿靴水上行問如何是透脫一路師曰南贍部州北鬱單越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朝遊羅浮暮歸檀特

郢州纂子山菴主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朝看南東暮看西北

南嶽下八世

白雲祥禪師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初參白雲雲舉拳曰我近來不恁麼也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住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問如何是無為師乃攞手問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撚髭曰有髭即撚無髭又如何師

曰非公境界

連州寶華和尚上堂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南不審日銷萬兩黃金雖然如此猶是少分又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幡竿頭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間虎嘯猿啼拈向鼻孔道將一句來問僧甚處來曰大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甕醬師喚沙彌將一椀水來與這僧照影因有僧問大容曰天賜六銖披挂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容曰來披三事衲歸挂六銖衣師聞之乃曰這老凍膿作恁麼語話容聞令人傳語曰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為拋甎祇圖引玉師見一僧從法堂堦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這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詰之僧無語師便打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衆無對

韶州月華山月禪師初謁白雲雲問業箇甚麼曰念孔雀經雲曰好箇人家男女隨鳥雀後走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尋住月華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上堂學一句語徧大千界還有人會得這箇時節麼試出來道看要知親切良久曰不出頭是好手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王不識曰意旨如何師曰隻履西歸師入京上堂有一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有一老宿上法堂東西顧視曰好箇法堂要且無主師聞乃召曰且坐喫茶宿問曰玄中最的猶是龜毛兔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測宿曰恁麼則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僧問今日供養地藏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與大容和尚在白雲開火路容曰三道寶堦何似箇火路師曰甚麼處不是

英州樂淨含匡禪師上堂良久曰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去却擔簦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側耳無功問如何是樂淨家風師曰天地養人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有工貪種竹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來將何供養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近前嘗問龍門

有意透者如何師曰灘下接取曰學人不會師曰喚行頭來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不要問人曰如何是末師乃竪指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滿月團圓菩薩面庭前樓樹夜叉頭僧辭師問甚處去曰大容去師曰大容若問樂淨有何言教汝作麼生祗對僧無語師代云但道樂淨近日不肯大容因普請打籮次僧問古人種種開方便門和尚爲甚麼却攔截師曰牢下擨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僧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曰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希曰恁麼則再遇子期也師曰笑發驚藍斷寧知調不同問昔日靈山一會梵王爲主未審白雲甚麼人爲主師曰有常侍在曰恁麼則法雨霧霑群生有頓師曰汝莫這裏賣梔子

韶州白雲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之意師曰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崖州路上問知音

德山密禪師法嗣

鼎州文殊應真禪師上堂直鉤釣獰龍曲鉤釣蝦蟆蚯蚓還有龍麼良久曰勞而無功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在甚麼處曰出匣後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古人拊掌意旨如何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南嶽南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寸龜毛重七斤

鼎州德山紹晏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桃源水遶白雲亭上堂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上師子全身且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須彌山重多少一毛頭上師子全身大海水有幾滴有人道得與汝拄杖子天下橫行若道不得須彌山蓋却汝頭大海水溺却汝身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樂坡頭信不通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上堂僧出曰請師答話師曰好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問問巨嶽不會乞寸土師今苦口爲何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伸此問焉辯我師師便喝僧禮拜師便打

巴陵乾明院普禪師僧問萬行齊修古人不許不落功勳還許也無師曰一日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三十年後

興元府中梁山崇禪師僧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時如何師曰紅鱗掌上躍

鄂州黃龍志愿禪師僧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一片燒痕地春入又逢青

益州東禪秀禪師僧問既是善神爲甚麼却被雷打師曰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多年故紙

鼎州普安道禪師三句頌函蓋乾坤曰乾坤并萬象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眞見頭頭用不傷截斷衆流曰堆山積嶽來一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冰消瓦解摧隨波逐浪曰辯口利舌問高低總不虧還如應病藥診候在臨時三句外曰當人如學唱三句豈能該有問如何事南嶽與天台擡薦商量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巴陵鑒禪師法嗣

渤潭靈澄散聖因智門寬禪師問曰甚麼來師曰水清月現門曰好好借問師曰襤衫不染皂門曰喫茶去師有西來意頌曰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居山七八年草履祇栽三箇耳麻衣曾補兩番肩東庵每見西庵雪下澗長流上澗泉半夜白雲消散後一輪明月到牀前

襄州興化院興順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學即易答即難曰爲甚麼如此師曰過去問如何是百千妙門同歸方寸師曰水底看夜市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楚山頭指天

雙泉寬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鼻孔長三尺曰學人不會師曰眞不掩僞曲不藏直問如何是道師曰點曰點後如何師曰荊三汴四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看曰出匣後如何師曰收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隨曰隨後如何師曰一箇婆婆兩箇孌問得船便渡時如何師曰棹在誰人手僧擬議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上堂佛病祖病一時

與諸禪德拈向三門外。諸禪德還拈得山僧病也無。若拈得山僧病不妨見得佛病祖病。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祖師西來意。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高問低對。曰見後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上堂。僧問名喧宇宙知師久雪嶺家風略借看。師曰未在。更道。僧展兩手。師便打。僧禮拜。師竪起拄杖曰。大衆會麼。言不再舉。令不重行。便下座。問僧近離甚處。曰東京。師曰還見天子也無。曰常年一度出金明池。師曰有禮可恕。無禮難容。出去。智門問曰。暑往寒來卽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門曰。爭奈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江陵府福昌院重善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夜觀乾象。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日裏看山。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東方甲乙木。曰恁麼則粉骨碎身。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問浩浩塵中如何辯主。師曰。長安天子。塞外將軍。曰恁麼則權握在手。師曰。不斬無罪人。問如何是不遷底法。師曰。死人不坐禪。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那伽常在定。問離却咽喉脣吻。請師速道。師曰。福昌口門窄。曰和尚爲甚麼口門窄。師曰。還我話來。問如何是離筌蹄底句。師曰。頭大帽子小。曰意旨如何。師曰。側脚反穿靴。問金烏東涌。玉兔西沉時如何。師曰。揩大不騎驢。曰恁麼則謝師指南。師曰。更須子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總子數珠。曰見後如何。師曰。鐵磬行者。問未施武藝便入戰場時如何。師曰。老僧打退鼓。曰恁麼則展陣開旗去也。師曰。伏惟尙饗。上堂。盡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福昌這裏拈拄杖畫一畫曰。說佛說法。諸禪德若也會得。出來與汝證據。若也不會。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便下座。

蘄州四祖志諲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多年松樹老鱗皴。問葉落歸根時如何。師曰。一歲一枯榮。

襄州興化奉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長僧貌醜。

唐州天睦山慧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多年桃

核曰意旨如何師曰打破裏頭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年逢一閏曰合談何事師曰九日是重陽

鄂州建福智同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鵁鶄慕西秦僧禮拜師曰聽取一頌雲門透法身法身何許人鴈回沙塞北鵁鶄慕西秦

襄州延慶宗本禪師僧問魚未跳龍門時如何師曰擺手入長安曰跳過後如何師曰長安雖樂

鼎州大龍山炳賢禪師僧問昔日先師語如何透法身師曰萬仞峯前句不與白雲齊問如何是動乾坤句師曰透出龍宮驟大海掌開日月倒須彌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深曰如何是出家法師曰苦

自巖上座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甎瓦泥土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含齒戴髮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不會作模樣曰如何是老人相師曰無力把拄杖問洞山麻三斤意旨如何師曰八十婆婆不粧梳

香林遠禪師法嗣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先住北塔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破草鞋赤脚走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拄杖頭上挑日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眼不見鼻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鼻孔裏呷羹問曹谿路上還有俗談也無師曰六祖是盧行者問一切智智清淨還有地獄也無師曰閻羅王是鬼做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當恁麼時文殊向甚麼處出頭若也出頭不得金毛師子腰折幸好一盤飯莫待糝椒薑上堂山僧記得在母胎中有一則語今日舉似大衆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識得麼若商量不得三十年後不得錯舉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滿眼是埃塵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也秖是箇銅片曰磨後如何師曰且收取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兎子懷胎問金剛眼中著得箇甚麼師曰一把沙曰爲甚麼如此師曰非公境界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鼻孔三斤秤不起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花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荷葉上堂汝等諸人橫擔拄杖出一叢林入

一叢林你道叢林有幾種或有旃檀叢林旃檀圍繞或有荊棘叢林荊棘圍繞或有荊棘叢林旃檀圍繞或有旃檀叢林荊棘圍繞祇如四種叢林是汝諸人在阿那箇叢林裏安身立命若無安身立命處虛踏破草鞋閻羅王徵你草鞋錢有日在上堂雪峰輥毬羅漢書字歸宗斬蛇大隨燒畬且道明甚麼邊事還有人明得麼試道看若明不得所以道斬蛇須是斬蛇手燒畬須是燒畬人纔起情塵生妄見眼裏無筋一世貧上堂赫日裏我人雲霧裏慈悲霜雪裏假褐笆子裏藏身還藏得身麼若藏不得却被笆子打破髑髏上堂東家李四婆西家來乞火門外立少時嗔他停滯我惡發走歸家虛心屋裏坐可憐孽小兒終日受饑餓有眼不點睛空鑠髑髏破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頭阿旁曰如何是法師曰劒樹刀山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井中紅燄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逝指扶桑日那邊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蹉過了也

灌州青城香林信禪師僧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築著鼻孔

洞山初禪師法嗣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居洞山第一座山參次僧出問如何是佛山答曰麻三斤參罷山至寮謂師曰我今日答這僧話得麼曰恰值某淨髮山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便出師曰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頭不得因作偈呈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為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山見深肯之住福嚴日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入門便見

荊南府開福德賢禪師僧問去離不得時如何師曰子承父業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知解俱泯合談何事良久曰一葉落天下秋問承和尚有言隔江招手意旨如何師曰破裏張帆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去也師曰踏不著

潭州報慈嵩禪師僧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百歲老人入漆甕

岳州乾明睦禪師問洞山停機罷賞時如何山曰水

底弄傀儡師曰誰是看阮者山曰停機罷賞者師曰
恁麼則知音不和也山曰知音底事作麼生師曰大
盡三十日山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合喫和尚手中
痛棒山休去問昔日靈山記今朝嗣阿誰師曰楚山
突兀漢水東流曰恁麼則洞山的嗣也師曰聽事不
眞喚鐘作甕

鄧州廣濟院同禪師僧問萬緣息盡時如何師曰三
脚蝦蟇飛上天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華嶽三峯
小曰此意如何師曰黃河輥底流

韶州東平山洪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向上關師豎起
拂子僧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非公境界曰和
尚豈無方便師曰再犯不容

渤潭謙禪師法嗣

處州了山宗盛禪師上堂鐘聲淸鼓聲響早晚相聞
休妄想驀得徒勞別問津莫道山僧無伎倆咄

奉先深禪師法嗣

天台蓮華峯祥菴主僧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
聽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響示寂日拈拄杖示
衆曰古人到這裏爲甚麼不肯住衆無對師乃曰爲
他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榔栗橫
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言畢而逝

江州崇聖御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受用三昧師曰
橫擔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步步踏實

雙泉郁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慧遠禪師開堂示衆曰無量法門悉已具
足然雖如是且須委悉始得其除方便昔時聖人互
出乃曰傳燈爾後賢者差肩故云繼祖是以心心相
傳法法相印且作麼生傳作麼生印舉起拂子曰此
乃人天同證若如是也遞相證明其或未曉之徒請
垂下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門路險解
夏上堂僧問九旬禁足今也滿自恣之儀事若何師
曰湖孫趁蛺蝶九步作一歇曰意旨如何師示頌曰
兩箇童兒弄木鼓左邊打了右邊舞剎那變現百千
般分明示君君記取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
烏龜鑽破壁上堂枕石漱流任運天眞不見古者道
撥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當恁麼時復何

言哉諸禪德要會麼聽取一頌雲靄長空迥野飛鴻段雲片片向西向東

襄州含珠山彬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瞎問如何是和尚關棙子師竪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問如何是三乘教師曰上大人日意旨如何師曰化三千

披雲寂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照禪師僧問向上宗乘乞師垂示師曰白雲斷處見明月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黃葉落時聞擣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條寒澗木得力勝兒孫曰用者如何師曰百雜碎上堂叢林規矩古佛家風一參一請一粥一飯且道明得箇甚麼祇如諸人心心不停念念不住若能不停處停念處無念自合無生之理與麼說話笑破他人口參

金陵天寶和尚僧問白雲抱幽石時如何師曰非公境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列半作三曰學人未曉師曰鼻孔針筒

舜峯韶禪師法嗣

磁州桃園山曦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西來若有意斬下老僧頭曰爲甚却如此師曰不見道爲法喪軀

安州法雲智善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山青水綠

般若柔禪師法嗣

藍田縣眞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定門師曰拈柴擇菜上堂成山假就於始簣脩途託至於初步上座適來從地爐邊來還與初步同別若言同即不會不遷若言別亦不會不遷上座作麼生會還會麼這裏不是那裏那裏不是這裏且道是一處兩處是遷不遷是來去不是來去若於此顯明得便乃古今一如初終自爾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所以道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上座適來恁麼來却請恁麼去參

妙勝臻禪師法嗣

西川雪峯欽山主上堂昨日一今日二不用思量快須瞥地不瞥地蹉過平生沒巴鼻咄

清涼明禪師法嗣

吉州西峯雲豁禪師。郡之曾氏子。早扣諸方。晚見清凉。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凉曰。雲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凉曰。擘破鐵圍山。師於言下大悟。凉印可之。歸住寶龍。雲侶併集。眞宗皇帝遣使召至。訪問宗要。留上苑。經時冥坐不食。上嘉異。賜號圓淨。辭歸。珍錫甚隆。皆不受。以詩寵其行。改寶龍曰祥符。旌師之居也。嘗有問易中要旨者。師曰。夫神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從有以至於無。然後能合乎妙圓正覺之道。故自四十九衍。以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窮天下之理。以盡天下之性。不異吾聖人之教也。示寂曰。爲衆曰。天不高。地不厚。自是時人覷不透。但看月臘二十五。依舊面南看北斗。瞑然而逝。荼毗获設利。建塔。

南嶽下九世

文殊眞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州大聖近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既是泗州大聖。爲甚麼却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蓮華峯祥庵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住後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六月雨淋淋。覓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切切。珍重。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問如何是離聲色句。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學人知恩不昧也。師曰。四大海深多少。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此去漢陽不遠。曰磨後如何。師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問如何是佛。師曰。理長即就。上堂。教山僧道甚麼即得。古即是今。今即是古。所以楞嚴經道。松直棘曲。鵠白烏玄。還知得麼。雖然如是。未必是松一向直。棘一向曲。鵠便白。烏便玄。洞山道這裏也有曲底松。也有直底棘。也有玄底鵠。也有白底烏。久立。上堂。僧問學人進又不得。退又不得時如何。師曰。抱首哭蒼天。僧無語。師曰。汝還知鉢盂鑽子落處麼。汝若知得落處

也從汝問三十年後驀然問著也不定上堂舉寒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峯起白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良久曰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知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裏去也久立上堂春寒凝冱夜來好雪還見麼大地雪漫漫春風依舊寒說禪說道易成佛成祖難珍重上堂晨鷄報曉靈粥後僧天明燈籠猶瞌睡露柱却惺惺復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因事示衆天晴葢却屋乘乾刈却禾早輸王稅了鼓腹唱巴歌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揑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爲人師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曰他日若有人問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舉似師曰園蔬枯槁甚擔水潑菠薐師一日不安上堂辭衆述法身頌曰參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尫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钁頭知我意栽松時復上金剛言訖而寂塔于金剛嶺

南臺勤禪師法嗣

汝州高陽法廣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眼師曰墮坑落塹

潭州石霜節誠禪師僧問古者道捲簾當白晝移榻對青山如何是捲簾當白晝師曰過淨瓶來曰如何是移榻對青山師曰却安舊處著上堂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隨緣蕩蕩更莫沉吟你等諸人纔上堦道便好回去更要待第二杓惡水潑作甚麼

德山晏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志先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角弓彎似月寶劍利如霜曰如何領會師曰金甲似魚鱗朱旗如火燄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恁麼則虛伸一問師曰少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問軍期急速時如何師曰十字街頭滿面塵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知而故犯問如何是無爲之談師曰石羊石虎喃喃語曰是何言教師曰長行書不盡短偈絕人聞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皆以成佛道

黑水璟禪師法嗣

峩眉黑水義欽禪師上堂僧出禮拜師曰大地百雜碎便下座

五祖戒禪師法嗣

洪州泐潭懷澄禪師僧問見者是色聞者是聲離此二途請師別道師曰古寺新牌額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觀世音菩薩師一日見僧披衲師曰得恁麼好針線曰秖要牢固師曰打草驚蛇作甚麼曰客來須看師曰秖有這箇更別有曰雲生嶺上師曰未在更道曰水滴巖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

瑞州洞山自寶禪師上堂總恁麼風恬浪靜那裏得來忽遇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當恁麼時覓箇水手也難得衆中莫有把柂者麼衆無對師曰賺殺一船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腰長脚短

復州北塔思廣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變通之事師曰東涌西沒曰變通後如何師曰地肥茄子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左手書右字曰學人不會師曰歐頭柳脚

蘄州四祖端禪師法身頌曰燈心刺著石人脚火急去請周醫博路逢龐公相借問六月日乾頭曬却

潭州雲蓋志顒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古寺碑難讀曰意旨如何師曰讀者盡攢眉

舒州海會通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柿桶蓋摟笠曰學人不曉師曰行時頭頂戴坐則挂高壁

瑞州洞山妙圓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腦相似

蘄州義臺子祥禪師僧問如何是義臺境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桀犬吠堯

明州天童懷清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眼裏不著沙曰如何領會師曰耳裏不著水曰恁麼則禮拜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

越州寶嚴叔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身木骨曰意旨如何師曰五彩金裝曰恁麼則頂禮去也師曰天台楖栗

蘄州五祖山秀禪師僧問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既是無法可說又將何說師曰霜寒地凍曰空生不解巖

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曰日出氷消僧擬議師曰何不進語僧又無語師曰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襄州白馬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來河漲曰如何是法師曰風來樹動

隨州水南智昱禪師上堂欲識解脫道鷄鳴天巳曉趙州庭前栢打落青州棗咄

福昌善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齊岳禪師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曰甎頭瓦子曰意旨如何師曰苦上堂旋收黃葉燒青煙竹榻和衣半夜眠粥後放參三下鼓孰能更話祖師禪便下座

明州育王常坦禪師僧問如何是有中有師曰金河峯上曰如何是無中無師曰般若堂前上堂千花競發百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出世知識興慈是向下句作麼生是不涉二途句若識得頂門上出氣若識不得土牛耕石田擊禪牀下座

潤州金山瑞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父母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師曰曠大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非曰恁麼則周徧十方心不在一切處師曰泥裏摵椿上堂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金山喚作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眞如解脫菩提涅槃金山喚作豦沸碗鳴且道恁麼說話落在甚麼處故不是取舍心重信邪倒見諸人要知麼猛虎不顧几上肉洪爐豈鑄囊中錐

乾明信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彛肅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樹大皮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樹小皮纒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四王擡不起

智門祚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銑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僉指南遊首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峯後遷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曰諸人隨山僧

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住則眞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祗恁麼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眞徒勞沒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即是師曰淸風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大衆曰人天普集合發明箇甚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祗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眞實相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取未明明取既辯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會師曰頭上漫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青霄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尚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曰見後如何師曰穿過髑髏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便棒僧曰豈無方便師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曰兩重公案曰請師不答話師亦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問古人道皎皎地絕一絲頭祗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學人未曉師曰徧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槎斫額曰莫祗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鐵券曰學人不會師曰閙市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之不足曰謝師答話師曰鐵棒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

師曰拈却鼻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師曰苦問如何是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挑筋右眼抉肉問龍門爭進舉那箇是登科師曰重遭點額曰學人不會師曰退水藏鱗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卸帽穿雲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披蓑帶雨歸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一場酸澁問坐斷毗盧底人師還接否師曰般勤送別瀟湘岸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苦屈之詞不妨難吐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定花板上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上堂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大衆前共相酬唱也須是箇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卽燎却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劍衝前卽喪身失命乃曰大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峯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麼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爲甚麼擡脚不起神通游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麼下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大衆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雨滴巖花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則爲祥爲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期盥沐攝衣北首而逝塔全身於寺之西塢賜明覺

大師
襄州延慶山子榮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三箇童兒弄花毬曰恁麼則終朝盡日也師曰頭白齒落上堂僧問巖光隱隱月照寒聰善法堂前請師舉唱師曰聽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腳下毛生問如何是佛師曰橫身彰十號入槨示雙趺曰將何供養師曰合掌當胸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穿耳胡僧不著鞋

洪州百丈智映寶月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窣堵那吒掌上擎曰恁麼則北塔的子韶石兒孫也師曰斫額望新羅

韶州南華寶綠慈濟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綠水曰未來時還有意也無師曰高者高低者低

黃州護國院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寒松青有千年色一徑風飄四季香問如何是靈山一會師曰如來纔一顧迦葉便低眉

瑞州九峯勤禪師僧問方便門中請師垂示師曰佛不奪眾生願曰恁麼則謝師方便師曰却須喫棒上堂口羅舌沸千喚萬喚露柱因甚麼不回頭良久曰美食不中飽人喫便　座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初謁雙泉雅禪師泉令充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筯便摵師豁然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舌頭無骨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湯瓶火裏煨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天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地上堂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良久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鄂州黃龍海禪師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以拄杖點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掘地討天

鼎州彰法澄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多少人摸索不著曰忽然摸著又作麼生師曰堪作甚麼

泉州雲臺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嗔拳

不打笑面曰如何施設師曰天台則有南嶽則無問如何是佛師曰日月不破五曰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好曬麥曰意旨如何師曰問取磨頭上堂菩薩子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且道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

福嚴雅禪師法嗣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匙挑不上曰如何是道師曰險路架橋歲夜小參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便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麼那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捋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跳下禪牀攔胸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法昌為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麼生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南嶽衡嶽寺振禪師山居頌曰阿呵呵瘦松寒竹鎖清波有時獨坐磐陀上無人共唱太平歌朝看白雲生洞口暮觀明月照娑婆有人問我居山事三尺杖子攪黃河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豎起拄杖僧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橫按拄杖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擲下拄杖僧曰三句外請師道師便起去師贊開福真曰清儀瘦兮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筆圖兮可擬可像像之非真非親非真秋月盈輪有言無味兮的中的既往如在兮覓焉覓當機隱顯兮絲髮諸訛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

報慈嵩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白面皺曰如何是法師曰暑往寒來問如何是三界外事師曰洛陽千里餘不得舊時書

德山遠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臨江軍人也操行清苦徧游師席以明悟為志參德山見山上堂顧視大衆曰師子

嚬呻象王回顧師忽有省入室陳所解山曰子作麼生會師回顧曰後園驢喫草山然之後至雪竇竇與語喜其超邁且曰海上橫行邏道者遂命分座四方英衲敬畏之他日竇擧師出世金鵝師聞潛書二偈于壁而去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慙未則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巖竇眷眷無言戀碧層二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嘗閑今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趂出山晚年衆請滋甚遂開法開先以慰道俗之望開堂日上首白椎罷師曰千聖出來也祇是稽首讚歎諸代祖師提挈不起是故始從迦葉迄至山僧二千餘年月燭慧燈星排道樹人天普照凡聖齊榮且道承甚麼人恩力老胡也祇道明星出現時我與大地有情同時成道如是則彼既丈夫我亦爾孰爲不可良由諸人不肯承當自生退屈所以便推排一人半箇先達出來遞相開發也祇是與諸人作箇證明今日人天會上莫有久遊赤水夙在荊山懷袖有珍頂門有眼到處蹉踏覺場底衲僧麼却請爲新出世長老作箇證明還有麼時有僧出師曰象駕崢嶸謾進途誰信螳螂能拒轍問一棒一喝猶是葛藤瞬目揚眉拖泥帶水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速曰恁麼則祖師正宗和尚把定師曰野渡無人舟自橫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瞎問妙峯頂上即不問半山相見事如何師曰把手過江來曰高步出長安師曰脚下一句作麼生道僧便喝師曰山腰裏走問一雨所潤爲甚麼萬木不同師曰羊羹雖美衆口難調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依舊孟春猶寒問更深夜靜時如何師曰老鼠入燈籠問瞥瞋瞥喜時如何師曰適來菩薩面如今夜叉頭上堂一若是二即非東西南北人不知休話指天幷指地青山白雲徒爾爲以拄杖擊香臺下座問雨雪連天爲甚麼孤峯露頂師曰有甚遮掩處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洛陽城古曰學人不會師曰少室山高僧禮拜師迺曰佛種從緣起遂擧拄杖曰拄杖子是緣且作麼生說箇起底道理良久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卓拄杖下座

吉州禾山楚材禪師臨江軍人也僧問佛令祖令諸方並行未審和尚如何師曰山僧退後曰恁麼

則諸方不別也師曰伏惟伏惟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山河安掌上曰恁麼則迴超今古外師曰展縮在當人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海晏河清曰發後如何師曰徧界無知己問如何是和尚說法底口師曰放一線道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弄巧翻成拙

秀州資聖院盛勤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青水綠問四威儀中如何履踐師曰鷺鷥立雪曰恁麼則聞鐘持鉢日上欄干師曰魚躍千江水龍騰萬里雲曰畢竟如何師曰山中逢猛虎天上見文星上堂多生覺悟非干衲一點分明不在燈拈拄杖曰拄杖頭上祖師燈籠腳下彌勒須彌山腰鼓細卽不問你作麼生是分明一點你若道得無邊剎境總在你眉毛上你若道不得作麼生過得羅剎橋良久曰水流千派月山鎖一溪雲卓拄杖下座

潭州鹿苑圭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吳頭楚尾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騎馬踏鐙不如步行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胡人讀漢書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全眞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沉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兜率天宮幾人行幾人坐若向這裏辯得緇素許你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有了日在參

南嶽下十世上

洞山聰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瑞州人也少年粗猛忽厭浮幻投師出家乃細修行參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能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卽開疏如不契卽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士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懡㦬卽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住後僧問承師有言不談玄不談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曰蝦蟇

趕鷂子曰全因此問也師曰老鼠弄猢猻上堂唯一
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蟇蚯蚓各有窟穴烏鵲鳩鴿
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爲甚麼人說法良久云方以
類聚物以群分上堂三峽道無州朝朝祗麼說僧繇
會寫眞鎭府出鑌鐵上堂不長不短不小不大此個
道理是誰境界咄上堂聞說佛法兩字早是污我耳
目諸人未跨雲居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
也是爲衆竭力上堂舉夾山道鬧市門頭識取天子
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居卽不然婦搖機軋軋兒弄
口喎喎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劒刃裏
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早朝
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上堂雲居不
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
潭州大溈懷宥禪師僧問入將語試金將火試未審
衲僧將甚麼試師曰拄杖子曰畢竟如何師曰退後
著僧應喏師便打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藤州鐔津李氏子七歲出家十
三得度十九遊方徧參知識得法于洞山師夜則頂
戴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爲常自是世
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
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
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仁
宗皇帝覽之加歎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
號明教宰相韓琦大參歐陽脩皆延見而尊禮之洎
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
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隨鼯鼠聲至中夜而化
闍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眞曰數珠其頂
骨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瘞於故居永安
之左後住淨慈北磵居簡嘗著五種不壞贊師有文
集二十卷目曰鐔津盛行于世
洪州大守許式參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
藍溥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
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答泗
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
不虛傳公曰和尙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
藍便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

泐潭澄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漳州龍溪陳氏子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州既有異兆僉知祥應齠齔出家丱角圓頂篤志道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潑水于地微有省發卽慕參尋遠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於圓通訥禪師所皇祐中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後遣中使問曰才去竪拂人立難當師卽以頌回進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帝覽大悅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與師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中和乞歸老山中乃進頌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帝和頌不允仍宣諭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興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圍再令臣住此禪扉靑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幾霄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潤應任孤雲自在飛

旣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上加歎不已治平中上疏丐歸仍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淸香滿石樓英廟依所乞賜手詔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歷貢誠懇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師旣渡江少留金山西湖四明郡守以育王虛席迎致九峯韶公作疏勸請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翰林蘇公軾知杭時以書問師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師終藏而不出遠委曲後獲於篋笥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群生猊座師登將何拯濟師曰山高水闊曰華發無根樹魚跳萬仞峯師曰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棹淸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鵝師曰脫却衣裳臥荊棘曰人將語試師曰慣得其便

僧拊掌師曰更踍跳問聖君御頌親頒賜和尚將何報此恩師曰兩手拓地曰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曰半尋拄杖攪黃河問艣棹不停時如何師曰清波箭急曰恁麼則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師曰濟水過新羅曰古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師曰兒童不識十字街問坐斷毗盧頂不稟釋迦文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業師曰斫額望明月僧以手便拂師曰作甚麼僧茫然師曰賺却一船人師曰若論佛法兩字是加增之辭廉纖之說諸人向這裏承當得盡是二頭三首譬如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纔聞舉著一攙攙斷不受纖塵獨脫自在最爲親的然後便能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沒自在詎拘檢他不得名邈他不得何也爲渠能建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既無背面第一不用安與安排但知十二時中平常飲啄快樂無憂祇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云放曠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上堂文殊寶劍得者爲尊乃拈

拄杖曰淨因今日恁麼直得千聖路絕雖然如是猶是矛盾相攻不犯鋒鋩如何運用良久曰野蒿自發空臨水江燕初歸不見人參上堂太陽東昇爍破大千之暗諸人若向明中立猶是影響相馳若向暗中立也是藏頭露影漢到這裏作麼生吐露良久曰逢人祇可三分語未可全拋一片心參上堂世法裏面迷却多少人佛法裏面醉却多少人祇如不迷不醉是甚麼人分上事上堂言鋒纔擊義海交深若用徑截一路各請歸堂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這箇不是物即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麼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臺下座上堂白日東上白日西落急如投壺閃寥廓神龍一舉透無邊纖鱗猶向泥中躍曇談中休湊泊三歲孩童鬢四角參上堂良久舉起拳頭曰握拳則五嶽倒卓展手則五指參差有時把定佛祖關有時拓開千聖宅今日這裏相呈且道作何使用拍禪牀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臨安府靈隱雲知慈覺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

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谷口曰光前絕後去也師曰錯曰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曰點問如何是道師曰甚麼道曰大道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西天駐泊此地都監僧禮拜師乃吽吽上堂日月雲霞爲天標山川草木爲地標招賢納士爲德標閑居趣寂爲道標拈拄杖曰且道這箇是甚麼標會麼拈起則有文有彩放下則攔欄磕磕直得不拈不放又作麼生良久曰扶過斷橋水伴歸無月村卓一下下座上堂秋風起庭梧墜衲子紛紛看祥瑞張三李四賣饆饠拾得寒山爭賤賣覿面相逢更無難易四衢道中棚欄瓦市畐塞虛空普天帀地任是臨濟赤肉團上雪峰南山鼈鼻玄沙見虎俱胝擘指一時拈來當面布施更若擬議千山萬水復曰過

婺州承天惟簡禪師僧問佛與衆生是一是二師曰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唯餘一朵在明日恐隨風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星多不當月曰用者如何師曰落曰落後如何師曰觀世音菩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理長即就曰如何領會師曰繪雉不成鷄問開口即失閉口即喪未審如何說師曰舌頭無骨僧曰不會師曰對牛彈琴上堂夫適邪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識說之而莫窮善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若也隨其法性如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智用如花開春谷應用無邊雖說徧恒沙乃同遵一道且問諸人作麼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參上堂莫離蓋纏莫求佛祖去此二途以何依怙江淹夢筆天龍見虎古老相傳月不踰五參上堂一刀兩段埋沒宗風師子驟身拖泥帶水直饒坐斷十方不通凡聖脚跟下好與三十上堂拈一放一妙用縱橫去解除玄收凡破聖若望本分草料大似磨甎作鏡衲僧家合作麼生良久曰寔

明州九峯鑒韶禪師僧問承聞和尚是泐潭嫡子是否師曰是曰還記得當時得力句否師曰記得曰請擧看師曰左手握拳右手把筆上堂山僧說禪如蚝蜢吐油捏著便出若不捏著一點也無何故祇爲不

曾看讀古今因緣及預先排疊勝妙見知等候陞堂便磨唇捋觜將粥飯氣熏炙諸人凡有一問一答盡不得已豈獨山僧看他大通智勝如來默坐十劫無開口處後因諸天梵天及十六王子再三勸請方始說之却不是秘惜秖爲不敢埋沒諸人山僧既不埋沒諸人不得道山僧會陞座參

婺州西塔顯殊禪師上堂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日被雲遮參

天台崇善寺用良禪師僧問三門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八兩移來作半斤曰恁麼則秋水泛漁舟去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爲甚麼却覓油曰山高月上遲師曰道甚麼曰莫瞌睡師曰入水見長人

臨江軍慧力有文禪師上堂建山寂寞坐倚城郭無味之談七零八落以拄杖戳香臺下座

福州雪峯象敦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把火照魚行曰如何是法師曰唐人譯不出曰佛法已蒙師指示未審畢竟事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

南康軍雲居守億禪師上堂馬祖纔陞堂雄峰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便下座

瑞州洞山永孚禪師上堂棒頭挑日月木馬夜嘶鳴拈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卓一下曰炊沙作飯看井作袴參

令洺首座久參泐潭潭因問祖師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麼生會師曰某甲不會潭曰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麼師曰牧牛潭曰作麼生牧師曰早朝騎出去晚後復騎歸潭曰子大好不會師於言下大悟遂成頌曰放却牛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有人問我西來意拄杖橫挑囉哩囉

洞山寶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清辯禪師僧問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未審和尚得箇甚麼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曰爭奈大衆眼何便歸衆師噓兩噓

北塔廣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眉州丹稜人也依大力院出家登具後遊方參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視書歷代祖師名字乃曰唯有文殊普

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為皓布裩元豐間首衆於襄陽谷隱有鄉僧亦効之師見而訶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為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請之致開法於郢州大陽時谷隱主者私為之喜師受請陞座曰某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為汝說破携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衆曰一夜雨霶烹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自賛粥稀後坐牀窄先臥耳聵愛高聲眼昏宜字大冬至示衆曰晷運推移布裩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師示寂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昇屍出兒郞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四祖瑞禪師法嗣

福州廣明常委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看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等閑垂一釣容易上鈎來

雲蓋顒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文慶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闊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窄上堂道本無為法非延促一念萬年千古在日月白風恬山青水綠法法現前頭頭具足祖意教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會取山前麥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方岳禪師法嗣

越州東山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箇是法那箇是滅底心若人道得許你頂門上具眼其或未然雲暗不知天早晩雪深難辯路高低參

金山新禪師法嗣

安吉州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遶須彌人間分晝夜南閻浮提人祇被明暗色空留礙且道不落明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參上堂不從一地至一地寂滅性中寧有位釋迦稽首

問。然燈仁者何名爲受記便下座

五燈嚴統卷第十五